武俠世界

上海灘（民初俠義技擊鬥智故事）　龍乘風・著

十里洋場上海灘，是藏龍伏虎，隱異匿奇之地，一幕一幕風雲際會情景，接踵而來，令人爲之目不暇給，本故事節奏之緊湊，火併場面之激烈，保証令你嘆爲觀止，蕩氣迴腸。巨著當前，敬希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4.00

第27年

42

編者話

今期選刊的巨型小說是龍乘風的作品，故事內容相當精采，是篇以民初時代作背景的技擊鬥智動作小說——⌊上海灘⌉，顧名思義，故事內容就是環繞在這個藏龍伏虎、隱異匿奇的十里洋場之上。驟眼看來，此地雖然夜夜笙歌，燈紅酒綠，但光怪陸離、你虞我詐、勾心鬥角的事情，一幕一幕地接踵而生，永無止境，透過作者的妙筆描述，保証令你目不暇給，嘆爲觀止，同時本故事情節緊湊，火併場面觸目皆是，刺激緊張，兼而有之，敬請幸勿錯過。

☆　☆　☆

黃鷹中篇連載⌊霹靂無情⌉今期開始刋出，內容詭異離奇，高深莫測，由一個別開生面的女性捕快統領追查一宗禍延數鎮毒氣疑案而開始，接着故事發展立即進入高潮，步步驚心，請參閱71頁。

☆　☆　☆

下期刋出歐陽雲飛的鬼面俠的故事⌊半面人⌉，內容詭秘懸疑。一個神秘人物，爲了躲避仇家，演出⌊死遁⌉，爲了報仇雪恨，居然又還魂復活。到底這個神秘人物是何方神聖?看過本文便知分曉。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20.00
一年港幣$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46.00
一年港幣$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06.00
一年港幣$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棟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42期
（總號138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俠義技擊鬥智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上海灘

南北兩兄弟

雷北帶着十九個如狠似虎的手下，進入唐市刀的公館。

唐市刀是個粗漢，十一年前身上連一文錢也沒有，但現在已擁有兩間夜總會、三間酒家、一座旅店、一家銀行；還有在法租界裏開設的賭場。

但就在這一天晚上，唐市刀手下第一員猛將雷北叛變了。

雷北，是唐市刀親自從無錫帶到上海灘的技擊高手。

不到半年，「黑眼」雷老二之名，已响澈整個大都市。

雷北的綽號叫黑眼，但他最黑的還是一顆心。

「心不黑，手不辣，難幹大事。」這就是雷北的格言。

唐市刀沒有看錯雷北的本領，但却看錯了雷北的心。

雷北根本沒有良心，他需要的不是朋友，更不是恩公，他只知道爭奪權勢，爲自已謀取重大的利益。

唐市刀終於跨倒在這人的手下。

唐市刀死時，兩眼睜得極大、極恐怖，但却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

他已無話可說，就算有話要說，也只能說是「該死！該死！」

他引狠入室，自困絕路，的確是該死了。

唐市刀一死，雷北就成爲大亨，甚至是大亨中的大亨。

合謀朱百萬

×　　×　　×

五年後，雷北遇險。

暗殺他的，是一個妙齡歌女，她叫雲姿，二十歲不到，鵝蛋臉厚嘴唇，胸脯豐滿，腰肢却幼得有如水蛇。

如此女郎，自然很迷人。

無數公子哥兒拜倒石榴裙下，但誰都沒法子一親芳澤。

雷北也給她迷住了。

爲了雲姿，雷北幾乎每一晚都在夜總會裏，他是夜總會的常客，也是夜總會的老闆。

對付雲姿這種女孩子，單是用錢是不行的，還必須加上體貼入微的手段。

雷北漸漸成功了，雲姿對他的態度一天比一天好。

但就在雷北最意亂情迷的時候，雲姿在他的酒杯裏加上了毒藥。

毒藥的份量很輕，但已足够毒殺一頭大象。

只要雷北喝下一口毒酒，在不到半分鐘，就會和這個花花世界永別。

雷北沒有懷疑這杯酒，他已端起酒杯，準備把這杯酒喝掉。

酒色財氣，酒和色永遠是分不開的。

那時候，雷北已在雲姿的閨房裏，從露台那邊吹來的風，溫柔得就像是她的眼波。

風溫柔，眼波溫柔，連在杯裏幌動的酒也是溫柔的。

溫柔陷阱裏的殺機，往往使獵物無從感應出來。

獵物已盲目，獵物已在陶醉中逐漸趨向死亡。

但就在這時候，露台上忽然出現了一條黑色的影子。

雷北臉色大變，立刻大喝一聲，說道：「是誰？」

露台上那人輕輕嘆息一聲，道：「爲什麼不對我客氣一些？」

雷北早已放下了酒杯，現在，他手裏握着是一柄手槍。

槍管已對準那人的心臟，但那人一點也不害怕，不但沒有閃避，還一步一步向房子裏走過來。

雷北終於看清楚這人的臉。

「小杜！是你？」雷北呆住了。

那人笑了笑，他的笑容很甜，是個三十不到，長得十分英俊的男人。

他叫杜南，是雷北在無錫的好兄弟。

當雷北還沒有到上海灘之前，杜南經常和他一起吃喝玩樂，也和他一起闖禍、打架！

在無錫，提起了「南北兄弟」，能不眉頭大皺者幾稀矣。

雷北呆住半晌後，立刻放下了手槍，大笑道：「好小子，你沒有死在廣東，眞是上天保祐！」

八年前，杜南南下廣州，目的是爲了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當然很美，否則，像杜南那樣的男人，決不會爲了她而發狂。

杜南發狂地，從無錫追到廣州，就像是獅子追兎子，蒼鷹擒白鴿一樣兇狠。

但這個女人是有丈夫的。

這也不打緊，有夫之婦，杜南巳玩過不少，憑着他俊俏的臉孔和迷死女人的手段，便是軍長太太、市長夫人，也一樣可以手到拿來，然後又再棄如敝屣。

但這一次，他南下廣州，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慘敗。

小杜到了廣州，很快就找到那個令他發狂的女人。

他拚命追纏，結果就在廣州給一羣打手打得遍體鱗傷，而最令他絕望的，就是指使打手對付他的，竟然就是令他發狂的女人！

小杜爲這女人不遠千里而來，倘若給她的丈夫痛毆一頓，那是沒話說的。

但給這個女人派人痛毆一頓，事情就並不一樣了。

爲了這件事，小杜差點死在廣州。

事實上，已有人把小杜的死訊傳到上海，這就難怪雷北剛才那樣說話了。

但小杜沒有死，他只是傷了。

他的身體曾經給傷害得很嚴重，但被傷害得更嚴重的還是他的自信心。

一個沒有自信心的人，其實就和一個死人沒有太大的分別。

幸好自信心在消失之後，並不一定永遠再也不會回來的。

現在，小杜的自信心已經恢復，身體也和當年一般强壯，他只是看來成熟了很多。

小杜只是成熟，並沒有衰老！

× × ×

每當小杜出現的時候，絕大多數女孩子都會大表歡迎的。

就算她們嘴裏不說，心裏也會偷偷歡喜。

但雲姿顯然是例外的一個。

當小杜突然出現的時候，她的臉色立刻就變得靑白起來，美麗的瞳孔也充滿了恐懼之意。

她恐懼些什麼？

她是恐懼小杜這個英俊的男人嗎？

不！她恐懼的並不是因爲任何人，而是因爲她的計劃失敗了！

眼前這個男人雖然還沒有說什麼，但她知道，這一次暗殺雷北的計劃，已完全失敗。

她已決定自盡。

只要這個男人有任何進一步的揭發，她就會搶過那杯毒酒，一仰而盡。

死亡雖然可怕，但她寧願死，也不願意面對雷北的侮辱。

沒有人會以爲，她是一個處子，就連雷北也沒有這樣祈求過。

但，雲姿的事，她自己是最淸楚不過的。

她是處子，直到現在，還沒有任何男人接觸過她的身子，也沒有人吻過她的小嘴。

倘若她的貞操可以爲雷北帶來死亡，她願意付出這個血淋淋的代價，但若在毫無價値之下給雷北蹂躪，她寧願死。

「寧死不辱！」她的主意已決，右手已開始儘量接近那一隻酒杯。

就在這時，小杜忽然把她的手輕輕推開，說：「這杯酒是我的。」

雲姿的心立刻冷透。

她知道，這個男人一定已經知道自己在酒裏下了劇毒。

她想搶那一杯酒，但小杜的手比她更快。

她眼睛裏的恐懼更明顯，甚至連聲音也有點發抖：「這杯酒是雷老闆的。」

小杜淡淡一笑，道：「雷老闆是我的好大哥，他的酒別人不能喝，但我能。」

「當然能！」雷北笑了笑道：「小杜是我的好兄弟，我的一切，也就是他的一切！」

想不到這個沒有良知的人，對小杜居然是與衆不同的。

——曹操也有知心友，關公也有對頭人。

雷北對小杜，實在不錯。

但雲姿怎樣也想不到，小杜眞的會把那杯毒酒喝下去。

即使小杜說要喝這杯酒的時候，她也以爲小杜只是說說而已。

但小杜並不是說說就算，他說完之後，就毫不遲疑地，把杯裏的酒喝得點滴不剩。

雲姿驚愕極了。

她一直以爲，小杜早就知道酒裏有毒。但現在看來，這種想法顯然是錯了。

雲姿的臉陣靑陣白，想說話，但喉嚨却乾澀得連半個字也說不出來。

她知道，這種毒藥，可以在半分鐘之內，便致人於死命。

她忽然覺得小杜很可憐。

她要殺的人是雷北，但小杜却變成了替死鬼，這是多麼不值的事。

平時，半分鐘時間是轉瞬即逝的，但在小杜喝下毒酒後的半分鐘，却有如半年時間那麼長久。

但這只是雲姿的感覺而已。

半分鐘仍然是半分鐘，無論她的感覺怎樣，都只不過是三十秒時間的事。

但三十秒過去了，四十秒、五十秒以至一分鐘也過去了，小杜還是神氣活現地站在那裏，和雷北在談天說地。

雲姿驚奇極了，她不明白，小杜喝了毒酒已超過一分鐘，但居然還能若無其事的。

是否他的身子特別强壯，所以藥性發作較慢？

她只好等待着。

但雲姿心裏並不希望小杜倒下去，雖然這人破壞了她的計劃。

她要殺的是雷北，不是小杜，也不是世間上的任何人。

她從來沒有殺過人，而且希望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她又在胡思亂想了好一會。

但這「好一會」之後，時間又已過了五分鐘了。

小杜還是沒事，而且臉色越看越好。

這是怎麼一回事？

她忽然聽見小杜正在向雷北道歉：「老大，這一次是我不對。」

雷北一怔：「你有什麼不對了？」

小杜神秘地一笑，看看雲姿，然後才又對雷北說：「我是不該在這個時候爬上露台，還闖進這裏的。」

雷北立刻大力搖頭，說道：「你沒有錯，一丁點兒錯也沒有，咱們是好兄弟，你一到上海就爬上露台找俺，證明你心裏還有我這個老大，而且，你旣已爬上了露台，就該及時現身，否則躱在一角偸窺咱們，那才是他奶奶的該打八十大板。」

小杜笑了。

「我現在是不是應該識趣一點離開這裏？」

雷北點點頭，道：「當然應該離開這裏，但却不是你獨自離開，還有俺！」

小杜一怔，道：「老大豈可冷落佳人，陪着小弟這個臭男人？」

「他媽的這又是什麼鳥話兒？」雷北濃眉一皺，道：「你是俺的好兄弟，是咱們帮會裏的香寶寶，誰敢說你是臭男人，俺一槍轟碎他的舌頭！」

自從他取代唐市刀的地位後，他彷彿變成了另一個唐市刀。

唐市刀是粗漢子出身，當他成爲黑道

上大亨之後，作風依然不改，一開口罵人就是「他奶奶的熊祝」、「他媽的巴拉羔子」等等。

那時候，雷北很文靜，在唐市刀面前，從不會說半句粗話。

但現在，他的粗話已說得和唐市刀差不多了。

只不過，在上流社會交際酧酢的時候，他又會換上另一副臉孔。

× × ×

小杜一出現，雷北就把雲姿棄而不顧，但對雲姿來說，這反而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她根本不想看見雷北，她和他在一起，只是想看見雷北怎樣死在自己的手裏。

她的計劃本已達到成功階段了，但小杜突如其來使這個計劃立刻變成泡影。

但她再想深一些，就覺得事情根本和小杜沒有太大的關係，就算小杜不出現，這計劃還是未能成功的。

因爲她放在酒裏的毒藥，根本就毒不死人。

旣然毒不死小杜，也就同樣毒不死雷北！

旣然毒不死人，那就也不是什麼毒藥了。

雲姿忽然握緊了拳頭，罵了一聲：「小惡棍，你好大的胆子！」

她立刻披上外衣，然後冒着寒風出門找尋小惡棍。

× × ×

小惡棍是一個小帮會的小頭目。

他今年十六歲，個子結實，眼睛大而靈活，最擅長的本領是扒竊。

但其實，他的扒竊本領不算高明，否則也不會三番四次給人逮住。

巡捕房的巡警先生，對小惡棍是很熟悉的，若是別的小偸屢次犯案而又屢次被捕的話，被關進牢子裏的滋味一定會很難受。

但小惡棍就算給抓進牢裏，也決不會吃什麼苦頭，而且還往往會得到「上賓」一般的看待。

這是什麼緣故？

原來小惡棍有一個年紀和他差不多的好朋友。

他這個朋友叫譚小濟，雖然年紀輕輕，但却是個威風十足的「大人物」。

說穿了，很簡單，譚小濟的父親，就是這裏的譚市長。

譚市長位高權重，當然不希望兒子和下三濫黑道上的人物結交，但譚小濟早就給母親寵慣了，他要怎樣幹便怎樣幹，譚市長亦莫奈伊何。

雖然，譚小濟生性頑皮，但除了小惡棍之外，其他帮會的大壞蛋、小壞蛋，他是一概不大理睬的。

所以，就是小惡棍犯了案給巡警逮住，往往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晚上十一點二十九分，小惡棍在韓老駝子的雜貨店裏搓麻將。

雜貨店早已關門了，韓老駝子也在呼呼大睡。

搓麻將的四個人，其中一個是韓老駝子的孫女兒韓寶兒。

韓寶兒在上個月才學懂了搓麻將，敎她的正是小惡棍。

小惡棍比她大一歲，但却很聽韓寶兒的說話。

韓寶兒叫他向東走，他就一定向東走，連東北偏東，也不會越過。

湊成這一桌麻將的，除了小惡棍和韓寶兒之外，還有隔隣絲綢莊的小伙計阿吉，和老是賴着不肯走的譚小濟！

譚小濟在六歲就懂得搓麻將了，到了現在，已可算是一流高手。

但這些一流高手，只要遇上懂得出老千的三流人物，立刻就得變成第九流的垃圾。

小惡棍就是懂得出老千的三流人物。

但他今天沒有施展他的第三流千術。

他常說：「盜亦有道。」他的千術決不會用來對付自己的朋友。

對阿吉固然不可，對譚小濟和韓寶兒更是萬萬不可。

但小惡棍不施用千術，他的牌章就不中用了。

單純以牌章而論，他只能勝過韓寶兒，除了韓寶兒之外，他旣比不上阿吉，更萬萬比不上譚小濟。

可是，他還是贏了，而且還是個大贏家。

輸得最多的，自然是韓寶兒，但她是個很好玩的女孩子，輸得越多，反而越是興緻勃勃。

到了北風圈最後一手牌，韓寶兒糊了一番，但牌翻開之後，居然發現是吃了詐糊。

「統賠！」阿吉叫了起來。

韓寶兒一看之下，知道的確吃了詐糊，不禁爲之手足無措。

「怎辦？」她問小惡棍。

小惡棍笑了笑，把她的牌胡亂一推，說道：「算了，反正只是玩玩的。」

阿吉正想開口，小惡棍已在桌底狠狠的踩了他一脚。

阿吉立刻不敢再說出半個字。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敲門，而且還敲得很急。

韓寶兒坐在桌子旁邊應聲叫道：「是誰唷？」

「狗瘡子。」門外那人回答說。

小惡棍眉頭一皺，喃喃地道：「這混蛋準是來賒酒吃。」一面說，一面走了出去。

門一打開，狗瘡子的頭便探了進來。

狗瘡子比小惡棍還大兩歲，但在五六年前，狗瘡子已聽命於小惡棍。

小惡棍很少打架，每次到了非打不可的時候，都是由狗瘡子出手。

狗瘡子很信任小惡棍，小惡棍對他其實也是不錯的。

「什麼事？」小惡棍盯着狗瘡子的臉問。

狗瘡子向他招了招手，道：「有人要見你！」

小惡棍不禁一怔，問道：「是誰要見老子。」

狗瘡子道：「那個姓雲的歌女。」

小惡棍深吸了口氣，問道：「她在那裏？」

狗瘡子道：「街角，你快點來。」

韓寶兒和譚小濟已走了出來，韓寶兒霎着眼，問小惡棍：「什麼事？」

小惡棍道：「小事，小事，狗瘡子欠了幾個無賴一筆賭債，我現在就去把事情擺平。」

譚小濟忙說道：「欠多少？我這裏有錢。」

小惡棍笑了笑，道：「我這裏也有，小數目罷了。」

狗瘡子也在陪笑：「是小數目，小數目。」

小惡棍對譚小濟說：「別再賴時間了，快點回家，以免市長大人担心。」

譚小濟眨了眨眼，道：「若有什麼事，千萬記着要找我。」

「知道啦！」小惡棍輕鬆地一笑，接着就和狗瘡子飛奔出去。

× × ×

街角很黑暗，但小惡棍還是看見雲姿的臉充滿着憤怒。

「小惡棍，你講不講義氣！」雲姿質問他。

小惡棍聳肩一笑，道：「小惡棍若不講義氣，只怕早就給人做翻了。」

雲姿咬了咬牙，道：「你說過，那些毒藥，可以在半分鐘內把最强壯的人毒死的。」

小惡棍道：「是的，我的確是這樣說過。」

雲姿冷笑道：「但有人服下了這包毒藥，在六七分鐘後仍然安全無恙，又該怎樣解釋？」

小惡棍嘆了口氣，忽然問：「那天妳給了我多少錢？」

雲姿道：「五塊大洋。」

「五塊大洋。」小惡棍嘿嘿一笑，說道：「妳只是花了五塊大洋，就想把一個活生生的人毒死，是否把人命看得太不值錢了？」

「騙子！」雲姿怒瞪着眼：「我居然會相信你這個小騙子，眞是荒謬！」

小惡棍道：「別再罵了，我的脾氣比妳壞得多，若把我激怒，眞正的毒藥就會傾入妳嘴裏！」

雲姿道：「你若有眞的毒藥，爲什麼不給我？」

「不是我不想給，而是有人把毒藥換了。」

「胡說！我不會相信。」

「妳若不相信，我也是沒法子的，但用毒藥殺人，未免有欠磊落光明。」

「小惡棍！」雲姿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終於問：「是誰把毒藥換了？」

小惡棍道：「是杜大爺。」

「杜大爺？那一個杜大爺？」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姓杜……」

「是他說自己姓杜？還是有人向你說的？」

「杜大爺是譚小濟的朋友……」

雲姿越聽越是生氣，她知道，把毒藥換掉的杜大爺，就是雷北結拜兄弟杜南。

自始至終，杜南就已經知道了這一件事。

他知道雲姿向小惡棍買毒藥，因爲小惡棍是個很有辦法的人。

小惡棍的毒藥，毒性最重，但却不容易被發覺，而等到毒力發作之際，遇害者已再無掙扎或者是企圖拚個同歸於盡的能力。

但杜南却破壞了她的一切計劃。

杜南！

可惡的杜南！

她一定要找這個可惡的男人算帳！

但當雲姿怒氣稍平之後，另一種恐懼就隨着冒了上來。

杜南既已知道她要謀害雷北，他會怎樣？

他會不會向雷北揭發自己的陰謀？

「會的，他一定會的。小杜和雷北是好兄弟，他決不會放過一個要謀殺雷北的人。」雲姿心裏這樣猜想。

但過了片刻，她又否定了這種想法。

「小杜若要揭發，早就向雷北說穿了，而且，他既然早已到了上海，要消滅一個弱不禁風的女孩子，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她越想越是迷糊。

杜南的心機，她眞是沒法子可以猜得透徹。

現在，雲姿要考慮的，是以後將要怎樣？

重回夜總會？裝作若無其事？還是一走了之，再也不回到上海灘？

她想了又想，考慮了又考慮，最後終於決定冒一冒險。

她不但要重回夜總會，也要重投到雷北的懷抱裏！

× × ×

凌晨一點二十五分，在法租界的賭場裏，仍然熱鬧非凡。

這裏有各式各樣的賭博，而最熱鬧的仍然是牌九。

這時候，當莊的是大開銀行的董事長朱萬。

朱萬是個胖子，他個子胖大，手指也極粗肥，看來就像是十隻小香蕉一樣。

他喜歡用左手摸牌，所以一枚十克拉重完美無瑕的鑽戒，也戴在左手的無名指上。

現在，朱萬又在摸牌了。

天門押得最重，籌碼堆積有如一座小山。

那是蘇八海押的賭注。

蘇八海有三間紗廠，也經營茶葉，生意做得極大。

老蘇生意做得大，賭也賭得大，而且經常誇下海口，說：「不大不賭！」

有錢的人，說話就是這樣豪氣的。

原因很簡單，世間上只有腰錢萬貫的人，才有資格說這種說話，倘若這句說話出自窮光蛋之口，那就不是氣豪，而是發癲發狂，不自量力。

朱萬是銀行家，也是個著名的慈善家，他捐錢做善事，向來都很大手筆。

但他做善事的錢，若和賭桌上的注碼相比，却還是相差得太遠了。

在上海灘，有錢的人很多，但能够陪他眞眞正正賭兩手的豪客，却還數不出十個人。

蘇八海是其中一個，而且也是最「寃家」的一個。

在過去三年間，蘇八海和朱萬在賭桌

上交鋒不下二十次，幾乎每一次的贏輸，都超過五萬塊以上。

他們是互有贏輸，但每次碰頭，都賭得十分激烈。

這一晚，朱萬的手風很旺，才賭了個把鐘頭，就已贏了六萬多。

但最關健性的一手牌，就在這時。

蘇八海在天門押注十萬！

他顯然是要硬碰朱萬，非要賭個落花流水不可。

朱萬當然賭了，他當莊，大大的注碼也會接受下來。

天門的牌怎樣？能否從蘇八海的眼裏看出來？

答案是永遠不能的，因爲蘇八海賭大錢的時候，從不看牌。

他不看，也不摸，就任由兩張牌九放在桌上，只等莊家揭牌。

反正賭的是小牌九，根本不必擺牌，所以看不看都是一樣的。

但朱萬的作風並不如此。

他說：「摸牌，是賭博中最大的樂趣，若是連牌都不敢摸，那簡直是笨蛋、懦夫！」

他分明是在挖苦蘇八海。

但蘇八海修養很好，人也深沉，隨便朱萬怎樣說，也不會翻臉發作。

這時候，朱萬已把兩張烏溜溜的骨牌摸得很清楚了。

左邊的一張是虎頭，右邊的一張是人牌八！

湊起來就是人牌九了！

賭小牌九抓着一副九點的牌，勝望自然極濃。

朱萬不禁得意地一笑，看着臉上沒有什麼表情的蘇八海。

蘇八海只是淡淡的說：「人牌九不一定贏實了。」

朱萬點點頭，作出一副完全同意之狀。「不錯，就算沒遇上寶子，只是遇上天九或者是地九之類的牌，這條人牌九也就完了。」

說是這麼說，但心裏實在一點也不相信，蘇八海還能逃得過自己的掌心。

蘇八海看來還是很鎭定，但朱萬也不担心。

因爲蘇八海根本就沒有看過他的兩張牌。

大局已定，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荷官老聶負責開閒家的牌。

天門的牌一翻，其中一張赫然就是天牌！

眞有這麼凑巧，人牌九也栽倒在天牌九手裏嗎？

不，蘇八海這一副牌並不好，另一張只是個鵝牌！

天鵝合凑，六點。

本來，賭小牌九抓着六點，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了，但和人牌九相比，當然還差了好幾級。

朱萬不由暗中吁了口氣，臉上得意的表情更是明顯。

但就在這時，一隻快如閃電的手，從朱萬身邊不遠處伸了出來。

朱萬冷不提防，立刻就給這一隻手緊緊揑住左腕。

朱萬臉色倏變，怒目瞪向那人。

那人三十不到，長得眉清目秀而又英俊强壯，朱萬從來沒見過他，也不知道他何以有此一着。

「你是幹什麼的？」朱萬不由怒吼。

那人面色森冷，道：「抓老千！」

「抓老千！這裏誰是老千？」朱萬怒意更甚。

那人冷冷的一笑，說道：「你就是老千！」

「放屁！」朱萬平時絕少用粗俗說話罵人，但這時候實在忍不住了。

便是其餘衆人，也覺得不可思議之極。堂堂大開銀行的董事長，又怎會是個老千了？

但接着，那人却從朱萬左腕的衣袖裏，慢慢地取出了一張烏溜溜的天九牌。

那是一張梅牌，梅牌十！

朱萬的臉色立刻變了，他睜大了眼，嘴巴張得極大，但他却連一個字也叫不出來。

衆皆嘩然。

那人冷冷一笑，望住了朱萬，道：「朱董事長，你可以解釋解釋這是怎麼一回事情嗎？」

朱萬的臉龐已變成紫醬之色，他驚怒交集，突然揮動右拳，一拳就打在那人的小腹上。

他這一拳，已結結實實打中那人，但那人却是紋風不動，連眼睛也不眨一下。

蘇八海突然站了起來，喝道：「這位朋友，算了！」

那人望住蘇八海，道：「朱董事長這一手牌，原本應該是虎頭湊梅牌，只有一點！」

「胡說！你在含血噴人！」朱萬憤怒地嘶叫，眼睛裏佈滿了血絲。

那人冷冷一笑，把那張梅牌十在他面前幌了幌：「但這算是什麼玩意？你爲什麼會在衣袖裏藏着這一張牌？」

朱萬爲之語塞。

這一張牌，是在衆目睽睽之下，從他的衣袖管子裏拿出來的。

現在，就算他跳進黃河，傾盡黃河之水，也洗不清這個嫌疑。

朱萬的臉色變了又變，一會兒有如紫醬，一會兒又有如雪般蒼白。

就在這時，雷北來了。

他對那人說道：「小杜，放開朱董事長。」

那人聳肩冷笑，終於把朱萬放開。

朱萬深深的吸了口氣，額上早已淌滿了汗水。

雷北乾咳兩聲，對朱萬說：「朱董事長，這是一場誤會，現在時候不早了，你還是先回公館休息罷。」雖然他已說得儘量客氣，但不歡迎朱萬繼續逗留的意思，也很明顯。

朱萬臉色鐵青，惡狠狠地瞪了小杜一眼。

小杜却用充滿揶揄的眼光回敬過去。

朱萬實在受不了。

但受不了又怎樣？要出這一口烏氣，現在還不是時候。

他只好强忍着，悻然離開賭桌。

他臨走前，雷北又說：「今晚的賭帳

，遲一兩天再算好了。」

朱萬「哼」一聲，一言不發，怒沖沖的走了。

蘇八海悠然一笑，忽然朗聲說道：「誰要當莊？」

沒有人敢答腔。結果，朱萬走了之後，蘇八海就成爲了莊家。

朱萬當莊，手風大旺，把閒家殺得片甲不留，但蘇八海當莊，却是牌風極弱，往往不是蹩十就是一點、兩點。

賭客們自然高興極了，牌九桌越賭越是熱鬧。

但蘇八海不在乎，反正今晚最大的一注，他已經贏了過來，現在就算賭它二三萬，又算得上什麼一回事！

× × ×

凌晨四點十五分，朱萬臉紅紅的從浴室裏走出來。

他淋浴總是喜歡用最燙熱的水，若不習慣的人，跳進那盆燙水裏一定會大叫救命。

但朱萬最怕的並不是這些熱水，而是冷水。

——在賭場裏發生的事，對他來說不啻就是冷水迎頭淋下。

從衣袖管子裏搜到一張天九牌！

「他媽的，這混蛋小子好可惡！」朱萬從浴室赤條條地走出來，身子十分臃腫難看。

他用一條被子圍住下半截身子，然後坐在一張金黃色大沙發上喝酒。

忽然間，僕人朱福前來稟告：「陸先生來了，他在大廳等候着。」

「是陸鑑德？」

「是的，老爺。」

「叫他上來見我。」

「是！」

一分鐘後，朱福帶引着一個穿白綢大褂，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的中年人走了進來。

這中年人叫陸鑑德，是一間大貨倉的老闆，也是黑道上「雙絕帮」的第二把交椅人物，人稱陸二爺，又有人稱爲「不絕不幹冷血人」。

這綽號很嚇人，也很難聽。

但陸鑑德不在乎別人怎樣稱呼自己，而且也會公然承認：「陸某的確是個不絕不幹的人。」

朱萬不喜歡這個人，但陸鑑德的老大藍和尙，却跟朱萬頗有交情。

不看僧面看佛面，所以朱萬還肯在這時候接見陸鑑德。

「陸二爺，請坐！」

「不坐了，我只是有幾句話要說，說完了便走。」

「什麼事？」

「雷北的賭場，你實在不應該去。」

「那是朱某的事！」朱萬的臉色倏地沉了下來。

陸鑑德的臉色也同樣很不好看，他緊盯着朱萬，道：「藍老大對這件事，感到很不滿意！」

朱萬一拍身邊的几子，吼叫道：「藍和尙不滿意，叫他來見我！」

陸鑑德道：「老大不滿意的，並不是朱董事長！」

朱萬聽見這句話，臉色才稍爲緩和下來，道：「他不滿意誰？」

陸鑑德道：「雷北、杜南！」

「杜南！」朱萬嘿嘿一笑，「那個出手如快閃電的小子叫杜南？」

「是的，他是雷北的結拜兄弟，曾經到過廣州，險些送掉了一條小命。」

「這混蛋用這種卑鄙的手段來害我，他媽的，我要他十倍償還！」

「十倍太少了，最少一百倍！」

朱萬吸了一口氣，兩眼牢牢地盯住陸鑑德：「你有什麼好主意？」

陸鑑德說道：「我們給你出這一口烏氣。」

「好！」朱萬目光收縮，道：「藍和尙要什麼條件？十萬塊可以了罷？」

陸鑑德道：「一塊錢都不用，只要朱董事長加入咱們雙絕帮就可以了。」

朱萬立刻搖頭不迭：「不行！雙絕帮是雙絕帮，我若插上一脚，算是什麼話來着？」

陸鑑德道：「帮會的名字可以改一改，稱爲三絕帮，由你來做老大！」

「我？我做老大？」朱萬一呆，「那麼藍和尙和你呢？」

「藍老大變成藍老二，陸某也甘願變成老三。」

「不！老朱不幹。」

「但只有這樣，咱們才可以聯成一股力量，齊心協力去對付雷北。」

「我今年五十多歲了，從來沒有沾惹過黑帮的買賣，犯不着到了這把年紀才去冒險！」朱萬說出了老實話。

陸鑑德乾笑一下，道：「朱董事長說得太客氣了，你在商場打滾了數十年，什麼風風浪浪沒見識過？」

朱萬冷笑道：「朱某幹的是正行生意，雖然也要冒險，但無論成功也好，失敗也好，都不觸犯王法。」

陸鑑德嘆了口氣，道：「可惜現在並不是王法管治的時代。」

朱萬臉色一寒：「什麼意思？」

陸鑑德說道：「王法保護不了你這種人，賭場這件事，你以後的麻煩，還會不少。」

朱萬冷笑道：「我會應付得來的，不勞二爺費神。」

陸鑑德蹙了蹙眉，忽然很有禮貌地向朱萬鞠了個躬，說道：「深宵打擾，眞是不勝抱歉，陸某告辭了。」

朱萬嘆一口氣，揮了揮手，說：「不送，請便。」

陸鑑德離去後，朱萬忽然脾氣發作，把酒杯用力摔地在上。

× × ×

大清早，雲姿已經起床，她今天覺得自己胃口很好，非要到翠元館吃一頓營養豐富的早餐不可。

不到七點，她已來到了翠元館門前。

但館子裏已擠滿了人，甚至連門外也有人在等候着。

雲姿皺了皺眉，正想掉頭離去，忽然發現身邊站着一個高大的男人。

她不禁看這男人一眼。

他不但高大，而且英俊不凡，臉上還帶着親切的微笑。

這是每個女孩子都會喜歡，都會傾慕的臉。

但雲姿一看見這人，立刻就像隻嚇破了胆子的小兔，急急便要逃走。

但這人却伸手拉着她。

他的手快如閃電，而且還很有力。

他只是輕輕一拉，雲姿就沒法子可以溜走了。

「你放手嘛。」雲姿急得簡直想哭了出來。

這人果然立刻放手，然後很斯文地自我介紹：「在下姓杜，杜南，妳叫我小杜就可以了。」

「我知道，早就知道，而且還知道你是雷老闆的好兄弟。」雲姿咬着牙冷笑。

杜南看着她，臉色奇怪地說：「妳好像不大喜歡我這個人。」

雲姿冷冷一笑，道：「我爲什麼要喜歡你？」

杜南淡笑着，道：「我自信自己還不是個太令人討厭的人。」

雲姿冷冷道：「你太自負了。」

杜南道：「有才幹的人，通常都是自負的，因爲那些庸碌之輩，就算想自負也自負不來。」

雲姿寒着臉：「對不起，我沒有時間陪伴閣下談這些無聊的事。」

杜南淡淡一笑，道：「不，妳會有時間，也會有興趣陪我談話的。」

「憑什麼肯定我會陪你談話？」她冷哼了一聲，掉頭又要離去。

杜南這一次沒有拉住她，只是悠然地說道：「就憑我手裏這一包見血封喉的毒藥。」

雲姿猛然回頭，立刻看見杜南的手裏拈着一包細小的東西。

雲姿心神震動，但面上已儘量保持不動聲色，說：「杜先生閣下，你想向我下毒嗎？」這一招倒算高明，是連消帶打的絕技。

但杜南更厲害，馬上就展開了反擊，道：「想毒死別人的並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

雲姿冷笑道：「對不起，我還是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妳懂的，而且也該知道，在我這種人面前裝蒜，根本就是多餘的。」杜南笑吟吟地看着她，「妳爲什麼總是不肯老實一點。」

雲姿道：「你是我的什麼人，我說話老實不老實關你什麼事？」

杜南又笑了一笑。「人與人之間的緣份，往往是很複雜的，也很奇妙的，今天妳最憎恨的人，說不定到了明天就會是妳最喜愛的人。」

雲姿冷冷道：「閣下的哲學太玄妙了，我不懂！」

杜南道：「但有一件事，妳是一定會很明白的。」

雲姿沉着臉，不再答腔。

杜南把那包細小的東西幌了幌，道：「倘若我把這東西交給雷老闆，妳猜他會怎樣想？」

雲姿吸一口氣，道：「你以爲他會信你的片面之詞？」

杜南道：「別人的片面之詞，他也許連一句也聽不進耳朶，但我的說話，他從來都不會懷疑的。」

雲姿臉色煞白，咬牙道：「你既要誣陷我，就儘管試試好了。」

杜南道：「這不是誣陷，必要時，我可以把小惡棍抓起來，用嚴刑逼問，他一定會對雷老闆吐露眞相的。」

雲姿的臉色更難看。

她已完全屈居下風，而且還不知道這個可惡的男人將會怎樣處置自己。」

但就算在這時候要她再選擇一次，她還是不願意就此離開上海灘。」

雖然她還未能成功刺殺雷北，但也沒有完全徹底失敗。」

她決定要支持到最後一分一秒。

於是，她昂起臉問杜南：「那麼，你要怎樣？」

杜南道：「我要妳活下去。」

雲姿冷笑道：「我現在不是活得很好嗎？」

杜南搖搖頭，道：「妳就是活得不好，妳根本不該過着這種生活。」

雲姿道：「我並不覺得現在的生活有什麼不好。」

杜南道：「妳爲什麼不繼續唸書，爲什麼要在夜總會裏做歌女。」

雲姿雯雯眼。「太簡單了，這是爲了要生活。」

杜南道：「做歌女的收入，對妳來說眞的那樣重要嗎？」

雲姿冷笑道：「重要不重要，只有我自己才最清楚。」

杜南道：「烏龜是永遠看不見自己背殼上的圖紋的。」

雲姿道：「我原來像隻烏龜？」

杜南道：「妳很美，可說是美若天仙，但却不够聰明。」

雲姿哼一聲：「意思就是比烏龜還要愚笨了。」

杜南道：「說妳愚笨，實在不大怎樣對，但妳很固執，却是事實。」

雲姿冷冷道：「固執並不犯法。」

杜南說道：「犯法不一定會死，但固執而又不識好歹的人，往往會死得莫明奇妙。」

雲姿道：「謝謝你的忠告，我會爲自己打算。」

杜南道：「聽我的勸告，馬上回天津去，繼續妳的學業，再也別妄想爲害市刀報仇。」

雲姿的臉色又更蒼白了。

她怔怔地凝視着杜南，過了很久才說：「我的事，你知道的還有多少？」

杜南聳聳肩，道：「也許就只有這些了，但記着，我並不想害妳，只想妳好好的活下去。」

雲姿眨動着明亮的眼珠，半晌才道：我明白，你現在若要害我，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杜南淡淡道：「我不會這樣做。」

雲姿敏銳地看着他，忽然說：「你爲什麼要試探我？」

「試探？」杜南哈哈一笑，「妳以爲我是什麼人？一個受僱於秘密組織的間諜，還是一個喜歡多管閒事的三姑六婆？」

雲姿冷冷一笑。「也許是兩種人混合

起來的怪物。」

杜南嘆了口氣，道：「就算我是怪物好了，妳聽不聽我的告忠。」

雲姿道：「聽不聽，我有自由，你毋須費心。」說完，摔身走了。

這一次，杜南不再抓住她。

等到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後，他才嘆了口氣，喃喃地說：「妳是應該有妳的自由的……」

× × ×

上午十點零五分，朱萬在銀行董事長室裏批閱一疊文件。

他的工作並不繁忙，但他的決定往往却很重要。

在董事長室門外，站立着一個猩猩般高大强壯的巨漢，他也姓朱，是朱萬一個遠房親戚的子弟。

他叫朱厲，名字的字形看來和朱萬很相似。

但除此之外，朱萬和朱厲是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人

朱厲孔武有力，懂得摔跤，懂得使用飛刀，更懂得空手奪白刃的功夫。

所以，他是朱萬心目中，最理想的保鑣。

朱萬批閱文件，永遠都是小心翼翼，寧遲莫快的。

他並不是沒有決斷力，而是他的營商手法一向如此。

認識他的人，都覺得朱萬在賭桌上的作風，遠比在做生意的時候豪爽。

但這並不影响他的事業，相反地，他在商場上很吃得開，銀行業務可說是蒸蒸日上。

現在，他正在考慮，是否把一筆欵子貸放給某間大型的工廠。

但他還沒有作出決定，朱厲就已站在他的面前。

朱萬一怔，抬起了臉，佛然不悅地說：「我可沒叫你進來。」

朱厲臉色慘白，神情顯得十分異樣。

朱萬的臉色也忽然變了。

「什麼人？」他倏地疾聲喝叫。

朱厲還是站着，但背後却傳出了另一個人的聲音：「我姓何，叫何大胆。」

那人的身材也許很瘦小，但也許是因爲朱厲的身軀太龐大了，以致朱萬雖然發覺他背後有人，但却一直無法看清楚那人到底是怎樣的。

朱萬眼色驟變，立刻向朱厲喝道：「你給我站開一旁去。」

但朱厲却還是沒有移動身子，只是呆楞楞地望住朱萬。

背後那人嘿嘿一笑，道：「朱董事長，你這位保鑣，現在只會聽一個人的命令，但那人並不是董事長閣下，而是鄙人何大胆！」

朱萬怒道：「荒謬，你憑什麼可以對我的下屬發號施令？」

何大胆道：「不憑什麼，就只憑一句說話。」

朱萬道：「一句怎樣的說話？」

何大胆道：「我對他說：『已有一柄手槍指住你的背心！』於是，他就乖乖的不敢再動。」

朱萬的額角在淌汗，面上的神情難看極了。

朱萬一拍桌子，罵道：「眞是個不中用的東西！」

何大胆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實際上，我手裏根本沒有手槍，指着他背心的，只是一條小鐵枝而已。」

朱厲的眼神，又變了，變得既憤怒，而又好像有些興奮。

那實在是一個又古怪又複雜的表情。

倏地，朱厲猛然回頭，而且右掌已揚起，準備一掌向何大胆的臉上怒劈過去。

但也就在這一瞬間，他看見了一柄漆黑的手槍，正指着自己的咽喉。

他終于看見何大胆了。

何大胆是一個短小精悍的漢子，他的眉毛是濃密的，眼神是狡獪的，笑容更是殘酷有如食屍鷹。

朱厲呆住了。

在這一瞬間，他眞是爲之手足無措。

何大胆剛才還說沒有槍，但其實却是手裏眞的有槍！

眞眞假假，虛虛實實的手法，把朱厲玩弄得異常狼狽。

何大胆得意地笑了：「劈呀！這一掌爲什麼還不劈過來？」

朱厲看見手槍已是臉如土色，這一掌如何還敢劈過去？

只見他的手掌在發抖，額上的汗冒得更多了。

何大胆哈哈一笑，道：「你太容易相信別人的說話了。」

而朱萬的臉色，也不比朱厲好得了多少。

他當然知道，何大胆這一次來，絕不是爲了要對付朱厲，而是要對付他自己。

「這位姓何的朋友，什麼事都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動用這些殺人的傢伙？」朱萬臉上儘量輕鬆，不斷地在陪着笑。

但何大胆却不再笑了。

「朱董事長，明人面前不說暗話，何某是雷老闆的老朋友，所以雷老闆的事，也就是何某的事。」

朱萬乾咳一聲，道：「何兄弟有什麼指教？」

「指敎愧不敢當，」何大胆冷冷一笑，說道：「如今，有誰不知道朱董事長千術高明，是一等一的大行家？何某再不自量力，也不敢在朱董事長的面前，班門弄斧。」

朱萬倏地叫道：「賭場一事，全屬寃枉！」

何大胆道：「袖中藏牌，此事大家有目共睹，你還想賴帳，萬萬不行！」

朱萬憤怒極了。「什麼袖中藏牌，朱某從來連聽也沒聽說過。」

何大胆道：「雷老闆要朱董事長償還個公道。」

朱萬怒道：「這句說話，該由我來說才對！」

何大胆道：「你再不認帳，你這個保鑣就完了。」

朱萬更怒：「放屁——」話猶未了，槍聲已响。

朱厲痛苦地叫了一聲，然後就仆倒下去。

他的脖子中了一槍，流出大量鮮血。

朱萬的憤怒，立刻就在一剎那間化爲恐懼，極度的恐懼。

他看着已硬挺挺地躺在血泊裏的朱厲，簡直無法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事實擺在眼前，朱厲死了，他是死在槍彈之下的。

何大胆輕輕吹了吹槍管，只見槍管裏還在冒烟。

「你現在應該明白，何大胆的確是個胆大包天的人了？」又有一個人的聲音响起。

董事長室裏，再來了另一位不速之客——杜南！

小杜又出現了。

江邊雙絕大胆拔虎鬚

小杜手裏沒有槍，他只是拿着張紙。

他把這一張紙攤在朱萬面前，緩緩地說道：「這是朱董事長的帳單。」

「什麼帳單？」朱萬顫聲問。

「賭場的帳單。」小杜淡淡的說。

「賭場也會有什麼帳單嗎？」朱萬吸一口氣。

小杜道：「這種帳單，只爲一種人而設。」

朱萬道：「是那一種人？」

小杜道：「老千！」

朱萬叫道：「我不是——」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何大胆的手槍已指在他的額角上。

小杜淡淡一笑，對朱萬說：「何大胆在一天之內，從來沒有連殺二人以上的紀錄。」

何大胆冷冷一笑，道：「也許今天就是何某要破這個紀錄的時候。」

朱萬汗出如漿，聲音乾澀地說：「你們要怎樣？」

小杜淡淡道：「這帳單的數目，你必須馬上清還。」

朱萬一看，登時跳了起來。「荒謬！荒謬！我幾時輸過一百萬塊了？」

小杜冷冷一笑，道：「你和蘇八海賭的那一手牌，雖然只是十萬，但我們計算的並不是只有這一手牌。」

朱萬乾瞪着眼。「什麼意思？」

小杜道：「你在賭場裏行騙了多少次？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朱萬忍不住叫道：「一次也沒有。」

小杜笑了笑，忽然輕輕伸手推開何大胆，接着一拳就打在朱萬的小腹上。

朱萬活到現在，從來也沒有給人這樣對付過。

拳聲响起後，他立刻痛苦地彎着腰，足足一分鐘還說不出半個字來。

小杜淡淡道：「朱董事長，我從來沒有打過人，一次也沒有，但你爲什麼不怕肚子很疼很疼呢？」

朱萬不敢再爭辯了。

他也只好說：「就算朱某是個老千，也不能賠償一百萬……」

「一百萬，在朱董事長眼裏，又算得上什麼？」

「不！我……我只是個空殼子，何來一百萬鉅欵？」

「唉，我的拳頭好像又癢了……」

「別動手，別動手，有話慢慢說！」朱萬臉如土色，「我……我只能給你們十五萬……」

「十五萬？」小杜冷冷一笑，「那豈不是只有一成半了？」

朱萬道：「但我只有這十五萬，再多一萬也不行了。」

小杜道：「那麼，十萬好了。」

「十萬？爲什麼收少五萬？」

「那五萬塊，再加上所欠的八十五萬，總數就是九十萬。」

朱萬心中暗罵：「這是什麼數目了？簡直就是强盜算帳，莫不是想强買强賣不成？」一想到「强買强賣」這四個字，不由得爲之機伶伶地打個寒顫。

朱萬心念末已，小杜又已緩緩地接道：「雷老闆對你的銀行，很有興趣，我可以代表他出價，也是一口價，九十萬，相信這價錢已很合理了。」

朱萬面色倏地慘變：「不！你們不能謀奪我的銀行！」

他的銀行，也就是他的性命，甚至也許比性命還更重要。

倘若他失去這間銀行，那麼他簡直就是一無所有了。

「你誤會了，雷老闆並不是謀奪你的銀行，」小杜兩眼凝視着他，淡淡的說道：「這是收購，九十萬塊收購你的銀行，對大家都有利。」

朱萬悽聲叫道：「你們的意思，是要我付給你們十萬，然後還得把銀行雙手奉上！」

小杜道：「既然你好像有點不滿意，那麼咱們不收那十萬塊算了，但銀行却一定要轉讓給雷老闆。」

「不轉讓——」朱萬話猶未了，小杜的拳頭已打在他的臉上。

這一拳，立刻把朱萬的臉打得變了形狀。

朱萬狠狽地仆跌在地上，他用手捂着鼻子，鮮血不斷從指縫間迸流出來。

何大胆獰笑兩聲，一手揪住朱萬的頭髮，沉聲喝道：「現在，你考慮清楚了沒有？」

朱萬紅着眼，還是拚命地搖頭。「不轉讓，不轉讓，死也不轉讓！」

何大胆嘿嘿一笑，槍管指着朱萬的太陽穴，冷聲道：「姓朱的，咱們再給你一次機會。」

小杜補充：「是最後的一次。」

何大胆又沉聲喝道：「你究竟轉讓不轉讓？」

朱萬咬緊着牙關，一言不發。

何大胆冷冷一笑。「給你一分鐘時間考慮。再不說話，嘿嘿！」

一分鐘是很短促的。

朱萬的身子不斷地發抖，他忽然說：「我要見雷老闆！」

小杜搖搖頭。「雷老闆不會見你，他向來都很討厭老千，尤其是在他賭場裏行騙的老千！」

朱萬的身子顫抖得更加厲害。

他恨透了小杜，恨不得馬上把小杜活剝生吞，以洩心頭之恨。

但現在，朱萬仍然是俎上之肉，不給人家活剝生吞，已算萬幸。

何大胆的聲音又巳响起：「朱董事長，一分鐘了。」

朱萬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終於點了點頭。

何大胆得意地一笑，把手槍收起，道：「這才是明智之舉嘛——」

語聲未落，忽聽「颯」一聲响，何大胆臉上的表情立刻僵硬，兩顆眼珠却向外怒凸了出來。

小杜的臉色也變了。

只見何大胆的脖子，巳給一柄細小的斧頭劈個正着。

斧頭雖然細小，但却極鋒利，何大胆吃了這一斧，而且所傷之處又是人身要害，顯然是凶多吉少了。

何大胆很快就倒了下去。

小杜不再遲疑，一翻身就從窗口跳了出去。

他跳得極快，但隨着他追出來的一個殺手也不慢。

這殺手穿一套緊身黑衣，以短斧作爲武器，出手快速，狠辣異常。

小杜不怕這殺手，雖然何大胆就是給他幹掉的。

但，這殺手背後，還有一大羣亡命之徒！

好漢不吃眼前虧，敵衆我寡，除非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否則還是避之則吉。

小杜跑得極快，而且左轉右彎，終於把那殺手甩掉。

但他這一次的任務，却巳失敗了，而且還賠上了何大胆的性命。

他很不高興。

雷北也一定同樣不高興。

「朱萬！你好大的胆子！」小杜暗罵着。

忽然間，他又想起了雲姿。

雲姿不肯聽他的說話，不肯離開上海灘。

她一定要爲唐市刀報仇！

想到這裏，小杜不禁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 × ×

銀行的事，雷北巳經完全知道了，他並沒有暴跳如雷，甚至沒有發一點點的脾氣。

他只是淡淡的對小杜說：「朱萬爲人雖然不怎麼規規矩矩，但却和任何黑道上的帮會沒有半點關係。」

小杜道：「從前的確是這樣的，但現在却不一定。」

「你這樣說也不無道理，事情會變，人更會變，但朱萬現在會跟那一帮的人掛上了鈎？」

「待考。」

「不必了，俺早巳知道，是誰想攏絡朱萬。」雷北冷笑着說。

小杜忙問：「是誰？」

「藍和尙！」

「江邊碼頭的藍和尙？」

「不錯，除了他之外，現在還有誰敢捋俺的虎鬚？」

「藍和尙是不是一個眞正的和尙？」

「藍和尙曾經做過和尙，直到現在也是禿着腦袋的。」雷北冷冷一笑，道：「他做和尙是爲了要躲避仇家，等到他不再做和尙的時候，那些仇家巳全給藍和尙幹掉了。」

小杜道：「這麼說，藍和尙是個心狠手辣的人！」

雷北道：「不但心狠手辣，而且狡智百出，是個很難對付的人物。」

小杜道：「若是河水不犯井水，他幹什麼，咱們都可以充耳不聞，但是現在，哼！」

雷北道：「要解決這個禿子，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藍和尙固然不簡單，雙絕帮的第二號人物陸鑑德也同樣不是省油的燈。」

小杜道：「雙絕帮是否也看上了朱萬的銀行？」

雷北道：「朱萬是一塊肥肉，藍和尙和陸鑑德也許早就巳經垂涎三尺，只是一直等待機會下手而巳。」

小杜道：「難道他們認爲時機巳經成熟了？」

雷北道：「賭場的事，雙絕帮那邊說不定巳經聽到了風聲，也知道咱們要對付朱萬。」

小杜道：「藍和尙既然早就食指大動，這時候當然不會袖手旁觀。」

雷北道：「但俺還是想不到，雙絕帮竟然眞的敢跟咱們硬拚。」

小杜道：「藍和尙胆敢發難，必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雷北道：「他敢抽俺的後腿，俺非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不可！」

小杜道：「藍和尙不但抽你的後腿，還把何大胆殺了。」

雷北冷笑道：「血債血償，雙絕帮的狗頭崽子以後不會有好日子過了。」

小杜道：「咱們這一邊，誰最瞭解雙絕帮？」

雷北道：「對於雙絕帮，瞭解得最深的，應該是薛老旺。」

「薛老旺？是不是酒莊裏的那個薛老頭？」

「不錯，薛老旺也就是薛老頭，外面的人，都不知道，薛記酒莊的老闆其實不是薛老旺，而是俺雷北！」

小杜點點頭，道：「明有明的一套，暗有暗的本錢，不愧是高手手段。」

雷北道：「薛老旺看來眼朦朦，耳朶也不怎麼聽敏，但實際上，他知道的事情，也許比俺還要多。」

小杜目中立刻生出警戒之色。「這老兒可靠不可靠？」

雷北道：「薛老旺對俺是忠心耿耿的，這一點俺絕對可以放心。」

小杜道：「你打算怎樣？」

雷北道：「俺要派薛老旺去對付雙絕帮。」

小杜道：「他可以衝鋒陷陣？」

雷北道：「衝鋒陷陣，他當然是不行了，但用用智謀，算一算雙絕帮的來龍去脈，薛老旺倒是個適合的人選。」

小杜道：「要不要我去帮他一把？」

雷北道：「暫時用不着，瞧瞧形勢變成怎樣再說。」

小杜沉默下來。

雷北忽然打了一個呵欠，道：「今天精神不太好，連夜總會也不想去。」

小杜道：「何不喝杯濃茶讓自己精神爽俐一點？」

雷北嘆了口氣，道：「沒用的，你瞧俺是不是老了？」

小杜笑了笑，道：「你這一問，簡直是個笑話，在三十年內，你仍然會强壯如牛！」

雷北道：「三十年，嘿嘿，俺現在連三天都不知道應該怎樣打發。」

小杜道：「何不去看看雲小姐？」

雷北搖搖頭，道：「近來不行了。」

「近來不行？」小杜奇道：「什麼意思？」

雷北道：「俺的意思，是說雲姿近來有點變了。」

小杜道：「怎樣變法？」

雷北道：「她對俺越來越是冷淡。」

小杜臉色一沉，冷笑道：「這小妮子好大的胆子，讓我去教訓教訓她！」

雷北笑了笑，道：「對女孩子，可不能硬來，俺不高興霸王硬上弓這種事。」

小杜道：「老大對她，一直都是體貼入微，但她仍然不領這個情，這未免是太過份了。」

雷北道：「女孩子本來就是這樣的，其實，這也不錯，總比一味只懂得奉承俺的風塵女人有意思得多，你說是不是？」

小杜一笑：「老大是情場高手，這種事的確用不着旁人枉費心力。」

「嗯，這說話就不對了，」雷北捏着他的肩膊，道：「你不是旁人，你是俺的好兄弟！」

小杜眼裏露出了感激之色，過了好一會兒，才緩緩地說道：「不錯，現在，咱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對付了雙絕帮再說！」

「對！對極了！」雷北用力點頭，道：「不幹掉藍和尙和陸鑑德，談什麼都是他媽的十分多餘！」

小杜也點了點頭，說道：「我知道應該怎樣做了。」

× × ×

翌日晚上九點，小惡棍躺在薛老頭的酒舖內喝酒。

他現在這副喝酒的樣子，相當嚇人。

只見他捧着一隻可以載二十斤酒的酒罎，仰首便喝。

他眞的很能喝酒嗎？

假的！

酒罎裏的酒很淡，喝五七斤也不會醉，而且，他也沒有喝得太多，只是裝模作樣而巳。

在他身邊的，是眼睛靈活笑容甜美的韓寶兒。

小惡棍喝了幾口酒後，又裝模作樣地揉了揉眼睛，說道：「我像不像酒仙李太白？」

韓寶兒搖搖頭。「一點也不像。」

小惡棍眨眨眼，道：「是不是因爲我沒有鬍子？」

韓寶兒說道：「不，有沒有鬍子，那不是問題，李太白年輕時，也是沒有鬍子的。」

小惡棍道：「既然這樣，我有那一點比不上他？」

韓寶兒吃吃一笑。「最重要的一點，是你不懂得吟詩。」

小惡棍道：「誰說我不懂，我現在就吟給妳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哈哈，唸得怎樣？」

韓寶兒「呸」一聲，道：「這不是吟詩，是唸詩，你跟李太白，最少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小惡棍笑笑，說道：「這也容易得很，只消打個筋斗，十萬八千里霎眼間工夫就可以趕上了。」

韓寶兒道：「瞧你這副德性，酒沒喝得了多少，就巳醉話連篇，眞令人爲之噴飯！」

小惡棍又揉了揉眼睛，道：「現在幾點鐘了？」

韓寶兒道：「九點左右罷。」

小惡棍道：「薛老頭怎麼到現在還不回來？」

韓寶兒聳聳肩：「誰曉得，反正這舖子是他的，他什麼時候回來都可以。」

小惡棍道：「狗瘡子呢？他剛才不是在櫃枱上吃花生嗎？怎麼一轉眼間就不見人？」

韓寶兒道：「花生巳吃光了，他想吃滷水豬脚。」

小惡棍道：「仁靑里關跛子的滷水豬脚和豆腐乾都很著名。」

韓寶兒道：「狗瘡子就是到關跛子那裏去買。」

小惡棍道：「狗瘡子吝嗇得很，準不會多買回來。」

韓寶兒咧嘴一笑，道：「你放心好了，我巳給了他一個大洋。」

「一個大洋？全都用來買滷水豬脚和豆腐乾？」

「是呀，你怕吃不掉嗎？」

「嘿嘿，老子的肚子，可不是一個大桶！」

「你又放心好了，到了這個時候，關跛子的豬脚和豆腐乾都巳賣得七七八八，一個大洋肯定花不完的。」

「妳呀，眞是鬼主意越來越多，是不是阿吉教的？」

「呸！那個阿吉，簡直是塊木頭，又怎懂得出什麼鬼主意。」

「但妳越來越俏皮，快說老實話，到底是誰的『功勞』？」

韓寶兒在他的手臂上打了兩拳，嬌笑道：「自然是你的功勞最大！」

× × ×

十點了，狗瘡子還沒有回來。

小惡棍不禁有點担心，便對韓寶兒說：「妳在這裏守着，我去找狗瘡子！」

韓寶兒皺着眉，道：「不！要我獨個兒守在這裏，我會害怕的。」

小惡棍道：「這裏又不是墳場，有什麼好怕的？」

韓寶兒道：「這裏黑沉沉的，比墳場還更恐怖！」

小惡棍道：「那麼，你喝點酒，可以壯壯胆！」

「不！我最討厭喝酒，」韓寶兒哼一聲，「不但自己討厭喝酒，也討厭喝酒的人！」

小惡棍嘻嘻地笑了笑，道：「我現在

就是個喝酒的人，旣然這樣，妳千萬不要跟着我！」

韓寶兒咬了咬牙，鼓着腮大道：「你放心，從今後起，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樑便是！」

小惡棍忙道：「我的小姑奶奶，別發脾氣，都是老子不好，說話詞不達意，口不擇言，就像個飢不擇食的餓鬼，眞是該打，該打！」說着，劈劈啪啪的打了自己幾下耳光。

韓寶兒初時還不怎麼理睬他，但見他越打越兇，不禁爲之一陣心軟，終於抓住了他的手：「別打了，小姑奶奶原諒你便是！」

小惡棍嘻嘻一笑。「先前多有得罪，小姑奶奶莫怪，莫怪！老子這廂有禮了。」接着又來一個深深的鞠躬，神情古裏古怪的，韓寶兒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兩人打情罵俏一番後，正要出舖找尋狗瘡子，門外忽然有人敲門。

這人敲門的手法甚是奇特，小惡棍一聽之下，便知道是譚小濟來了。

「奇怪，小濟怎會這時候找到這裏來的？」小惡棍心中大奇。

舖門一開，來的果然是譚小濟。

「十點啦，怎麼還不回家睡覺？」小惡棍用長輩的口吻說。

譚小濟的臉色却是一片漲紅，而且還氣喘不休的，小惡棍越看越不對勁，便問：「出了什麼事？」

譚小濟深深的吸一口氣，才說：「此地不宜久留，快走。」

小惡棍臉色也不禁爲之變了，正想再問，譚小濟已拉着他，說：「薛老頭闖了大禍，狗瘡子也受了傷……」

小惡棍連忙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走！咱們邊走邊說……」

× × ×

黑夜中，三個少年男女急急的趕路。

小惡棍一邊走，一邊問譚小濟：「狗瘡子在那裏？」

譚小濟道：「他的狗窩裏。」

「他怎會受傷的？」

「是爲了救人。」

「救人？他救誰？」

「薛老頭。」

「狗瘡子在什麼地方，遇上了薛老頭的？」

「仁靑里的一爿石廣場上。」

「薛老頭給人圍毆嗎？」

「不是圍毆，簡直就是亡命追殺！」

「狗瘡子怎樣了？」

「他在路邊抓起了一根木棒，要救薛老頭，結果……」

「結果怎樣？」

「薛老頭身中數斧，當場畢命，而狗瘡子也挨了一刀，狠狽逃走。」

「他傷得重不重？」

「流了很多血。」

「你又是怎樣遇上他的？」

「在路上。」

「這麼晚了，你還在路上蕩來蕩去幹嗎？」

「我是想去找你的，但找不着，却無意中遇上了狗瘡子。」

「唉，眞是倒楣，早知這樣，他何苦去買什麼勞什子豬脚豆腐乾？」

「什麼豬脚豆腐乾？」

「別提了，快走……」

× × ×

狗瘡子的「狗窩」，其實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糟。

其實，狗瘡子是個做事很有條理的人，他的「狗窩」雖然地方狹小，但却收拾整齊，抹掃得相當乾淨。

爲了狗瘡子的傷勢，小惡棍可担心極了。

只見狗瘡子躺在板床上，臉色有點蒼白。

「你怎麼了，要不要馬上找個醫生？」小惡棍緊張地問。

狗瘡子不斷搖頭，說：「用不着，用不着。」

小惡棍道，「你吃了幾刀？」

狗瘡子道：「一刀。」

小惡棍道：「傷在哪裏？」

狗瘡子向右脚一指：「就在這裏。」

小惡棍一看，他的脚有什麼事？

譚小濟忙說道：「他的脚趾，中了一刀。」

「脚趾？」小惡棍不由啞然失笑：「就只是脚趾中了一刀而已？」

狗瘡子點一點頭，說道：「是呀！難道你以爲我的屁股，給人一刀削了下來不成？」

韓寶兒聽得俏臉一紅，「啐」一口道：「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

狗瘡子叫道：「我才不稀罕，象牙又長又笨重，掛在嘴邊麻煩極了。」

韓寶兒「哼」一聲，道：「你平時不是一員悍將嗎？怎麼脚趾流了一點點血，就躺在床上爬不起來？」

狗瘡子立刻從床上跳了起來。「這可不是我的主意。」

韓寶兒道：「不是你的主意又是誰的主意？」

譚小濟訕訕一笑，說：「是我的主意，我怕他到處亂闖亂撞，把傷口弄得更加嚴重，所以就叫他躺下來，然後立刻趕到酒舖通知小惡棍……」

小惡棍咬了咬牙，道：「是誰下的毒手？」

狗瘡子道：「我只是流了一點點血，算不上怎麼一回事。」

小惡棍冷笑道：「你這一刀自然是鷄皮小蒜般的小事，但薛老頭呢？」

狗瘡子黯然道：「他死了，死得血肉模糊，令人慘不忍睹。」

「他媽的！」小惡棍道：「薛老頭是個好人，爲什麼會死於非命？」

狗瘡子嘆了口氣，道：「這年頭，死於非命的人，多半都是無辜者，倒是那些强盜惡霸，好像個個都會長命百歲，福壽康寧。」

「那倒未必！」譚小濟道：「黑幫爭殺，往往也有無數歹徒橫死於街上！」

小惡棍道：「薛老頭的事，巡捕房的長官大人們怎樣處置？」

譚小濟道：「我現在怎知道？」

小惡棍道：「那麼，你立刻回去，盡

量探聽一點消息，然後才來見我。」

譚小濟苦笑了一下，道：「我可不敢保證可以查到些什麼。」

小惡棍道：「若什麼都查不到，你跳進大江裏死掉算了！」

他這句是負氣說話，譚小濟知他的脾氣，當然不會和他計較。

「好，我盡力而爲便是！」說完，轉身就溜掉了。

小惡棍吁了口氣，忽然脚背一陣疼痛，原來給韓寶兒重重的踩了一脚。

小惡棍「哇」一聲叫起來。

「妳幹嗎踩我？」

「你這個人兇巴巴的，對小濟毫不客氣，這算是什麼態度？」韓寶兒冷笑着問道。

小惡棍乾咳兩聲，道：「那是事非得已，休要見怪！」

韓寶兒冷哼一聲。「我最看不慣的就是你這種嘴臉！」

小惡棍一怔。「什麼嘴臉？」

韓寶兒罵道：「欺善怕惡！」

小惡棍訕訕一笑，道：「其實，我也最憎是那欺善怕惡之人，總之，下次决計不敢再犯便是。」

× × ×

十一點零五分，陸鑑德用清水洗濯一柄染滿血漬的斧頭。

斧頭上的血，也就是薛老旺的血。

陸鑑德喜歡用斧頭殺人，他認爲斧頭是最稱心如意的武器。

但斬殺薛老旺，根本就用不着這種鋒利的武器。

薛老旺老了，又老又衰弱，就算赤手空拳揍他一頓，這條老命也很難可以保得住。

藍和尚就在他身邊，冷冷的看着他洗濯斧頭。

這裏是江邊碼頭附近的一間鋼鐵工廠，工廠的老闆正是藍和尚。

藍和尚對於衣着並不考究，但却喜歡擁有最富誘惑力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並不一定富於誘惑力。

兩個月前，有人花了一筆錢，讓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去陪伴藍和尚，但結果却給藍和尚一脚踢走。

「木美人，滾你奶奶的！」藍和尚從不懂得什麼叫憐香惜玉。

現在，藍和尚身邊又有一個冶艷的女人，她叫薔薇，笑起來的時候，眞是萬人迷。

她的笑並不只在兩頰，最要命的是那雙彎彎的眉，彎彎的眼。

從眼睛裏散發出來的笑意，往往是最動人，也最銷魂的。

薔薇已迷住了藍和尚，藍和尚也很捨得花錢在她的身上。

但現在，薔薇規規矩矩的坐在一旁，旣不笑也不說話。

這正是她聰明之處。

在不適當的時候說話，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她當然不會這樣做。

倘若藍和尚稍爲瞪她一眼，她就會立刻識趣地離開這裏，但藍和尚沒有要她避開的意思，所以，她仍然坐在一旁，做一個沉默的聽衆。

陸鑑德的斧頭已洗抹得很乾淨，但他的眼睛却還是有着濃厚的殺氣。

「薛老旺竟然敢暗裏調査咱們的行動，還想向帮裏的弟兄們挑撥離間，眞是不知死活！」陸鑑德狠狠地說。

藍和尚淡淡道：「這老頭兒以後更加不知死活了。」

只有活人才知死活，而薛老頭現在已經活不下去。

陸鑑德冷冷一笑，道：「雷北似乎眞的想跟咱們一決高下！」

藍和尚道：「一山本來就是難藏二虎呀。」

陸鑑德道：「老朱已答應加入咱們帮會了，咱們的實力，將會大有進展。」

藍和尚道：「在經濟上，咱們將會有所進展，那是不成疑問的，但在武力上，咱們更加不容忽視。」

陸鑑德道：「咱們的人手，已比一年前增加接近一倍。」

藍和尚道：「但眞正的高手，却並不多。」

陸鑑德點頭道：「倘若咱們就此全力與雷北展開火併，只怕還是要略爲落在下風。」

藍和尚道：「你有什麼高見？」

陸鑑德道：「眼下形勢，有點像是三國之戰。」

藍和尚道：「魏、蜀、吳之爭？」

陸鑑德道：「不錯，雷北就是魏，咱們雙絕帮就像是蜀。」

藍和尚瞳孔收縮，道：「那麼吳又是何所指？」

陸鑑德道：「丁庭。」

「丁庭？」藍和尚眼色倏地一變，「你是說『狠眼』丁庭？」

陸鑑德點點頭，道：「不錯，正是這一個人。」

藍和尚皺着眉，說道：「丁庭在唐市刀叱咤風雲的年代，已是一號了不得的人物。」

「不錯。」陸鑑德道：「當時，唐市刀對丁庭這個人感到十分忌憚，甚至以爲能取其位而代之者，非丁庭此人莫屬。」

藍和尚道，「但最後毀掉唐市刀的人，並不是丁庭，而是雷北。」

陸鑑德道：「丁庭來歷神秘，一般人對他的底子都摸不清楚。」

藍和尚吸了一口氣，道：「你對他的事又知道多少？」

陸鑑德道：「丁庭來自廣東。」

「廣東？這就奇了，他從廣東跑到上海，居然也可以鬧得天翻地覆？」

「不是猛龍不過江，丁庭實在是一個危險人物。」

「你有把握可以找到他？」

「最少應該試一試。」

「試過了沒有？」

「還沒有，我在等你的批准。」

藍和尚滿意地點點頭。「很好，我想會一會這個人。」

陸鑑德道：「倘若咱們能夠與丁庭聯手，雷北是死定的了。」

藍和尚道：「那個杜南，近來越鬧越兇，你也要小心一點。」

陸鑑德冷冷一笑：「此人已成驚弓之

鳥，要倍加小心的是他自己。」

藍和尚面露不以爲然之色，想說話，但最後却又忍住。

他忽然向薔薇笑了笑：「是不是聽得很沉悶？」

薔薇輕輕撥動耳後如雲秀髮。「我在想着別的事。」

藍和尚笑道：「什麼別的事？」

薔薇道：「一些美麗的貝殼。」

藍和尚道：「貝殼有什麼好？」

薔薇道：「好看嘛，女人都是這樣的，只要看見好看的東西，就想得到它。」

藍和尚道：「但貝殼再好看，也比不上鑽石，尤其是完美無瑕的大型鑽石。」

薔薇眨眨眼。「藍帮主的說話，好像永遠都很有道理。」

藍和尚哈哈一笑。「我若不講道理，這個帮主早就幹不下去。」

薔薇笑笑不語。

藍和尚又說：「明天我送妳一枚鑽石，好不好？」

薔薇道：「只要是你送的，就算石子也是一樣珍貴的。」

藍和尚搖搖頭，說道：「無論是友是敵，只要是我看得上的人，我的出手都不會低。」

「是友是敵？」薔薇嫣然一笑，「我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敵人？」

藍和尚默然半晌，才綏緩道：「我不知道。」

薔薇吃吃一笑：「怎會不知道？你不是個精明的人嗎？」

藍和尚嘆了口氣，慢慢的說：「英雄難過美人關，自古皆然。」

薔薇笑笑。「我不算是個美人。」

藍和尚也笑笑盯着她：「我也不是什麼英雄，所以，妳這一關，我今天大可以輕而易舉地闖過去。」

薔薇越聽越不對，忍不住問：「你在說什麼？」

藍和尚道：「我說什麼，妳是應該明白的。」

薔薇搖搖頭。「不，我不明白。」

藍和尚道：「有一個人，不知道妳認識不認識？」

薔薇道：「那人是誰？」

藍和尚嘿嘿一笑，目光如電般在她身上掃來掃去，良久才綏緩道：「他叫何大胆！」

薔薇拚命搖頭。「不，我不認識這個人，我……我甚至從來沒聽過何大胆的名字……」這時候，她的臉色巳很蒼白。

藍和尚「噢」一聲，瞇起了眼睛說：「妳眞的不認識何大胆？」

薔薇道：「實在是不認識。」

藍和尚又「唔」了一下，說道：「那麼，何大胆的兒子，也和妳沒有任何關係了？」

薔薇的臉色更蒼白，她仍然搖頭，道：「自然是沒有關係……」

藍和尚道：「那麼，何大胆聘請的褓姆，和妳更加沒相干了。」

薔薇忍無可忍，她的萬種風情巳化作憤怒和驚懼，道：「藍帮主，你到底想說什麼？」

藍和尚淡淡一笑，道：「我巳很久沒有殺人了，尤其是女人。」

薔薇深深的吸一口氣，隔了片刻才說：「你想殺誰？」

藍和尚道：「不是想，而是在不久之前巳殺了一個，她叫葉大嫂……」

他說話時聲音很柔和，但薔薇一聽之下，却彷彿有天崩地裂般的震撼力。

「孩子呢？」她巳失去了自我控制的力量，精神巳趨向崩潰階段。

藍和尚道：「我雖然是個狗肉和尚，但却不吃人肉。」

薔薇混身發抖，一雙原本媚態十足的眸子，現在彷彿巳變成憤怒母獅的眼睛。

她若有母獅的力量，此刻說不定巳撕開了藍和尚。

但現在，她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只能憤怒地瞪着藍和尚。

她希望藍和尚，只是嚇唬嚇唬自己而巳。

但接着，她就看見一個精壯大漢，用一條姆指般粗繩索，拖着一個婦人走了進來。

那個婦人穿着花布衣裳，繩索是纏着她的脖子的。

她雙眼怒凸，舌頭向外伸出，身子被拖在地上移動。而她的手脚，都巳完全僵硬。

她就是葉大嫂，一個盡責的褓姆。

薔薇震駭極了。

——葉大嫂是她唯一孩子的褓姆，現在褓姆死了，孩子呢？

她的孩子只有兩歲，什麼事都不懂，一切都得倚靠褓姆的照顧。

薔薇再也忍不住了，她瘋狂地撲向藍和尚。「你這個殺人兇手，快把我的兒子還來！」

藍和尚任由她撲過來，但忽然間一拳撞在她的小腹上。

他這一拳只用了五成力道，但對一個女人來說，巳經是極沉重的一擊。

她立刻給打得跌倒在地上，臉色變得比泥土還更難看。

藍和尚慢慢地蹲下了身子，忽然一手揪住她的頭髮，冷冷道：「妳和何大胆之間的事，我早巳查得清清楚楚。」

薔薇咬着牙，她的嘴角正在沁血。

「你若眞的查得清清楚楚，就該知道，我和他之間早就完了。」她低吼着說。

藍和尚咧嘴一笑，道：「何大胆當然是配不上妳的，說句俗語，就是一朶鮮花插在牛糞上！」

薔薇道：「他的事，和我再也沒有半點關係。」

藍和尚道：「但孩子呢？」

「孩子是我的。」

「是妳的，但也是何大胆的。」

「那又怎樣？」

「何大胆巳經死了，這件事妳不會不知道罷？」

「我知道，我知道，但他死了之後，我沒有爲他掉過一滴眼淚。」

「掉不掉眼淚，並不能代表些什麼，」藍和尚冷冷一笑，道：「而且，女人眼淚本來就是最低賤的東西？」

薔薇昂起了臉，她恨死了這個鄙視女人的惡魔。

——雖然她和何大胆分了手，但何大胆從來也沒有把她當作玩具。

藍和尚呢？

藍和尚自始至今，都沒有把她當作是一個人。

她是知道的，但她一直都忍受着，那是爲了什麼？

「妳是爲了錢！」藍和尚用手拑住她的鼻子，而且拑得很緊很緊。

薔薇給他拑得快要窒息了，但她還是咬緊牙關忍受着，身子動也不動。

直至她的臉龐變得毫無血色時，藍和尚才鬆開了粗糙的手指，冷冷地質問：「雷北給了妳什麼好處？」

薔薇道：「你剛才巳經說了。」

藍和尚冷冷道：「錢，對妳來說眞的是那麼重要嗎？」

薔薇說道：「只有一種人，錢財才不重要？」

「死人？」

「不錯。」

「錯了，完全錯了，世間上有些傻子、瘋子、自以爲是的呆子，他們雖然活着，但從來都不重視金錢。」

薔薇道：「我不是那種不吃人間烟火的神仙。」

「但妳比仙子還更漂亮。」

「不，我是個殘花敗柳，而且巳經是一個孩子的母親！」

「妳要做一個好母親，那是很應該的，妳要爲何大胆報仇，我也不怪妳。」

「我巳說過，我和何大胆之間的關係早巳完了，無論他死在什麼人的手裏，我也不會爲他報仇。」

「說是這麼說，但他畢竟是孩子的父親。」

「不，孩子早巳沒有他這個父親。」

「算了，別再提這一點。」藍和尚的聲音又漸漸柔和起來，「爲了孩子，爲了妳的前途，答應我一件事。」

薔薇瞪着他，不說話。

藍和尚也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說：「我給妳三天時間，去殺一個人。」

薔薇立刻搖頭。

「不！我不是職業殺手，」她驚怒交集地說：「我不懂得殺人，也不會助紂爲虐。」

藍和尚嘆了口氣，道：「什麼助紂爲虐？妳誤會了，我只是要妳替天行道，做一件對人人都有好處的事情。」

「不！無論你要我殺的人是誰？我都不會答應。」

「妳會答應的，一定會！」藍和尚笑了，笑容陰森可怖，就像是一條正在準備噬人的毒蛇。

薔薇正要搖頭，但忽然間整個人僵硬住了。

她看見了一個膚色黝黑的婦人，手裏抱着一個兩歲大的孩子。

孩子巳睡着了，睡得很香甜。

他叫小焯，何小焯。

他就是何大胆的兒子，也是薔薇的兒子。

小焯是可愛的，活潑的，他笑起來的時候，兩頰會出現迷人的酒渦。

抱着小焯的婦人，她的樣貌看來很慈祥，彷彿比葉大嫂還更像個好的褓姆。

但她手裏，却握着一柄寒光閃爍的鋼刀。

刀鋒抵着小焯的脖子，只要輕輕一割，這條小生命立刻就得完了。

薔薇冷汗直淌，不斷的嚷叫道：「別傷害孩子，別傷害孩子……」

藍和尚悠然道：「妳放心罷，沒有我的命令，誰敢在我面前殺人。」

薔薇忙道：「請把孩子交回給我，我願意爲你做任何事情。」

藍和尚道：「包括殺人在內？」

薔薇抽了一口凉氣，道：「是的，你要我殺誰，我便殺誰。」

藍和尚道：「我要妳殺雷北！」

薔薇道：「好，我答應你，先把孩子給我……」

「不，」藍和尚冷冷道：「妳要和令郎骨肉團聚，必須先幹掉雷北才可以。」

薔薇苦着臉。「藍帮主，你相信我好了。」

藍和尚道：「我相信妳可以殺得了雷北，而且在七十二小時之內，一定可以得手。」

薔薇道：「但孩子……」

「孩子妳可以放心，咱們會好好照顧他的，」藍和尚道：「爲了爭取時間，妳還是快點回去對付雷北好了。」

說完，輕輕揮了揮手，那婦人巳抱着小焯走了。

薔薇呆在那裏，藍和尚拍拍她的肩膊，道：「只要鎭定從事，雷北一定逃不過這一關的。」然後，他也和陸鑑德雙雙離去。

過了很久，薔薇的眼淚，終於淌了下來……

× × ×

凌晨三點二十二分，雷北在謐靜的書房裏下棋。

和他對奕的是小杜。

雷北的棋藝很差，但小杜也不是此道高手。

兩人都是圍棋庸手，着法亂七八糟，令人失笑。

書房裏是有第三者的，那是雷北麾下的清客姜顥伯。

姜顥伯是著名的才子，雖然現在年紀巳經老了，但文采和風采依然令人欣賞。

雷北曾經對別人說過：「姜老秀才這種人，閒來看看他也是件很寫意的事。」

所以，姜顥伯既是清客、智囊，也是一件活的古董。可以令人感到有值得欣賞的價值。

對於一個飽讀詩書的人來說，這是不是一種屈辱？

但姜顥伯巳不計較這一點。

他是不想計較？不能計較，還是甘願接受屈辱來換取安穩的生活。

恐怕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其實，爲雷北做事，無論幹的是那一種工作，都不能獲得眞正安穩的生活。

這一點，姜顥伯也是知道的。

但他還是在兩年前跟隨了雷北。

姜顥伯有的是才學，也有相當的智謀，但他只是一介文弱書生，而且年紀老邁了，倘若他不跟隨着雷北，在上海灘這個

十里洋場，龍蛇混雜之地，恐怕充其量只能掙到兩餐粗茶淡飯。

本來，姜顥伯也不是個怕挨窮苦的人，但他的妻子也老了，而且近年來一直體弱多病……

終於，他選擇了一條本來並不適合自己去走的路。

如今，他雖然還是個讀書人，但却已身在江湖。

× × ×

姜顥伯坐在一張四平八穩的梨木椅上，不時撚弄着顎下疏落的山羊鬍子。

他是個靠動腦筋才能有飯吃的人。

現在，誰也不知道他心裏在想着些什麼。

但雷北早已肯定了一點：姜顥伯並不太貪婪，他對現在所得到的一切，已經感到很滿足。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無論姜顥伯動的是什麼腦筋，都一定不會背叛他的老闆。

年靑人總是喜歡闖一闖的，所以無論闖禍或者是闖出大好江山的，往往都是年靑力壯的人。

但姜顥伯早已不再年輕。

而且，他的胆色本來就不大。

所以，姜顥伯只會穩守着他目前所得到的一切。

要達到這種心願，他必須協助雷北，因爲只有雷北的江山一直鞏固着，他才能安然地和老妻渡過晚年。

這種人也許早已消失了銳氣，但却也有一定的優點。

最少，這種人不會急功冒進，以致釀成尾大不掉，或者是貪勝不知輸的局面。

——諸葛一生惟謹愼。

姜顥伯的才智縱使無法和孔明相比，但最少這一點還是大致雷同的。

雷北已打出了江山，他現在最注重的事，就是怎樣把江山保住。

幸好棋藝高低和能否保住江山，完全是兩回事，否則雷北早就完了。

姜顥伯忽然凝視着棋盤，好像有話要說，但却是欲言又止。

雷北拈起了一枚黑子，雖然沒有看着姜老秀才，但却忽然問了一句：「這個刦打得不打得？」

姜顥伯撚斷了好幾根鬍子，才說：「爲保東南江山，這一刦固是非打不可，爲了連消帶打，這一刦也是不打不成。」

雷北若有所悟地笑笑，然後緩緩地放下了這枚棋子。

姜顥伯點點頭，道：「這一着够狠、够準，猶如打蛇打在七寸上！」

小杜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道：「我輸了。」

雷北哈哈一笑，道：「你是俺的兄弟，俺不會輸，你也不會輸，咱們一塊兒當莊，並肩子做一對大嬴家！」

小杜一笑，然後問姜顥伯：「你主張咱們圍攻雙絕帮？」

姜顥伯淡淡道：「勢已如此，咱們若不圍死藍和尙，藍和尙便會把咱們拑鎖住了。」

小杜道：「照您老人家看，這一戰勝負關鍵，是否在於誰先下手？」

「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這是戰陣上至理名言，但又有一句說話，叫以不變應萬變，也同樣是高明戰略。」

小杜皺皺眉，道：「這豈不是大有矛盾嗎？」

姜顥伯搖搖頭，道：「兩種戰略，各有各的道理，但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都必須先謀定而後動，失敗者每每皆因鹵莽行事，又或者是不自量力所致。」

小杜道：「咱們這一次對付藍和尙，會不會犯上這些弊端？」

姜顥伯道：「論謀略，雷老闆自有神機妙算，論力量，藍和尙還未到足以撼跨咱們的地步。」

小杜沉吟半晌，道：「表面看來，確然如此。」

姜顥伯臉色微變，道：「莫非杜兄弟担心雷老闆會棋差一着，敗在藍和尙手下不成？」

小杜道：「藍和尙固然是一號人物，陸鑑德此人，更是不可不防。」

姜顥伯道：「陸鑑德手段毒辣，雷老闆早已知之。」

小杜道：「除了毒辣之外，此人更長於謀略。」

姜顥伯的臉色漸漸變得有點不好看，但却還是儘量忍耐着，緩緩道：「杜兄弟，依你之見，咱們該當如何，才是明智之舉？」

姜顥伯是雷北的謀士，他這樣問小杜，顯見心中已然甚爲不悅。

小杜却反問道：「倘若易地而處，姜公身在雙絕帮，您老人家會不會貿然向雷老闆發難？」

姜顥伯道：「還是那句老話，必先謀定而後動。」

小杜道：「不錯，姜公不愧是上海灘的再世諸葛。」

姜顥伯忙道：「杜兄弟言重、言重！老夫不勝汗顏之至。」

他客氣，小杜却不客氣。「藍和尙、陸鑑德二人號稱雙絕，謀略方面只怕也不會太輸虧，姜公既明此理，雙絕恐怕也不會愚蠢得前來白白送死！」

姜顥伯咳嗽一聲，臉上的表情彷彿給人用針刺了一下。

小杜毫不放鬆，接着又說：「撇開謀略這方面不提，即以彼此潛力計算，雙絕帮也是不容輕侮的，况且除了雙絕帮之外，上海灘還有若干潛龍伏虎份子，例如『狠眼』丁庭！」

姜顥伯立刻搖頭道：「丁庭不會和雙絕帮有所勾結。」

小杜道：「姜公此言差矣，丁庭也許不會主動勾結雙絕帮，但雙絕帮爲了要撼跨咱們，又有什麼主意想不出來？」

姜顥伯不禁呆住。

小杜的說話，他實在是無從反駁。

燈光下，姜顥伯的額上不斷淌着汗水，連雷北也從來沒見過，這老秀才居然也會有如此狼狽的時候。

姜顥伯平時給人的印象，總是十分悠閒自得的樣子，但現在，縱使他平平穩穩的坐在那裏，却似有千斤巨石壓在頭頂一樣。

雷北不禁嘆了口氣，道：「姜公，時

候不早了，你早點回去休息罷。」

姜顥伯聽了，有如胸口給鐵鎚重擊了一下，登時天旋地轉，接着眼前一黑，咯血倒下。

雷北眉頭一皺，伸手在他的鼻孔一探，居然已經氣絕身亡。

雷北嘆了口氣，望了小杜一眼。

小杜說道：「老大是不是認爲我太過份了？」

雷北道：「不，只是爲姜公感到可憐而已，也許，他根本就不該活在上海灘這種地方……」

小杜道：「姜夫人那裏……」

雷北道：「俺自有安排。」

小杜吁了一口氣，道：「丁庭的事，你是否認爲我的顧慮是多餘的？」

雷北搖搖頭，道：「不，丁庭與雙絕帮勾結，乃是勢所必然的事。」

小杜道：「你也是這樣想？」

雷北道：「藍和尙既要和咱們一決雌雄，就得不擇手段，才有可勝之機，勾結丁庭，對雙絕帮來說不失爲一個辦法。」

小杜道：「你若是藍和尙，怕不怕引狼入室？」

雷北道：「凡事有利必有弊，這一點藍和尙自然會好好考慮。」

他不是藍和尙，所以也沒有正面回答小杜。

小杜沉吟片刻，忽然說：「咱們爲什麼不找丁庭？」

雷北道：「沒有這個必要。」

小杜一怔：「爲什麼？」

雷北道：「丁庭也許會是一把鋒利的刀，它可以傷人，但也可以傷了自己。」

小杜道：「我不是要你用他。」

雷北道：「你是要我殺了他？」

小杜道：「不錯。」

雷北道：「這人若一下子就可以扳倒，也就不是『狠眼』丁庭了。」

小杜道：「讓我想辦法去對付他，好不好？」

雷北道：「好是很好的，但只怕徒勞無功，甚至會弄得賠了夫人又折兵。」

小杜道：「我會小心行事的。」

雷北道：「姜公也是個小心翼翼行事的人，但現在已給活活氣死。」

小杜沉默了很久，忽然說：「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雷北道：「你認爲該說便說，否則大可以把這件事忘掉。」

小杜嘆了口氣，道：「但這件事是忘不掉的。」

雷北道：「那麼你說罷。」

小杜道：「姜公被氣死，只是說對了一半。」

雷北道：「還有另一半，算是給你嚇死的，對不？」

小杜一怔：「你已知道了？」

雷北眨眨眼，道：「你以爲俺會給這個老混蛋蒙在鼓裏？」

兩年來，他表面上一直都很尊敬姜顥伯，但現在，他却用「老混蛋」這三個字來代替姜顥伯的名字。

小杜吐出口氣，道：「老大果然早就知道，姜老秀才已和雙絕帮有所勾結。」

雷北搖搖頭，嘆道：「說來慚愧，俺並不是早已知道，而是直至近來才發覺的，一直以來，俺以爲這個老混蛋決不敢出賣俺，想不到，他也是個靠不住的人。」

小杜道：「姜顥伯是爲了錢才在老大麾下做清客的，所以，也只有錢，才可以使他背叛老大。」

雷北道：「其實，老姜背叛俺，也是有點苦衷的。」

小杜道：「是爲了姜夫人？」

雷北道：「這一次，倒不是爲了體弱多病的妻子，而是爲了他的一個侄兒。」

小杜道：「他這個侄兒怎樣了？」

雷北道：「牌九專家。」

「牌九專家？他懂得千術？」

「懂一點點。」

「懂一點點千術的人，往往最容易惹上大禍。」

「你說對了，他這個侄兒，就是因此

姜顥伯站在旁邊，靜觀杜南、雷北二人對奕。

而輸了大錢，弄至身敗名裂。」

「姜老秀才要救他，所以不惜和雙絕帮勾結？」

「不錯，他認爲，只有藍和尙才可以救得了他的侄兒，所以就背叛俺了。」

小杜道：「事出倉猝，只怕姜老秀才自己也沒有想清想楚，就作出了這個愚昧的決定。」

「他是智囊，是謀士，但仍然難免爲了走錯一着而招致全盤慘敗。」

小杜道：「老大若聽信他的說話，依照他的策略，咱們這一戰就非敗在藍和尙手下不可。」

雷北冷冷道：「但他千算萬算，還是算錯了最重要的一點。」

小杜道：「是那一點？」

雷北道：「他以爲藍和尙才可以救得了他的侄兒，這就是最嚴重的錯誤！」

小杜點點頭，道：「不錯，眞正可以挽救他侄兒的人，應該是你。」

雷北道：「但他的想法，却不是這樣，他甚至完全不敢把這件事情，說給我知道。」

小杜道：「他信錯了藍和尙，藍和尙也找錯了臥底的對象。」

雷北道：「本來，藍和尙這一着是很高明的，但到最後，姜顯伯對他完全沒有任何帮助。」

小杜道：「也許藍和尙最倚重的並不是姜顯伯，而是丁庭。」

雷北道：「丁庭是個極神秘的人，當年，就連唐市刀那樣的人物，對他也是奈不了何。」

小杜道：「姜顯伯慫恿咱們與雙絕帮全力一拚，顯見藍和尙已是成竹在胸。」

雷北道：「藍和尙有藍和尙的一套，但俺也不是省油的燈，更何況還有你在俺左右，哼哼，俺總不相信會敗在雙絕帮手下。」

小杜道：「雙絕帮胆敢包庇朱萬，自是有備而戰。」

「藍和尙！陸鑑德！朱萬！還有丁庭！」雷北冷冷一笑：「俺要讓你們知道，什麼叫做後悔！」

× × ×

長巷，晨曦時候。

陸鑑德獨自來到了古廟。

這座古廟，香火相當鼎盛，但由於時候還早，廟前顯得一片清冷。

陸鑑德進入廟內，輕輕敲打着神案上的木魚。

他敲响了十五下就停止，然後向供奉着的佛像叩拜。

叩拜之後，再敲木魚，這一次只敲五下就停止下來。

接着，又再叩拜。

然後，再敲木魚，又再敲十五下。

敲完這十五下之後，佛像笑了：「你很虔誠，來罷。」

其實佛像一直在笑，只是聲音並不是佛像發出來的。

佛像後有人，那人向陸鑑德招招手，又說：「既然已來了，何必遲疑。」

陸鑑德吸一口氣，說：「在下只是誠心拜佛，可不是向尊駕膜拜。」

那人道：「我明白，陸二爺並不是一般善男信女。」

陸鑑德道：「在下並無惡意。」

那人道：「你若存有半點惡意，此刻已沒機會和我談話。」

陸鑑德的臉色有點難堪，半晌才道：「尊駕是誰？」

那人道：「丁庭。」

陸鑑德吸一口氣，道：「如何能證實，尊駕就是丁先生？」

那人道：「你對丁庭的一切，知道有多少？」

陸鑑德沉吟良久，才道：「丁庭左手，只有四指。」

那人倏地大笑。

陸鑑德道：「在下說錯了嗎？」

那人道：「當然是錯了，但我知道，你是故意這樣說的。」

陸鑑德道：「我爲什麼故意說錯？」

那人道：「你在試探我！」

陸鑑德道：「怎樣試探法？」

那人道：「倘若我不是眞的丁庭，此刻已露出了馬脚。」

陸鑑德道：「眞正的丁庭，他是怎樣的？」

那人道：「特徵的確在左手，但却不是四指，而是有六指！」

佛像後立刻伸出了一隻手，左手。一隻有六指的左手。

陸鑑德目光大亮，道：「果然是丁先生。」

那人說道：「你既然來找我，就請進來罷。」

陸鑑德不再遲疑，輕輕縱身，跳到佛像背後。

佛像後有暗門，那人已進入門內，但他的左手仍在門外。

丁庭的左手，的確是有六根手指的。

但陸鑑德進入暗門後，他看見的却是杜南。

小杜！

× × ×

小杜手裏有刀，刀不長，只有尺許，但用來殺人已很足夠。

暗門後是一間密不通風的石室，石室裏除了小杜之外，還有一個臉黃骨瘦的叫化子。

這叫化子的衣服已很破爛，身體也十分骯髒，但一隻左手却洗得很乾淨。

他這隻左手是畸型的，姆指旁邊多長一指，變成六指。

丁庭左手是有六指的，但左手有六指的人，却不一定就是丁庭。

這道理極顯淺，但却偏偏還是可以讓陸鑑德那樣的人上當。

陸鑑德沒有生氣，因爲生氣無補於事，所以，他索性笑了，而且好像笑得很愉快。

小杜也在笑。他冷冷地說：「你的斧頭呢？」

陸鑑德道：「我今天是來找人，並不是來殺人。」

小杜道：「斧頭並不一定用來殺人，它可以用來切餅，也可以用來搥搥瘦軟的骨頭。」

陸鑑德道：「但我的斧頭，是特地爲了殺人才鑄造的，所以，在不想殺人的時

候，我絕不會把這種人殺人利器帶在身上的。」

小杜看着他，眨眨眼道：「一年之中，你有幾天不想殺人？」

陸鑑德說道：「一天，在我生日的那天。」

小杜道：「你今天生日嗎？」

陸鑑德搖搖頭。「不是，距今還有五個月零十一日。」

小杜道：「很少人能夠隨時把生日日子這樣準確地計算出來的。」

陸鑑德說道：「我就是那些少數人之一。」

小杜道：「廢話！」

陸鑑德笑了笑，道：「現在除了廢話之外，我還有什麼話好說？」

小杜道：「有的，最少還有兩個字，你可以很自然而然地說出來。」說到這裏，刀子已閃電般刺入陸鑑德的胸膛。

陸鑑德沒有慘叫，只是緊緊地皺着眉問：「那是兩個怎樣的字？」

小杜伸手撫摸他的胸膛。

他的胸膛已染滿鮮血，血是腥的，又腥又苦，就像是悲苦的人生。

小杜在陸鑑德倒下去之前，才慢慢的說出了兩個字。

「早晨！」

陸鑑德倒下了，但他嚥氣說的兩個字却是：「晚安！」

× × ×

晚上九點鐘，藍和尙接到了朱萬的電話。

朱萬的聲音很急促，彷彿有人正揑着他的脖子。

「藍……藍帮主，你快……快到我這裏來……瞧瞧……」

藍和尙問道：「有什麼事，你慢慢的說。」

朱萬喘息着，隔了很久才能接續着說下去：「陸……陸二爺的屍體……在……我這裏……」

藍和尙臉色倏變，立刻擱斷電話，帶着八個精鋭手下趕往朱公館。

九點十八分，藍和尙終於看見了陸鑑德。

他找尋陸鑑德已經大半天了，想不到再看見陸鑑德的時候，雙絕帮的副帮主已經是個死人。

陸鑑德胸口中了一刀，刀子仍然插在屍體上，但血早已乾透。

藍和尙呆呆地看着屍體，過了很久才問：「是誰幹的？」

朱萬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藍和尙瞪視着他：「屍體怎會在你的家裏？」

朱萬繼續搖頭，又重覆着那四個字：「我不知道。」

他臉上的白色早已消失了，表情令人望而生畏。

在賭桌上，朱萬也許是個胆量很大的人，但遇上了這種事，他看來和普通的女人完全一樣。

他顫聲說：「要不要通知巡捕房的長官？」

藍和尙搖了搖頭，道：「不！咱們的事，咱們自己解決。」

朱萬深深抽了一口冷氣，道：「但這是命案——」

「閉嘴！」藍和尙喝道。

朱萬吃了一驚，再也不敢說話。

藍和尙沉默了一會，問：「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知道這裏出現了這個死人？」

朱萬道：「我的兩個老僕。」

藍和尙冷冷一哼，道：「囑咐他們別多嘴！」

朱萬忙道：「是的！是的。」

藍和尙道：「從現在開始，你就是本帮的副帮主。」

朱萬一怔，道：「不！我做不來！」

藍和尙冷冷一笑，道：「你若不做副帮主，就得陪伴陸二爺走一趟。」

朱萬的臉色立刻發白。

陸鑑德已經死了，陪伴陸二爺走一趟的意思，顯然就是要去見閻王。

朱萬當然不想死。

「我做副帮主便是。」他立刻說。

藍和尙道：「陸二爺是給誰殺的，我已經知道了。」

朱萬忙道：「兇手是誰？」

藍和尙道：「小杜！」

「小杜？又是那個姓杜的殺千刀？」一提起這個人，朱萬立刻就咬牙切齒，恨不得把小杜一口吞進肚子裏。

藍和尙說道：「陸二爺本來是去找丁庭的，但他却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遇上了小杜！」

朱萬道：「丁庭是什麼人？」

藍和尙道：「他有狼一般的眼睛，左手有六隻手指，當年，連唐市刀也沒法子可以把他消滅。」

朱萬問道：「陸二爺爲什麼要去找丁庭？」

藍和尙道：「是爲了要對付雷北。」

朱萬苦着臉，說道：「可是，如今連陸二爺都死了，咱們還可以和雷北鬥下去嗎？」

藍和尙冷冷道：「爲什麼不可以？陸二爺的事，你不必放在心上，從現在開始，我派五個保鏢跟隨在你左右，保證雷北動不了你一根頭髮。」

朱萬臉色陣青陣白，想拒絕，但一則不知道該用什麼理由，二則也覺得有五個保鏢跟隨着自己，也不一定是什麼壞事。

這一晚，藍和尙很不高興。

他在朱萬的家裏喝酒，越喝得多，就越不高興。

當他打算離開朱公館的時候，忽然有人送來一張拜帖。

時已夜深，這張拜帖來的不是時候。

而且，這張拜帖也不是送給主人朱萬，而是送給藍和尙。

藍和尙一看這張拜帖，立刻就對朱萬說：「丁庭來了。」

朱萬怔住，藍和尙又道：「快派人把他迎接進來。」他的說話就是命令。

不久，丁庭被引進了大廳。

左手有六根手指的丁庭，他的氣派是與衆不同的，令人一望而知，這人的確就是「狼眼」丁庭！

× × ×

丁庭兩鬢微白，他年紀雖然不輕，但却是個很有神采的男人。

藍和尚看了他一會，說道：「陸鑑德死了，他是爲了要找你而死的。」

「我知道，」丁庭神情漸漸變得肅穆，「所以，我才會到這裏來。」

藍和尚看着他，問道：「你怎會知道的？」

丁庭道：「在我的帮會裏，出現了一個叛徒。」

藍和尚皺了皺眉，道：「你的帮會出現了叛徒，和陸鑑德的死有關係嗎？」

「當然有關係，」丁庭說道，「若不是有這個叛徒，陸二爺也絕不會找錯了地方。」

藍和尚一怔，道：「他找到什麽地方去了？」

丁庭道：「一座古廟。」

藍和尚目光閃動，道：「你並不在古廟裏？」

丁庭道：「我並不信奉佛教，我是個基督徒。」

藍和尚道：「那是西洋教。」

丁庭道：「不管是什麽教，我這個信徒並不虔誠，就像是那些吃狗肉的和尚一樣。」

藍和尚道：「丁先生也吃狗肉嗎？」

丁庭搖頭道：「不吃，我是個愛狗之人。」

藍和尚道：「你最容易犯的戒條是那一項？」

丁庭道：「殺人。」

藍和尚道：「你常殺人嗎？」

丁庭道：「是的，每年都殺！」

藍和尚道：「年年殺人，並不算厲害，山東有個响馬大盜的頭子，他殺人殺上癮，幾乎天天都想殺人。」

丁庭道：「你說的這個大盜頭子，是不是沙捲雲？」

藍和尚道：「正是沙捲雲。」

丁庭道：「沙捲雲已死，死於飛刀之下。」

藍和尚道：「飛刀？誰的飛刀？」

丁庭道：「我的飛刀。」

藍和尚「喔」一聲，道：「你怎會跑到山東去殺沙捲雲？」

丁庭道：「不是我跑到山東去殺他，而是這個响馬大盜頭子跑到上海灘，所以才會死在丁某飛刀之下。」

藍和尚道：「你的飛刀很準確？」

丁庭道：「飛刀射得準不準，其實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眼光要準。」

藍和尚道：「丁先生號稱『狼眼』，眼光自不會差。」

丁庭道：「但陸二爺的眼光却未免太差了，他居然聽信了金老四的說話。」

藍和尚道：「金老四是誰？」

丁庭道：「丁某的一個手下，爲人相當奸詐，是他把陸二爺騙到古廟的。」

藍和尚道：「金老四爲什麽要騙陸鑑德？」

丁庭道：「他和杜南有勾結！」

「杜南！小杜！果然是他。」藍和尚氣得牙癢癢的。

丁庭道：「杜南是個人材，可惜他不是咱們的朋友。」

藍和尚目光閃動，道：「杜南固然是咱們的心腹大患，但尊駕和藍某之間的關係又怎樣？」

丁庭道：「從前是河水不犯井水。」

藍和尚道：「我若是河水，那麽該說：『河水根本不知道井水在何處』。」

丁庭道：「丁某行踪飄忽，言行神秘，全是爲着本身安全而已。」

藍和尚道：「如今又怎樣？」

丁庭道：「雷北、杜南把丁某逼出來了。」

藍和尚道：「陸鑑德雖死，但雙絕帮依然存在，倘若丁先生願與本帮聯盟，縱使雷北杜南再兇頑，料亦無足畏懼。」

丁庭道：「丁某願追附驥尾，誓與雷、杜二人周旋！」

藍和尚忙道：「丁先生何其言重，藍某愧不敢當！」

丁庭道：「眼下形勢，咱們已再無選擇餘地，正是合則生存，分則敗亡，要抗強秦，唯合併抗拒而已。」

藍和尚道：「難得丁先生深明大義，請受藍某一拜。」

藍和尚身子未動，丁庭已率先拜了下去。

兩人互拜一番，談的甚是懇切。

至此，黑帮中形勢有了重大轉變。

但雷北仍然勢力龐大，不容低估。

× × ×

九點三十六分，小惡棍在韓老駝子的雜貨店裏吃麵。

麵是韓寶兒親手煮的，所以很難吃。

但韓寶兒煮的麵再難吃，小惡棍也是非吃不可的。

有一次，韓寶兒煮了一碗牛肉麵給小惡棍吃，小惡棍只是吃了一口就吐了出來，再也不肯多吃一口。

韓寶兒生氣了，整整三天對小惡棍不瞅不睬。

經過這一次教訓後，小惡棍不敢不吃了，就算韓寶兒在麵裏放下一堆貓糞，他也會照吃不虞的。

韓寶兒看着他，臉上的表情，很是得意。

「好吃不好吃？」她還要這樣問。

小惡棍睞睞眼，反問：「妳猜猜。」

韓寶兒咧嘴一笑，道：「一定很難下嚥了，是不是？」

小惡棍搖搖頭，說：「非也，滋味很好，尤勝豬餿。」他臉上擠出了頑皮的笑容。

韓寶兒給他逗得又是好笑，又是生氣。「你這個人呀，没良心！」

小惡棍道：「妳幾時聽過惡棍無賴是有良心的？」

韓寶兒哼一聲，道：「你可以對別人兇惡，但對我萬萬不可以。」

小惡棍咧咀一笑，道：「我幾時敢對妳兇惡了？」

韓寶兒道：「今天算是好一點的，但你這個人，有如五月裏的天氣，忽晴忽雨，更不知道你的說話是眞是假。」

小惡棍笑了笑，說：「但有一件事，妳非要相信不可。」

韓寶兒一怔，問：「什麽事？」

小惡棍說道：「我現在要去見一個女人。」

「女人？」韓寶兒立刻敏感地叫了起

來，「什麽女人？」

小惡棍道：「當然是漂亮的女人。」

韓寶兒冷冷一笑，立刻收拾碗筷。「既是佳人有約，快走。」

小惡棍道：「走是一定要走的，正是寧失信於天下，莫失信於美人。」

韓寶兒連嘴都扁了。「說走便該快走，爲什麽還賴在這裏？」

小惡棍道：「我在等妳呀。」

「等我？」韓寶兒一怔，「爲什麽要等我？」

小惡棍道：「因爲妳最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韓寶兒「呸」一聲：「寃枉！」

小惡棍笑笑，道：「寃枉不寃枉，老子是不管的，現在只問一句妳去不去？」

「不去。」

「不去？眞的不去？」

「不去才怪！」韓寶兒鼓着腮，把碗筷抛開一旁，首先打開店門出去了。

× × ×

韓寶兒跟着小惡棍，一直來到了青雲旅館。

「咱們上去。」小惡棍拖着韓寶兒的手說。

「這……這是旅館。」韓寶兒的臉忽然一紅，「咱們爲什麽要上這種地方？」

小惡棍瞪着她，道：「妳想到什麽地方去了？」

韓寶兒的臉更紅。「我没想什麽，只是從來没有到過旅館罷了。」

小惡棍道：「妳怕我把妳吃掉？」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唉，女兒家眞是麻煩頂透，快點，小濟等得不耐煩了。」

「小濟？爲什麽小濟會在這裏？你不是和一個女人約好在這裏見面嗎？」

「傻丫頭，我只是騙騙妳的。」小惡棍嘻嘻一笑，隨即帶着韓寶兒登上旅館二樓。

「是二零九號房……」

兩人來到了二零九號房，小惡棍輕輕敲門。

他才敲响了三下，房門已打開。

但開門的並不是譚小濟，而是一個成熟艷麗的女人。

小惡棍一愕，韓寶兒的臉色更是變得很不好看。

「對不起，咱們一定是找錯地方了……」小惡棍連聲道歉，便要轉身離去。

但這個女人却把小惡棍叫住。

「嗯，等一等！」

小惡棍一愕。「什麽事？」

「你是不是……小惡棍？」

小惡棍又是一呆，道：「不錯，我就是小惡棍，妳怎會認識我的。」

「我叫薔薇。」

「薔薇小姐！」

「快進來，譚小濟在裏面。」薔薇忽然低聲說。

小惡棍一怔，看了韓寶兒一眼。

韓寶兒立刻推了他一把，道：「進去瞧瞧！」

進入房內，果然看見譚小濟坐在一張椅子上，手裏捧着一杯酒在發呆。

小惡棍咧咀嘻嘻一笑，說道：「這酒好香。」

譚小濟臉上木無表情，道：「是法蘭西頜事送給我爸爸的。」

「是不是威士忌？」

「不，是白蘭地，很醇，很香，喝多了很容易會醉。」

「眞是廢話，無論什麽酒喝得太多，都會喝醉的。」

韓寶兒叉着腰站在一旁，冷冷道：「我跑到這裏來，可不是要聽你們說這些廢話。」

小惡棍道：「不錯，小濟，這杯酒讓我喝，正經說話由你來說好了。」他眞的老實不客氣，一伸手就把酒杯搶了過來。

譚小濟嘆了口氣，道：「早就知道你會這樣子的。」

小惡棍呷了一口酒，笑道：「果然是好酒，但你不是個喜歡喝酒的人，怎麽忽然有這個雅興捧着酒杯子？」

譚小濟道：「其實，這杯酒並不是我的。」

小惡棍一怔，問道：「不是你的又是誰的？」

「是我的。」薔薇答腔說。

小惡棍奇道：「既是妳的酒，爲什麽會在小濟的手裏？」

譚小濟嘆了口氣，道：「因爲我不想她喝得太多。」

小惡棍說道：「薔薇小姐喝了很多酒嗎？」

譚小濟苦笑了一下，從桌底下拿起了一個酒樽。

酒樽已空。

小惡棍一怔。「她已喝了大半樽白蘭地？」

譚小濟點點頭，道：「不錯，這已是最後一杯。」

小惡棍看了薔薇一眼，道：「想不到妳的酒量眞不賴，喝了這許多酒，眸子還是清清醒醒的。」

他的話才說完，薔薇的眼睛忽然濕潤了。

小惡棍一呆，道：「什麽事？是不是我說錯了什麽話？」

但接着，薔薇更是哭了起來。

她一哭，立刻就撲在床上，看樣子的確是悲慟得很厲害。

小惡棍吃了一驚，急忙問譚小濟：「她是什麽人，她有什麽不妥？是不是你欺負她來着？」

「這種話千萬不能亂說，薔薇是我的表姊。」

「這就怪了，你們爲什麽要在這裏幽……」小惡棍本想說「幽會」，但總算及時改口，說道：「你們爲什麽要在這裏見面。」

譚小濟嘆了口氣，道：「她自幼就和父母不睦，在八歲那年就離家出走了。」

小惡棍道：「怎會這樣的？」

譚小濟道：「她一生下來就没有娘親，接着就有了一個繼母。」

小惡棍道：「她的繼母待她怎樣？」

譚小濟道：「視如仇人。」

小惡棍不由嘆息，道：「這就苦也，難怪她要離家出走。」

譚小濟道：「這些多餘的話，也不必

再說了，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把小焯救回來。」

「小焯？什麼小焯大焯的？」小惡棍聽得莫名其妙。

「小焯就是表姊的兒子，他姓何，叫何小焯。」譚小濟說。

小惡棍眉頭一皺，道：「小焯姓何，他的老子自然也是姓何的，却又不知道是何許人也？爲什麼不去救他的寶貝兒子？還有，何小焯出了什麼事，咱們該怎樣去救？」

譚小濟說道：「小焯的老子，叫何大胆。」

小惡棍「唔」一聲，道：「何大胆，這名字不錯……咦？這人不是雷北的手下嗎？」

譚小濟道：「你說對了。」

小惡棍皺了皺眉，道：「何大胆是個硬漢，他的寶貝兒子若出了事，他豈會不救？」

譚小濟嘆了口氣，道：「倘若何大胆還活着，他自然會全力搶救。」

小惡棍一怔。「怎麼，你是說何大胆已經死了？」

譚小濟道：「死了便是死了，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小惡棍沉聲問道：「是不是爲了黑帮火併？」

譚小濟點點頭，說道：「那也差不多了。」

小惡棍道：「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什麼叫差不多？」

譚小濟道：「何大胆是在黑吃黑爭殺中遇害的。」

小惡棍皺了皺眉，道：「你表姊年紀尚輕，就成爲了寡婦，眞是不幸！」

譚小濟道：「我表姊和何大胆之間的關係，早就已經完了。」

小惡棍一怔，道：「他倆不是生下了何小焯嗎？」

譚小濟嘆了口氣，道：「但生下了孩子，並不一定說他倆可以同諧到老。」

小惡棍道：「他倆早已分開了？」

譚小濟道：「是的，姻緣這種事，有時候眞是無稽的很。」

小惡棍沉吟半晌，道：「小焯出了什麼事？」

譚小濟道：「他在雙絕帮裏，成爲藍和尚要脅薔薇的本錢。」

小惡棍道：「藍和尚？那是一個大惡霸。」

譚小濟道：「能夠幹得出這種事情的人，自然不會是什麼善男信女。」

小惡棍道：「老子也不是什麼善男信女，但欺凌弱小這樣的事情，老子是决計不幹的。」

譚小濟道：「你不幹，那是尊駕的事，但藍和尚爲了要對付雷北，又有什麼事情幹不出來？正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哼，在他們的圈子裏，眞是無話可說的。」

小惡棍道：「藍和尚要脅薔薇小姐，所爲何事？」

譚小濟哼了一聲，道：「來來去去，還不是爲了雷北，哼，眞是狗咬狗骨，一塌糊塗。」

小惡棍笑了笑，道：「不是要薔薇小姐去殺雷北罷？」在他想像中，這是不可能的事。

一個如此美麗的女人，怎會去殺人，又有誰會叫她去殺人？

但譚小濟却說：「正是這樣。」

「什麼？」小惡棍跳了起來，然後一口氣把杯裏的白蘭地喝完，「這豈不是送羊入虎口嗎？」

譚小濟吁了一口氣，道：「當然是送羊入虎口。」

小惡棍道：「只怕她還沒有機會接近雷北，就已給雷北那些如狼似虎的手下撕成碎片。」

譚小濟道：「接近雷北的機會，她是有的，她甚至有機會可以殺掉雷北，但就算她殺得了雷北，那又怎樣了。」

小惡棍道：「她可能一殺掉雷北，自己也立刻性命不保？」

「對了，情況正是這樣，」譚小濟道：「表姊想了又想，想來想去，知道藍和尚不但要借刀殺人，甚至遲早也會對她母子不利。」

小惡棍說道：「這就是了，藍和尚畢竟害死了何大胆，而何大胆又是小焯的父親。」

譚小濟道：「斬草務必除根，藍和尚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他的確不會放過表姊和小焯。」

小惡棍冷冷一笑，道：「這種老毒物的如意算盤打得眞响，薔薇小姐千萬不要上當。」

譚小濟說道：「她就是因爲不肯上這個當，所以才來找我。」

小惡棍道：「表姊有危難，做表弟的自然應該施以援手。」

譚小濟嘆了口氣，道：「但這種事，我實在帮不了她的忙。」

小惡棍奇道：「你是市長的兒子，怎會爲之一籌莫展？」

譚小濟道：「若是尋常小事，我也許還可以找巡捕房的老爺們商量商量，但對付藍和尚，却是不能。」

小惡棍道：「何以不能？」

譚小濟道：「巡捕房裏，也有雙絕帮的人。」

小惡棍目光一閃，道：「聽你這樣說，這就是眞的不尋常了，市長大人難道毫不知情的？」

譚小濟道：「就算知道又怎樣？沒證沒據，單是懷疑，决不能够胡亂採取行動的。」

小惡棍道：「你想怎樣？」

譚小濟道：「出其不意，先把小焯救回來再說。」

小惡棍道：「要從雙絕帮裏救人，只怕大不容易。」

譚小濟道：「當然不容易，否則也用不着找你這個朋友帮忙。」

小惡棍苦笑了一下，道：「你認爲我可以帮得了這個忙？」

譚小濟道：「我從來都不敢小覰你的本領。」

小惡棍呆了半晌，沉聲說道：「但我連小焯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又怎樣去救人。」

譚小濟道：「這個你却可以放心，我已查到了。」

小惡棍奇怪地望着他，道：「你是用什麼方法查到的？」

譚小濟道：「花了五塊大洋，派一個能幹而且可靠的小伙子去查。」

小惡棍道：「這人是誰？」

譚小濟道：「狗瘡子。」

小惡棍登時跳了起來。「什麼？原來是狗瘡子那個笨蛋？他可以查到些什麼？他若深入龍潭虎穴去查，豈不是拿自己的性命來作爲賭注嗎？」

譚小濟道：「狗瘡子沒事，你不必担心。」

小惡棍道：「那笨蛋呢？我現在就想見一見他。」

譚小濟說道：「他也許躲在狗窩裏喝酒。」

小惡棍道：「狗瘡子的消息，只怕不怎麼可靠。」

譚小濟道：「你怕他不老實？」

小惡棍搖搖頭，道：「我就是怕他太老實，中了別人的圈套還以爲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

譚小濟眉頭一皺，道：「那麼，你要怎樣才能相信狗瘡子的說話。」

小惡棍道：「再查個清清楚楚，然後才採取行動救人。」

譚小濟道：「但時間已太迫切了。」

「什麼時間太逼切？莫不是藍和尚限定薔薇小姐，要她在十天之內，非殺掉雷北不可？」

「不是十天，是三天。」

「那麼現在還有多少時候。」

「不到一天。」

「他媽的，眞是斬千刀，剮萬刄的王八。」

「罵又有什麼用，最重要的是怎樣去解決問題。」譚小濟憂形於色地說。

小惡棍望着他，道：「你有什麼好辦法？」

譚小濟道：「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把小焯救回來。」

小惡棍冷冷一笑，道：「你怎知道雙絕帮沒有防備？倘若藍和尚佈下重兵，咱們貿貿然的闖了進去，那豈不是送羊入虎口了。」

譚小濟道：「狗瘡子已查過了，看守着小焯的，只有兩個人。」

小惡棍道：「兩個怎樣的人？」

譚小濟道：「一男一女，男的叫獨眼豹，女的叫崔大班。」

小惡棍道：「崔大班？這婆娘的名號倒不陌生。」

譚小濟道：「她是著名的母狗，咬死人不賠命。」

「她咬死人不賠命，但咱們若咬死她，那又怎樣？」

譚小濟笑一笑，道：「賠個禮也就是了。」

「好主意，」小惡棍哈哈一笑，「老子若眞的咬死了這條母狗，一定向她賠個禮！」

譚小濟道：「但你千萬小心才好，母狗咬人，可不是開玩笑的。」

小惡棍道：「母狗再兇惡，小惡棍也有辦法對付，就只怕狗瘡子的消息，不大可靠。」

譚小濟皺了皺眉，道：「狗瘡子雖然不太聰明，但做事倒算謹慎，他這一次也許不會出錯的。」

「也許！」小惡棍嘿嘿一笑，道：「自己拿了一副霉牌，只有他媽的一點，却希望莊家也許會抓着一副鱉十，眞是滑稽之至。」

譚小濟臉色一沉，道：「別再說了，救不救，只消說一句話便成，何苦由來非要說個長篇大論不可？」

小惡棍道：「不救——」

譚小濟登時怒跳起來，但小惡棍接着却說：「才怪！」

不是不救，而是不救才怪！」

× × ×

崔大班現在已不是大班。

她在離開百樂門之前，曾欠下一屁股債，但最後却有人代替她一一償還。

替她還債的人，很有辦法。

凡是欠一百塊的，還十塊，欠一千塊的，還一百塊便算。

這樣還錢，差不多就是等於不還。

但奇怪的是，居然沒有人提出任何異議。

只有一個例外，那是有「吸血老人」之稱的吳九爺。

崔大班借了他三百塊，不到三個月就已變成九百八十塊。

吳九爺計算利息的方法，實在是令人爲之咋舌的。

但他還說：「崔大班是自己人嘛，算便宜一點好了。」

崔大班不敢說不便宜，但却也沒有能力還這一筆利息越來越多的債。

最後，藍和尚派個手下去見吳九爺，說是要爲崔大班還債。

藍和尚的手下放下了一百塊，然後就向吳九爺討取借據。

吳九爺不肯賣帳，說還欠八百八十塊，於是，在不到一分鐘之內，吳九爺就在他的地盤上，給雙絕帮的殺手砍成肉醬。

「敬酒不吃吃罰酒！」這是藍和尚給吳九爺的評語。

自從那件事之後，崔大班就跟着了藍和尚，藍和尚要她上天，她就上天，藍和尚若要她到水晶宮走一趟，她立刻就會去跳海。

現在，藍和尚要她做的事情很簡單。

他要崔大班看守着薔薇的兒子——何小焯。

陪着崔大班的，是一個叫獨眼豹的打手。

獨眼豹只有一隻右眼，但却有一對快如閃電的拳頭。

他的拳頭又快又硬，他在上海灘混了八年，已有無數好漢倒在他的拳頭下。

用拳頭打碎別人的鼻樑，或者是擰碎別人的胸骨，對獨眼豹來說，是一件充滿樂趣的事。

但現在，他却在一間小屋子裏，陪着一個「老女人」，和一個整天哭哭啼啼的小孩。

這種滋味，眞是煩悶極了。

崔大班已經不是善男信女，但對着獨

眼豹這種人，還是不敢稍有造次。

這時候，獨眼豹正在挖耳。

他越挖越舒服，冷不防一隻突如其來的怪手盡力一推，整個人登時有如元寶一般仆跌在地上。

獨眼豹大怒，立刻翻身便要廝拚，他不知道是誰推他一把，只知道推跌自己的人，並不是崔大班。

因爲崔大班正躺在床上，一雙粗糙的脚擱得高高，獨眼豹一看見就覺得反胃。

那麽，是誰推跌自己的？這人又是怎樣混了進來？

獨眼豹不知道。

當他翻身要拚命的時候，一桿粗竹突然迎面撞至。

這一撞力道極猛，一撞之下，獨眼豹只覺得眼前一黑，接着就什麽事情都不知道了。

崔大班也是大吃一驚，匆匆從床上跳起，喝道：「什麽人？」喝聲未已，一柄尖刀已電射而出，向一個少年迎胸直插過去。

那少年正是小惡棍。

小惡棍不禁爲之心中一凜，暗駡道：「好兇辣的潑婆娘。」急忙側身一閃，總算及時避開崔大班這一刀。

崔大班臉色一沉，喝道：「好大胆的小子！」喝聲中，又是三刀連環刺出。

何小焯看見有人打架，一慌之下，又在哭了。

他哭聲一起，薔薇已不顧一切地撲了進來，小惡棍立刻喝叫道：「小心婆娘的刀——」

話猶未了，「颯」一聲响，崔大班的鋒刀已刺入薔薇小腹之內。

薔薇沒有慘叫，仍然撲向小焯那邊。

崔大班大聲吼叫道：「賤人！妳不要命了？」

正待阻攔，小惡棍突然一脚踢在她的肚子上。

這一脚踢得極是兇狠，崔大班閃避不及，立刻給踢得彎腰倒下。

但崔大班更加兇悍，雖然倒下，但仍然揮刀襲擊小惡棍。

「颯」一聲，小惡棍右腿上也中了一刀，登時鮮血狂湧。

小惡棍不禁爲之心頭火起，崔大班不要命，他更不要命。

正當崔大班一刀再砍過來的時候，小惡棍已迅速抓住她的右腕。

這一抓沒有任何名堂，但却勝在一個「快」字。

而且，小惡棍的指甲又光又硬，一抓下去，崔大班登時痛澈心肺，利刀便隨即跌落地上。

崔大班仍然絕不畏縮，左手拚命向前伸抓，想把刀子搶回。

小惡棍怒喝一聲：「狂婦找死！」心想與其給她插一刀，不如先發制人，才是上策。

崔大班雖然兇悍潑辣，但小惡棍却年輕力壯，反應也較爲靈活，兩人爭奪鋒刀，結果自然是小惡棍快了一步，把刀子搶在手裏。

但崔大班還是不肯放鬆，一急之下，居然一口咬在小惡棍右臂之上。

小惡棍給她砍了一刀，已是無名火起三千丈，再給她這麽的一咬，更是忍無可忍。

「他媽的，老子送妳上西天！」怒喝中，一刀便向崔大班面前用力劈下。

這一刀劈得齊齊整整，剛好劈中她的眉心、鼻樑、仁中以至下巴尖。

一刀劈下，由於用力過猛，再也抽不出來。

小惡棍雖然出身於市井，平時打架當作家常便飯，但如此這般面對面一刀砍人，却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的事情。

刀旣抽不出，小惡棍也就不再多費工夫，匆匆去看薔薇。

薔薇這時候正抱着小焯。

小焯靠在母親懷裏，沒有再哭泣，但薔薇却已哭得像個淚人兒。

小惡棍不禁爲之一陣鼻酸。

因爲他看見，薔薇已受了極嚴重的創傷，她的身子正在搖搖欲墜。

這時候，譚小濟已迎了上來，隨後而上的還有狗瘡子。

狗瘡子是突然趕至的，就連小惡棍也感到有點意外。但等到他想深一層的時候，就知道狗瘡子一定會趕來的。

狗瘡子雖然是不太聰明，但也不太愚笨。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狗瘡子最講義氣，尤其是對小惡棍，眞是沒得說的。

狗瘡子看着小惡棍殺死了人，立刻一拍胸口，說道：「殺了便殺了，用不着眨眼！」

小惡棍乾咳一聲，道：「眨眼是用不着的，但却得要向她賠個禮。」

說着，向崔大班深深鞠了一個躬。

狗瘡子眉頭大皺，道：「這等賤婦，殺一百個便是五十雙，賠個鳥禮！」

譚小濟突然嘶聲叫道：「表姊——」

但薔薇已倒下，她臨嚥氣前把小焯交給了表弟。

「好好對待小焯……」

「我一定會的。」

接着，薔薇呼吸中絕，譚小濟抱着小焯呆在那裏。

狗瘡子一跺足，忽然轉身一脚踢在譚小濟的屁股上，同時駡道：「你還在這裏呆什麽鳥？快走，遲了大家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譚小濟這才猛然一驚，急急跟着狗瘡子和小惡棍離去。

這一次出擊，總算把小焯搶救回來，但薔薇却賠了一條性命。

× × ×

夜風淸冷，雲姿站在露台上看着天上稀疏小星。

寒星點點，遠處燈光也是只有寥寥數點。

夜已深了，絕大多數人都已進入了夢鄉。

雲姿本也該進入夢鄉，但她總是睡不着覺。

每當她努力想自己入睡的時候，腦海裏就浮現出了一個人的影子。

那是杜南。

杜南，可惡的小杜。

小杜每次出現，都惹她生氣，甚至恨

不得一刀把他殺了。

可是，他走了之後，雲姿却老是想着他。

他有什麽好？

「不好，不好，他沒有半點是好的！」雲姿心裏在想：「他是世間上最可惡的男人！」

可惡是可惡極了，但她偏偏總是想着這個可惡的男人。

她恨不得把自己的腦袋砍了下來。

但她不能死。

她並不是怕死，只是不願意，也不能够在這個時候死。

她可以死，但她死的時候，雷北一定不能够仍然活着。

雷北害死了唐市刀！而唐市刀却是她最尊敬的人！

沒有唐市刀，雲姿的父母早就死了。

——雲姿的父母，是經營蠶絲生意的，八年前，他們從杭州運到上海的一批貨，在半途給盜匪截刧，而且還把雲姿的母親扣押起來，逼令雲姿的父親再拿一筆欵子來贖人。

——這一次鉅變，把雲姿的父親逼得走投無路，差點就要懸樑自盡，但却給唐市刀阻止了。

——唐市刀不是什麽俠士，他是個黑道上的大亨，他殺人是從來不會眨動眼睛的。

——雖然如此，唐市刀極重朋情。雲姿的父親，曾經和他有過數面之緣，而且每一次都談得異常投契。這一次，雲姿的父親遭逢絕境，唐市刀立刻義不容辭地出手相助。

——唐市刀救了雲姿的父母，他是雲姿一家大小的救命恩人！

但雷北却殺了唐市刀！

想到這裏，雲姿心裏的仇恨，又再燃起，她咬緊着嘴唇，決定非要刺殺雷北不可。

就在她想得出神的時候，忽然有人敲門。

來的居然是小杜，可惡的小杜。

× × ×

雲姿一看見小杜，就用力想把他推出去。

但小杜遠比她強壯，他要進來，雲姿是沒法子可以阻擋得住的。

雲姿的臉紅了，也不知道是憤怒還是感到意外的喜悅。

「你爲什麽要闖進來？」她瞪着眼，臉上的神情似乎很複雜，「我不想看見你這個人！」

小杜笑了笑。「但我却很想見妳。」

雲姿冷冷道：「我是雷老闆的什麽人，你是知道的。」

小杜道：「妳和老大之間，根本就沒有什麽關係，妳只是想殺他，爲唐市刀報仇。」

雲姿昂起了臉，冷笑道：「你若要把我置諸死地，隨便動手好了，我是不會害怕的。」

小杜嘆了口氣，道：「胡小姐，我爲什麽要把妳置諸死命？」

雲姿的眼色倏地一變，但隨即淡然一笑，緩緩道：「你知道我姓胡，這種事早已在我意料之中。」

小杜道：「唐市刀雖然對你們胡家有莫大恩德，但妳也犯不着毫無意義地賠上一條性命。」

雲姿冷冷一笑。「有意義沒意義，那是各有各的看法，不勞閣下費心！」

小杜嘆了口氣，道：「妳把我看成一個怎樣的人？」

雲姿盯着他。「很抱歉，閣下在我的腦海裏，根本毫無印象。」

「撒謊！」

「你憑什麽說我撒謊？」

「憑妳的眼神，憑妳的聲音，憑妳的一切表現！」

「你的感覺，全都錯了！」

「不！」小杜充滿自信地說：「我知道一定沒有看錯，妳口裏雖然說憎恨我，但心裏却不是這樣想。」

「不！我是個口心合一的人，你走！馬上離開這裏！」雲姿用力推開他。

但小杜沒有被推開，反而擁了上來，緊緊把她抱住。

「你瘋了！」雲姿拚命掙扎，但小杜抱得她很緊。

忽然間，一件冰冷的事物塞進雲姿的手裏，雲姿一看，那是一柄手槍。

雲姿立刻抓緊着它，然後迅速用槍管指着小杜的臉龐，同時喝道：「別動，一動我就開槍。」

小杜凝視着她，緩緩道：「這手槍是裝滿子彈的，只要妳一扳槍機，我立刻便會死在槍彈之下！」

雲姿臉色漲紅。「你怎知道槍膛裏裝滿了子彈？」

小杜道：「手槍是我的，我不知道誰知道？」

雲姿看看手槍，又看着小杜。「你爲什麽把手槍給我？」

小杜道：「給妳一個機會。」

「什麽機會？」

「殺我的機會。」

雲姿詫異地望住他。「我爲什麽要殺你？」

小杜嘆了口氣，道：「因爲我把妳逼得太緊，所以妳已經有很足够的理由，可以向我開槍。」

雲姿搖搖頭，道：「不！我不想殺任何人，只想殺雷北！」

小杜點頭，道：「這一點，我早就知道了。」

雲姿仍然用槍指着他，說：「你馬上離開這裏，否則槍下無情。」

小杜道：「槍下雖然無情，但小杜却多情，而妳也不是一個無情的女郎。」

雲姿簡直快要瘋了，倘若她眞的憎恨小杜這個人，此刻說不定已經開槍。

但她沒有。

她只是看着小杜更逼近自己，雖然槍管一度指貼着他的鼻樑，但她沒有開槍。

小杜又再擁緊着她。

無情冰冷的槍管終於垂下，跌落在地上。

小杜深吻着雲姿，而且但願以後再不分開。

小杜這一次是認眞的，連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什麽時候轉變了對女孩子的

態度。

——是否廣州一役的慘敗，改變了風流不羈，視女人如玩物的小杜？

× × ×

凌晨兩點正，雷北秘密傳召「黑色九勇士」進入他的臥室。

這一次傳召甚是機密，「黑色九勇士」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精銳殺手隊伍。

九勇士之首，是一個鼻子缺了一邊的禿頂漢子，他長相兇猛，性格也是和樣貌十分相符。

他叫禿熊，唐市刀跨台後，唐系猛將最少有七八人給他追殺身亡。

雷北向來很倚重禿熊，但近日傳來消息，說禿熊很不愉快。

禿熊不愉快，是爲了小杜。

小杜的出現，使禿熊感到地位大受威脅，但小杜是雷北的結拜兄弟，禿熊雖然心裏很不愉快，但却也不敢直接在雷北面前表現出來。

但雷北並不是個呆子，他手下的事情，絕少能够瞞過他的耳目。

這一天凌晨，雷北秘密傳召黑色九勇士，使禿熊有着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的感覺。

雷北的神情看來很肅穆，他兩眼直瞪着禿熊，瞪視了很久才說：「你把我當作什麼人？」

禿熊連眼睛都不眨動一下，便回答說：「你是我的老闆，也是咱們九勇士的主人。」

雷北冷冷道：「俺不是問這個。」

禿熊道：「若不是問這個，那麼禿熊就不明白老闆的意思了。」

雷北道：「俺是問，你是否認爲俺是個瞎子？或者是個蠢材？」

禿熊立刻說：「屬下不敢！」

雷北道：「這不是敢與不敢的問題，而是你有沒有這樣想？」

禿熊道：「沒有。」

雷北臉色一沉，道：「爲什麼沒有？難道你不覺得，俺對杜南的信任，實在是太過份嗎？」

禿熊神色不變，道：「老闆做事，自有一定分寸，屬下不便胡亂猜測。」

雷北瞳孔收縮，道：「現在，俺要說老實話了，小杜並不是個可靠的人！」

禿熊只是聽着，沒有答腔，因爲他知道，現在並不是發言的適當時候。

禿熊能够成爲黑色九勇士之首，就是因爲他兇狠而冷靜，決不會衝動而誤了大局。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雷北的臉色還是那樣肅穆，他冷冷一笑，接道：「俺可以講義氣，可以爲朋友兩脇插刀赴湯蹈火，但俺絕不能忍受一個忘恩負義，想把俺一脚踩死的混蛋！」

禿熊吸了口氣，道：「這種事，任何人都不能容忍。」

雷北道：「小杜就是咱們帮會裏的叛徒！」

禿熊道：「老闆有證據嗎？」

雷北道：「當然有，但俺不必說，你們也不必問。」

禿熊立刻又緊閉着嘴巴。

雷北冷冷一笑，道：「俺現在向你下一道命令，在天亮之前，你一定要殺了小杜！然後把他的人頭割下來見俺！」

禿熊的神情立刻變得比雷北更肅穆。

「老闆已考慮清楚了？」

雷北立刻一個耳括子打在禿熊的臉上，同時怒罵道：「他奶奶的熊，俺現在下的是命令，並不是和你們玩耍！」

禿熊雖然捱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但臉上的表情並不憤怒，反而好像很高興。

雷北眞的要殺杜南，而且還動用上黑色九勇士，對於禿熊來說，不啻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

他早就想殺小杜，現在，他終於可以得其所哉了。

× × ×

凌晨四點二十六分，禿熊帶着八個手下來到了雲姿寓所附近。

「大家記着，一遇上杜南，下手不必容情！」禿熊目露兇光地說。

每個人都點了點頭。

三分鐘後，禿熊首先衝入雲姿的寓所，其餘八人相繼衝進。

雷北要殺小杜，但當時禿熊還沒料到，小杜會在雲姿的寓所裏。

其後，禿熊才知道，小杜曾經去找雲姿，而且一直沒有離開。

原來雷北早已派人暗中監視着小杜，也暗中監視着雲姿。

所以，雷北終於忍耐不住，要傳令九勇士追殺小杜。

但當禿熊闖入雲姿寓所之後，根本就找不着雲姿，更加看不見小杜。

禿熊覺得不對勁，下令從速離開，但就在這時候，九勇士之一的灰猿突然發出一聲慘叫。

禿熊急趕過去，只見灰猿背後中了一柄飛刀！

飛刀中正了背心，顯見發射飛刀之人，絕非庸手。

禿熊臉色驟變，立刻喝道：「小心！咱們衝出去。」

黑色九勇士是闖進來的，但一轉眼間却變成要「衝出去」，眞令人爲之啼笑皆非。

禿熊以爲這次可以一洩心頭之恨，那知反而中了敵人的圈套。

他的敵人是誰？

是小杜？還是另有其人？

禿熊不知道，他只知道形勢十分不妙，再不衝出去，黑色九勇士的命運就很不妙了。

但兩個黑勇士才衝出寓所門外，又已中伏。

這兩人，一個中飛刀，另一個却給斧頭活活劈死。

禿熊又驚又怒，叫道：「杜南，你有種的給老子滾出來，偷偷摸摸的暗箭傷人，算是什麼英雄好漢！」

但沒有人回應過來。

禿熊越想越怒，也越想越是害怕，心想：「這一次眞是陰溝裏翻船，死得不明不白。」

又過了好一會，忽然聽見有人低呼一聲：「雷老闆。」

接着，一個混濁的聲音，在寓所外面響起：「小杜，那條禿熊怎樣了？」

接着，小杜的聲音得意洋洋地說：「老大，這笨傢伙已被困入甕中，要殺他是易如反掌的事。」

那混濁的聲音笑了笑，道：「幹得好，這廝對俺越來越不放在眼內，今天就要他嚐嚐得罪俺的惡果！」

禿熊一聽之下，不禁爲之暴跳如雷，怒吼道：「雷北，你這個殺千刀的，老子今天和你拚了！」

其餘黑色勇士也是怒火中燒，再也按捺不住，紛紛衝殺出去。

× × ×

黎明，雷北坐在寬敞的大廳裏，手裏捧着一杯早已冷透了的龍井。

他本想好好的睡一覺，但却總是沒法子可以進入夢鄉，所以，他就只好坐在這裏，等待禿熊回來。

六點五十分，禿熊終於回來了。

他回來的時候，行動像個小偷，並不是堂而皇之由正門進來，而是從後園子那邊偷偷摸摸潛進來的。

若是一般小偷，就算有胆子潛進來，恐怕也不容易得償所願，但禿熊對這裏的環境，可說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要潛進來，就容易得多。

但雷北怎樣也想不到，禿熊居然會這樣子回來。

他怔怔地看着禿熊，禿熊也兩眼直視着他。

只見禿熊滿身血污，臉上的神情兇狠得彷彿想吃人。

雷北深吸一口氣，問道：「事情怎樣了？」

禿熊咬着牙，嘴角不斷地沁血。「你這個狗養的瘟君，老子宰了你！」

雷北大驚退後，喝道：「你瘋了？來人哪！」

立刻有三四個打手衝了進來。

「什麼事？」其中一人問。

但他這一問簡直就是多餘的，因爲在這時候，禿熊已撲向雷北，而且正不顧一切地拚命揮拳。

雷北連吃幾拳，立刻臉色慘變倒下。

「禿熊，你……你瘋了……」

禿熊吼叫道：「呸！老子比誰都更清醒，黑色九勇士全都栽了，就只剩下了老子還能僥倖逃脫性命，回來找你這個狗養雜種算帳……」

雷北莫名其妙，又是驚惶又是絕望。

他瞧瞧自己的肚子，正在大量流着鮮血，原來禿熊右手四根手指，是戴着有尖刺的鐵指環的。

所以，這是致命的幾拳。

禿熊一生殺人無算，但他想不到自己居然會殺了雷北。

他殺雷北，是因爲雷北出賣他！

但事實是否眞的這樣？

× × ×

雷北死了，他的手下不禁爲之面面相覷。

禿熊獰笑，瞪着他們道：「來呀！你們爲什麼還不替雷老闆報仇？」

其中一個打手回答說：「雷北死了，他不再是咱們的老闆。」

禿熊嘿嘿一笑：「好聰明的傢伙，既然你們都知道死人不能再做老闆，就得該有個明智的決定。」

那個打手說：「咱們願意跟着你，由你來做咱們的老闆。」

就在這時，忽聽一個混濁的聲音說：「禿熊也不能做老闆，因爲他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禿熊的臉色倏地變了，變得有如雪一般蒼白。

「是誰？」他的臉色變得蒼白，其實並不是因爲聽見這人在說什麼，而是因爲認出了這人的聲音。

這人的聲音，是故意說得如此的混濁的。

他故意把嗓子裝成這樣，就是想禿熊以爲，這個說話的人就是雷北。

在雲姿寓所外面，禿熊就是聽見這一把嗓子在說話。

當時，他以爲那是雷北的聲音，所以才會爲之勃然大怒。

但現在，不管這人把嗓子裝成怎樣，都一定再也瞞不過禿熊了。

因爲禿熊已殺了雷北！

雷北已死，上海灘裏再也不會出現另一個雷北。

在這一瞬間，禿熊突然完全明白了。

——在雲姿寓所外面和小杜說話的人，根本就不是雷北！

× × ×

禿熊又再一次暴怒如狂。

他這一次暴怒，最少有一大半是在責備自己，他在深切懊悔，懊悔自己一時不察以致誤中奸人詭計！

——在雲姿寓所外面，小杜的聲音是眞的，但雷北的聲音却是假的。

那是僞裝的聲音，而禿熊却上當了。

雷北之死，眞是死得不明不白，他只能當作禿熊瘋了而已。

在大廳裏，禿熊忽然發覺自己已陷入重重圍困之中。

他又看見了一個多了一根手指的人，正微笑着向他走了過來。

「丁庭？你就是丁庭？」禿熊的聲音忽然顫抖。

這人淡淡一笑，緩緩點頭，道：「不錯，我就是『狼眼』丁庭。」

禿熊瞪視着他，一直過了很久才問：「小杜呢？」

小杜的聲音立刻在他背後響起：「我在這裏。」

禿熊猛然回頭望住小杜。「你早已勾結了丁庭？」

小杜淡淡道：「丁庭並不姓丁。」

禿熊一怔。「不姓丁？她姓什麼？」

小杜道：「丁庭只是他的名字，他其實是姓杜的，杜丁庭。」

「杜丁庭？」禿熊呆住，半晌才道：「他和你有什麼關係？」

小杜笑笑：「我叫小杜，他當然就是大杜了。」

「大杜？難道你們竟然是兄弟？」禿熊完全驚呆住了。

小杜悠然一笑，道：「感到很意外嗎？不錯，『狼眼』丁庭，其實就是我的兄長，我們身上流的血液，都是相同的。」

「不！你們若是兄弟，雷北怎會不知道？」

「雷北？雷北一直以爲很瞭解我，但他却不知道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我的兄長，在兩歲那年就巳跟隨着叔父來到了上海。」

「他不知道你有一個這樣的哥哥？」

「當然不知道。」

「你爲什麼不告訴他知道？」

「我爲什麼要告訴他知道？」

「他是你的結拜兄長！」

「不！他一直都只是在利用我，他要我做他的爪牙，爲他打架、偷盜，甚至拚命、殺人！」

「你憎恨雷北？」

「憎恨是談不上的，但他不是什麼好人，他既然不講義氣，我也不必爲他賣命了！」

「他奶奶的！」禿熊怒叫道：「你才不講義氣，老子今天和你拚了！」

小杜嘆了口氣，道：「拚？你憑什麼和我拚？」

禿熊道：「你若是有種的，以一對一和老子決鬥，就算老子死在你的手裏，老子也會甘心情願！」

小杜笑了笑，道：「但我爲什麼要讓你死得甘心情願？別忘記，你現在只剩下一個人了，我又何必逞匹夫之勇，來冒這一個不必要的險？」

禿熊憤怒極了。

「杜南，你這個狗養的雜種——」罵聲未巳，四個殺手巳一齊衝前，轉眼間巳把禿熊斬殺於亂刀之下。

小杜不由得意地大笑。

丁庭也在笑。

他並不姓丁，而是姓杜，杜丁庭！

× × ×

雷北巳死，他的勢力，也同時完全崩潰。

他從唐市刀手裏搶奪回來的江山，巳在一夜之間化爲烏有，而且還賠上了一條性命。

他沒有埋怨任何人，因爲根本沒有時間可以讓他去埋怨。

事情轉變得太快，快得令他無法可以預先想像得到。

雷北死了之後，禿熊也死了，但藍和尚呢？

雙絕帮的藍和尚又怎樣？

× × ×

上午八點二十五分，藍和尚坐在一輛汽車裏，開車的是禤四。

禤四是藍和尚的徒兒，藍和尚把他從山東一個小鎮裏帶到上海，教曉他很多「謀生」的本事。

陸鑑德倒下去之後，藍和尚就更加重用禤四。

他相信，禤四遲早一定可以代替陸鑑德，成爲雙絕帮裏的第二把交椅人物。

但目前還不是時候。

陸鑑德死後，藍和尚和丁庭搭上了，雖然他明知道丁庭是一條豺狼，和他聯手，極可能會演變成引狼入室之局，但爲了要對付雷北，他還是不惜冒上這個險。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丁庭竟然會是杜南的兄長。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藍和尚雖然心思慎密，但這一次還是相差一着了。

上海灘巳非可以久留之地，藍和尚非要馬上逃離不可。

但車子還沒有離開，就巳給三輛汽車追前，然後把藍和尚圍困在中間。

藍和尚又看見了丁庭，杜丁庭。

除了杜丁庭之外，還有小杜。

禤四憤怒地吼叫：「你們要怎樣？眞的要趕盡殺絕才肯罷休嗎？」

杜丁庭淡淡他道：「你還沒有資格說話。」

禤四臉色鐵青，正要動傢伙拚命，但藍和尚却喝止了他。

「阿四，別動！」

藍和尚下的命令，禤四自是非聽不可的。

杜丁庭盯着藍和尚的臉，道：「咱們又相遇了，今天，你的氣色，似乎不怎麼好。」

藍和尚冷冷一笑，道：「無論是誰遇上了狼眼，氣色都一定會變得很壞的。」

杜丁庭道：「那也不一定，比方說小杜，他一看見我，就會覺得如魚得水。」

藍和尚道：「小杜是你的兄弟，但我不是。」

杜丁庭道：「咱們不是夥伴嗎？」

藍和尚道：「那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

杜丁庭搖一搖頭，說道：「不，雙絕帮是一個很不錯的帮會，我不想看見它消失。」

藍和尚道：「可惜我巳不再是昔日的藍和尚了。」

杜丁庭道：「不，藍和尚仍然是藍和尚，只要你仍然願意逗留在上海灘，雙絕帮仍然是大有作爲的。」

藍和尚輕嘆口氣，道：「這只是自欺欺人之談。」

杜丁庭道：「何以見得？」

藍和尚道：「連唐市刀，雷北那樣的老奸巨猾都不能在上海灘長久立足，我又有什麼本領，可以繼續在上海灘這種地方混下去？」

杜丁庭沉聲說道：「閣下此言差矣，以藍帮主之德望及才幹，又豈會無立足之地？」

藍和尚道：「杜兄，尊駕的意見，藍和尚是明白的，但藍和尚可以死，也絕不能屈居於你們兄弟兩人之下！」

杜丁庭皺了皺眉，說道：「藍帮主，你說得太難聽了，咱們只是繼續合作下去而巳。」

藍和尚沉着臉，道：「不必再多耍花樣了，如今肉在俎上，要劏要殺，悉任尊便。」

杜丁庭嘆了口氣，道：「既然藍帮主主意巳決，小弟也無話可說了，唉……」他看來好像很難過，難過得好像快要哭出來的樣子。

但他却在這時候掏出了一柄手槍。

槍膛裏裝滿了子彈，他一掏出手槍，立刻就向藍和尚的臉上射擊過去。

藍和尚沒有閃避，也無法閃避。

「砰」一聲槍響，藍和尚的臉立刻給射穿了一個血洞。

血飛濺，藍和尚立刻倒下，禤四驚怒

交集，正要抽出鋼刀撲向杜丁庭，兩柄斧頭巳同時砍在他的脖子上。

杜丁庭看着垂死掙扎中的禤四，臉上的表情極其殘酷。

尤其是他的眼——狼眼！

× × ×

在一連串大火併後，局面似乎巳漸漸趨於寧靜。

這一天，小惡棍正在爲韓寶兒的生辰而忙碌。

韓寶兒自己反而清閒得很，她坐在雜貨店裏看書。

她看的是洋文故事書。

她懂一點點洋文，所以故事書裏面所記載的神話故事，她都知道一點點。

但不知道的更多。

小惡棍忽然靠近她身邊，笑道：「聽說洋鬼子的故事，裏面所說的月亮總是特別圓，特別明亮。」

韓寶兒搖搖頭。「沒這回事，月亮到處都是一樣的。」

小惡棍道：「只怕未必。」

韓寶兒道：「不管外國的月亮是否特別圓，特別明亮，我只喜歡在上海灘所看見的月色。」

小惡棍笑笑，道：「我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韓寶兒眨眨眼，望住他的臉，道：「你知道？」

「嗯，當然知道，」小惡棍嘻嘻一笑，「那是因爲在上海灘看月亮，有我陪伴着妳之故。」

韓寶兒「呸」一聲，笑罵道：「沒正沒經，怎能幹大事？」

小惡棍道：「我不想幹什麼大事，只想好好活下去，不要給別人幹掉。」

韓寶兒道：「你還在担心雙絕帮的人，會不放過咱們？」

小惡棍搖搖頭，道：「雙絕帮巳經完蛋啦，藍和尚，陸二爺，相繼嗚呼哀哉去也。」

韓寶兒橫了他一眼，小惡棍連忙接道：「小惡棍是狗嘴長不出象牙，千不該萬不該在這時候說這等廢話。」

韓寶兒道：「你別瞎担心，我不會怪責你的。」

小惡棍這才吐出口氣，柔聲道：「寶兒，妳是越來越漂亮了……」

「油腔滑調，我才不相信你的花言巧語。」

小惡棍眉頭大皺，道：「小惡棍可以發誓——」

「發誓是可以的，但別再用小惡棍這個稱呼！」韓寶兒一本正經地說。

小惡棍奇道：「小惡棍這三個字有什麼不好？」

韓寶兒說道：「大大的不好，上海灘的惡棍，巳經太多了，你爲什麼還要做小惡棍？」

小惡棍哂然一笑，道：「我若不做小惡棍，難道可以做小活佛不成？」

韓寶兒道：「佛家有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小惡棍只要不再作惡，想要成爲一個小活佛，却又有何難哉！」

小惡棍道：「老子寧願成爲小烏龜，也不願意成爲小活佛。」

韓寶兒一怔，說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小惡棍道：「做小烏龜雖然名字難聽，樣子也難看，但却還是可以無拘無束的，但做小活佛就不行了，既要守清規，不能娶妻生子，甚至連想親妳一下，都不可以。」

韓寶兒笑罵道：「你這個人呀，眞是人小鬼大，可惡得很。」

小惡棍嘻嘻一笑，道：「我說的都是正經事，若說到小人，妳比我更小，至於誰的鬼大，那就只有天才曉得啦。」說完，出其不意地在韓寶兒的臉上吻了一下。

「可惡！竟敢向本姑娘偷襲，我揍死你！」韓寶兒登時爲之俏臉漲紅，但却並不是眞的發怒，只是在大發嬌嗔而巳。

她揍了小惡棍兩拳，雖則揍得砰然有聲，但對小惡棍來說，也只不過有如搔癢而巳。

就在這時候，狗瘡子和譚小濟來了。

小惡棍一看見譚小濟，很是高興。「來！咱們今天要好好慶祝慶祝。」

譚小濟首先向韓寶兒恭賀，接着就說：「我要走了。」

小惡棍臉色一變。「什麼？來了還不夠三分鐘就要走？你要走往哪裏？」

譚小濟道：「杭州。」

小惡棍立刻呆住了。

他呆住了很久，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你說的是不是眞話？」

譚小濟還沒開口，狗瘡子巳接着說：「是眞的，千眞萬確。」

小惡棍仍然緊盯着譚小濟。「杭州有什麼好？」

他這一問，狗瘡子就沒法子代爲回答了。

過了一會，譚小濟才緩緩地回答說：「杭州風光好。」

小惡棍道：「好在何處？」

譚小濟道：「杭州有西湖，西湖有十景。」

小惡棍冷冷一笑，道：「西湖十景，你全都可以唸得出來嗎？」

譚小濟想了想，才說道：「西湖十景是……三潭印月、平湖秋月、斷橋觀雪、蘇堤春曉……花港觀魚……南屏……南屏晚……晚上……」

「是南屏晚鐘！」小惡棍嘆了口氣，道：「別再唸了，杭州風景雅緻，那是人人皆知的，但你爲什麼要去杭州？」

譚小濟也不禁爲之苦着臉，良久才道：「實不相瞞，我爸爸巳不能再在上海灘立足了。」

小惡棍一怔：「他是市長大人，誰能把他逼得走投無路？」

譚小濟嘆了口氣，道：「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整個形勢。」

「整個形勢？」小惡棍一楞，道：「是什麼意思？」

譚小濟說：「雷北和雙絕帮相繼跨台，杜家兄弟執掌黑道帮會牛耳，這件事對家父來說，是一個極嚴重的打擊。」

小惡棍奇道：「你爸爸是做大官的，黑帮之中由誰掌管大局，跟他老人家又有什麼相干？」

譚小濟又嘆了口氣，說道：「這個你

就不懂了，家父一直都是『狼眼』的對頭人！」

小惡棍更感詫異，只聽見譚小濟接着緩緩地說道：「『狼眼』是個深謀遠慮的大奸賊，其實，早在六七年前，他就有力量可以取代唐市刀的地位。」

小惡棍眉頭一皺，道：「但他爲什麽沒有這樣做？」

譚小濟道：「這就是他深沉狠辣之處了。」

「何以見得？」

「當年，雷北的實力，其實並不十分穩固，他可以一舉而摧毁唐市刀，那也是全憑形勢造就。」

小惡棍道：「關鍵是否在於『狼眼』身上？」

譚小濟點一點頭，說道：「不錯，當時，唐市刀若不是集中全力，要對付杜丁庭的話，雷北也沒有這個混水摸魚的好機會。」

小惡棍道：「杜丁庭是故意讓雷北得手的？」

譚小濟道：「可以這麽說。」

小惡棍道：「雷北得手後，對杜丁庭有什麽好處？」

譚小濟說道：「首先，雷北除去了唐市刀，對杜丁庭來說，是一件上上大吉的事，因爲，杜丁庭最忌憚的人，就是唐市刀！」

小惡棍道：「難道他就不怕雷北成爲另一個唐市刀了？」

譚小濟道：「在別人的眼裏，雷北也許會比唐市刀還更可怕，但杜丁庭却不是這樣想。」

小惡棍道：「雷北有什麽地方比不上唐市刀？」

譚小濟道：「朋友。」

「朋友？」

譚小濟道：「不錯，唐市刀有朋友，眞正的朋友。」

小惡棍道：「難道雷北就完全沒有朋友了？」

「有是有的，但却是都給他自己趕跑了。」

「他爲什麽要趕跑自己的朋友，這樣做對他自己有什麽好處？」

「他並不是故意趕跑自己的朋友，但他太懂得維護自己了。」

「一個人要維護自己，那是很正常的事。」

譚小濟道：「但若只懂得維護自己，而完全忽視了朋友，那就是自私自利，不講義氣。」

小惡棍點點頭，道：「不講義氣的人，决不會有眞正的朋友。」

譚小濟道：「所以，無論雷北怎樣精明，做事手段如何厲害，到頭來還是註定要失敗的。」

小惡棍道：「但他畢竟也曾有過一段成功的輝煌日子。」

譚小濟道：「那並不是眞正的成功，他只是杜丁庭眼裏的一枚棋子。」

小惡棍道：「這枚棋子很有作用？」

譚小濟道：「作用之大，無以復加。首先，雷北除去了唐市刀，已使杜丁庭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小惡棍道：「除此之外呢？」

「牽制雙絕帮！」譚小濟說道：「藍和尚和陸鑑德，都不是容易對付的，杜丁庭也不敢貿然發難，他必須要等待，等待到絕對有利的時候才出手，把雙絕帮澈底擊潰。」

小惡棍吸一口氣，道：「杜丁庭又成功了。」

譚小濟道：「在『狼眼』的眼裏，沒有什麽事情是不可以成功的。」

小惡棍道：「但你爸爸那邊……」

譚小濟道：「從前，杜丁庭還不敢明目張胆，最少對家父還是大有顧忌的，但現在，他連官場上的勢力也在暗中擴展了，家父的地位，早已岌岌可危……」

小惡棍道：「要不要咱們帮忙？」

譚小濟搖搖頭，道：「連家父都鬬不過杜家兄弟，你這個小惡棍又還能起得了什麽作用？」

小惡棍不由苦笑一下，道：「不錯，我只是小惡棍，杜丁庭却是他媽的大惡棍，兩者之間根本就是沒得可比！」

譚小濟道：「其實，你也用不着爲家父而担心，他這個市長大人，已做了許多年啦，對於官場上的一切，早已感到厭倦了。」

小惡棍道：「所以，他想南下杭州，過着一些平靜的日子？」

譚小濟點點頭，道：「正是這樣。」

小惡棍道：「小焯呢？」

譚小濟道：「他很活潑可愛，我爸爸很喜歡他。」

小惡棍道：「這麽說，小焯也要到杭州去了？」

譚小濟道：「這個自然。」

小惡棍眨眨眼，忽然握着譚小濟的手，說：「杭州是個好地方，我不會忘掉你這個朋友的。」

譚小濟道：「你會不會來？」

小惡棍道：「會，一定會，寶兒也會跟着我到杭州找你。」

韓寶兒的眼睛有點紅了，她也和小惡棍一樣，不捨得譚小濟離開。

但譚小濟前往杭州之事，巳經成爲定局。

狗瘡子忽然對譚小濟說：「我也會到杭州的，我有個姑母，她在杭州做……做……？」不知如何，說話接不下去。

小惡棍眉頭一皺，說道：「說不出口嗎？」

狗瘡子「呸」一聲，說道：「爲什麽說不出口？我姑母現在巳做了尼姑。」

雖在此分離在即時候，韓寶兒、小惡棍和譚小濟還是忍不住笑了出來……

× × ×

杜氏兄弟雖然巳戰勝了強敵，但兩人並不快樂。

權力、金錢，可以使人興奮若狂，也可以使人陷入痛苦深淵之中。

杜丁庭處心積慮的計劃，終於成功了，但他却也同時喪失了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一直和他秘密往來，就連杜南都不知道這件事。

但等到人人都知道，「丁庭」原來並不姓丁，而是姓杜之後，這個女人就忽然死了。

她是死於暗殺的。

暗殺她的兇手，雖然最後也死在杜丁庭槍下，但杜丁庭最心愛的一個女人，已無法可以復活。

兇手是藍和尚的一個手下，他呌吳春旺。

吳春旺平時沉默寡言，而且給人的印象，總是覺得他胆子細小，無論做任何事情都缺乏勇氣。

只有一點，是人人都知道的。

——吳春旺對藍和尚很忠心。

但誰也想不到，他會一聲不响，就殺了杜丁庭最心愛的一個女人。

當杜丁庭抓住吳春旺的時候，杜丁庭曾問：「你爲什麽要殺她？」

吳春旺回答說：「只爲我殺不了你，所以只好殺掉你最喜愛的女人！」

他說的是老實話。

杜丁庭在憤怒中殺了吳春旺，但此後，他再也不曾快樂過。

小杜呢？

小杜又怎樣？

× × ×

小杜久歷江湖，終於巳厭倦了江湖。

金錢和權力，對他巳缺乏了重大的誘惑力。

他忽然後悔自己曾經所做過的一切事情。

雲姿早就走了，當她知道雷北巳死之後，很快就離開這個充滿血腥罪惡的大都市。

小杜没有立刻追纏，那時候，他還在一片矛盾之中。

後來，他看見了一面鏡子。

這面鏡子，就是他的兄弟「狼眼」杜丁庭。

杜丁庭巳擁有了黑道中人所渴望擁有的一切，但他並不快樂。

既不快樂，就算把天下間所有權力和財富奪取在手裏，又有什麽用？

於是，兩兄弟都不快樂。

但人就是這樣的，無論活得快樂也好，不快樂也好，仍然是要活下去的。

在這一段不快樂的日子裏，杜丁庭繼續爲了鞏固他的黑道事業而努力。

他努力賺取不合法的錢財，在這一段日子裏，又有無數人死在他的手下。

小杜越來越不妙。

他也曾經殺過人，但却也早巳厭倦了這種生涯，而且，他更知道：殺人者，人亦殺之。

唐市刀、雷北、藍和尚、陸鑑德，以至何大胆等等，都是前車可鑑的例子。

終於，他勸杜丁庭收手了，但杜丁庭没有接受。

結果，小杜獨自走了，他離開這個十里洋塲的地方，他要找雲姿，找尋一種新的生活。

杜丁庭將來會變成怎樣，他彷彿巳可預見。

就在他離開上海灘的那一天，小惡棍、韓寶兒、狗瘡子也前往杭州去了。

各奔前程，各有各的理想。

上海灘，就讓那些惡棍們繼續爭個你死我活好了……

（全文完）

美蘇太空爭霸戰／羅唐納・文

血戰飛天蠶



哥倫比亞火山爆發之後，有一件飛行物體從太空闖入地球，形如一條蠶，雙目有强光射出，在哥倫比亞的火山湖出現，惹起連塲血戰，聯合國太空戰鬥局召開緊急會議，美蘇聯合出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殲滅。

飛天蠶出現科學家震驚

南美洲有許多座火山，有些火山已經沒法活動了，稱做「死火山」，只是在噴火口留下巨大的凹痕，另外一些火山，半死半活，每隔幾百年噴火一次，還有一種火山叫做「睡美人」，更加古怪，它何時再度噴火呢？難以預知，火山專家只是根據火山附近的岩層有甚麽奇異跡象，顯示它就快有些變化，向當地居民提高警告，不過，當地居民未必肯聽從勸告離開，假如當地政府對科學家提出來的警告漠視，「環境保護局」的局長向當地居民提出保證，認爲那座火山在兩三個月內不會爆發，那些人更加放心。

萬一稱做「睡美人」的火山在當局保證不會爆發的形勢之下突然噴火，那就發生浩刦，引致幾萬人一夜之間喪命。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南美洲哥倫比亞這個國家屬於安迪士山脈伸展下來的火山區之內，有一座火山，叫做「尼華度迪盧爾」，它就是「睡美人」這種火山，四百年來沒有冒烟，更加沒有噴火，突然爆發，由於山頂積雪甚多，火山爆發之際，熔岩的高溫使積雪溶化，挾了沙泥滾滾而流，衝向火山下面的村莊以及大城小鎮，叫做「亞美路」的一個鎮的居民差不多全部死亡，它有四萬多居民，一向種植咖啡豆，咖啡豆農塲就在火山脚下，故此他們不想走開，担心走開之後那些咖啡豆被人擅自收割，此外，他們信任負責研究火山的官員所發表的一番話，不知道那些官員安撫人心，因此死得不明不白，煞是可憐。

那一宗浩刦發生之後，論理亞美路鎮咖啡豆種植塲的塲主有權控訴當局，可是，該鎮的人死光了，死剩的人不一定是「塲主」，孤立無援，他們急於獲得救濟品以及醫藥方面的治療，才可以活下去，處境這樣艱困，還有甚麽辦法向當局提出控訴呢？故此哥倫比亞的高官以及研究火山的專家暫時可以鬆一口氣。

那座火山在十一月十三日爆發，當局盡量展開救援工作，到了十七日，他們索性放棄了施救的工作了，把十多呎厚泥濘封閉了的住宅以及公路兩邊的咖啡豆種植塲永遠封閉，看做一座大墓，稱做：「聖地」，就此胡裏胡塗的結束了這一宗二十世紀南美洲最巨型的火山爆發慘劇。

哥倫比亞這個國家雖然在古代有一個時期相當强盛，有許多千年過外的金器遺留下來，歷史上稱爲「金蛙皇朝」，原因是當時的帝后太過迷信，認爲蛙是他們好運的象徵物，大量鑄造金蛙，可是，那個皇朝消逝之後，一切已成陳迹，近這幾十年，國弱民疲，經常伸手向聯合國借錢，已經沒有甚麽人重視它了，死了那麽多人，只是透過電視把這個噩耗向全世界播映出來，博取一般善心的人，伸出同情之手，加以援助而已，眞正關心它的人寥寥無幾。

芸芸衆生之間，只是研究火山的科學家比較關心它，因爲他們職責所在，担心「睡美人」這一類火山並非單獨爆發，可能在一座火山爆發之後，引起一連串的火山爆發，故此對它仍是關心，還組織一個「火山調查團」展開深入的研究，沿着南美洲最巨型的「安迪士山脈」往來深邃的山谷搜索，如果他們能够找到別的睡美人火山或者半死半活火山有些地方冒烟，立刻通知附近的居民疏散，可以避過另外一塲浩刦，那是挺有意義的，何况他們一直都是伸手向聯合國拿高薪呢？更加義不容辭。

直接屬於聯合國「預防天災管理局」的一組科學家，包括火山專家，地震專家以及空氣污染專家等，十多個人，在奧華滋博士率領之下，前往哥倫比亞最爲接近火山災區之處，繼續深入，往更高的荒山走，一連三日，俱是極度荒涼之區，不單是沒有人，野獸也絕跡，眼中所見的地方全是岩石，那些岩石有如空中用巨斧劈開似的，一塊又一塊堆積起來，使那些荒山添上一股恐怖的色彩。

普通的遊客置身於這種近乎絕境的荒山野嶺，看了也覺得心寒，早就向原路走回去了，可是，奧華滋博士率領的隊員，並非懦夫，他們抱着一股探險家的熱誠，深入搜索，絕無所懼。

本來有資格做科學家的人，多數是中年人，甚至是接近晚年的老翁，可是，他們這一組觀察火山變化的隊伍，一共有十七人，大都是精英份子，除了科學知識相當豐富之外，還是體育家，甚至擅長搏鬥，其中只是奧華滋博士比較年長，不過，他只是五十六歲而已，仍未算得衰老，他們十分敬重他，總之，這個由精英份子組成的「火山探險隊」委實是很理想的，爲了預防恐怖份子的活動，他們還有最新型的秘密武器，包括雷電型的激光槍在內。

更犀利的一種秘密武器是「強力催淚彈」，用一個人放在肩上的投擲器射出，能夠使直徑五百碼的人碰上了它就流淚不止，戰鬥力全消，由於他們使用這種秘密武器必須自行佩戴防毒面罩，除非萬不得已，不會使用它。

另一方面，他們還有拋物式的雲梯，可以射出長長的繩梯，抓住它攀登，每次二百碼高，到時收了它再射另外一層，便可逐層扳登了，總括一句，那些人本身作戰鬥格的勇士，不惜任何代價向惡劣的環境挑戰，可是，他們進入哥倫比亞跟秘魯交界的不知名荒山之內，夜色迷離，忽然看見七千多呎的高峯與高峯之間透出了一團白光，明如白晝，把附近的崖石照耀得有如一幅彩畫，都感到驚奇，預感到就快有些不尋常的變化發生，不覺滿腹狐疑。

那時已是殘夜二時三十分，怎會出現明亮的陽光呢？至於月亮，它的光亮顯然是不會如此明亮的，何況那些劍光之外還有兩個白球升到空中浮動呢？那些景象俱是不尋常的，最英勇的副隊長「岳都」，巴西人，只有三十二歲，他立刻揭開營幕，站着大聲叫喊，希望奧華滋博士覺醒過來，看看這個奇景。

奧華滋博士從夢中覺醒過來，睜開一雙眼看看，發覺在營幕之內大呼尖叫的人原來是副隊長岳都，立刻有所領悟，知道某一個營幕之內必然發生甚麼變化，一躍而起，說道：「連日扳登高處，你們太過辛苦了，岳都，是否有些隊員患了什麼急症呢？」

「不，他們都是很健康，不必担心，我之所以吵醒你，只是因爲高峯出現了一股強光，同時空中有兩個月亮出現，我們實在沒法分辨它究竟是大自然的奇景抑或是火山爆發的先兆，故此吵醒你，希望你走出營幕看看。」岳都很冷靜的說。

「眞有這種事嗎？好的，我立刻到外邊看看。」

只是說了一句，奧華滋博士立刻穿上了一件禦寒的毛衣，走出營幕，即使沒有人在旁解釋，他仰望高處，看看夜間的天空，他也感到驚奇，衝口而出的說：「眞是奇怪，今晚居然有兩個月亮！」

稍停，他補充一句：「浮在空中的白色球狀物，未必是月亮，它可能是人造衛星之類，使我感到驚奇的東西不是它，而是那一團强光，爲甚麼荒山寂寂有那麼強的强光出現呢？看來事情有些不妙，下令備戰！」

他顯然是有些緊張了，岳都立刻以副隊長的身份，對各人說知，吩咐所有人準備作戰。

他做完了應做的工作，回到原處，發覺奧華滋博士用望遠鏡向上眺望，沒有開口，稍停，奧華滋博士放下了望遠鏡，他才說：「隊長，你是否認爲那一股强光是敵人放射出來的？如果那個地方眞的有敵人，他們是否蘇聯的殺手呢？」

奧華滋博士苦笑一下，說：「你不要太過敏感，看見一團光就懷疑它是秘密武器，進一步的幻想到它由蘇聯的科學殺手放射出來，讓我告訴你，沒有足夠的證據，不應該把一種離奇的事物加以判斷，我之所以下令備戰，因爲我們已經闖入對方的禁地。」

「你是否打算派人到更高的峯巒看看那一團強光呢？」

「是的，我並非派別人去，也不是派你去，而是我親自去。」

「隊長，還是派我去高處看看，比較好些，最適合的人選恐怕是我了，最低限度，我比較年輕，受了點損傷也可以捱得起。」

奧華滋博士向他望了一眼，說：「是的，你比較年輕，可是，對於秘密武器或者外星人之類的知識，似乎我比你懂得更多，還是由我到上邊去好些。」

「隊長，你打算一個人去？」

「是的，此行只是窺探性質，人多聲吵，反而不妙。」

「我不想留下來，你去，我也去，你的意思怎樣？」

「這樣也好，我們就快啓程了，請你在心理上有一個準備，假如我們碰上了強敵，他們不問情由的襲擊，我們用激光槍應戰，很快就分出勝負了，我們非生則死，不會受傷。」

他說得那麼的嚴重，好像即將會揭開一場大戰似的，岳都不單是毫無懼色，還覺得興奮，不過，他表面上仍然很冷靜，沉住氣說：「好的，我動身之前，叫他們緊守崗位，隨時應戰。」

說完，他就檢查此行必須携帶的用具和武器。

他們快要出動了，突然眼前景色陰暗，恢復夜間應有的一種荒涼格調，仰望高處，甚麼都看不見，兩個球狀物以及一團强光，全都去得無影無踪。

他向奧華滋博士那邊說：「隊長，我們仍是去抑或不去？」

「我們仍是出動，不管那些奇幻的景象是否復現。不知道爲甚麼，我預感到發光物體不久就會再度出現，趁著它沒有再出現之前，我們先行摸黑登山，那比較安全。」

他的見解符合岳都的願望，兩人不再交談了，立刻動身。

兩個人俱是有充份準備的，互相照應，雖然是摸黑登山，有驚無險，其中只有一小截是逼於從峭壁扳登，不過，他們有雲梯協助，不會發生危險，只愁高處有石塊跌下而已，這種意外事件是很罕見的，他們終於很順利的越過最高的一處崖石，置身於九千呎的高崖之上。

他們坐下來休息，回頭望望峭壁和深谷，到了那時，才感覺到剛才走過的路如何崎嶇，不自覺的倒抽一口氣。

他們置身於龍脊似的高崖，往右邊的峭壁望去，所看見的只是岩石，可是，往左邊望去，即是隔開了高崖的另外一邊，他們發覺距離二千碼的一個山谷，有一個頗爲巨大的黑影，隱藏在岩石之間，定睛看時，發覺石與石之間有很明顯的水影。

岳都低聲對奧華滋說：「隊長，我懷疑那個地方是火山湖，是也不是呢？」

「可能是火山湖，有些火山湖十分細小，只是池塘那麼大小，另外一些火山湖，面積相當大，總之，山谷有小湖的地方多數是火山湖了，不足爲奇，你試用望遠鏡看看那一種古怪的物體好嗎？」奧華滋博士說。

「好的，我立刻用望遠鏡去看，眞是可惜，剛才我們看見的强光，現時隱沒，如果有它照耀，多麼好呢？」

「是的，我也有這一種感覺，不過，我還多了一個預感，覺得我們看見過的强光，可能再度出現。」

奧華滋博士只是說了一句，忽然驚呼了一聲。

跟着他大聲說：「岳都，你看見嗎？火山湖那邊的確有一頭怪物，遠看好像是吃桑葉的蠶，牠有一雙眼，兩隻眼睛都有電光發射。」

只是說到這裏，電光越來越加明亮，普通的燈光肯定不會那麼光亮的，無怪他說它是電光。

眼前的景色更加明亮了，遠處有一個圓形的發光物體從火山湖升起來。

它把火山湖比較闊大的一邊照耀得非常光亮，眞的像是電光。

此外，空中再度浮起白色的鱗狀物，夜空本來有一點點疏星，由於那些光亮太過厲害，星光完全隱沒，只是較大的星還有多少白色的形象而已。

在光氣縱橫交錯之間，還有些白霧彷彿絲帶似的掛在崖谷之間。

奧華滋博士趕快逃生

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如此怪異的景象，不覺心上一寒。

奧華滋說：「岳都，眼前景色幽麗，恍如一幅畫，確是値得欣賞的。不過，我們急於看清楚那一頭怪獸的形象，暫時必須拋開欣賞藝術品的觀念了，我有另外一種想法，懷疑那一件古怪的物體並非怪獸，而是一種十分罕見的飛行物體，有一截昂起頭來，另外一截，仍然浸入水中，換言之，它從太空闖入地球的大氣層，被烈火燒到變了形，然後墜入火山湖。如果那件飛行物體是地球上面任何一個科學家製造，他一定瞭解包圍地球表面有一層氣體，含有氧氣，能夠把任何一種闖入的東西焚燒，只有它保護地球，天天把闖入的隕石焚掉，化爲烏有，否則，人類早已被隕石壓扁了，既然有一件古怪的飛行物體闖入地球的大氣層，被烈火焚燒，顯然製造它的科學家不是在地球上面過活了，這個人一定是從別個星球到來的，他就是我們經常談論的外星人。」

「你說外星人嗎？眞是有趣！我恨不得馬上走過去看看他。」岳都太過天眞了，衝口而出的說。

奧華滋很鄭重的說：「如果我的估計準確，那一件飛行物體眞是有些古怪的生物，被我們稱做外星人，你看見他的時候，準會使你猛吃一驚，無論如何，他並非人類的面目，身形也相差很遠，甚至是七手八脚，沒有頭，有一條或幾條觸鬚伸出來，彷彿八爪魚。爲了安全着想，不要走近他。」

「假如那些駕駛員眞的是外星人，會不會死掉？」

「不會，剛才我們沒有登上最高峯之前，看見强光，後來，光華隱沒，甚麼東西都看不見，最後，它忽又復現，顯然是飛行物體之內的駕駛員沒有全部死去。照情形看，他們正在傾全力去修補它，如果我們走得太近，被他們發覺，可能先下手爲強，把我們殺掉，犯不着如此犧牲。」

「好，你是隊長，你叫我不要走近去看，我留下來跟你作伴好了，不過，我仍希望你改變主意，過了一會，如果你想去看看它，請你派我去。」

「你眞是樂觀。」奧華滋說。

岳都想了想，忽又開口：「隊長，你認爲那些外星人駕駛古怪的飛行物體，闖入地球來，究竟是善意居多呢？抑或是惡意居多？」

「我缺乏足够的參考資料，難以定奪，你呢？你的看法怎樣？」

「隊長，我認爲那些人仍是善意居多，並非打算跟地球上面的人打仗，他們只知走到別個星球逛逛，無意中闖入地球，可以說是他們所駕駛的飛行物體被地球的地心吸力所吸，以致如此，假如他們預先知道地球有生物居住，戰鬥力相當強，他們就不會孤軍作戰，只派幾個人，駕駛一件飛行物體，衝向地球了，最低限度有十架八架好像飛天蠶的戰機，根據眼前所見的景象，我認爲他們並非爲了打仗才衝入地球的大氣層。」

「這種解釋可能是事實，我樂於接受。岳都，你的幻想力相當豐富，請告訴我，你還有甚麼出奇的想法沒有？」

「有的，我還有另外一種想法，看來好像張牙舞爪的東西，未必是外星人派來的先頭部隊，可能是怪獸。」

「這種想法未嘗沒有道理，岳都，你應該明白我的處境，有些困難，假如我們稱做飛天蠶的物體確是怪獸，我們不必理會牠，反之，它是外星人駕駛的飛行物體，我們的職責所在，應該向聯合國太空戰鬥局報告，由他們決定怎樣對付它。」

「是的，隊長，倘不是你說個詳細，我忘記此行的任務了，雖然我們此行爲了研究火山，由於我們直接屬於聯合國管轄，但有所疑，應該向它報告，不過……」

他沒有說下去。

奧華滋博士說：「岳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似乎想告訴我，沒有查清楚它是否怪獸之前，不宜向高罕局長作出報告，免得多生枝節。」

岳都道：「是的，隊長，我的確有這種想法。」

「你可能進一步的想叫我派你到那邊

去，作更進一步的觀察，是否如此？」

「對了，我的心意完全給你猜中了，隊長，我認爲不必走得太近，只是再走一兩百碼，看得清楚點，便可以分辨出它是甚麽。」

「你認爲看到甚麽異乎尋常的景象才可以決定它是怪獸抑或是飛行物體？」

「我只是想聽聽牠的吼聲，如果牠眞是怪獸，必有吼聲，反之，它永不做聲，那就不是怪獸了，這是我企圖辨別它是甚麽東西的基本原則，你覺得怎樣？」

「我的想法跟你有些差異，照我看，它未必怒吼，就算牠是怪獸，如果牠受了傷，牠也沒法吼聲如雷，何况它根本上不是怪獸？」

「隊長，恕我多口問一句，你憑甚麽說它不是怪獸呢？」

「因爲這個山頭寸草不生，亦無樹木，相信沒有一種野獸在這裏生存，假如牠是怪獸，缺少食物，早巳離開這個絕境，是也不是呢？」

「是的，隊長，你的推測合情合理，不管它是甚麽，我仍想走過去看看，可以嗎？」

岳都再度懇求他。

奧華滋還沒有回答，忽然發覺那一條飛天蠶有所活動，頭部搖了幾搖，跟着自動提高，兩隻眼睛發出來的電光向岩石橫掃，所到之處，整塊石頭炸開，同時有一連串的爆炸聲。

奧華滋比岳都有更多的經驗，大聲說道：「它巳經發覺了我們，我們快些走吧，先依靠岩石掩護，然後，抓住雲梯走下去！」

說完，他拔脚飛奔。

岳都跟隨他一起轉身飛奔，幸而發覺尚早，走遲一步，他們必然喪命。

儘管如此，對方巳經覺察他們藏身在一堆岩石的背後，先把岩石爆開，然後追擊，他們仍是逃不了，唯一的生路就是走到高崖的邊緣，抓住雲梯往下邊移動，電光大概不能够在空中繞了一個圈子襲擊他們，可能死裏逃生。

那是他們二人唯一的生路了，儘管那是不容易完成的任務，仍然要做。

對岳都來說，沿着雲梯逐步走下去並不怎麽困難，至於奧華滋博士，到底是五十多歲的中年人，上了年紀，手脚生硬，自然是爬得慢些，一方面太過緊張，另一方面，從上邊爬下來，比較從下邊扳登，總是比較吃力，故此他在岳都走到高峯之下，過了五分鐘，然後抵達營地，巳經很累，需要找個地方休息。

他喘息着說：「岳都，快些下令撤退，那一條飛天蠶是不好惹的，可能在那座高崖上面炸開一個裂口，岩石化爲碎片，飛墜下來，到時我們就沒法逃生了，趕快拔營，全面撤退。」

岳都依照他的吩咐去做，奧華滋巳經沒法再走，索性讓他們把他放在繩椅之內，扛着走動，擾攘了一番，大隊人馬然後繞道離過險地。

他們剛剛置身於比較安全的地點，奧華滋立刻透過電訊機，向哥倫比亞當局報告，叫他們盡快通知聯合國太空戰鬥局，從速派人到火山湖查勘。

他一口咬定那一件古怪的物體，看來似是怪獸，其實是外星人的飛行物體，決不是一條能够飛天遁地的「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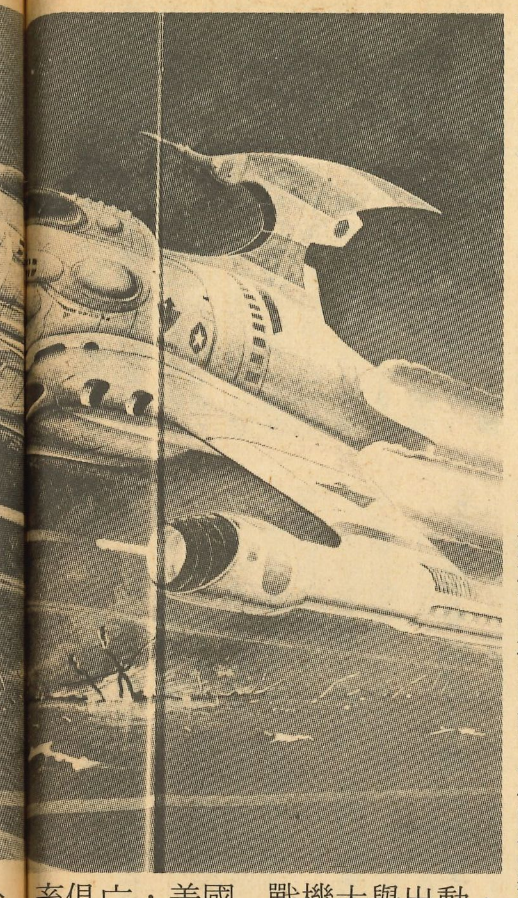
他們匆匆忙忙的使用電訊機跟哥倫比亞的火山局通話之後，奧華滋召集所有隊員，說道：「高峯之上有一個火山湖，湖的一邊停放了一件古怪的飛行物體，形如怪獸，它只是噴射强光，巳經可以使岩石炸開，我們險遭毒手，假如飛行物體之內有人駕駛，不管他是地球上面的人，抑或是外星人，隨時會向我們追殺，爲今之計，我們還是趕快走出危險地區好些，只要我們回到了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那就高枕無憂！」

說完最後那一句，他們就離開那一帶深谷。

最犀利的戰機亦非對手

哥倫比亞最有權威的人，就是海陸空軍參謀長巴爾多，一向老謀深算，他巳經是六十多歲，高踞軍機大臣之位，更加重要的是巴氏一族的財團，以他爲首，因此之故，他的主意能够令到總統屈服，由於火山局的局長巴錫是自己人，他接獲奧華滋的報告，心生一計，索性把「尼華度火山」爆發的禍苗，推在「外星人」的身上，安排幾個頗有地位的富農，瞎說一頓，借此推卸責任，希望國內的人，不要繼續埋怨「巴錫」，同時不要向政府追究責任，此外，還派出一個十分强壯的獵人「盧森」挺身而出，自稱看見幾個綠色的人，雙目如電，吐出白光，在高峯的深谷走動，能够在空中飛翔，因爲他們的背上有兩翼，初時他發生錯覺，以爲那些人是傳說中的天使，轉念一想，天使雖然有翼，那些翼只是銀翼，決不是綠色的翼，更加不可能是全身透着綠色，故此他認爲那些人可能是怪物，趕快飛奔，離開險地。

他指出了這一點，「綠色人」出現的一天是十一月十日，距離火山爆發不過兩三天。



飛天蠶所到之處火光熊熊，人畜俱亡，美國 戰機大擧出動，與對方決鬥。

「巴錫」以局長的身份證明三個富農以及一個獵人的說話屬實，還講出那些人看見異物，怪人以及奇異的耀目强光，俱是在火山爆發前後發生的，極有可能跟「外星人」有關，參謀長巴爾多把這種難以證實的「證供」，提供給奧華滋參考，根本上奧華滋博士的腦海中對外星人巳經有極深的觀念存在，牢不可拔，它使他原有的觀念加深，聯合國當局派出太空戰鬥局的副局長「沙奇」抵達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商量對策，令到對方也深受影响，認爲這件事情十分嚴重，必要時立刻在聯合國召開緊急會議，召集美蘇英法以及德國的太空專家，研究阻止外星人襲擊地球，不過，他仍要親自到飛天蠶出現的地點觀察，然後展開行動。

事不宜遲，哥倫比亞當局立刻派遣一小隊戰機陪同速度最快的觀察機到該處的上空視察。

那種觀察機純然是爲了研究火山而設的，沒有機槍，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戰鬥力，故此需要另派戰機保護，機上的人，他們包括「沙奇」以及奧華滋，爲了使他們的安全程度達到百份之百，選擇早上雲層密佈的一段時間飛到火山湖上空五六千呎，然後衝開雲層向下面窺探秘密。

那種飛機很細，相當長，看來有如蚊子，稱做「蚊子觀察機」，名符其實，它最大的優點就是以垂直姿態上升或者降落，俱是特別快的，只要雲層有一個小洞，它也可以俯衝而下，有戰機掩護，萬無一失，不過，它還沒有展開行動之前，先行在空中拍照。

那種攝影機跟人造衞星使用的攝影機相同，不管在高空若千呎，都可以向下拍攝，把它的底片放大，便是很完整的照片，當時他們使用蚊子觀察機到該處的高空，超過雲層，先行用噴射熱氣的吹氣筒，使雲層露出小洞，然後拍照，跟着就想降落。

那些戰機仍在雲層之上，蚊子觀察機即將出動之際，戰機先走一步，三架戰機，從雲層的小洞鑽出去，萬萬料不到，它剛剛離開了雲層，突然一陣閃光，全部化爲烏有，它並非被擊落，而是整整一架飛機消失，各人看了大吃一驚，不敢再從雲層的裂洞鑽出去了，指揮官立卽下令全部撤退。

爲甚麽那一條天蠶形的物體有那麽厲害的秘密武器，能够一下子毁滅三架戰機呢？

在塲的人目擊這種慘劇發生，一籌莫展，甚至沒法作出判斷說它怎樣出擊，有些機師認爲它所使用的秘密武器乃是激光，不過，那種激光比較美國戰機施展的激光厲害得多，另外一些科學家，屬於火山局，認爲它使用極强的磁力把戰機吸落，加以毁滅，又有人懷疑，那些戰機被一種看不見的熱浪消滅，總括一句，哥倫比亞的戰機絕非敵手，即使派遣一百架戰機出擊，仍是送死。

因此奧滋華對沙奇說：「這件事情十分嚴重，看來那一條飛天蠶必然是外星人駕駛的飛行物體了，聯合國應該趁早想辦法對付它，否則，地球上面的人，恐怕全部被它消滅。」

「爲甚麽外星人只是守候到我們向他襲擊才動手呢？如果它想消滅地球的人，儘可以立刻動手。」

「關於這點，我多次研究，認爲他們沒有急急忙忙的動手，只是因爲他們駕駛的飛行物體局部損壞，正在修理。」

奧華滋說到這裏，補充一句：「事不宜遲，我們應該在它沒有動手之前，先行撲滅它，否則的話，飛天蠶巳經修理妥善之後，那就會無可挽救了，讓我再說一句，地球上面，任何一種戰機，並非它的對手。」

「我應該怎樣辦呢？」沙奇說。

奧華滋很快回答：「沙奇先生，你是太空戰鬥局的副局長，最好由你發動，召開緊急會議，呈上你現時得到的各種資料，請求他們從長計議，凡是研究太空科技或者秘密武器有聲譽的科學家都要參加，更加重要的人就是美國太空總署的負責人，以及蘇聯西伯利亞太空研究中心的高級官員，邀請美蘇雙方合作。」

沙奇同意他說：「好的，我立刻動身，奧華滋博士，你也是聯合國的重要職員，還看見過飛天蠶的各種活動，希望你也列席。」

「如果你認爲有這種需要，我很樂意同行。」奧華滋說。

很快兩人就回到紐約。

聯合國總部，設立在紐約的岸邊，太空戰鬥局當然也是在附近設立了，有許多個聯合國會員輕視它，以爲它只是一種點綴品，那時發覺外星人眞的向地球襲擊，觀感上發生很大轉變，認爲太空戰鬥局十分重要，假如它憑着這一次對付外來侵略，各自合作，便有可能消滅地球上面兩個大國互相敵視的危機，不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此之故，太空戰鬥局裏面的高級職員，立刻變成重要的人物，各國元首對他們另眼相看。

奧華滋博士因爲他親眼看見「飛天蠶」，險遭毒手，後來他還在高空透過雲中

小洞向下拍照，攝影了飛天蠶的形貌，可以說是目擊證人，他當然是很重要的了，在那一個總共有二百六十人列席的重要集會當中，他是最矚目的一個。

他接受各方面提出來的問題，申述眼前的局勢非常嚴重，還介紹哥倫比亞火山局長巴錫給各人認識，由巴局長口述當地農民以及獵人看見古怪的强光以及綠色人的情形，證實那些生物以及飛天蠶都是從太空闖入地球，盡可能的危言聳聽，最後，他還說哥倫比亞境內巳經酣睡了四百年的火山突然爆發，可能是外星人製造出來的災禍。

經過兩天的集體研究之後，聯合國太空戰鬥局終於徵求得到美蘇兩個大國的同意，各派戰機以及最厲害的坦克到哥倫比亞邊境的火山湖，會合在一起，一齊出擊，務求一下子把飛天派毀滅，至於各國[illegible]出去的戰機或坦克，在哥倫比亞的機場會合。

奧華滋早巳在大會裏面講清楚一般戰機無法擊中飛天蠶之前，巳經被它消滅，何以美國太空總署有勇氣派出戰機參戰呢？原因是美國戰機可以使用長條形的垂直器，有如竹竿，穿過雲幕，探測下面的飛天蠶，然後投下巨型炸彈。

普通的雷達探測器全是圓形的，美國太空總署準備使用的雷達探測器，卻是長條形的，從來沒有搬出來，因此之故，它是否能夠生效呢？仍是未可預知，不過，透過螢幕投下巨型炸彈，那就不是新奇的武器了，只要在巨型炸彈的外面加上一個硬殼，穿過雲層，炸彈繼續跌下，硬殼打開，另有出口，炸彈從出口滑落，便可如願以償。

這是美國的秘密武器，蘇聯準備出動的坦克，能夠在地面之下鑽洞而行，到了接近攻擊的目標，它才鑽出來，展開攻勢，這樣做可能避過飛天蠶防禦的空中保衛網，說不定它剛從地下鑽出來就可以擊敗對方。

那麼犀利的「穿山甲坦克」，係蘇聯最新的秘密武器了，它也投入這一次的宇宙戰，可見兩個大國的科學家都很重視「飛天蠶」了，由於奧華茲多次提出警告，叫他們盡快動手，遲則生變，故此那些秘密武器，齊集在哥倫比亞機場之後，當晚幾個巨頭作出最後一次會議，翌日黎明，傾全力出擊。

發現「飛天蠶」的火山湖雖然沒有定名，可是，最爲接近它的一處高地，卻有一個名稱，叫做「亂石崗」，美國的戰機在陽光剛剛升起的一段時間出擊，蘇聯的穿山甲坦克巳經在黎明之前出動，因爲它並非飛機，行動緩慢些。此外，有一段路是仰攻的比較吃力，故此它要提早出動！

投下三千磅炸彈

黎明的一段時間沒有確定界限，只是一個概念而巳，陽光沒有升起來，空中的雲彩並不顯著，故此通常說的黎明指陽光剛剛穿過雲幕投射，越高的山峯雲幕越厚，看來像是一個海，稱做「雲海」，那一天的黎明，美國戰機有六架之多，飛到火山湖的上空，高過雲層，放下垂直雷達探測器搜索，先發現飛天蠶的準確位置，立刻把它收回，很快就把資料提供戰機，戰機的隊長雷勒把位置弄到十分準確，便即投下炸彈。

那是一枚三千磅重的大炸彈，有硬殼包住，它從高空衝下來，穿過雲層，硬殼打開，它對準飛天蠶的位置俯衝而下，那一個景象透過在雲層垂下的望遠鏡，反映到上面去，雷勒看得很清楚，滿心歡喜，殊不料炸彈還沒有接觸到飛天蠶，突然發生變化，早巳在空中升起的白色球狀物，突然以極快的速度，移動到飛天蠶的低空，擋住炸彈，隆然一聲巨響，它被炸中，爆到出烟，霎時間烟霧瀰漫，地面有些甚麽？看不清楚，他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對方有了高度的防禦計劃，飛天蠶肯定是沒有擊中，只好另想辦法。

六架戰機當中，只是主機係轟炸戰鬥兩用機，其餘的全是戰機，那一架「主機」只能夠携帶一枚巨彈，它巳經投下，再也沒有別的巨彈了，這種情況相當尷尬，他們當然是不服氣的，不肯認輸，很想展開另外一次攻勢，可是，他們所擁有的只是速度較爲快速的戰機而巳，最强的武器只是激光槍，未必能鬥過飛天蠶，難以定奪，只好分別向隊長雷勒請示。

雷勒沉思了一會，下令收兵，那些機師只好沉住氣向原路飛回去，其中有一個機師叫做「摩理士」，沉不住氣，沒有向隊長請示，單獨行動，冒險穿過雲層向下俯衝，實行偷襲。

雷勒想制止他巳經來不及，只好穿過雲層看看他那架戰機能否跟飛天蠶接觸。

別的機師看見隊長向下俯衝，他們也衝到下邊去。

雲層跟火山湖距離一萬呎，最快的戰機向下俯衝，仍要花掉一段時間，眼見「摩理士」控制的第六號戰機只是俯衝到離地三四千呎，沒有接觸烟霧，巳經看見烟霧當中有一條强光仰射，那一架戰機完全沒有力量抵禦，强光只是輕輕的接觸它，它就突然消失，連人帶機去得無影無踪。

地球上面任何一個科學家都沒法製造出如此厲害的一種秘密武器，雷勒看了大驚失色，趕快向上升高，而且下令所有機師盡快升空，一口氣升到離地三萬呎的高空，然後停下來。最後，雷勒下令撤退。

此行毀了摩理士以及一架戰機，他們覺得很痛心，卻又無可奈何。

他們雖然沒有機會跟蘇聯那邊的人接觸，憑着他們本身的遭遇推測，可以想像到蘇聯的「穿山甲坦克」也不是對手。

他們回到「哥波大」機場，等候「噩耗」，守候了很久，然後接獲「亂石崗」那邊的守軍報告，他們發現一架殘破不全的坦克，形狀怪異，坦克之內沒有活人，有的只是屍體，雷勒趕快駕駛戰機到那邊看看，果然，不出所料，坦克之內的屍體正是雄糾糾的蘇聯戰士。

由於蘇聯戰士死個清光，雷勒難以推測他們怎樣子喪生，所知道的只是坦克巳經摧毀到體無完膚，眼見美蘇聯合作戰這個計劃巳經失敗，假如飛天蠶作出更進一步的活動，沒法抵禦它。

雷勒跟奧華滋博士在夜間密談，說道：「我們初時沒法證實飛天蠶是否從太空

闖入地球，現時有了十分明顯的證據去證實它必然是從太空飛來的了，飛天蠶只是飛行物體，它沒有生命，一定要有一種生物留在那件飛行物體之內，我們雖然沒法鬥得過它，是否轉移目標跟那些沒有露過面的生物作戰呢？我的意思是指那些綠色人而言。」

奧華滋說：「究竟那一件飛行物體之內，是否有綠色人呢？直到目前爲止，仍是沒法判斷，不過，飛天蠶是沒有生命的東西，它能夠運用奇異的秘密武器，殺傷我們聯合作戰部隊的機師以及坦克車的炮手，顯然在那一件飛行物體之內有一種有生命的東西控制它了，我們如果認爲它有力量毀滅全人類，就要想辦法，去撲滅兇焰。」

「我的意思也正是如此，不管那種生物與形狀跟人類相似抑或截然不同，只要他活着，一定要進食，從食物獲得養料去補充他消失的體力，這個推想，是很正確的，我們不妨採取另外一種戰鬥方式毀滅它。」

奧華滋說：「暫時把那種生物稱做綠色人吧，你是否打算施放毒氣彈抑或運用細菌戰的方式對付他呢？」

雷勒說：「美國沒有研究細菌戰，只是研究毒氣，假如我們在雲幕上空投下含有劇毒的炸彈，它被對方的古怪氣體擋住，在低空爆炸，足以致人於死的毒氣隨風而至，沁入飛天蠶的艙內，便有可能把他們毀滅，這是第一步，萬一這種戰畧失敗，就要求助於蘇聯了，因爲那邊的科學家不斷的研究病菌炸彈以及細菌炸彈。」

奧華滋說：「你的計劃很妙，但要透過美國以及哥倫比亞，美國當局會否答應供給毒氣呢？頗成問題，即使我們取得毒氣，仍要哥倫比亞政府合作，下令接近火山湖各處村莊全部疏散，施放毒氣之後第二十天，然後回到原處居住，如此安排，可能令到哥倫比亞政府的高官覺得頭痛，不過，他們急需聯合國救濟，有這種異乎尋常的關係，可能使他們傾全力協助。我們可以採取急攻的戰術處理，假如失敗，再向蘇聯求助，盼望他們供給病菌或細菌，甚至由他們自行動手偷襲。」

「好的，就這樣辦。」隊長雷勒說。

奧華滋博士不愧是一個很出色的科學家，他認爲局勢十分嚴重，不管想像中的「外星人」是怎樣子，他們進入地球，首先撞壞了飛天蠶這種飛行物體，再其次，受到地球上面的人類偷襲，一定遷怒於地球上面所有的人，總有一天他們把飛天蠶修理妥善，可以升空，他們就會採取攻勢，那時才想辦法阻止兇焰，困難得多，這一戰無可避免，必須趁早想辦法對付，雖然他留在哥倫比亞的時間無多，對哥倫比亞的政局仍是有多少認識，知道海陸空軍參謀長「巴爾多」手握大權，巴氏一族財雄勢大，沒有跟總統商量之前，先行跟這個人談談，有利無害，打定了主意，他就跟雷勒空軍隊長一起前往巴氏的官邸，展開深入的交談。

奧華滋博士落坐之後，把他的見解講述，隨口徵求對方的意見，原因是施放毒氣可能使火山湖附近的居民遭殃，必須在事前作出大疏散。

巴爾多想了想，說：「你們爲甚麽不選擇最適當的時間動手呢？我的意思指風向而言。」

「我們當然考慮過風向，例如風向轉移，吹向太平洋那邊，當然很理想，不過，眼前實在不容易吹南風，此外，高山的風向是不穩定的，即使我們能夠守候到吹南風的一天，未必整日吹南風，如果風向突變，居民仍是很危險的，還是想辦法大疏散好些，現時我想對你們說出大疏散所包括的地區。」

說完，他把一幅地圖拿出來，讓對方看看。

巴爾多看了臉色一變，說：「需要疏散的地區，全是哥倫比亞的富庶之區，假如這個計劃變成事實，哥倫比亞可能整個國家的財政，完全崩潰，我不同意這樣做法。」

「難道你不怕綠色人嗎？」雷勒向他緊逼一句。

巴爾多逼不得巳，逼於吐實，說：「你們只是聽到關於綠色人的消息，不知其詳，其實這個神話故事只是火山局長巴錫編造出來，並無其事。」

「眞的嗎？你居然隱瞞事實，太過卑鄙了！」雷勒憤然說。

「初時我不知道它是虛構的，因爲巴錫也是根據一個獵人所述，信以爲眞，並非他有意造謠生事，我認爲那是他的過失，應該判罪，如何判罪呢？那是哥倫比亞本身的事，跟別人無關。」

巴爾多仍然袒護巴錫，雷勒也無可奈何。

奧華滋逼於講幾句話，替他們打圓場，說：「不管綠色人是否眞有其事，那一件叫做飛天蠶的飛行物體必然有一種生物在機艙之內操縱，換言之，外星人巳經侵入地球，我們不必研究綠色人或紅色人了，還是把眼前的局勢加以分析，作出最後決定吧，我想指出這一點，外星人進入地球是不懷好意的，絕對不能夠讓他離開地球，要是他把飛天蠶修理妥當，立刻升空，到時追擊，他就更加沒有把握，既然你代表哥倫比亞當局講話，認爲政府不肯合作，我們絕對不會勉強你合作，一切由聯合國決定吧。」

「這樣也好。」巴爾多很快發表意見說。

飛天蠶突然復活

雷勒跟奧華滋兩個盡快駕駛戰機返美，向聯合國的太空戰鬥局報告。

由於事態嚴重，副局長沙奇負責通知有關各人列席，上次蘇聯太空中心派出來的「柯道夫上校」曾經出席，這一次列席的人，當然少不了他。

他聽悉雷勒戰機隊長的報告，又加上了奧華滋博士的報告之後，說：「你們是否感到現時全人類都受到外星人的威脅呢？至於蘇聯，派出去的一具穿山甲坦克巳遭毀滅，三名戰士剩下一副屍體，實在是奇恥大辱，此仇非報不可，我巳經有一個具體的辦法去報仇了，不知道你們有甚麽想法，請你們說出來。」

奧華滋把他跟雷勒隊長巳經作出深入

研究的計劃講述，認爲進攻飛天蠶失敗，唯一的辦法就是靠毒氣或者病菌又或細菌取勝，本來想由美國當局從毒氣倉庫提出若干毒氣作爲攻擊之用，可是，哥倫比亞當局堅決反對，只好另想辦法了。

他作出這一項報告之後，向蘇聯柯道夫上校那邊望過去，只見那個五十九歲的老戰士神色凝重，站起來說：「奧華滋博士，雷勒隊長，你們二人說的計劃我已經聽得清清楚楚了，不過我並不同意這樣做，唯一的理由就是你們還沒有看見過外星人，根本上不知道他對於地球上面的毒氣是否畏懼，此外，施放毒氣是不穩定的，萬一風向轉變，可能令到哥倫比亞的人受害，還是改用別的攻勢好些，關於病菌之戰，我的見解仍是剛才說過的一句，外星人未必死於地球上面的病菌，此外，細菌戰的威力更弱，不必談它了，還是談談我的計劃吧，我打算派出巨型轟炸機去炸毀比較火山湖更高的雪山，由於那座雪山高出火山湖二千多呎，它被炸毀倒坍之後，仍然繼續轟炸，倒坍的範圍更大，火山湖承受不起，到時可能整個火山湖被岩石以及沙礫埋葬，飛天蠶這個飛行物體跟外星人當然是全部埋藏在石塊之下，它大概沒有辦法在那座急速的攻勢之下逃走，這樣做在哥倫比亞以及秘魯這兩個國家沒有損害，不妨一試。至於被炸毀的雪山，屬於秘魯境內，叫做白頭山，它並非在哥倫比亞那邊，不必跟哥倫比亞當局商量。」

「妙極了！」奧華滋博士首先同意這樣做。

雷勒也是毫無異議的，其他各國列席的太空專家，更加沒有意見，一切細節考慮之後，立刻實現，準備在深夜偷襲。

那晚剛剛到了午夜，蘇聯的戰機有八架，掩護兩架轟炸機，飛到白頭山的空中，突然低飛，拋下機上所有炸彈。

他們在出擊之前已經很細心的計算過，認爲那座雪山經過多次炸彈投擲，一定炸毀，這個推想果然符合事實，眞的炸到一部份倒坍，而且不偏不歪的壓在火山湖上面。

很快就可以看到，火山湖不再看見了，半浮半沉的飛天蠶，也在視綫中消失。

他們都感到鬆一口氣，最爲理想的就是奉命出擊那些戰士，全部安然回航。

這個佳音傳到聯合國總署，所有高級官員都覺得興奮，連續三晚，舉杯慶祝。

各人紛紛向柯道夫上校道賀，只是奧華滋一個人露出愁容，雷勒隊長說：「爲甚麽你覺得不開心呢？是否你認爲蘇聯的戰士出擊，建了功，影响到美國屈居下風，有些不安呢？」

「不，這一場戰役影响到整個人類的安全，只要毀滅飛天蠶以及控制它的外星人，那就夠了，那一個國家獲勝，都是値得慶賀的，我不會因此發生不安之感，我所担心的是外星人的毀滅，未必屬實，他們只是埋藏在岩石和沙礫當中，假如他們不必呼吸，便有可能從岩石推積如山之處鑽出來，你不能夠把地球上面的人類生活方式加在他們的身上，他們不一定需要呼吸空氣，從空氣中取得氧氣，仍然可以活下去的。」

「你的意思是否說他們根本上體內沒有血液呢？」

「是的，並非所有生物都需要血液輸送養料，特別是外星人。」

雷勒說：「奧博士，本來我對這一場戰役是很樂觀的，現時聽了你的精細分析，我也開始有些憂慮了，要不要向美國太空總署報告，預先派些人到那邊去，不分晝夜的監視它呢？」

「單是派出戰機監視它，那是沒用的，美國戰機已經打輸過，假如戰機跟它碰頭，仍是打輸的，故此我認爲監視它並非好辦法，比較有效的方法還是用激光炮對付它好些，假如你担心用激光炮仍然沒法消滅它，最後的一步棋子就是使用核彈了，是也不是呢？」

雷勒很鄭重的說：「奧博士，你不是說笑吧，無緣無故的在哥倫比亞上空拋下一個核彈，實在是小題大做了，況且你只是担心外星人能夠從活埋的火山湖鑽出來，至今仍然沒有這種事情發生，未免多慮了。」

「是的，我之所以這樣說，無非爲了全人類的安全着想，沒有顧慮到哥倫比亞！此外，你應該注意我所講的話，我只是說有這種憂慮而已，未必是事實，我們別談這些了，我的憂慮變成了事實，再行定奪吧。」

他們二人的商談，不會影响大局，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跟着各走各路，暫時沒有人理會到火山湖那邊的魔踪了。相當奇怪，只是半個月，哥倫比亞的參謀長巴爾多忽然拍電報向聯合國告急，他們發覺火山湖那邊的形勢有些變化，大石積聚之處，似乎火光熊熊，夜間更加顯著，好像那個地方有另外一座火山即將爆發，此外，還有另外一種憂慮，飛天蠶只是被大石壓住，未必損壞，外星人未必喪生，假如外星人控制了飛天蠶再度展開攻勢，不堪設想，懇求聯合國太空戰鬥局注意這件事，盡快派人駕臨哥倫比亞，必要時想辦法跟魔頭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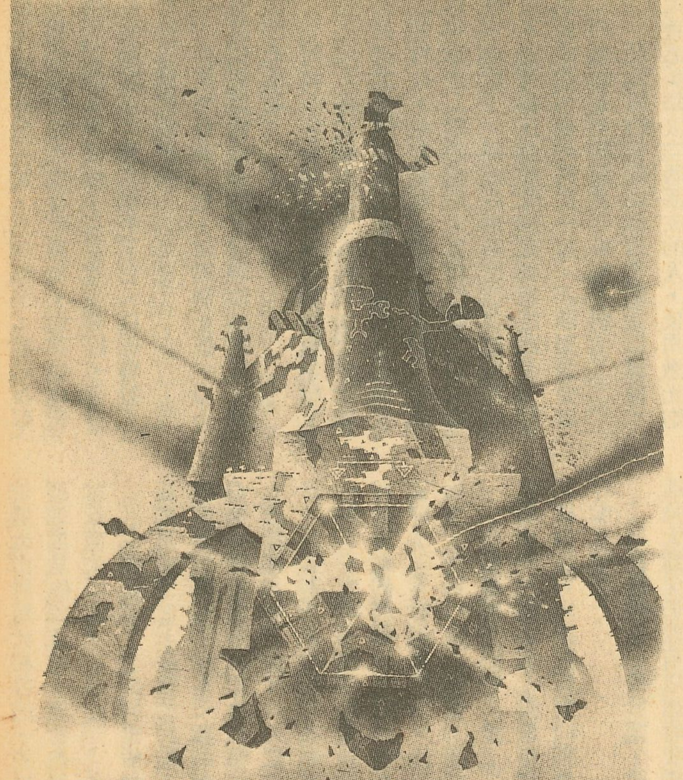
在巴爾多的眼中看來，飛天蠶已經是一種妖魔，在那一件飛行物體之內留下來的外星人，更加是魔中之魔，稱之爲魔頭，並非誇大。

聯合國太空戰鬥局的局長以及副局長沙奇，接獲這個凶訊，不能袖手旁觀，只好原班人馬再度出動，由於奧華滋博士係火山探險隊的隊長，且又看見過飛天蠶的生存以及毀滅，加上了這件事情除了涉及外星人，還跟火山有關，他當然需要率領健兒同行，另一方面，太空總署也派遣雷勒隊長駕駛戰機趕快飛到「波哥大」機場，展開深入調查，必要時呈報太空總署派出更犀利的秘密武器作戰。

不久之後，雷勒隊長跟奧華滋再度晤敍了，他們兩人見面，都有不安之感，覺得眼前的局勢危機四伏。

奧華滋說：「雷隊長，上次我已經預告飛天蠶復活，既然在石頭堆積如山的地方看見火光熊熊，好像該處就快噴火，必然是飛天蠶復活了，僅憑美國戰機跟他作戰，等於送死，快些把激光炮送到亂石崗，還有一戰之力。」

「是的，奧博士，我也有這個想法，可是，我必須目擊飛天蠶復活，才可以向



蘇聯的穿山甲坦克車，毀在飛天蠶噴出來的劍光。

太空總署請求使用激光炮。」

「是的，你的確有這種苦衷。」奧華滋說。

雷勒想了想，忽又開口：「奧博士，既然石塊堆積的地方，火光熊熊，透過石隙看得出來，爲甚麽你看也不看就說，它不是火山呢？」

「凡是有資格噴火的火山，必有一個烟通形的洞穴，從噴火口伸展到下邊去，熔岩在地球核心衝出來，才會噴火，沒有噴火口的山峯，決不會噴火，難道你忘記那個地方有一個火山湖嗎？既然飛天蠶埋藏的地點是火山湖的一角，當然沒有火山口，不會噴火。

「它不會噴火，偏偏是火光熊熊，當然是石頭之下有些變化了，不是飛天蠶復活是甚麽？」

奧華滋的見解相當準確，無懈可擊，雷勒不再多說，不過，他執意先要看看飛天蠶被岩石埋藏的地方，奧華滋說不過他，只好同行。

他們二人是駕駛戰機前往該處的，抵達該處上空，用望遠鏡俯瞰，看見一大堆岩石形成的球狀物體，有幾十條石隙，透出熊熊的火光，好像石塊下面有一個烘爐，火光越來越加旺盛。

再過一會，他們看到的景象更加可怖了，石塊遮住的地方，不單是火光熊熊，還有許多處凸出來，好像石塊之下有一頭巨獸使勁掙扎，隨時衝破石塊躍出。

奧華滋說：「雷隊長，你看見的，飛天蠶正在蠕動，趕快搬出激光炮！」

雷勒不能不承認局勢嚴重了，他很鄭重的說：「我已經帶了攝影機，立刻拍照，把那一套小電影送到聯合國。」

說完，他把戰機低飛到距離石塊只有一千呎的一處，冒險向下攝影。

就在這時，石塊爆開，聽到隆然一聲巨响，飛天蠶冒出頭來，有如一條巨大的蠶，張開大口，雷勒已經吃過虧，知道它的頭部伸出來，很快就會噴火，不敢再留，立刻飛到高空，朝着原來的航綫飛回「波哥大機場」。

把那一卷小電影冲晒之後，飛天蠶露出了本來面目，顯然它能夠突圍而出。

雷勒對奧華滋說：「你留在首都，我駛戰機回到聯合國總署去，盡快趕回來，如果總署方面接納我提出來的申請，必然派人用巨型運輸機把激光炮送來，到時，我也回來，請你立刻通知哥倫比亞的政府備戰。」

奧華滋當然依照他的說話去做，不過，他與參謀長巴爾多見面時，却很率直的說：「巴爾多將軍，雷勒叫你們的軍隊備戰，只是隨口說說，事實上普通的武器必然鬥不過它，還是擺出戰鬥姿態就算，切勿輕舉妄動。」

巴爾多聽了，大吃一驚，說：「飛天蠶眞的如此厲害，沒有一種武器可以打贏它嗎？如果實情是如此，哥倫比亞的人豈不是死個清光嗎？」

「它不會無故殺人的，儘管如此，接近亂石崗的人，還是趁早疏散好些。」

巴爾多沒法可想，只好下令幾個城鎭，作大規模的疏散。

百忙中，奧華滋還拍電報通知蘇聯的柯道夫上校，說：「飛天蠶復活。」

柯道夫那邊接獲電報，輾轉把它送到莫斯科，柯道夫呈報莫斯科之後，立刻用長途電話跟奧華滋交談。

從電話的交談中，他獲悉美國的太空總署，即將使用激光炮出擊，那種武器不在地面發射，只是在空中發射，已可生效，喜形於色，說：「我由衷的祝賀你們一炮剷除外星人以及飛天蠶，如果你們使用激光炮仍然沒法把他們殲滅，蘇聯一定加入戰團。」

得到柯道夫的贊許，奧華滋相當興奮，他不再預先作出任何一種迎戰的工作了，把爭取勝利的希望放在激光炮的身上。

激光炮失敗出動潛艇

期望中的激光炮果然運到，負責運送的巨型運輸機，能夠承受五萬磅的重量，更加重要的是發炮所引起的震動，它可以抵消。

那是美國最新奇而又最有份量的秘密武器，炮手「何諾」本身也是科學家，該炮運到「波哥大」機場，稍爲停留，便即飛到火山湖的上空。

那時飛天蠶已經全部離開石堆，不過，它沒有飛行，只是在地上蜿蜒而行。

巨型運輸機「天宮」號飛到高空，看

準了下面的飛天蠶，立刻低飛，發炮轟擊，那時空中完全沒有障碍物，炮聲剛剛發生，立刻有所改變，只見空中有好多個圓形物體飄浮，激光射中了它，只是爆裂，對飛天蠶絕無影響。

何諾想發第二炮，雷勒制止他，命令他盡快把運輸機升空，同時放出烟幕，掩護他們撤退。

何諾心知肚明，就算他再發炮射擊，也是鬥不過外星人了，不過，奉命撤退只是保護激光炮以及天宮號運輸機上面那些人的性命，並非善策，飛天蠶復活，可能影响到全人類的安危，怎樣辦呢？別的事情不必說了，眼前的形勢已經很傷腦筋，說不定哥倫比亞的居民有半數遭毒手，防患於未然，他們聚在一起，召開緊急會議，列席的人全部跟這件事情有關。

最緊張的一個人還是參謀長巴爾多。他獲悉美國太空署派來的人，使用激光炮也不能够毀滅飛天蠶，心裏震驚，向奧華滋博士求助，說：「我是巴氏財團的首腦，同時也是哥倫比亞的參謀長，要是哥倫比亞毀滅，等於毀滅了我，有甚麽辦法可以解救目前的危機呢？」

奧華滋苦苦的思索，過了一會，說：「無可奈何當中，我只能把一個巧妙的辦法講出來，大概它可以救你，同時救救哥倫比亞的人，可是，它雖然實施，只是緩兵之計，始終無法撲滅飛天蠶！」

「快些講出來，彼此商量，再行定奪。」巴爾多催促他一句。

奧華滋聽了，毅然說：「我的意思是迫飛天蠶以及外星人離開這個地方，沿着安迪士山脈屬於秘魯的一邊推進，不管它的速度是快抑或慢，總會走到盡頭，前面就是南太平洋。

「照我看，它是絕無所懼的，到時它極有可能下海，蘇聯的柯道夫上校已經答應過激光炮也不是飛天蠶的敵手，俄國太空中心以及國防部都會出擊，務求撲滅它，憑着這句話，假如飛天蠶向南太平洋游泳，必然潛入海中，它不懂得那個海洋的形勢，一定有一個時期留在海中，蘇聯擁有最犀利的潛艇，由他們負責在海中襲擊它好了，不管誰勝誰負，決不會牽累哥倫比亞，你可以放心睡覺，高枕無憂。」

巴爾多喜形於色，說：「奧博士，你眞是足智多謀之至！我還想問問你，我們怎樣做才可以逼飛天蠶向秘魯那邊蜿蜒而行呢？」

「我已經有一個計劃，雖然我們鬥不過飛天蠶，仍然可以憑着我們現有的科技智識逼它向秘魯那邊走，只是在它朝向哥倫比亞這邊的山徑之上，爆炸高崖，亂石橫飛，頻頻有大石堆積起來，擋住它的去路，它就會選擇另外一個方向走。它曾經被高山倒塌岩石壓住，過了十多天，然後爬出來，相信它一定不高興向亂石飛墜的途徑走動，我想說的只是這些，是否可行呢？希望各位協助，想出一個最好的辦法來。」

巴爾多鼓掌稱善，說：「這個方法再好也沒有了！爲了使外星人受驚，不妨在亂石橫飛之際，出動幾千人，鳴鑼擊鼓，發出十分強大嘈吵聲响，我們越是發聲浩大，它越加不會朝着哥倫比亞這邊走。」

雷勒說：「你能够在那麽快速的一段時間召集幾千人嗎？」

「當然可以！只是一晝夜，我可以召集一萬人，各人都有大鼓或銅鑼。」

「好，就這樣辦，事不宜遲，我們分別進行！」

最後，雷勒作出這個決定。

凡事有了決定就好辦得多，兩天之後，眞的有八千人聚在亂石崗附近的山頭野嶺，叫囂不已，鳴鑼打鼓，如臨大敵，另一方面，有人在高處炸毀高峯，使它分開一截截的倒壓。

一連串的阻嚇活動搬演出來，飛天蠶果然受到影响，向秘魯的荒山蜿蜒而行，各人獲悉，喜出望外。

那時他們只是担心一件事情，假如飛天蠶爬行到海岸，不肯進入海中，忽又轉身向原路走回來，那就不妙。

他們沒有力量阻止它的，只好聽從命運的安排。

飛天蠶所走的路全是荒山野嶺，沒有人居住，當局不必下令各處居民疏散，這形勢總是好些。

飛天蠶當時闖入地球來，從天而降，它一定能够飛行，那時它沒有飛上空中，只是在地上爬行，速度很慢，由此推想到它必然是受了傷，經過修補，然後繼續活動。

飛天蠶受了傷，躲在艙內的外星人有沒有受傷呢？頗成疑問。

所有人都抱着一個美麗的幻想，受傷的人如果缺乏醫藥治療，可能喪命，只要外星人死去，留下來的飛天蠶，只是一個空殼，不必担心它。

那個幻想會不會變成事實呢？沒有人能够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只是在相當遠的地方利用望遠鏡窺望，後來，飛天蠶由高疾走向低處，監視它就更加方便了，只是躲在戰壕裏面，伸出潛艇所用的「潛望鏡」，即可看得清清楚楚，却又不想變成被攻擊的目標。

在幾十個潛望鏡眺望之下，他們發覺飛天蠶在海岸停留了一個鐘頭多些，再度活動，離開岸邊，潛入水中。

各人興奮到跳起來，歡呼不已。

奧華滋說：「看來我們對飛天蠶的阻嚇作用，已經生效，假如它在三天之內，沒有離水登岸，那就可以放心，到時我會通知蘇聯柯道夫上校，從這一天開始，對付飛天蠶的責任就移到他們身上。」

第四天的下午，海岸任何一處，沒有人看見飛天蠶。

奧華滋坐上了雷勒駕駛的戰機，回到哥倫比亞的首都降落，立刻轉乘汽車到電話局打長途電話，巴爾多始終留在他的身邊。

巴爾多獲悉了蘇聯當局允肯派出潛艇圍攻飛天蠶的消息，欣慰如狂，說：「奧博士，我們有甚麽可以協助柯道夫上校的呢？」

「似乎沒有甚麽可以協助他們了，因爲潛艇在海中作戰！」

「是的，哥倫比亞有了救星，全靠你的賜惠，我不知道怎樣向你申謝才好！」

最後，巴爾多參謀長由衷的說，臉露笑容。

太平洋荒島上投下氫彈

美國激光炮難以尅制飛天蠶，輪到蘇聯的潛艇跟它在南太平洋一決雌雄，照理是蘇聯穩佔上風的，問題是飛天蠶潛入海中，未必是它的戰鬥力完全消失，柯道夫上校較早巳知道它擁有一種古怪的秘密武器，可以發射一種奇異的强光，一下子令到敵人的武器，自動消失，假如這種强光能够在水中施展出來，同樣的生效，列陣靠近它的潛艇等於送死，預防這種災害，逼於另外想辦法，實行在十里過外那麽遠的海底，向它圍攻，唯一的武器就是「魚雷」。

一般人都知道潛艇本身沒有攻擊的力量，因爲它潛入海中，不能够發射槍炮，只是發射魚雷。

舊式的魚雷缺乏續航力，只有一浬的射程就完了，到時它不能活動，只是在水中飄浮，從魚雷變成水雷，新的魚雷厲害得多，它可以在海中航行十五浬，然後停頓，實情如此，蘇聯派出一百二十艘細小的潛艇，先行在南太平洋飛天蠶入水之處，展開大包圍，然後發射魚雷，一艘魚雷艇可以射出兩枚，到時有二百四十枚魚雷向目標發射，只要它碰着飛天蠶，即可炸毀它。

照情形看，飛天蠶裏面的外星人沒有看見過魚雷，未必防範它，如果飛天蠶巳經傷殘，不能够很靈活的運用强光出擊，就會毀滅，故此柯道夫上校認爲這個戰略相當高明，殊不料他把這個計劃變成事實之後，魚雷放出了四十八小時，仍是沒有聽到爆炸聲，潛艇在海中探測的雷達網上面也沒有爆炸的圖形出現，顯然是魚雷失效了，發射出去的魚雷如果失去目標，全部沒有爆炸，留在南太平洋，飄浮不定，以後任何一艘潛艇在海中行駛，碰上了它，便會爆炸，弄巧反拙。

柯道夫上校咬牙切齒，派出十二艘潛艇，分別駛到可能是飛天蠶留在海中的地區。

在太平洋深海六千多呎的一處，他們發現飛天蠶了，想不到它潛藏得那麽深，所有魚雷發射之後只是直射推進，不會走到海底襲擊，故此飛天蠶沒有受傷。

或者飛天蠶早巳受了傷，停留在海底，自行修補，外星人根本上不知道那麽多的魚雷圍攻。

明白了這種情況，柯道夫再派潛艇抵達深海追踪查探，有兩艘潛艇只是靠近它，巳經被强光殲滅，原來那些强光在海中仍是生效的，任何一件物體被它射中，立刻去得無影無踪。

距離較遠的小潛艇，沒有受到襲擊，回到柯道夫座鎭的大潛艇報告，柯道夫說：「這回要出動巡洋艦和驅逐艦了，立刻撤退所有潛艇。」

深水炸彈是圓筒形的物體，它可以從較大的戰艦施放，不能够從潛艇施放，最厲害的深水炸彈，投入海中，可以自行找尋目標，柯道夫一口氣抛下五百個深水炸彈之後，在巡洋艦守候了五天之久，認爲飛天蠶巳經炸毀，宣佈他們獲得勝利，隨卽回航。

他們太過樂觀了，七天之後，飛天蠶從海中鑽出來，鑽上一個荒島，不分晝夜輪流在空中監視的美國戰機上面一個機師發覺它，大驚失色，趕快報告雷勒隊長。

那時雷勒隊長仍然留在哥倫比亞首都，接獲報告，找奧華滋博士研究對策。

奧華滋說：「我們不能不出動地球上面最猛烈的一種武器了，它就是氫彈。幸而它爬上陸地的一座荒島，無人居住，兼且是公海，並非列入某一個國家的疆土，毀滅了它，沒有人干涉，趁着它仍然留在島上，盡快報告美國太空總署，透過聯合國，把它實施，到時就說是美國在南太平洋試驗最新的核彈好了。」

雷勒隊長依照他的建議去做，一週之後，一隊戰機保護一架轟炸機在該島的高空出現，投下一枚氫彈。

氫彈剛剛投下，全部飛機急急忙忙的升到七萬呎以上的高空，他們仍有一種顧慮，飛天蠶如果沒有受傷，可能噴出强光來，在空中消滅氫彈，那時氫彈在半空爆炸，使氣流發生極大的動盪，空中的氧氣自動焚燒，戰機上面的人可能死個清光。

這種憂慮沒有變成事實，他們十分幸運。

那個荒島被氫彈襲擊，變成一團火，引起海嘯，風雲變色，四個鐘頭之後，在二萬呎高空往下拍照，整個荒島消失了，只是剩下一堆畸形的石。

此後沒有人看見飛天蠶了，至於奧華滋博士說的外星人，更加沒有人看見，他們必然是跟飛天蠶一起葬身在南太平洋的海底。

（完）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　可飛・圖

大煞星



印製僞鈔　禍及子孫

一個新派英俊的男人，穿窗而出，窗外有十七八個鎗手，子彈橫飛，鎗聲震耳欲聾，但是鎗彈像是長上眼睛一樣，儘管打碎了牆上的水泥，迸起了碎片，但是那男人仍然無恙，又是一個翻滾，滾到了汽車後面，車後面躲着一個美女，男女擁抱，接起吻來——施達看到了這裏，不禁打了一個呵欠。

他是因爲覺得無聊，才走進電影院來的，但是到了電影院中，他却發覺更加無聊，他的眼皮向下沉，幾乎要睡着了。而就在這時候，銀幕下面，突然打出了一排字幕：急事，施達請出，大堂有人相候。

施達呆了一呆，字幕隱去，施達站了起來，同樣的字幕，又出現了一次，施達向外走去，戲院中只有小貓三四隻；才從黑暗中，走到了光亮處，幾乎什麼也看不到，他略停了一停，看到兩個人向他走過來，他揉了揉眼，道：「什麼人？」

那兩個人來到了他的面前，施達更覺得訝異了，因爲他竟不認識那兩個人。

那兩個人來到了施達的身前，一個道：「你就是施達；那個攝影師？」

施達巳經覺得有點不對頭了，他連忙向後退去，可是那個人却巳經伸出手，向他的肩頭搭來，施達手臂向上一揚，「拍」地打開了那人的手臂，身子陡地向後，退了開去，穿過了絨幔，來到了戲院中，他的眼前，又是一黑，他打横走出了兩步，貼牆站着。

他看到那兩個人，也立即跟了進來，銀幕上，還在乒乒乓乓地開着鎗，那兩個人進來之後，一個站在門口，另一個向前走了幾步，四面張望着。

由於戲院中人少，所以冷氣够凍，但是施達却覺得自己在隱隱冒汗，因爲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却知道，不論有什麼事，他這時最好不要給那兩個人發現，他背靠着牆，慢慢移動着，很快就到了另一出口，這時候，銀幕上的女主角，發出了一下尖叫聲，那一下尖叫聲，催得施達掀開絨幔，出了那門口。

他喘了一口氣，奔過了走廊，到了太平門前，托起銅門。

他進戲院來的時候，太陽高照，可是現在，雨勢却大得出奇。施達也顧不得雨有多大，他立時以手遮着頭，冒雨衝過了馬路，到了對街的屋簷之下，他才敢轉過身來。

他看到剛才在堂中攔住他的那兩個漢子中的一個，從戲院的正門走了出來，施達連忙偏過頭去，但是，那人巳然發現了他。

那人大叫了一聲，奔了過來，一輛冒着大雨駛過來的車子，幾乎將那人撞倒，施達轉頭就奔，奔過了一條橫街，又拐了好幾個彎，等到他巳確定那漢子並沒有追到他時，他才停了下來。

他的身子巳濕透了，他站在街邊，等

到有一輛街車經過，他才上了街車，回到了家中。

當他走到家中時，他緊張的心情，才鬆了下來，他先找了一條乾毛巾，擦乾了頭髮，又換去了濕衣服，就在這時，門鈴響了！

施達聽到了門鈴聲，嚇了一跳，但是他立即笑了起來，心想自己爲什麼變得那麼胆小？在戲院中的那兩人，總不致於追到家中來了？

可是，當他走向門口去開門的時候，却有心驚肉跳之感，因爲在門外的人，不斷地按着鈴，施達來到了門口，大喝道：「什麼人？」

門外立即回答，道：「施先生，你在家麼？好了，總算找到你了！」

「你究竟是誰？」施達覺得那聲音很熟，但是却又想不起是什麼人來。

「我是何求！」門外那人的聲音極其焦急！

何求，施達想起來了，老何是一個世家子弟，年紀巳經不輕，可是他却從未曾正經做過一件事，但是那也不要緊，他的上代有的是錢，他可以說是標準的公子哥兒，吃喝玩樂，無一不精，施達曾和他見面，却算不上是朋友。

施達不明白他何以會在那麼大雨找到他這裏來的，他開了門，更嚇了一跳，何求的全身上下都濕透了，他身上穿的是極其名貴的西裝，濕得向下直淌着水，他的臉色蒼白得像死去，他的口唇，也在抖着，施達才開了門，他就撞了進來，立時關上了門，靠着門在喘氣。

施達呆了半晌，才問道：「是什麼事情？」

何求的神色，十分緊張，道：「你……你看這個。」

他一面說，一面從上衣口袋中，摸出一封信來，交給施達，施達一看到那信封上的字，全是用報紙上剪下來的字貼成的，他就呆了呆，一伸手，將那信自何求的手中，搶了過來。

信封也巳濕了一半，施達抽出了信紙來，信紙上的字不多，大小不一，也全是從報上剪下來的字貼成的，連在一起，那是一封勒索信！

「我們兄弟缺錢用，向你借二十萬元，不得推托，不得報警，否則取你性命，大煞星啓。」

何求指着那信，手指在發着抖，說道：「你……看這封信，我怎敢報警？」

「你準備付錢？」施達問。

何求連連點頭，道：「這封信，我上午收到的，中午，我還接到了他們的電話，問我決定了沒有，我說巳決定了，那個大煞星，問我派什麼人送錢給他，我想，我認識的人只有你更够胆色，所以，就說了你的名字。」

施達苦笑了一下，道：「你倒眞好介紹啊。」

何求着急道：「你不會不答應吧？」

施達道：「你還說了我一些什麼？」

何求道：「大煞星追問我，你是什麼人，我說你是一個攝影家，和警方沒有關係。」

施達緩緩吸了一口氣，他想起他在戲院大堂中碰到的那兩個人。何求又道：「大煞星限我今晚九時三刻，將錢送到。」

施達一怔，說道：「現在巳經七點多了。」

何求道：「錢我巳準備好了，地點我也和他約好了，就是找不到你，唉，你辦公室的人，說你看電影去了。」

何求講到這裏，施達忙道：「你派了兩個人，到電影院來找我？」

「是啊，那是我兩個得力夥計，他們是粗人，可是對我倒很忠心！」何求說着：「我就在車中等你，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沒有看到你？」

施達苦笑了一下，道：「你派來的那兩個人，幾乎將我嚇死，我以爲他們是綁票的。」

何求像是根本沒有聽到施達在說什麼，他只是道：「求求你，你一定要代我走一趟！」

何求又從身上取出了一隻牛皮紙袋來，道：「二十萬，全在這裏了。」

施達打開牛皮紙袋來看了看，果然全是一叠叠的大鈔，他拍了拍那牛皮紙袋，道：「老何，你這樣也不是辦法，收到了一封信，就交二十萬出去，這個例一開，你的錢再多也不够。」

何求道：「本來，我也不準備理睬的，可是在接到了大煞星的電話之後，我決定付錢了。」

「爲什麼？」

「那個大煞星，他簡直就像是每分鐘都在我的身邊一樣，我在這三天中，做了一些什麼事情，他全說得出來，如果他要害我那太容易了。」

施達望了他半晌，道：「你不準備報警？」

「不，不，」何求搖着雙手道：「二十萬算不了什麼，犯不上和這種亡命之徒作對。」

施達嘆了一聲，道：「反正你有的是錢。」

何求拍着施達的肩頭，道：「你替我解決了這件事，我一定重重謝你。」

施達道：「你和那個大煞星，約好了在什麼地方？」

「今晚九時，在你的家中收錢。」

施達直跳了起來，在那一刹間，他的喉間，不知有多少粗言穢語湧塞着，想要罵了出來，可是，却因爲他想罵何求的話實在太多了，是以反變得一句也罵不出來，他只是瞪着何求。

那時，施達的樣子實在太可怕了，是以何求也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一步，施達終於大聲叫了起來，罵道：「你這個王八蛋！」

何求苦着臉，道：「你別怪我，我……沒有辦法，對方說要顧及安全，他非那樣不可，我將你的地址告訴了他，他說九時就來，錢在你這裏，我……告辭了！」

施達大喝道：「王八蛋，你別走！」

可是何求話一說完，便巳奔到了門口，打開了門，向外便奔，等到施達也追出門口時，何求巳經奔下樓梯去了，施達本來想追上去的，可是他一想，如果到了九點鐘，那個大煞星來了，自己不在家中的話，那麼，事情就糟糕了。

他只好退了回來，而心中又實在氣不過，是以他足足罵了何求十五分鐘之久，等到他想到他應該將罵何求的話，用錄音機錄下來的，他的氣已經平了。他看了看時間，已快八點鐘了。

而一小時之後，就會有一個亡命之徒，到他的家中來，收取那二十萬。

一想到這裏，施達着實緊張得可以！

在那一小時中，施達想了不知多少辦法，他好幾次想打電話給王小鳳，將事情告訴她，請她來和自己在一起，可是當他想到，那可能害了何求的性命時，他又將拿在手中的電話，放了下來。

一小時終於過去，在約定的時間前的一分鐘，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施達在抓起電話的時候，手兒緊張得在微微發抖。

他知道那電話，一定和那個大煞星有關的。

果然，施達才一將電話湊到了耳際，就聽到了一個很粗啞的聲音，道：「施先生，一切全準備好了麽？」

施達心頭怦怦跳着，爲了小心，他還追問了一句，道：「閣下是——」

那粗啞的聲音，顯得十分不耐煩，大叫了一聲，道：「我是大煞星，我的人就要來你這裏，向你拿錢了，你準備好了沒有？」

施達迅速地吸了一口氣，這個「大煞星」一定是脾氣暴烈之極的傢伙，要不然，施達只不過客客氣氣地問了他一聲，他何以會如此怪叫起來？

施達連忙說道：「是！是！請你派人來好了，不過，約定的時間，好像已經到了。」

「你放心，一定準時來到！」大煞星回答着。

施達放下了電話，離約定的時間，只有半分鐘了，施達突然想到，那位「大煞星」，可能就是在他樓下，大廈門口的公共電話亭中打電話的。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麽他從陽台上望下去，應該可以望到那個向何求敲詐勒索犯罪份子！

施達急忙拉開了抽屜，取出一隻望遠鏡來，可是，他還未曾走到陽台上，門鈴突然響了起來。

施達略呆了一呆，放下了望遠鏡，來到門前，門鈴又響着，施達大聲道：「來了！」

這一剎間，他的心情更是緊張，他一面在開門，一面心頭在怦怦跳着。

施達曾和不少犯罪份子接觸過，但是如此直接的接觸，在他來說，卻還是第一次。而且，在何求的敍述中，這個犯罪份子，神通廣大到可以知道他勒索對象的每一個行動，那自然是一個非同小可的人物了。

施達打開了門，向外看去。

當他向外看去的時候，他不禁的呆住了！

門外，站着一個小女孩。

自然，所謂「小女孩」也者，只不過是施達的感覺。在施達看來，站在門口的是一個小女孩，然而，門口那女孩子，自然一定以爲自己是個成熟的女人，這一點，從她的打扮上可以看得出來。

她身形不高，大約不會超過五呎，可是卻穿着一條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矮冬瓜型的女孩子穿短裙，給人的印象只是滑稽，那女孩子自然也不例外。

她的手臂上，套着一隻蛇形的箍，她的眼眉下，塗着青綠色的眼蓋膏，畫着濃黑的眼圈，以使她閉上眼睛的時候，和睜開眼睛的時候，差不許多，她面部的化裝之濃，使得施達不禁嘆了一聲。

她至多不超過十六七歲，可是卻拚命裝出老練的樣子。那樣的女孩子，施達自然不是第一次碰到了，在大城市之中，這樣的女孩子隨處可見，她們通常出沒在低級的黃色舞院之中，或是在酒吧的門前，向外張望，再不然就是掛在水兵的臂彎中，招搖過市。

雖然，這樣的女孩子不足以令人驚奇，但是這樣的一個女孩子，突然在這樣的時刻，出現在門外，那卻是令人驚奇的事情。

施達呆了一呆，才道：「你——」

他才說了一個字，那女孩子便急不及待地道：「你已準備好了麽？」

那女孩子的聲音很尖，而且當她說話的時候，她的胸脯迅速地起伏着，這一切，都證明她心情的緊張，遠在施達之上。

施達的心中，這時反倒一點也不緊張了。那個女孩子說出了那樣的一句話來，那已經足夠證明，她是大煞星派來的人了。施達一直以爲，大煞星就算自己不來，他所派來的人，一定也是什麽兇神惡煞也似的打手，但如今卻是這樣小舞女也似的一個人。

施達只覺得滑稽，尤其當對方的神態，看來比他更緊張，簡直就像是一頭受了驚嚇的兔子一樣時，施達已完全鎮定下來了。

施達微笑着，道：「我準備好了，你就是大煞星派來的人？」

那女孩子道：「是的！」

她雖然急於離去，一面回答，一面向後看着，然後又道：「快給我！」

施達笑着，道：「你不必緊張，在你的身後，並沒有警探在。」

施達只不過隨便說了一句，可是那女孩子卻整個人震了一震，她突然向後退了一步，然後，在她掛在肩上，用許多亮晶晶的金屬片綴成的手袋中，取出了一柄手槍來，對準了施達道：「快拿來！」

那女孩子的手中，忽然多了一柄手槍，那不禁令得施達爲之愕然，無論如何，那柄手槍，看來總像是玩具手槍，至少施達一看到了那柄手槍之後，直覺是如此，所以他幾乎連想也未曾想，就伸出手去。想將那柄手槍，奪了過來，一面還在道：「別玩那樣的把戲——」

可是，他才講了這一句話，槍聲便響了！

槍聲顯然是從那女孩子手中的槍上發出來的，由於那女孩子已到了走廊中，所以槍聲在走廊中引起迴響，十分驚人，施達的身子突然一震，他只覺得右臂上，一陣灼熱，在那片刻間，他還未曾想到疼痛，而他的身子的震動，多半也是因爲那一下巨大的槍響。

他低頭向自己的臂上看去，看到鮮血湧了出來，一看到了血，他不但感到了一

陣難忍的疼痛，而且，立時產生了一陣昏眩的感覺。

他身子一側，靠住了門，這時候，他看到那女孩子正迅速地在走廊中奔到了樓梯口，消失不見，施達想叫，可是卻又叫不出來。

那只是極短時間的事，接着，鄰居聽到了槍聲，打開了門，發現受了槍傷的施達。

施達直到這時，才啞着聲音，叫了出來道：「快替我召救傷車來！」

施達講完了那一段話之後，昏眩的感覺更甚，如果不是他的兩個鄰居立時奔過來，將他扶住的話，他可能要跌倒在地上了！

× × ×

一小時後，施達從手術室中推了出來，他手臂中的子彈已經取出。雖然他感到自己虛弱得可怕，但是在醫生來說，施達的傷，只好算是輕傷。

施達被推向病房，他還未進病房，就看到王小鳳和兩個警官，走了過來，施達竭力想在臉上，擠出一絲笑容來，可是他臉上的肌肉，卻變得十分僵硬，他只好怔怔地望着王小鳳。

王小鳳沉着臉，也只是冷冷地望着施達，那使施達覺得很奇怪，他和王小鳳的感情，已經算是不錯了，何以他受了傷，王小鳳不但沒有一點着急，而且，還那樣公事公辦，板起了臉呢？

施達在猶疑間，已被推進了病房，王小鳳和兩個警官，也跟了進來，在護士的帮助下，施達躺到了病床上，施達在床上略欠了欠身子，叫道：「小鳳！」

可是王小鳳卻像全然未曾聽到他的叫喚一樣，只是轉過頭去，對着兩個護士說道：「請你們兩位出去，我們有話要問傷者。」

那兩個護士走了出去，一個警官，站在門口，另一個警官，立時拿出紀錄簿來，施達睜大了眼，道：「小鳳，這算是什麽？」

王小鳳仍然板着臉，道：「施達，你在你的寓所門口，受了槍傷，你將詳細的經過所訴我。」

施達呆了一呆，他心中多少感到有點委曲，他受了槍傷，警方自然要調查，但是也犯不着將他當犯人一樣來審問啊。

而且，王小鳳的問題，施達也有感到難以回答之處，因爲施達曾答應過何求，不將被勒索的事，向警方投訴的。那時，施達以爲事情很簡單，勒索者來拿錢，他將錢交給人家就是了。他怎料得到來的是一個神情緊張的女孩子，而那女孩子又會突然之間開了槍，使他受傷。

現在，他將如何回答王小鳳的問題呢？如果他不照實說，警方一定不肯干休，如果他照實說的話，那麽，勒索何求的大煞星，非但未曾拿到二十萬，警方又知道了這件事，何求的處境，這不是十分危險了！

他在考慮自己應該怎麽辦，是以他好半晌未曾說出話來。

而王小鳳卻顯然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她冷笑着，道：「如果你要請一個律師的話，現在就可以打電話。」

施達吃了一驚，他不禁叫了起來，道：「律師？我爲什麽要請律師？我是一個被害者，警方將我當成了什麽人？我又不曾犯法。」

王小鳳的雙眼之中，射出了十分冷峻的光芒來，盯住了施達，道：「你受了槍傷，而在你的寓所中，我們發現了二十萬現鈔。」

施達立時道：「藏有二十萬元現鈔，也算犯法麽？」

王小鳳又冷笑了起來，而她接着說出來的話，卻令得施達目定口呆！

王小鳳冷笑着，道：「藏有再多的現鈔，都不犯法，但是施達，你那二十萬現鈔，卻全是印刷精良的假鈔票；情形當然不同了。」

在剎那之間，施達只覺得耳際陡地響起了「嗡」地一聲響，他簡直不能相信，那是事實，但是自王小鳳口中說出來的話，他卻又聽得明明白白。

一時之間，他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上來，他的心中，湧上了十幾個問題來，可是他卻亂得一個問題也解答不出。

何求是一個世家子弟，有着用不完的遺產，鈔票是他交來的，那怎麽可能會是假鈔票？何求哪裏來那麽多假鈔票？這實在是不可能。

在施達張大了口，不知說什麽才好之際，王小鳳已冷冷地道：「同樣是假鈔票，在市面上流通，已有五年之久，由於這些假鈔票是印刷精美，而且流通的數量也很少，是以一般人都分不出來。」

施達只有苦笑了一下，道：「是……麽？」

王小鳳冷笑着，道：「到現在爲止，發現使用假鈔票案例之中，最大宗的，都還是在你家中發現的那一宗，整整二十萬元，施達，你一定可以成爲全市風頭最勁的人物了，每個人都會認識你！」

施達失聲叫了起來，道：「小鳳，你在懷疑什麽？」

王小鳳的聲音更冷峻，她道：「通常一個有着犯罪嫌疑的人，是不會直呼一個警官的名字。」

施達爲難地攤開手來，道：「你聽着，小鳳，我像是印製假鈔票的人麽？」

「那麽，請你將假鈔票的來源告訴我吧。」

「是一個人給我的。」

「什麽人？」王小鳳立時逼問。

施達猶豫了一下，他本來是決不想說出何求的名字來的，因爲何求正在遭受歹徒的勒索，而歹徒也曾警告過他不准報警，否則會對何求不利。歹徒顯然不是隨便談談的，因爲施達也受了槍傷。

可是，如今的情形，卻是不同了，因爲何求給他的，是二十萬假鈔票。

他猶豫了幾鈔鐘，便道：「他叫何求，是我的一個朋友，我們不算很熟！」

王小鳳道：「他爲什麽要將那樣的鉅款交給你？」

施達嘆了一聲，他實在沒有法子不將整個事情的經過說出來了，他道：「小鳳，這件事，本來我是有責任代人保守秘密的，因爲我如果講了出來，對何求可能有生命的危險。」

王小鳳嚴肅地點着頭，說道：「我知道的，警方會將這件案子當作機密案件處理。」

施達道：「何求是一個有錢人，他接到了一封勒索信，有人具名爲『大煞星』，要向他敲詐二十萬元，這二十萬元就是他交給我，托我轉給歹徒的，但是我却沒有機會，大煞星派了個女孩子來，那女孩子不知怎地，就開槍傷了我，走了！」

王小鳳的雙眉蹙得十分緊，她用心地聽着，道：「那何求是幹什麼的？」

「他根本不必幹什麼，他享受着上代的遺產，是一個無所是事的富家子弟。」

「一個富家子弟，出手便是二十萬僞鈔？」

「我不知道那是爲了什麼原因，」施達苦笑道：「但是要我相信他是一個僞鈔犯，我却也不能相信。」

「他住在什麼地方？」

施達說出了一個地址，然後又道：「警方人員最好不要去看他，因爲他曾說過，那個勒索他的人，竟可以知道他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細節，可知那人一定是暗中監視着他，如果看到有警員和他聯絡，那麼，會疑心他報了警，可能對他不利的。」

王小鳳冷笑道：「你剛才說對他不熟，但是你倒相信他是個好人。」

施達攤了攤手，道：「他實在不像是壞人！」

「壞人的額上，最好刺着字！」王小鳳瞪着施達。「你放心，我一個人去見他，而且，我會穿着便裝去。施達，我告訴你，你現在受着警方的看管，如果你試行自動離開醫院，那是你自討沒趣！」

施達苦笑着，說道：「我還有什麼辦法？」

王小鳳又望了他半晌，才搖了搖頭，又嘆了一聲，才轉身走出了病房。

三十分鐘之後，王小鳳走向一所又舊又大的花園洋房，在這個現代化的城市中，已很少看到那樣古老的房子了，王小鳳按着門鈴，在那樣的舊房子中，可能一切都還保持着舊的作風，是以一切都是慢吞吞地，過了好一會，才有人來到鐵門前。

那是一個老年男僕，他抬着頭，望着王小鳳，王小鳳道：「我來找何先生。」

那男僕人道：「小姐是——」

「我姓王，但是你可以告訴何先生，我是一位施先生叫我來的。」王小鳳耐心地說着。

那老僕將王小鳳的話重複了一遍，轉身走了開去。

王小鳳又在門外等了三四分鐘，才看到一個人匆匆走了出來，那人來到了鐵門前，道：「是王小姐麼，請進來，施達有什麼話說？」

王小鳳略呆了一呆，施達告訴她，那二十萬是何求給他的，那在王小鳳心中，等於已造成了一個印象，何求就是僞鈔製造者。雖然施達曾一再強調何求不像是一個犯罪份子，但是王小鳳根本沒有聽進耳裏去。

可是這時，她的心中，也不免有多少疑惑了，因爲那個正在拉開鐵門，讓她走進去的人，如果就是何求的話，那麼，至少在外表上看來，他無論如何，不像是一個印製僞鈔的人。

但是，人是不可以憑他的外表來決定的，王小鳳的心中告訴自己，別爲他看來像是老實的外表所迷惑。

王小鳳走進了鐵門，經過了一個不能算是小的花園，一起來到了客廳中。

客廳中的陳設很華貴，但是却顯得古舊，在王小鳳坐了下來之後，何求又急不及待地道：「王小姐——」

王小鳳却揚了揚手，打斷了他的話，道：「何先生，你託施達代你做一件事，是不是？」

何求陡地一怔，像是十分吃驚，他張大了口，發了好一會呆，才說道：「是……是……他可是巳將我托他的事情，做妥了？」

王小鳳直視着何求，道：「你托施達做的，究竟是什麼事情？」

何求顯得更不安了，他搓着手，額上在冒着汗，像是不知該如何回答王小鳳的話才好，過了好一會，他才道：「王小姐，這件事，我看還是……唉……還是讓我保守秘密的好，我只想知道，施達怎麼樣了。」

王小鳳的面色，略略一沉，她正想告訴何求，施達爲了他的事，而受了槍傷，可是就在這時，只聽得花園門外傳來了一陣汽車喇叭聲，接着，鐵門打開，一輛跑車直衝了進來。

王小鳳忙轉過頭，向花園看去，只見那輛跑車一直衝到了客廳的石階之前，才停了下來。

車子一停，一個長頭髮、窄褲、花襯衫的青年人，便從跑車中跳了出來，走進客廳，那青年人向何求揚了揚手，「嗨」地叫了一聲，又轉過頭來，向王小鳳望了一眼，「噓」地吹了一下口哨，便上樓去了。

王小鳳呆了一呆，道：「這是誰？」

何求苦笑道：「這是我兒子，唉，現在的年輕人，眞不懂規矩。」

王小鳳皺着眉頭，她在施達那裏，知道何求是一個專靠祖上的遺產混日子的人，那麼現在看來，他的兒子也正是這一類人。

何求欠了欠身子，又說道：「王小姐，施達的事——」

王小鳳壓低了聲音，道：「施達爲了你的事，被一個女人用手槍射傷了。」

何求整個人都震動了起來，他張大了口，一時之間，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等過了好半晌，他才嘆了一聲，道：「那怎麼辦？」

王小鳳說道：「施達受了傷，警方自然要調查這件事情。施達倒可以說是你的好朋友，他堅決不肯說是爲什麼才會受傷的。」

何求抹着汗，道：「那就好了。」

王小鳳又道：「本來，施達倒可以爲你保守秘密的，可是你自己却不爭氣，非但你不爭氣，而且，你還害得施達要吃官司。」

何求站了起來，道：「我？我不知道那是犯法的——王小姐，你是——」

王小鳳取出證件來，道：「我是警方人員。」

何求苦澀地笑了起來，又重覆着他剛才的話，道：「王小姐，我不知道那是犯法的，有人向我勒索，我又不敢和匪徒見面，所以才要托他將那筆錢交給匪徒的，這怎會害他吃官司？」

王小鳳盯着何求，道：「你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你那筆錢是那裏來的？」

何求也望着王小鳳，從他臉上那種疑惑的神情看來，他顯然不知王小鳳那樣說法是什麼意思。

而這時，王小鳳的心中，也不禁有點疑惑起來，因爲如果何求是一個製造和使用僞鈔的罪犯的話，那麼，他這時的演技，實在太精良了。

過了片刻，王小鳳才忍不住道：「你不知道我那麼說是什麼意思？我問你那二十萬的鈔票來源呢？」

何求苦笑了一下，道：「那是我父親遺產的一部份。」

王小鳳的面色一沉，道：「何先生，如果你再不老實說出來，我要告訴你，我是帶了拘捕手令到來的。」

何求直跳了起來，剎那之間，他的神色，又驚又怒，道：「你……你說什麼？拘捕的手令？我是被人勒索的人，警方爲什麼要拘捕我？」

王小鳳冷靜地望着何求，她心中在想，何求不是一個演戲的天才，那就是他眞的不知情？

但是，他怎可能眞的不知情呢？他剛才竟掩飾說那二十萬元，是他遺產的一部份。

何求叫嚷了好一會，才靜了下來，喘着氣，瞪着王小鳳。

王小鳳這才緩緩地說道：「對，何先生，你被一個署名『大煞星』的人勒索，可是，你却以二十萬的僞鈔，去支付勒索費。」

何求的口，在那片刻之間，張得老大，過度的驚訝，使他的顎骨，失去了活動的能力，以致他張大了口之後，再也合不攏來。

從他的那種神情看來，像是在他那一輩子之中，還是第一次聽到「僞鈔」這個名詞。

過了足足三分鐘之久，他才揮着手，道：「你，你不是在開玩笑？」

「一點也不！」王小鳳嚴肅地回答。

何求搖着頭，像是在自言自語，喃喃的道：「不會的，施達不致於會那樣的，他怎會用僞鈔來換走了我的鈔票，他不會的！」

何求抬起頭來，聲音中帶着哭音：「如果落到了大煞星的手中，是會害了我性命的啊！」

何求竟以爲是施達掉換了他給施達的鈔票，這倒令王小鳳有啼笑皆非之感，他立時道：「施達自然不會那樣，你給他的就是僞鈔，我再一次問你，那些僞鈔的來源，是怎樣的？」

何求哭喪着臉，道：「這還用再說一次麼？我巳經說過了那是我父親的遺產的一部份。」

「胡說！」王小鳳立時斥責他：「你是不是想說，你從銀行中取到了二十萬僞鈔？」

何求呆了一呆，道：「我沒有那樣說過。」

王小鳳也漸漸有點沉不住氣了，她道：「你剛才還說，那是你所得遺產的一部份。」

何求急忙解釋道：「是啊？我父親遺下了很多東西給我，有銀行存欵，有不動產，有——」

王小鳳厲聲道：「你不必數說你獲得多少遺產了，誰都知道你是一個依靠遺產過日子的人。」

何求多少有一點委曲，他道：「你得等我說完了，才能明白我說些什麼，父親的遺產中，還有兩大箱現鈔，那二十萬就是在那兩箱現鈔中取的。」

王小鳳呆了一呆，她倒的確未曾想到這點。通常遺產總是銀行中的存欵，但是遺產自然也可以是一大批現鈔。

當王小鳳一呆之際，她心中又陡地一動，忙說道：「那兩大箱鈔票，總共有多少？」

何求眨着眼睛，說道：「總數是一千萬！」

王小鳳再問：「你動用了多少？」

何求道：「有時，銀行休息時，我間中會動用那些現鈔，但用得不多，連那二十萬在內，我不過動用了一百二十三萬左右。」

王小鳳深深地吸了口氣，警方對於這宗僞鈔案的紀錄，幾年來檢獲的僞鈔數字，連那二十萬在內，是一百一十萬左右，自然，由於這批僞鈔的印刷精美，有很多可能還在市面流通，而未被發現。

警方一直就在懷疑，這批印刷得如此精美的僞鈔，何以流通的數量如此之少，現在看來，這批僞鈔，另有陰謀，王小鳳迅速地轉着念頭，又道：「何先生，請問，你爲什麼不將數字那樣巨大的現鈔，存進銀行去？」

何求說道：「先父臨死之時，曾特別吩咐過，這兩大箱現鈔，不可以存到銀行去。」

王小鳳冷笑着，道：「你現在可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爲了什麼？」何求莫名其妙地反問道。

王小鳳一字一頓，慢慢的道：「因爲那兩箱現鈔，全是僞鈔，所以不能存到銀行去！」

何求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他大聲道：「你不能那樣說，先父是正當商人，如何會有那麼巨額的僞鈔，你的話要負責任的。」

王小鳳却並沒有被嚇倒，她鎮定地道：「這件事是很容易得到解決的，我可以立時召專家前來辨認的。」

「好，」何求連頸子都紅了，說道：「你去召專家來，豈有此理，眞正豈有此理！」

王小鳳在何求的大聲抗議中，已經走到了電話機旁拿起了電話來。

二十分鐘後，一輛警車已經趕到了，十來個警員，紛紛跳下警車來作戒備，何求看到了這樣的情形，臉色不再漲得通紅，而是發青了。

一個警官，陪着一位辨認僞鈔的專家，走了進來，王小鳳點頭道：「好了，那兩箱僞鈔在什麼地方？」

何求氣呼呼地道：「跟我來！」

一行人跟着何求，到了二樓何求的書房。何求按鈕，移開了一隻書柜，在那書櫃之後，現出了一隻入牆的大保險箱來，何求旋轉着保險箱號碼鍵盤，不一會，便將保險箱打了開來。

他在保險箱中，拉出了兩隻箱子來，打開了箱子，招手說道：「全在這裏，你們看吧！」

那兩隻箱子中，是滿滿的兩箱鈔票，何求叉腰而立，看來他也充滿自信，那兩箱鈔票，絕不可能是僞鈔，可是只不過是半分鐘後，他就像是鬥敗的公鷄一樣！

因爲僞鈔鑒別專家，在箱子中取起了兩紮鈔票來，用放大鏡畧一檢驗，便立卽宣佈道：「這是僞鈔，和已發現的，完全相同！」

專家的話才一說出口，「拍」地一聲，一個警官已揚起了手扣，扣住了何求的手腕，何求張大了口，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也就在這時，只見一個女僕匆匆忙忙地走了進來：「老爺，老爺，少爺從窗口中跳下來跌傷了！」

何求大叫了一聲，可能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一下大叫是什麼意思，但是打擊接連而來，却逼得他非大叫起來不可。

就在他的大叫聲中，只見兩個警員，架着一個飛型的年輕人走了進來，王小鳳曾見過這個年輕人，認得他就是何求的兒子。

那年輕人這時，面色灰敗，他大聲叫道：「我承認了，我什麼都承認了，別打我！」

王小鳳反倒一呆，道：「誰打你了，你想承認什麼？」

那青年人低下頭去，道：「勒索信是……我寫的，我叫女友去收錢……我……這些錢，本來就是我的，他死了之後，錢不全是我的了麼。」

王小鳳完全明白了，如果不是看到何求的眼珠幾乎從眼眶中突了出來，如果不是看到何求額上的青筋，像是要爆裂一樣，她眞要忍不住大笑起來。

寫信勒索何求的，就是他的兒子，怪不得何求的一擧一動，那個「大煞星」全知道得清清楚楚，嚇得何求不得不乖乖付錢。

王小鳳的面色一沉，道：「你的女友有槍，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青年的額上也在冒着汗，道：「是買來的。」

王小鳳道：「你爲什麼忽然從樓上跳下來。」

青年喘着氣，說道：「這兩位警員，你們不是巳經知道是我幹的，所以來抓我麽？」

王小鳳還可以忍住笑，但是別人却實在忍不住了。

在衆人的笑聲中，王小鳳問何求道：「何先生，我相信你是無辜，但是你父親，却決不會是正當的商人，警方要徹底搜查這幢屋子，我相信，一定會發現許多連你也不知道的大秘密！」

王小鳳隨即轉過了頭去，道：「還有，年輕人，或者應該叫你大煞星，你的女朋友在那裏？」

那年輕人囁嚅地說出一個地址來，王小鳳的預料實現了，當警方人員發現了地窖的一個暗門，那暗門又通向另一個地窖，而在那另一個地窖中，發現了僞鈔印刷機和印製僞鈔的一切設備之際，何求的神色，像是有十七八個大頭鬼在他面前跳舞一樣，他全然不知道那個秘密。

× × ×

施達的傷勢有了起色，王小鳳笑吟吟地在替他削着一個蘋果，道：「何求的父親是僞鈔專家，他印製的僞鈔一直運到海外各區去，所以也一直未曾被人家發現，如果不是他臨死時，捨不得那兩箱鈔票的話，這件事，可能一直不會被人發現，他就是印製僞鈔起家的。」

正講到這裏，何求推門走了進來，他垂頭喪氣，坐了下來，施達道：「好了，現在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你生命不會有危險了。」

何求苦澀地笑着，說道：「可是，施達，你想想，我父親是一個僞鈔犯，我的兒子，是一個勒索犯，那麼，我……我算是什麼……」

施達和王小鳳互望着，他們實在想笑，但是看到何求那種苦澀的神情，他們都不忍心笑出來！

（完）

劍影迷踪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綸被十二煞神圍攻，尹劍青正想出面協助，跟着天煞星翁得奎和司馬綸中了「散功散」倒地，原來金財神和温化龍想將自己天魔門師兄弟毒殺，二人想平分古墓中的藏金，故先將大師兄翁得奎暗算，尹劍青看到他們的用心，先折斷三小段松枝，彈出，制着温化龍的穴道，金財神見是尹劍青，假意和他談判，暗中出手，反被尹劍青制服，向金財神取解藥，知道是毒郎中配製的，恰巧毒郎中出現，跟着絕情師太、大通禪師、葛清玄、況公權、萬少泉等人和青衣帮的人也出現，衆人追查毒郎中要人，毒郎中利用萬鎭河失去神智要脅衆人……

邪難以勝正　羣魔盡授首

尹劍青道：「但你必須先把解藥交給我。」

毒郎中陰笑一聲道：「兄弟忝爲一帮之主，答應了豈會不算？」

尹劍青松枝一指，喝道：「你不交出解藥來，我就先不放過你。」

擧步朝毒郎中逼上一步。

毒郎中大笑道：「尹少俠，你不看看身後麼？」

尹劍青不用他說，在逼上一步之後，就巳發覺身後有人欺來，急忙轉過身去。

只見又是一個身材矮胖的蒙面人巳經欺到一丈光景，心頭暗自忖道：「這蒙面人身材矮胖，莫非是活彌勒覺慧上人？」

心念一動，立即側面朝大通禪師叫道：「老禪師，這位矮胖蒙面人，大概是覺慧老師父了……」

喊聲未落，那矮胖蒙面人巳經右手一抬，呼的一掌，朝尹劍青迎面劈了過來。

這一掌來勢之强，一道勁風，直捲而出，就像驚濤拍岸，轟然有聲。

尹劍青不敢和他硬接，身形一閃，竟自避了開去。

大通禪師聽了尹劍青的話，再看矮胖蒙面人出手掌勢，果然是少林「金剛掌」，那不是師叔還是誰來？急忙搶身而出，合掌道：「師叔……」

矮胖蒙面人一掌落空，尹劍青閃出，大通禪師正好迎上，他一聲不作，揮手又是一掌，劈過來了。

大通禪師眼看師叔失去了理智，心頭一凜，慌忙一個旋身，躍了開去，朝毒郎中喝道：「閣施主，你給師叔服了什麼藥物？」

毒郎中朝矮胖蒙面人揮了揮手，那是一種奇特的手勢，矮胖蒙面人一聲不發，突然朝正在動手的十二煞神（其實只有九個煞神）撲了過去。

毒郎中朝尹劍青和大通禪師二人徐徐說道：「二位助我擒下十二煞神，在下就可奉上解藥。」

大通禪師低喧一聲佛號道：「施主這

個條件貪僧碍難接受。」

尹劍青在大通禪師說話之際，驟然欺身而上，左手使了一招「赤手搏龍」，朝毒郎中左腕抓去。

何柔柔站在她娘身邊，一雙盈盈目光，只是關注着尹劍青，此時忽然嬌聲道：「使不得。」

尹劍青出手何等快速，已然一把抓住毒郎中的脈腕。

毒郎中只剩下一隻左手，但却毫不避讓，任由他抓住左手，含笑道：「尹少俠莫要忘了在下外號叫做毒郎中。」

他說話之時，尹劍青已然感到不對，但覺五指一痲，整條左臂登時用不上勁，急急往後躍退。

紫煞星司馬綸在尹劍青出手之際，身形急閃而上，軟劍寒光一閃，朝毒郎中手臂劈落，但聽「噹」的一聲，長劍竟似劈在鋼條之上。

原來他左臂之上，套着純鋼製的護臂，不畏刀劍。

毒郎中回頭朝他一笑道：「司馬大俠剛才中毒昏迷，是兄弟給你服了解藥，你怎地恩將仇報了？依在下相勸，天魔門毒害尊師，你該找他們去算帳才是。」

何柔柔嬌聲道：「尹少俠，你中了毒郎中的散功毒，快過來。」

她隨着話聲，身形閃動，正待朝尹劍青走來。

但就在此時，右首石門中衝出一個中等身材的蒙面人，手中長劍一挺，攔在尹劍青前面，青衣帮金鵬、金燕二位令主覩狀，急忙搶出。

那知這一瞬間，從那石門中又走出一批獨臂人來，是由通臂猿侯椿年為首，接着是天狼星郎百輝，琵琶手鄢茂元，鬼手搜魂申一絕，月下客慕容新，還有一個身材高大的蒙面人，和二十幾名手執尖刀的黑衣獨臂大漢。

獨臂帮的人也全體出場了。

青衣帮帮主面蒙青紗的青衣婦人，眼看這石窟之中形勢十分混亂，不願在此時帮那一方動手，立即冷聲道：「柔柔，妳們過來。」

何柔柔不敢違抗，望望尹劍青，只得和二位令主一起退了下去。

尹劍青左臂中毒，後退了兩步，正在運功逼毒，那知不運功還好，這一運功，但覺左臂毒氣竟然隨着自己運行的氣機，由左肩迅速往身上滲透過來，心頭不禁大吃一驚。

這時正是獨臂帮的人，從右首石門中魚貫走出之際，尹劍青只覺有人輕輕扯一下衣角，其中聽到極輕的聲音說道：「大哥，快往後退，到石門中來。」

尹劍青聽出說話的正是艾青青的聲音，回頭看去，一條人影，很快朝石門中閃去。

尹劍青因艾青青忽然在此時現身，而且要自己速退，自己奇毒正在很快的滲入全身，不敢停留，依言一個轉身，朝石門中奔去。

他退出的這道石門，也正是獨臂帮的人出來的門戶。

這幾方面的行動，全都差不多是同時發動的，毒郎中朝司馬綸說話聲方落，瞥見尹劍青轉身往石門中奔去，急忙左手一抬，喝道：「快截住他。」

月下客慕容新首先一躍而起，朝尹劍青身後撲去，堪堪追到門前，那知那門已經闔了起來。

慕容新揮手一掌，朝石門中擊去，「拍」！他手掌擊在石門之上，只發出「拍」的一聲輕音，這一掌就像蜻蜓撼石柱，石門闔上了，一掌擊在門上，自然動也沒動。

×　×　×

司馬綸經毒郎中提起師門舊恨，雖知是毒郎中故意挑撥，但也不禁被他說中了心事，回頭看去。

原來這一陣工夫，天殺星翁得奎、壽星壽比南、天機星陸機等三人連遇險招，被頎長蒙面人（石東華）一支長劍逼得團團亂轉。

中等身材蒙面人一柄長劍矯若神龍，雷公雷成章、開路神竇鋒、喪門神歐陽琥三人本來不是他的對手，等到萬少泉揮劍加入，他劍勢和中等身材蒙面人，原是一個路子（中等身材蒙面人即是萬鎮河），兩人劍勢開闔，可以互相配合，自然更加把三人逼落了下風。

接着矮胖蒙面人（覺慧上人）撲到，他劈出來的記記都是少林內家重手法「金剛劈」，掌勢如巨浪拍岸，巨斧開山，第一掌出去，就把地鼠隗七一人震飛出去。

喪門神沙老三，山魈竹老四以掌功擅長，但他們旁門雜技，在江湖上固可稱雄一時，一旦遇上覺慧上人連續劈出的佛門金剛掌，就小巫見大巫，不堪一擊。

地鼠隗七只是以輕功見長，遇上這等勢如雷霆的掌勢，他的武功就一點不管用了，只是仗着輕功東閃西躲，根本沒有一記還得上手。

司馬綸眼看着九人已是不支之象，他自然不好再出手了，但就在這一瞬間，突覺一陣頭暈，眼前人影忽然模糊，天旋地轉起來，心中明白，自己是受了毒郎中之毒，身中之毒，根本未解，人已砰然跌坐下去。

毒郎中微微一笑，揮手道：「把他們全都拿下了。」

他左手一揮，通臂猿侯椿年，琵琶手鄢茂元、申一絕、慕容新四人率同八名黑衣獨臂大漢一齊衝了上去。

那以天機星為首的九個十二煞神早已呈現敗象，再加上這些人加入戰團，自然很快就手到擒來。

通臂猿侯椿年左手一探，就抓住了壽比南後心，往地上一摔，他身後兩個黑衣漢子立即一把揿在地上，迅快把一粒藥丸塞在口中。

他們雖然只剩下一條左手，動作異常敏捷，尤其塞入那藥丸之際，身子微側，遮住了衆人視綫，沒有人會想到獨臂帮的手下帮徒，會在此時給擒住的人服下了毒藥。

琵琶手鄢茂元也在此時擒下了雷公雷成章、申一絕，慕容新二人也一連擒住了地鼠隗七、開路神竇鋒。

四個煞神一被拿下，其餘五人更形支絀，天殺星翁得奎一支鐵筆被頎長蒙面人一劍震飛，琵琶手鄢茂元和申一絕雙雙撲

上，鄢茂元一記「琵琶手」擊中右肩，申一絕五指箕張一把抓住了他左手，很快把他制住。

天機星覩狀大驚，要待救援。

通臂猿侯椿年左臂輕舒，一把抓住他後領，右足膝蓋猛地撞在他腰上，也擒了過去。

矮胖蒙面人呼呼劈出兩掌，喪門神沙老三趕快往右躲避。

申一絕陰笑一聲：「這是你湊上來的了。」

鬼爪如風，一下點了他左肋穴道，右足輕輕一勾，喪門神一個高大身軀，登時砰然倒了下去，被兩個獨臂帮帮徒伸手按住。

接着山魈竹老四也被萬少泉劍尖點上咽喉，慕容新趁機一指制住了穴道。

剩下一個喪門神歐陽琥，有如喪家之犬，揮舞喪門劍，要想突圍衝出，被中等身材蒙面人飛起一脚踢中右腕，闊劍「噹」一聲，跌落地上。

琵琶手鄢茂元一躍而上，左臂伸出，一下夾住他頭頸，兩個帮勇迅忙撲上，把他制住。

不過盞茶工夫，九個煞神，悉被拿下了。

萬少泉長劍橫胸，朝毒郎中走去，道：「現在十二煞神業已全被你手下制住了，你既是一帮之主，就該言而有信，交出解藥來了。」

「萬少莊主說得極是。」毒郎中陰沉一笑道：「不過萬少莊主總該知道在下率衆進入古墓來的目的吧？」

萬少泉道：「你有何目的？與我並無關係。」

「話不是這樣說。」毒郎中徐徐說道：「敝帮崛起江湖，為時尚淺，不但與各大門派無法抗衡，就是和他們青衣帮也是衆寡不敵，自然很難在江湖開帮立派，第一個就需要金錢，就是開門七件事，莫非銀錢不可，在下領他們進入古墓，不想獨吞，至少也要分個幾成。目前，喏，喏，少莊主請看，這裏除了九華、少林、武當、茅山、和少莊主的黃山各派高人之外，還有會師進入古墓的青衣帮這許多高手在場，敝帮論武功、人數、都不足和諸位為敵，在下當日把令尊、石大先生、覺慧大師、冷道長沈老英雄五位請來，在下並無絲毫不敬之處，只是想仰仗五位虎威，助我一臂。現在是否可請萬少莊主再稍待片刻，且等出了古墓，在下一定奉上解藥，把令尊等五位交與諸位，咱們各走各的，總可以吧？」

他說的雖然强詞奪理，却也有他的理由。

在古墓中若果是交出解藥，讓石大先生、萬鎮河、覺慧上人等五人清醒過來，他獨臂帮這點人手，當眞一個也莫想活着出去了。

萬少泉怒聲道：「這麼說，閣下是不肯放人，不肯交出解藥了？」

毒郎中苦笑道：「在下交出解藥，放了這五位，敝帮的人莫說入寶山空手而回，只怕沒有人能活着走出古墓，這一點萬少莊主也一定想得到，在下說過出了古墓放人決定不食言。」

萬少泉說道：「你說的話，有誰能相信？」

毒郎中陰沉一笑道：「萬少莊主不信，也只好信我一回了。」

萬少泉不禁怒聲道：「我要是不答應呢？」

毒郎中陰哼道：「在這古墓之中，萬少莊主不答應，那也由不得你了。」

萬少泉右手一抬，長劍戟指，道：「你我相去不過三尺，你再說一個不字，我先要你飲劍而亡。」

毒郎中右手一抬，大笑道：「你倒試試看。」

萬少泉怒極，喝聲道：「好！」嘶的一聲，長劍朝前刺出。

他劍才刺到一半，只見中等身材蒙面人從旁閃出，「噹」的一聲架開了他的劍勢，還把他一支長劍震得直盪開去。

萬少泉眼看爹忽然出手，心頭一驚，急忙後退了一步。

「阿彌陀佛。」大通禪師眼見師叔被迷住了心神，投鼠忌器，只得口喧佛號，走上一步，合十道：「萬少施主，閣施主說的是實情，咱們原是救人來的，既然閣施主答應出了古墓，交藥救人，急不在一時，咱們就等他出了古墓放人吧。」

毒手郎中陰森一笑道，「大師說得極是，敝帮既要在江湖立足，自然不敢開罪各大門派，再說萬少莊主認為在下說的不足信，那更簡單，待會出了古墓，在下若再不放人，憑在下這些人能是大師諸位的對手麼？」

茅山葛清玄說道：「但願你言而有信就好。」

毒郎中苦笑道：「在下若是言而無信，今後還能在江湖立足麼？」

況公權說道：「好，咱們就相信你一次。」

×　×　×

尹劍青衝進石門，脚下不由自主打了一個踉蹌！艾青青回過身來關切的問道：「大哥，要不要我扶着你走？」

尹劍青說道：「不用，不用，我自己會走的。」

艾青青道：「那就快些走吧，裏面還有一個人等着你呢！」

尹劍青道：「是什麼人？」

艾青青說道：「自然也就是你的妹子了。」

尹劍青道：「妳是說金步嬌？」

艾青青道：「你心裏本來就只有金步嬌一個妹子了。」

她這話說得自然有點酸溜溜！

尹劍青答道：「我不是為了妳會到古墓裏來麼？金步嬌是怕妳不肯相信，替我來做證人的。」

艾青青道：「如不是心裏只有你這大哥，肯冒生命危險來跟你作證麼？」

說話之時，已經走了七八丈遠近，艾青青脚下一停，轉身朝右首石壁輕按了兩下，再伸手一推，石壁間立時被推啓了一道門戶。只見一個人影疾快的撲了上來，口中叫道：「大哥！」

一聽聲音就知道是金步嬌了！

艾青青比她還快，指手一格，攔住了金步嬌撲來的身子，披披嘴道：「大哥已

經來了，妳還急什麼呢？」
金步嬌被擱得一怔，望着她叫道：「艾妹妹，妳生氣了？」
艾青青推上了石門，咧嘴一笑道：「姐姐這可是冤枉妹子了，他……大哥身上中了毒郎中的毒，妳碰上他，也想中毒是不是？」
「妳怎麼不早說？」金步嬌笑道：「我還當妹子吃醋了呢？「
她說到這裏，忽然驚訝道：「妹子，妳說什麼？大哥中了毒？他中的是什麼毒呢？」
「好像是『沾衣毒』。」艾青青一面朝尹劍青一面說道：「大哥你還記得不，這間石室就是你住了五個月才出去的那一間呀！」
尹劍青點頭道：「難怪我進來時，看來依稀相識，有些眼熟。」
艾青青道：「好了，現在就罰你依然在這裏坐關吧！」
她從身上取出一本冊子，翻了開來，伸手一指道：「你依照書上說的練法，才能把劇毒逼出來。」
一面拉起金步嬌的手，說道：「金姊姊，我們出去了。」
金步嬌道：「我們不要給他護持？」
艾青青道：「不用，這道石門我從裏面鎖上了，外面是推不開的。」
兩人手拉手退了出去。
尹劍青眼看金步嬌已經和艾青青在一起，可見她一路進來，並沒有遇上危險，總算放下一件心事。
低頭看去，艾青青交給自己的依然是她娘留給她的那冊手抄武功本子，她剛才手指之處，正是「療毒篇」。
篇中述說如何運功療毒之法，底下有詳盡的細字註解對如何運氣迫毒，如何引出體外，簡單明瞭，可以一學即會。
尹劍青就依照書上所說的方法，在地上盤膝坐下，依法運起功來。
他練成「秘宗玄功」在內功修爲上，已臻上乘境界，但如不懂法門，功力再高也無法把劇毒驅出體外。
如今既懂得了運氣療毒之法，依法施爲，果然把正在逐漸蔓延臂部的毒氣逼聚一處，然後逐漸從肩頭逼入手臂，再由手腕而掌，逐漸逼出幾點毒血，體內劇毒，不過盞茶工夫，便已清除。
試看運氣檢查，身中之毒果已完全消失，心中不禁大喜，暗想：「這本練功冊子果然奇妙的很。」
他站起身，跨出石門（五個月前他就是從這道石門跌進來的，那時石門已經關上，無法開，他是練了「縮骨功」，才從壁間一個小洞中鑽出去的，如今這道石門已經打開了），穿行了兩間石室，依然不見金步嬌和艾青青的影子，一直找到廚房，才見二女正在忙着做飯。
看到尹劍青進來，艾青青奇道：「大哥，你已經把毒氣逼出了？」
尹劍青把那冊手抄本子還給了她，說道：「這冊書上記載的武功，眞是奇妙之至，它已經兩次救了我了。」
艾青青嫣然一笑道：「我這次回來才知道，我練的是龍城派的武功，這冊手抄本，自然也就是龍城派的武學了。」
「龍城派？」尹劍青聽了心中一動，忖道：「紫煞星司馬綸不就是龍城派的門下麼？」
一面問道：「妳如何發現的呢？」
艾青青忽然面露忸怩的道：「我不知道。」
「我知道。」金步嬌輕笑道：「大哥，我告訴你。」
艾青青急止道：「不要，妳不要告訴他。」
金步嬌柔聲道：「好妹妹，我不是已經告訴過妳了，大哥心裏只有妳一個人，別人都不重要，不然他不會不顧一切的要來找妳，妳也應該讓他驚喜一下才行。」
艾青青搖搖頭道：「我才不稀罕他驚喜呢！」
尹劍青道：「好妹妹，妳可以讓我驚喜的，爲什麼不讓我驚喜一下呢？」
金步嬌抿抿嘴笑道：「人家不肯說，你偏要問，我告訴你，你偏又沒問我。」
尹劍青道：「好，好，那我就請妳說吧！」
金步嬌目光溜了艾青青一眼，嗤的笑道：「事情是這樣，青妹回到這裏，心裏又氣又傷心，你明明嫌她生的醜陋才和人家副帮主（何柔柔）好的……」
尹劍青忙道：「那只是……」
「你不用急，聽我說下去呢！」金步嬌道：「現在青妹自然知道，但那時她只是自怨自艾跪在伯母的床前，只是傷心痛哭……」
艾青青道：「我才沒有痛哭呢？」
「痛哭也沒關係呀，難道還怕尹大哥笑妳不成？」金步嬌續道：「後來她哭得昏過去了，等到醒來，一手按着地面，撐身坐起，居然發現床前一塊尺許見方的石板，有些活動，揭起石板，裏面是一個抽屜大的洞穴，放着一冊厚厚的書……」
尹劍青道：「又有一冊書麼？」
金步嬌道：「那是艾伯母手寫的自身經歷，下面是這座石窖的門戶走法。」
尹劍青笑道：「難怪青青能夠啓閉石窖中的門戶了。」
金步嬌道：「最後青妹發現了伯母留給她的一封信……」
尹劍青問道：「信上怎麼說呢？」
金步嬌咭的笑道：「你猜猜看？」
尹劍青笑道：「我又不是神仙，艾伯母信上寫些什麼？我怎猜得到呢？」
金步嬌道：「艾伯母在信上說：妳一定怨恨生得醜陋，被人瞧不起，才到娘床前來哭訴的，娘早已給妳準備了一包藥草，用水煎好，趁熱用面巾覆在臉上，冷了再換，如此不停用藥草覆臉必有奇效。」
尹劍青沒有說話，只是靜靜的聽着她說話。
金步嬌接着繼續說道：「青妹依照伯母信上的話，把一包藥草用水煎了覆在面上，等面巾涼了，再敷，約敷了頓飯的光景……」
她拖長語氣，忽然回頭問道：「大哥，你猜怎麼了呢？」
尹劍青忍不住望望艾青青，說道：「妳又要我猜了，我怎麼猜得出來呢？」
金步嬌神秘一笑道：「你不猜，我就不說了，還是讓青妹自己給你看吧！」

艾青青扭動腰肢，說道：「我不要，不要。」
「那怎麼成？」金步嬌說道：「你不給大哥看看，豈不辜負了伯母的一片苦心麼？」
艾青青羞澀的別過頭去，還在說着：「我不要。」
金步嬌格的笑道：「大哥，你看了定會大吃一驚，眼花繚亂。」
說着舉步走了過去，輕笑道：「好妹子，這有什麼好害羞的？來來，金姐姐帮妳……」
她用身子遮着尹劍青的視綫，舉起雙手，好像在替艾青青的臉上脫什麼似的，艾青青只是低着頭，沒有掙扎，任由金步嬌帮她動手。
現在似乎已經做好了，只聽金步嬌咭的笑道：「大哥，你看青妹她……」
雙手扳着艾青青雙肩，把她背着身子轉了過去。
尹劍青目光一亮，不禁看得呆了。
原來這一瞬間，艾青青似換了一個人一般！
不！人當然沒有換，只是面貌全變換了，本來她生成滿臉疙瘩，蒜鼻厚唇，可說奇醜無比，這回不過轉瞬之間，變得冰肌欺雪，玉骨凌霜，一張宜喜宜嗔的臉上，嬌嫩如花，黛眉如新月初描，杏眼似秋水橫波，鼻如玉管，唇點櫻紅，含羞脈脈的站在那裏，美得淡雅絕俗，絲毫不帶人間烟火，簡直是凌波洛神，差可比擬。
尹劍青幾乎看直了眼。
不，看得眼花繚亂，不覺大笑道：「金姑娘，在下想不到妳還有這一手，當眞是巧奪天工，眞有你的！」
金步嬌格格的嬌笑，說道：「大哥，你弄錯了，這才是青妹的廬山眞面目，你看……」
她揚起手中一張蒜鼻厚嘴的醜陋面具，還待再說。
艾青青已經伸手搶了過去，說道：「人家不信，姐姐就不用說了。」
雙手綳着面具，往臉上覆去，轉眼之間，美姑娘又變成醜姑娘了。
尹劍青這才知道艾青青生得奇醜無比的一張醜臉，只是戴了一張面具而已，一時不覺心頭大喜，急忙迎了上去，臉上訕訕的道：「青青，我若是嫌妳醜，怎麼會和妳結爲兄妹，妳這不是多心了麼？」
艾青青這才回嗔作喜，說道：「誰多心了？」
金步嬌咭的笑道：「不是我誤打誤撞，到了外邊，找不到出路，到處敲着石壁，把青妹引出去，又費了我好一番口舌，青妹才不會理你呢！」
「多謝妹子。」尹劍青道：「好了，外面來了很多人，那毒郎中閣老九又善於用毒，這時不知如何一個局面了，我師父等人都被他用毒迷失了神智，咱們快出去才好。」
金步嬌問道：「我爹呢，是不是也進來了？」
尹劍青不好說金財神已經死在天殺星翁得奎筆下，只好含糊的道：「十二煞神都進來了，令尊自然也在外面了。」
金步嬌道：「那就快些走咯！」
艾青青道：「大哥，金姐姐，你們等一等，我把這本書去放好了。」
她轉身走去，一回工夫，手提着兩口劍走來，一口正是尹劍青得自魔劍桑老邪的黑鑄劍，送到尹劍青手中，說道：「大哥，外面既然來了許多强敵，你也帶上長劍，才能和人動手呀。」
一面一揚手中那柄二尺半長的短劍，說道：「這是我娘留下來的寶劍，據說可以避毒，那就由我去對付毒郎中。」
尹劍青看她手中那柄短劍，鑲嵌精緻，淡青色的劍穗上，綰着一顆龍眼大的黑珍珠，隱隱透射着寶光，劍雖不曾出鞘，但一眼可以看出是一柄極名貴的寶劍了，這就點點頭道：「妳這柄劍果然不錯。」
艾青青喜孜孜的說道：「大哥會看劍麼？」
金步嬌聽她爹也在外面，急着出去，催道：「青妹，這裏要妳領路打開石門呢，快些走了。」
艾青青一手提着短劍，走在前面，隨手打開石門，就是方才進來的一條長廊，她領先走到長廊盡頭處，只要再推開一道石門，就是那座大廳了。
尹劍青低聲道：「青青，慢點出去，我們先看看情勢再出去不遲。」
艾青青點點頭，輕輕開啓了石門的樞鈕，推開一條門縫，三個人湊着頭，往外瞧去。
大廳上這一陣工夫，形勢居然已經完全變了。
現在已經壁壘分明，變成了雙方對峙之局。
不，事實上還是三方鼎足相峙。
青衣帮的人，佔據了大廳神龕的左前方，青衣帮主面蒙青紗的婦人居中，左爲副帮主何柔柔，右爲護法祁七婆婆，稍前分左右兩排雁翅般站着八位令主，嚴陣以待。
神龕右前方是少林大通禪師，身後伺立四名灰衲僧人，茅山葛清玄，身後侍立兩名青衣道人。九華絕情師太，身後侍立白竹君，丁敏君。黃山萬少泉，總管萬友聲，和武功門况公權等，也一個個神色凝重，如臨大敵。
背向神龕，面向着青衣帮和少林寺的人，茅山等門派的則是獨臂帮。
現在形勢已變，獨臂帮的聲勢，顯然已凌駕他們兩方之上。
因爲獨臂帮除了帮主毒郎中閣老九和三位副帮主通臂猿侯椿年，天狼星郎百輝，琵琶手鄢茂元，兩位護法鬼手搜魂申一絕，月下客慕容新，和二十名黑衣帮衆外，還有被迷失神智，蒙了面的石東華、冷清風、覺慧上人、萬鎭河沈中慶等五人。
如今，又有紫煞星司馬綸，以及天煞星翁得奎爲首的十二煞神中的九人，好像已經全部聽命於毒郎中。因爲他們全已站在獨臂帮這一邊了。
（司馬綸方才昏倒地上，其他九位煞神是獨臂帮拏下的，在拏下之時，已經給他們每人服了一顆藥丸，這顆藥丸自然大有問題。）
金步嬌輕聲的問道：「大哥，我爹呢？」
「不知道。」尹劍青低低的道：「妳

莫作聲，咱們且聽他們在說些什麼？」

在說話的正是獨臂帮帮主毒郎中閻老九，他此刻意氣飛揚，發出一陣得意而嘶啞的大笑，說道：「諸位想明白了麼？以冰壺先生石東華、覺慧上人、茅山冷觀主、黃山萬莊主、神拳沈大俠這五位在武林中都是數一數二的高人，都已爲閻某所用，再說……」

他伸手一指司馬綸，又道：「像這位一向被各門派擁爲盟主的秘密組織龍城派傳人司馬大俠，這九位天魔門下的十二煞神，諸位也都看到了，他們一致投効本帮了……」

艾青青低聲道：「大哥，這司馬綸是龍城派的傳人？我娘寫的書上說，我爹是龍城派第六代傳人，那他……」

尹劍青「噓」了一聲，道：「快別說話。」

只聽毒郎中接道：「形勢比人强，識時務者爲俊傑，今晚諸位進入古墓，已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投效本帮，那是唯一的生路，一條是妄想和本帮爲敵，那後果就是永遠也出不了這古墓了，這一生一死二途，諸位何去何從，應該有個明智的選擇。」

他說到這裏，口氣一頓：「好，諸位既然不願作答，本座就一個個問好了。」

伸手一指萬少泉，喝道：「萬少莊主，爾父已在我手下；你還猶豫不決麼？」

回身朝申一絕喝道：「申護法，你要他們把蒙面黑布取下來。」

申一絕躬身領命，走到五個蒙面人身前，說道：「帮主請五位自己取下蒙面黑布來。」

他舉手打了一個手勢。

只見五個蒙面人果然各自揭下了臉上的蒙面黑布。

本來大家早已看出這五個蒙面人，是石東華、覺慧上人，冷清風、萬鎭河、沈中慶了，但因蒙面黑布遮住了面孔，大家還不敢十分確定。

如今五人各自取下蒙面黑布，立時就已證明無誤。

大通禪師、葛清玄、萬少泉、况公權四人，登時心情一陣激動，臉色大變，就是隱身在石門之內的尹劍青也已心頭波動不已。

萬少泉手按劍柄，神情激動的道：「毒郎中，你方才答應過出了古墓，就釋放家父等人，如何反覆無常，說了不算？」

「哈哈哈！」毒郎中大笑道：「這叫做兵不厭詐，剛才只是本座的緩兵之計，那時十二煞神尙未歸降本帮，自然先要穩住諸位了，這古墓之中，有億萬財富，豈可讓諸位輕易離去？」

說到這裏，一揮手道：「好了，這些全是廢話，本座問你，萬少莊主究竟如何，可以一言而决。」

萬少泉凜然道：「在下還是一句老話，你必須釋放家父……」

「好了。」毒郎中不耐的道：「大通大師，你呢？」

「阿彌陀佛。」大通大師合掌喧聲佛號道：「閻施主身爲一帮之主，首應言而有信……」

毒郎中不讓他再說下去，又揮揮手道：「好了，你也不用說了。」

目光轉到葛清玄，况公權二人身上，問道：「二位呢？」

况公權大笑道：「閻老九，你以爲手中有人質，就可以威脅我們麼？眞要動起手來，咱們第一個就不會放過你的。」

葛清玄接着道：「不錯，爲了誅殺兇邪，咱們縱然人手不足，也還可以全力一拚。」

「哈哈，諸位總算表明立場了。」毒郎中大笑聲中，陰森的道：「獨臂帮的人一個也不用你們拚搏，只要本座打個手勢，喏，喏，本座就要你們父子，（萬鎭河與萬少泉）、師叔侄（覺慧上人與大通禪師），師兄弟（冷清風與葛清玄、沈中慶與况公權），來一場拚搏，看看你們誰生誰死，諸位信是不信？」

他這話，自然說的出，做的到，萬鎭河等五人，全然神智被迷，只要打個手勢，自然就會殺過來。

大通禪師、葛清玄等人投鼠忌器，所怕的就是這一着，聽了他這話，一時之間，不禁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尹劍清心中也大感爲難，自己只要一露面，他必然也會以恩師威脅自己，這眞是棘手之至。

但如果萬少泉等人接受了他的條件，那麼這情形就更糟了，自己必須阻止他們才是，只是一時想不出妥當的辦法來。

艾青青低哼道：「這些人眞是沒用，只要一舉殺了毒郎中，不就沒事了麼？」

尹劍青聽了她的話，心中突然一動，忖道：「對了，獨臂帮就是毒郎中一個人最厲害，如果一舉把他除了，蛇無頭不行，整個局勢，就可以扭過來了，只是如何才能一舉把他搏殺呢？」

「對，要扭轉大局，只有自己冒險一試了！」想到這裏，就低低的道：「妳們守在這裏，等我出去搏殺毒郎中，妳們就喊一聲：『大家快全力消滅獨臂帮』，讓他們好一齊動手。」

艾青青道：「不，大哥，我不怕毒，我去對付他。」

尹劍青道：「對付毒郎中，只能出其不意，不能讓他有機會指揮被迷失心智的人，否則會全功盡棄。」

金步嬌道：「大哥，你內功深厚，如果用『傳音入密』是不是可以讓大通禪師那邊的人聽到？」

他們隱身之處，是在獨臂帮的人右後方，離大通禪師等人站立之處八九丈遠，是以她有此一問。

尹劍青道：「大概可以。」

「這樣就好了。」金步嬌道：「大哥就以『傳音入密』告訴大通禪師，再要他們轉知其他的人，大哥出其不意，搏殺毒郎中，大家也同時發動，先搶救神智被迷的人，點了他們穴道，就不至被獨臂帮利用，其餘剩下的人，就不足爲慮了。」

尹劍青聽得大喜，點頭道：「妹子此計大妙。」

當下就以「傳音入密」朝大通禪師說道：「大師，在下尹劍青，自問可以一舉搏殺毒郎中，只是在發動之時，希望大師諸位一齊出手，先行搶救神智被迷的五人，把他們點住穴道，只要家師等五人不爲

他們利用，餘人不足爲慮了。」

大通禪師聽到尹劍青的話，只不知他身藏何處，不便以「傳音入密」作答，只是微微點了點頭，一面朝毒郎中道：「閻施主可否讓貧衲和這幾位略爲商討，再作答覆如何？」

毒郎中自然不疑有他，陰笑一聲道：「好，只是本座耐心有限，大師和他們快作决定才好。」

大通禪師和絕情師太、况公權、葛清玄、萬少泉等人低低商議有頃，然後朝毒郎中合掌一禮，高聲道：「閻施主，貧衲和大家商量好結果，全同意了。」

他這話說的很含糊，「全同意了」，是同意投降？還是同意拒絕呢？其實，他這話乃是對尹劍青說的，也表示大家同意了。

那知他此話甫出，只聽進入這座大廳一直沒開口的青衣帮主此時突然冷喝一聲道：「且慢。」

大通禪師合十，道：「女施主有何見敎？」

青衣帮還禮道：「大師請稍待，我是找閻老九說話。」

一面注視毒郎中，冷然道：「閻老九，他們諸位投鼠忌器，本帮可不在乎。」

毒郎中一呆，說道：「帮主之意，是要和本帮動手了？」

青衣帮主道：「你可知道你把壽比南等人毒翻在古墓門口，老身爲什麼又把他們救醒了帶進來，是爲了什麼嗎？」

毒郎中道：「在下倒是願聞其詳。」

青衣帮主道：「因爲老身要他們知道，這古墓中的財寶，是天下人萬衆一心聚積起來，爲光復大漢民族的基金，不是他們天魔門所可覬覦的。」

毒郎中又是一呆，說道：「這麼說，夫人是龍城派的人了？」

「不錯。」青衣帮主冷然道：「所以我要他們進來看看，憑區區十二煞神，是不是能動龍城派一草一木的，他們才會死而無怨。」

毒郎中大笑道：「但他們如今已經投到我獨臂帮的門下了。」

青衣帮帮主靜靜的道：「所以我要你把他們交出來。」

毒郎中大笑道：「夫人要在下交出十二煞神？哈哈！十二煞神不是就好好的站在妳面前嗎？貴帮有本領，就把他們搶去好了。」

青衣帮主冷然道：「你以爲青衣帮制不了他們麼？」

話聲甫落，右手一抬，青衣帮八名令主一陣「鏘」「鏘」劍鳴，八支精芒耀目的長劍，同時出鞘，舉步朝前逼去。

祁七婆婆更不怠慢，一手提起朱紅鳩頭杖，越衆而出，嘿嘿怪笑道：「閻老九，你大概連老婆子一杖都接不下來呢？」

毒郎中眼看青衣帮業已發動，心頭也暗暗震驚，他怕的是大通禪師這邊的人，乘機和青衣帮聯手，因此左臂疾快的向空連圈了二圈。

由鬼手搜魂申一絕率領石東華、覺慧上人、冷清風、萬鎭河、沈中慶等六人向右移動，監視大通禪師、况公權等人。

月下客慕容新率同紫煞星司馬綸，以及天煞星翁得奎等九人，朝青衣帮迎了上去。

毒郎中閻老九和三個副帮主（通臂猿侯椿年，琵琶手鄢茂元、天狼星郎百輝），率同二十名黑衣獨臂的帮丁，也跟著向左移去，以支援十二煞神，企圖全力先對付青衣帮。

他這番部署，也不能說不對，至少大通禪師這方面的人，只要稍有異動，石東華、覺慧上人等人立可出手，對方投鼠忌器，自然就不敢動手了。

尹劍青因大通禪師已有暗號傳來，如今青衣帮又已發動攻勢，這機會眞是太好了。

他回頭朝金步嬌、艾青青低聲道：「現在是時候了，我先出去，你們就跟着上來！」

他話聲未落，祁七婆婆已經大喝一聲，朱漆鳩杖「呼」的一聲，直奔天殺星翁得奎當頭砸去。

八名令主也跟着一躍而上，分別朝其餘八名十二煞神攻到。

就在此時，突然聽紫煞星司馬綸口中朗笑一聲，軟劍如匹練橫掃，身形半轉，寒光一閃而過，慘呼乍起，已把月下客慕容新攔腰斬爲兩截。

脚下一個飛踢，就撲到毒郎中面前，嘿然喝道：「閻老九，你以爲眞的把我迷住了麼？」

毒郎中大吃一驚，急忙向後躍退，駭然道：「你沒有被迷失神智？」

司馬綸大笑道：「告訴你，龍城派有療毒神功，何懼你使毒？」

天狼星郎百輝一揮手中天狼爪，閃身而出，喝道：「那你就接我一爪。」

他天狼爪兩尺有奇，精鋼所鑄，專鎖敵人兵刃，使的招式也極怪異。

司馬綸凜然大喝一聲道：「你給我讓開。」

一劍向外斜劈而出。

郎百輝嘿了一聲：「來得好。」

天狼爪忽然一圈，爪頭五根銳利如鉤的鋼爪，已有兩根鎖住了司馬綸的長劍劍尖。

但他忘了司馬綸手上這柄青霓軟劍，乃是龍城派歷代相傳的掌門人護身之寶，劍身雖狹，却是斷金截鐵，犀利非凡的名劍。

但聽「嗒」「嗒」兩聲輕响，天狼爪上兩根專鎖兵刃的狼爪，立被削斷。

郎百輝大吃一驚，急忙往後躍退。

司馬綸又是一劍橫掃，郎百輝不敢再用天狼爪去架，轉身後躍，正好艾青青從石門中飛奔出來，隨手一劍，從他後心刺入，一劍畢命。

司馬綸突然轉身而上，大喝道：「閻老九，你納命來吧！」

毒郎中大笑道：「你還差得遠。」左手朝前一揚，從他袖中飛出一柄短劍，直射司馬綸咽喉。

司馬綸舉劍一格，「噹」的一聲，撥落地上。

那知毒郎中左手大袖之中，竟然像連珠般接連激射出四口短劍，一口接一口，快速如電，所取部位各異。

司馬綸只得揮起軟劍，劍光連閃，把

它一一擊落。

但就在毒郎中話聲出口，突聽背後有人冷笑一聲道：「尹某那就不遜了。」

寒光一閃而過，又把毒郎中一顆獐頭鼠目的腦袋，揮落地上，骨碌碌滾開老遠，他還張目道：「是誰……」

但在他身子倒下之前，從左手袖中還飛出兩口短劍，「嗤」「嗤」兩聲，朝司馬綸激射過去。

尹劍青身發如風，一下砍下毒郎中腦袋，正好通臂猿侯椿年、琵琶手鄢茂元及時搶到。

尹劍青大喝一聲，黑鋒劍隨身疾轉，橫掃而出，又朝侯椿年攔腰掃去。

侯椿年外號通臂猿，平日從未使用兵刃，此時一見尹劍青手中只是一支鐵劍，毫無光芒，舉手一掌猛向劍上拍去。

他這一掌縱然掌風如濤，但黑鋒劍豈是尋常兵刃？尹劍青使的又豈是尋常劍法？口中大叫一聲，僅剩的一條左臂，先迎劍而斷，接着劍鋒掃過，攔腰而斬。

司馬綸揮劍擊落毒郎中最後兩口短劍，身形已撲到琵琶手鄢茂元身前，一劍穿心而過。

這原是瞬息間的事，就在青衣帮發動的同時，少林大通禪師、茅山葛清玄、黃山萬少泉、武功門况公權、九華絕情師太五人同時閃電般搶出，絕情師太劍先人後，化作一道青光，直取鬼手搜魂申一絕。

申一絕看她身劍合一，來勢急銳，不敢硬擋，旁躍數尺，那知絕情師太劍勢出手，豈容你躲閃，身若旋風，又揮劍而上，劍招一緊，刷刷刷，劍勢如繽紛花雨，漫天飛洒！

申一絕縱有鬼手搜魂之號，但肉掌總不能與鋒利寶劍抗衡，被逼得連連後退。

不過刹那間，已被絕情師太圈入在一片繚繞劍光，縱橫劍氣之中，他本來是負責指揮石東華、覺慧上人等人的，因爲被迷失神智的人，只能接受某一特別手勢的指揮，若是無人指揮就會顯得遲鈍。

因此在絕情師太把申一絕困住同時，大通禪師很快一躍而上，點了師叔覺慧上人的睡穴，葛清玄、萬少泉、况公權也同時出手點了冷清風、萬鎭河、沈中慶三人的穴道。

尹劍青一下搶到師父身側，也點了石東華的穴道。

等金步嬌、艾青青兩人飛撲過來，獨臂帮幾個首領，已經就戮，二十名帮丁覩狀大驚，紛紛丟下兵刃，跪地求饒。

艾青青走到毒郎中屍體邊上，用劍挑開他衣襟，找到了四五個裝藥的小瓶，俯身取過，朝尹劍青走了過來，口中叫道：「大哥，我找到解藥了。」

金步嬌也急忙奔了過來，問道：「尹大哥，我爹怎麼不見呢？」

尹劍青道：「步嬌，我告訴妳一個不幸的消息，令尊是被翁得奎殺害的……」

金步嬌驟聽得一呆，尖叫道：「我不信，翁得奎是爹的龍頭，怎麼會殺害我爹的呢？」

尹劍青道：「令尊和溫化龍爲了墓中藏金，相互勾結，毒害翁得奎，才被翁得奎殺死的，方才我怕你忍不住，誤了大事，所以沒有告訴妳。」

金步嬌目含淚水，尖聲道：「我爹在那裏呢？」

她隨着喊聲，急步如風，朝人叢中找去。

尹劍青叫道：「步嬌，妳等一等，人死不能復生，等我救醒了師父，再陪妳去找……」

但金步嬌已經飛一般衝了過去。

這時大廳上形勢猶極混亂，尹劍青自然不能捨了師父不管，追上她去。

艾青青把手中四五個藥瓶，一齊交給了尹劍青，說道：「大哥，我陪金姐姐去。」急忙縱身趕了過去。

此時只聽絕情師太冷叱一聲，道：「着！」

劍光連閃，申一絕連退了五步，身形搖搖欲倒，原來他胸膛上已然中了五劍，鮮血像泉水般湧出。

絕情師太又追上一劍，結果了他的性命。

如今場中，只有青衣帮的人，還在和十二煞神中的九人激戰未下。

這九個煞神全是江湖上的兇神，又是天魔敎下的高手，青衣帮八位令主武功再高，畢竟是女孩兒家，在內力上，就稍遜了一籌，因此，雙方一對一，還是形成了平手。

這還是九個煞神神智受到迷失，不然八位令主只怕未必頂得下來。

九人之中，論武功，以天殺星翁得奎最强，但他遇上了是祁七婆婆，一支朱紅鳩杖，又長又重，每一記都有泰山壓頂之勢。

翁得奎手中一支魁星筆，又小又短，本來江湖上有一寸長、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險的說法。

那是說，必須近了身，短兵刃就可發揮狠勁，怎奈祁七婆婆鳩杖展開，勢如翻江倒海，兩三丈之內，勁風貫耳，那有你天殺星近身的機會。

因此，翁得奎在九人之中，雖是武功最高，遇上祁七婆婆，就沒有他施展的機會，落盡了下風。

第二個是地鼠隗七，他武功原只平平，却以輕功擅長，這回遇上的對手是金鷹令主，一支劍縱擊橫掃，把地鼠逼得抱頭亂竄，但任你金鷹令主劍法如何凌厲，他東竄西躍，竟是一劍也刺不上他。

其他七人，壽星壽比南對金雕令主，天機星陸機對金燕令主，雷公雷成章對金鴿令主，山魈竹老四對金鵲令主，喪門神沙老三對金鶯令主，開路神竇鋒對金雁令主；喪門神歐陽珑對金鶲令主，差不多一時之間，都很難分得出勝負來。

張翠翠看出地鼠隗七只是仗着輕功東跳西躍，她暗暗屈指輕彈一下，打出一支飛針。

地鼠隗七縱身躍起，避開金鷹令主貼地橫掃的一劍，那知縱起的人，忽然往下跌落。

金鷹令主正好一劍掃空，眼看機不可失，突然迴劍又掃了過去。

地鼠腿彎上中了一針，還沒站起，劍光掃過，雙腿立被削斷，大叫一聲，跌倒下去，金鷹令主又補上了一劍，地鼠一縷游魂，只好上封神台去了。

金鷹令主一個轉身，欺向壽星壽比南，手中長劍一振急刺過去。

金雕令主和壽星久戰不下，心頭正在焦灼，一看金鷹令主揮劍助戰，精神不覺一振，左手揚處，打出一支金雕翎！

壽比南冷不及防，正被打中右肩，一陣劇痛，手上一支七彎八曲壽星杖緩得一緩，金鷹令主抖手一劍從後心直透前胸，撲倒下去。

金鷹令主抽回長劍，朝金雕令主道：「我們分頭戰去。」

於是金鷹令主挺劍直撲正在和金燕令主激戰的天機星陸機，金雕令主撲向與金鴿令主拚搏的雷公雷成章，合兩個令主之力，對付一個，自然很快就把天機星和雷公解決了。

現在只剩下天殺星翁得奎一個，還在和祁七婆婆激戰未已。

祁七婆婆一支朱紅鳩頭杖，劈、掃、逿、擊、上、下、左、右，使得風聲呼呼，凌厲無匹。

翁得奎的魁星筆根本無法和六尺長的鳩頭杖接招，只是騰躍閃避，乘隙進招，他本已落盡下風，但却始終沒有露出敗象來。

金步嬌終於找到爹的屍體，不由放聲大哭，猛地直起身，用衣袖抹了一把淚水，嗚咽的道：「爹，女兒給你老人家報仇去。」

話聲一落，嗆地抽出長劍，朝天殺星翁得奎逼了上去，口中厲聲道：「姓翁的，你這天殺的，我要給爹報仇……」猛地一劍，刺了過去。

祁七婆婆叫道：「小姑娘，快滾開，妳要報仇，也等我老婆先把他制住了。」

「不用。」金步嬌大聲的說道：「我給爹報仇，我要手刃這姓翁的，妳……妳站開去，我必須親自動手，要翁得奎血債血還。」

說話聲中，手中長劍刷刷刷，劃出一片寒光，急襲過去。

祁七婆婆杖勢稍緩，看了他幾劍，含笑道：「小姑娘，憑你這手劍法，還不是他的對手。」

金步嬌咬緊牙齒，一支長劍使得發瘋一般，尖聲道：「不是他對手，就和他同歸於盡。」

艾青青道：「金姐姐我來帮妳。」

一道青虹，電射而至。

天殺星翁得奎在祁七婆婆杖下，已是相形見絀，加上一個金步嬌，還不覺得什麼，但再加上一個艾青青，就不成了。

幾招下來，避開了祁七婆婆的杖，就趕不開艾青青的劍，青芒一閃，就响起了翁得奎的一聲悶哼，紅光飛洒，一條右臂已給艾青青一劍剁了下來。

祁七婆婆鳩杖一收，說道：「小姑娘，老婆婆就把這厮讓給妳吧！」

「謝謝妳。」

金步嬌一劍當心刺去。

翁得奎雙目通紅，好像一頭要吃人的豹子一般，身形閃動，口中發出凄厲的喝叫，左手五指箕張，朝金步嬌抓來，他因神智被迷，又被艾青青砍下一條臂膀，激發了他的兇性，這一撲之勢，當眞兇猛無比，要給他抓住了，不把你撕裂才怪。

金步嬌果然拚上了命，口中嬌叱一聲，長劍一挺，不避不閃，朝他撲來的人刺去。

艾青青覩狀大驚，只好跟着她迎上，手中短劍急急朝上撩去。

青芒一閃，又把翁得奎一隻抓來的手爪，齊腕砍斷，金步嬌一劍穿胸而過。

天魔門大弟子十二神煞之首的天殺星翁得奎，終於惡貫滿盈，死在金步嬌的劍下。

金步嬌仰天大哭道：「爹，女兒給你報了仇啦！」長劍一陣亂揮，砍得翁得奎血肉模糊，慘不忍覩。

艾青青道：「金姐姐，妳大仇已報，手刃了仇人，已經夠了。」

這時石東華、覺慧上人、萬鎭河、冷清風、沈中慶五人，服下了艾青青從毒郎中懷中搜到的解藥，都已清醒過來。

青衣帮主徐徐從臉上揭下蒙面青紗，露出一張白皙慈祥的面孔，含笑道：「司馬綸、艾青青，你們兩個過來，你們不認識老身是不是？」

她朝司馬綸道：「難道你沒聽你師父說過，他還有一個妹子麼？」

接着回頭朝艾青青道：「妳也不應該姓艾了，艾是妳娘的姓，妳爹姓吳，妳也應該姓吳才對，妳娘就是老身大嫂，大嫂大概誤會大哥離古墓就一直沒有回來，以爲大哥變心，其實大哥給奸人韓敬仁出賣，不敢再回古墓，是怕妳們母女受累，韓敬仁已被我在十年前殺了，沒想到大嫂也去世了，留下妳這可憐的孩子……」

艾青青趕忙脫下罩在臉上的面具，一下撲入青衣帮主懷裏，流淚叫道：「姑媽，姪女都知道了，我娘留下一册手寫的記事本，把姪女的身世，都寫在下面了，娘唯一不知道的，是爹的行蹤了。」

司馬綸也跪了下去，朝師姑磕了幾個頭，才說道：「多蒙師姑趕來相助，不然，今晚這場混亂的局面，恐怕還無法收拾呢。」

青衣帮主藹然笑道：「今晚眞正的主力，可不是師姑，乃是尹少俠呢，你們年輕的一代，應該多多接近，龍城派不是武林中一個狹窄的門派，是結合天下英豪，容納各門各派，爲光復大漢河山的一個大門派，你們應該共同携手合作，這裏許多武林前輩，還有師姑這個青衣帮，都會支持你們的。」

司馬綸走過去，和尹劍青緊緊的握住了手。

覺慧上人合十道：「阿彌陀佛，夫人說得極是，在塲之人，都是昔年龍城派的護法，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貧衲雖是方外之人，也不能例外呢！」

老和尚話聲一落，石東華、冷清風、絕情師太、况公權等人也紛紛附和，大家以龍城派這座古墓爲基地，結納江湖英豪，共同爲一個理想，光復河山，一個目標，驅逐異類而奮鬥。

他們以後也有過轟轟烈烈的事迹，雖然不見於史册，但却在莽莽江湖流傳了下去。

這點種子，永遠在思漢的人心中發芽，還有一天，這顆芽會茁壯長大，那就不是本書的範圍了。

—續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五　　關趙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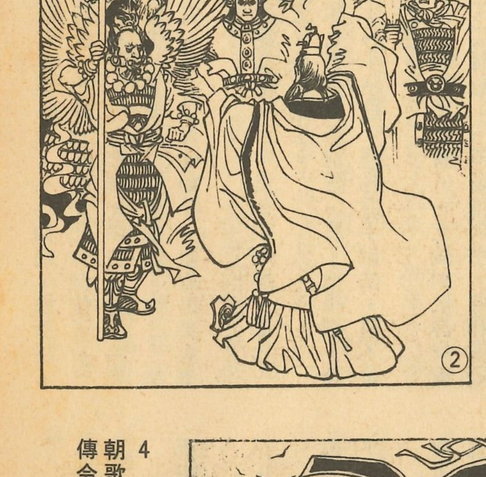
武王主天下（一）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武王在姜子牙的輔佐下，幾經周折，率領各路諸侯揮師朝歌城下，打敗了紂王，妲己和衆妖精見事不妙，脫身逃跑，被楊戩擒住伏法。紂王見大勢已去。在摘星樓引火自焚，湯朝宣告滅亡，武王統一了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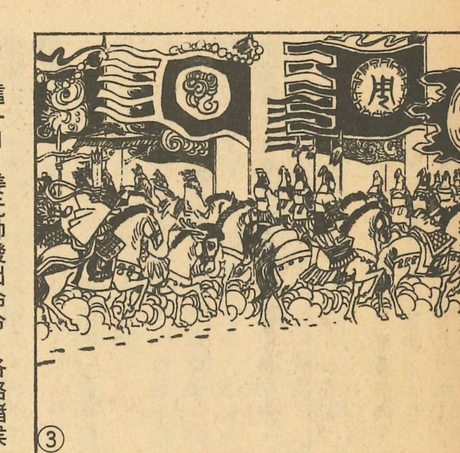


1 話說元帥姜子牙陪同武王坐在孟津大營。天下八百諸侯，進營參謁武王、姜元帥，慶賀東進伐紂得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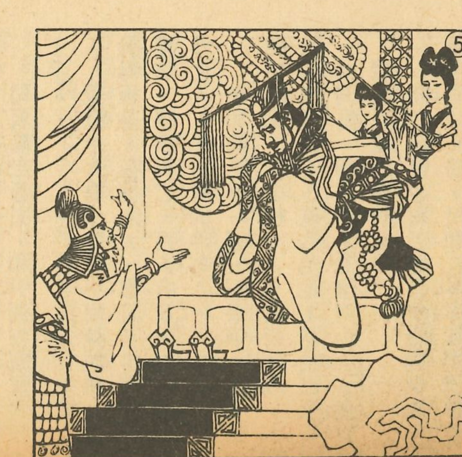


2 姜元帥起身對各路諸侯慰問一番，然後與衆諸侯道：「吾等不負萬民重托，乘勝進軍朝歌。」



3 這一日，姜元帥發出命令，各路諸侯和將領整頓人馬向朝歌進軍。周營大軍共一百六十萬，旌旗遍野，刀槍如雲，金鼓震天，軍行步履齊整，好不威武。

4 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人馬已至朝歌城郊，請元帥下軍令定奪。」姜元帥傳令，放定營大炮，安下大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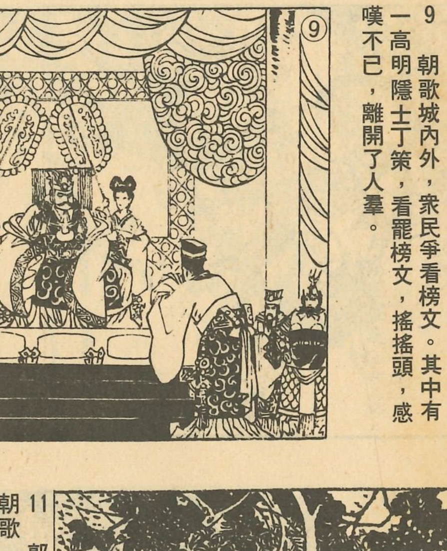


5 朝歌守城軍士急報紂王：「今諸侯兵至城下，人馬共一百六十萬，請陛下定奪。」紂王聽罷大驚，暗想：大軍來得好快呀！

6 紂王命衆官保駕登城觀看，只見諸侯大營行營方正，遍地兵山，一片紅色旌旗，刀槍寒光閃灼，紂王嚇得膽戰心驚。

7 紂王登殿問左右文武：「衆卿有何良策退諸侯大軍？」魯仁杰奏道：「如今庫藏空虛，衆民生怨，縱有良將去爭戰，未必取勝。不若遣一能言之士，令其罷兵，庶幾可救？」此言不合紂王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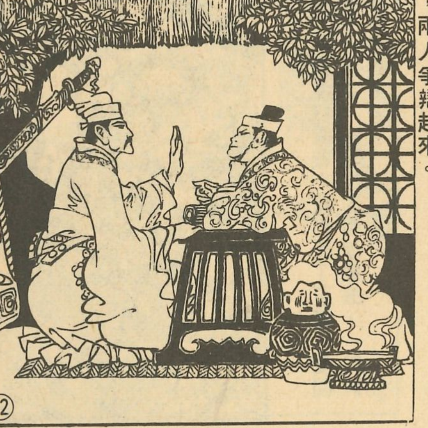
8 中大夫飛廉急奏道：「陛下張榜以重賞求賢，都城百里必有豪傑，可解此危。況且都城還有甲兵十萬，不如先令魯將軍背城一戰，豈能講和示弱！」紂王立即面諭張掛榜蓬。



9 朝歌城內外，衆民爭看榜文。其中有一高明隱士丁策，看罷榜文，搖搖頭，感嘆不已，離開了人羣。

10 丁策走進家中，在茅屋悶坐。想：「我丁策深明兵法，此時有意舒展生平之志，但周兵百萬圍困朝歌，縱我一人也難扭轉乾坤，還是不出爲好。」這時，結盟兄弟郭宸從門外走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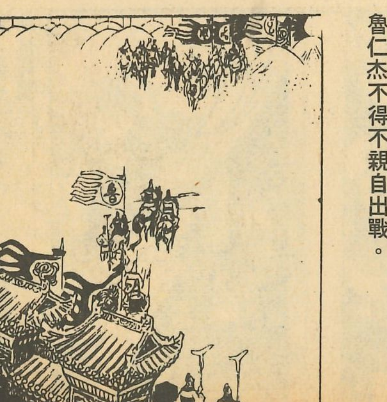
11 郭宸笑道：「長兄可知大軍已圍困了朝歌，天子出榜招賢，今日正是長兄報效朝廷之時，才不辜負素日胸中所學。」丁策急忙答道：「不可，你我多大學識，敢以一杯水救車薪之火！」你一言，我一語，兩人爭辯起來。



12 忽然，從門外闖進一大漢，此是結盟兄弟董忠。對丁策急言道：「小弟見招賢榜文，便將你我三人報名投入飛廉府內，今特約二兄明日朝見。」丁策面有難色，道：「此事重大，豈能草率從事？」郭宸、董忠又勸解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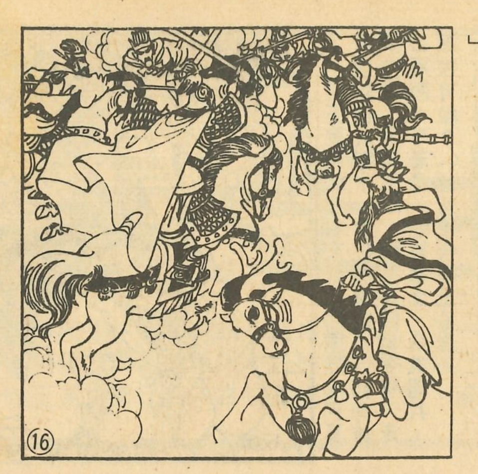


13 次日，丁策只得跟隨郭宸、董忠來至午門候旨。紂王傳旨，三人聞命進殿。丁策奏道：「臣盡此心報效於朝廷。」紂王封丁策等三人爲上將軍，助魯仁杰破敵。



14 魯仁杰調動人馬，出了都城，來戰姜子牙。姜子牙率衆將出陣，威武不可擋。魯仁杰不得不親自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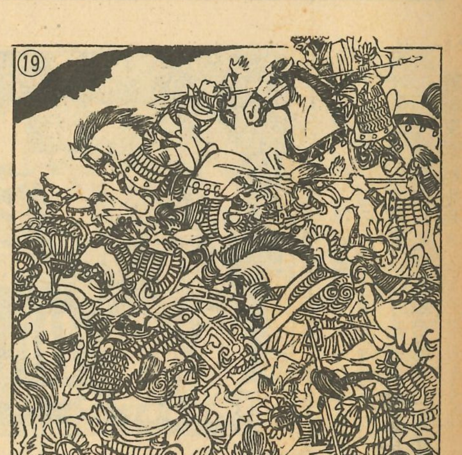
15 姜元帥打躬笑道：「將軍是紂王身邊重臣，親見紂王罪惡，亡在旦夕，你如是明智之士，明察時務，就此罷兵爲上。」魯仁杰不聽，回顧左右：「誰擒此逆賊？」



16 郭宸縱馬舞刀，直取姜子牙。南宮適冲將過去，截住郭宸廝殺。丁策、董忠搖槍冲殺過去助戰。

17 東伯侯姜文煥見董忠橫冲直撞，大聲喊道：「休要放肆。」縱馬直冲過去。姜文煥的鋼刀閃灼如飛，走馬劈了董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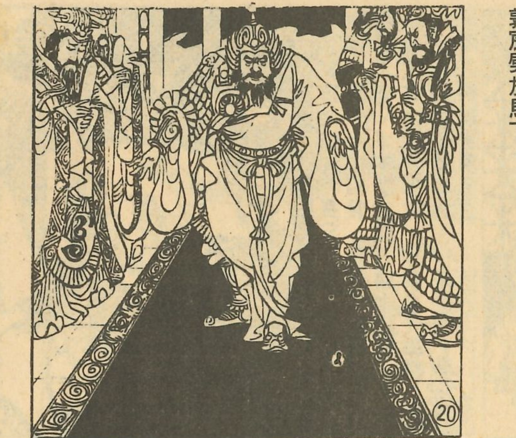
18 哪吒見此，大叫：「今日都城大戰，我等正好立大功時候！」登開風火輪，祭起乾坤圈，正中丁策心窩。丁策頓時滾下馬來。





19 郭宸還想再戰，見打死了丁策，便回馬落荒逃走。楊戩搖刀直追過去，一刀將郭宸劈於馬下。





20 魯仁杰見連折三將，大敗回營。入城奏紂王：朝歌城外一戰，挫敗而回。

21 紂王聞報，對衆臣道：「今兵敗將亡，國內無人，如何是好？」衆臣急得束手無策。殷破敗上前奏道：「臣願捨死至周營，勸姜子牙罷兵。」紂王點頭示意讓他前往周營。



22 殷破敗領旨出城，進入周營。天下諸侯在兩旁列坐，姜子牙坐在中軍帳上。殷破敗上前施禮，姜子牙欠身道：「殷老將軍此來有何見諭？」

23 殷破敗上前道：「成湯相傳至今，六百餘年，諸侯、百姓都是紂王的臣民，你不思報本，反率天下諸侯叛亂……」

24 姜元帥截住殷破敗的話笑道：「老將軍此言差矣！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自古至今，罪惡昭著再沒有比紂王更甚的，天下諸侯共伐無道，理所當然。」



25 殷破敗不聽姜元帥的勸告，大聲道：「君王有過，爲臣的必委曲周旋，不可揚言罪惡，至今民不聊生，事業廢棄，都是你等蠱惑之擧。」



26 衆諸侯聽罷大怒，東伯侯姜文煥帶劍上帳，怒道：「你身爲國家大臣，不能糾正君王之過，反而維護，今又出無理之言，不知恥，可悲！」

27 殷破敗被姜文煥說得面紅耳赤，還作逞強之態，破口大罵姜文煥。姜文煥一腔怒火，手起刀落，將殷破敗揮爲兩段。姜元帥欲上前制止，已不濟於事了。

28 忽然，報馬進帳報告：「有將討戰。」姜文煥得到姜元帥命令，調本部人馬，出了轅門，見是殷破敗之子殷成秀。





29 姜文煥說：「你父不知時務，被我誅死。小將不可無理，快快退去。」殷成秀哪裏肯聽，縱馬舞刀，飛來直取姜文煥。



30 二將大戰三十餘合，姜文煥是東方有名戰將，殷成秀不是對手，被姜文煥一刀揮於馬下。（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唐老夫人以于飛虹爲人質，要中年文士交回唐珠兒作條件，始肯放回于飛虹，中年文士似不願與唐老夫人爲敵，一口答允。不久，驀見二巨鷹各以一條絲帶縛着一副軟兜，兜中安坐着唐珠兒從空而降，唐老夫人見唐珠兒平安抵達，便也遵守諾言，帶同唐家的人回去，一瞬走個清光，中年文士俟唐老夫人走後，向于飛虹詢問，何以自甘被縛，于飛虹答稱，曾看過唐門中人針傷蜂羣，藥毒羣蟻，實在太可怕，太毒辣，恐一旦觸怒他們，那她一般隨行之人，豈不是都要遭到毒手，中年文士盛讚于飛虹宅心仁慈，又告訴她唐家的人已帶走了唐珠兒……

二小姐輕車駟馬　怪文士護駕隨從

于飛虹道：「那！我可以解縛了……」

中年文士道：「是！其實，在下趕到的時候，姑娘就已經可以解縛了。」

于飛虹道：「唉！我既然和他們約定好了，當然是不能失信於人……」

「說的是……」中年文士說：「人無信不立，只是苦了姑娘了。」

這人巧言令色，每一句話，都隨着于飛虹的語意轉變，完全沒有他自己的意見立場，使那麼不可捉摸，再談上一百句，也是叫人一片茫然。

于飛虹暗暗一皺眉頭，道：「那就有勞先生帮我解開手上的絲索？」

「是……」中年文士一上步，右手揑住絲索，暗運眞力，絲索立刻寸斷脫落。

周杰、姜全，瞧的暗暗震驚，忖道：絲索堅韌，縱是利刀、快劍，也不易一揮而斷，這人指力之强，似是尤過刀劍了！

于飛虹活動一下雙手，道：「說吧！你們擄去唐珠兒，逼的唐家掌門人親自出馬，趕我回翠園紅樓，究竟是用心何在呢？」

突然間一變臉問上正題，那中年文士也有些惶然無措的樣子，畧一沉吟，笑道：「也不盡然，現在姑娘也可以不用回翠園紅樓。」

于飛虹道：「我想知道原因？」

「令尊沒有告訴妳麼？」

「沒有……」于飛虹神情肅然的說：「找我，究竟爲什麼？你又是什麼人？」

中年文士笑一笑，說道：「個中內情，在下也不清楚，至於在下麼！只是一個無名小卒，默默無聞，就算說出了姓名，姑娘也不會知道！」

「你不肯說……」于飛虹冷冷的道：「那你就請便吧！」

中年文士苦笑一下，說道：「姑娘的意思是……」

「我說的很清楚，你可以走了……」

中年文士接道：「在下要保護姑娘……」

「不用，一個無名小卒，有什麼能力保護我呢？」于飛虹轉身向車上行去。

「姑娘留步……」中年文士說道：「一個無名小卒，能夠讓四川唐門的唐老太太跋涉千里，能夠把唐珠兒那樣的高手擄去，能夠役使飛鳥在江中行駛的大船上，把唐珠兒送來此地，這個無名小卒，是不是有能力可以保護姑娘呢？」

于飛虹哦了一聲，才問道：「那個人是誰呢？」

若華道：「就是他自己嗎？」

瑤華低聲叫道：「小姐在和人說話，不要插嘴？」

中年文士笑道：「若華姑娘說的不錯，那無名小卒，就是區區在下。」

于飛虹點了點頭，說道：「這些都是眞的了？」

「姑娘還是不太相信麼？」

「我相信這件事，絕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

「對！是需要很多人，但最重要的還是那個發號施令的人。」

于飛虹道：「難道你就是那個人？」

若華沒有接口，却暗暗忖道：小姐果然純潔的很，他自說自誇，已經表達的很清楚了，難道還不明白。

「我怎麼能相信你，除非你能證明，你眞有這麼大的力量，權勢……」于飛虹說道：「總不能讓我相信一個只能放言高論的無名小卒吧？」

「不錯，姑娘應該懷疑……」

「我不是懷疑你們的權勢、能力，只是懷疑你的身份……」

中年文士接道：「姑娘覺着在下是個什麼樣的身份呢？」

他的修養雖好，但在于姑娘連番的輕藐之下，也不禁受到了刺傷，雙目中閃動着熠熠的神光。

「可能只是一個作不得主的長隨、從僕，會說話的，却作不了任何主意的說客……」于飛虹微笑說：「我說的都是心中的疑慮，希望你不要生氣！」

中年文士臉上的神色已變，但長長吁一口氣，吐出了心中漸起的怒火，道：「姑娘，應該有一個求證的辦法！」

「當然有，不過，我怕你辦不到……」

「試試看吧！姑娘請說出來，我辦不到，那就再作商量，也許換一個能力更高的人，來保護姑娘。」

中年文士雖然盡量使自己的聲音平靜，但臉色冷肅，顯然心中的情緒，起伏不定。

「我和金叔相處了很久，一直很尊敬他，迫到我離開翠園紅樓時，我才知道他是你們的人？……」

「金百輪……」中年文士說：「他得罪了姑娘麼？」

于飛虹苦笑一下，道：「你也是，但却這似乎是不重要了，我知道，一定有原因……」

「姑娘的意思是……」

「我相信金叔叔，他在翠園紅樓那麼久，對我一直很好，如果你能找他來，我才能相信，你眞是很有份量的人？」

「這確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因爲，他已正在休息……」

「休息……」于飛虹道：「你是說……」

中年文士接道：「他在那裏保護妳十幾年

，一直沒有休息過，妳長大了，也離開了紅樓，是不是應該讓他好好休息一下呢？」

于飛虹道：「那我爹……」

「姑娘請放心，令尊受到了更加嚴密的保護……」

「這麼說，你找不到金叔叔了？」

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可以，雖然很困難，但在下一定可以辦到。」

于飛虹道：「什麼時間，我才能見到金叔叔？」

「快則十天，遲則一月……」中年文士說：「金百輪有一年的假期，他身懷巨金，天涯旅遊，在下恐怕要一些時間找他？」

「好！就是一個月吧？……」

中年文士問：「姑娘準備如何渡過這一個月的時間呢？」

「我離開翠園紅樓，只是想能看看天下的美麗景色……」于飛虹回顧了瑤華、若華一眼，問道：「妳們說，那裏最好玩？」

「杭州西湖……」若華說：「翠堤春曉、三潭印月，湖光水色，天下第一……」

「好！咱們就到西湖去玩玩吧？……」于飛虹望着中年文士道：「可不可以去西湖？」

「可以，天下任何地方，妳可以去，既是



要廣增見識，自然要多走些地方，在下立刻給姑娘安排……」中年文士目光轉注到周杰、姜全的身上，接道：「于姑娘的安全，由我們負責了，兩位鏢頭可以卸下重担，回去向龍在天交差了？」

周杰道：「這個，這個……」

中年文士對于飛虹雖然曲意相從，但對別人却是不假詞色，冷笑一聲，道：「龍鳳鏢小局面，能担當什麼大事，兩位那點微末之技，更是談不上拏人錢財與人消災，如是兩位心不服，在下倒有一點淺見？」

周杰、姜全看向于飛虹，那知于飛虹竟是微笑不語，似是有意要兩人自己應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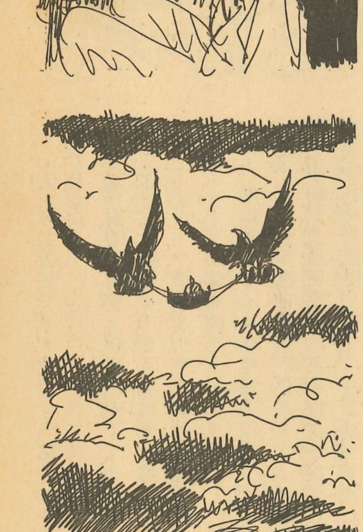
「咱們是鏢師……」周杰硬着頭皮說：「雖是武功不濟，但保鏢規矩要守，不知閣下有何高見。」

「容易得很……」中年文士冷漠一笑，道：「兩位請亮出兵刃，聯手向我攻襲，我給你們一百招機會，只要兩位能夠碰傷一角衣衫，兩位就可以留下了，否則，就算在下請兩位留下來，只怕兩位也不好意思留了！」

周杰道：「這個，可是……」

于飛虹接道：「慢着……」

中年文士道：「姑娘有什麼吩咐……」



「咳！不成啊！你沒名沒姓，我有話跟你說，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叫你……」

中年文士沉吟了一陣，道：「姑娘就叫在下老四吧！」

于飛虹道：「老四，張老四，或是李老四，四先生……」

「隨便叫吧……」中年文士似是被于飛虹耍的有些不自在了，苦笑道：「四先生也好，阿四也吧！反正這只是一個人的代號，只要能分辨出你在叫我就行了。」

周杰冷靜觀察，發覺了于飛虹嬌稚的言語中，暗逞心機，有意無意間，再逼那中年文士逐漸的顯露身份，這丫頭不簡單啊！月餘小別，她好像有了相當的成熟，以自已閱歷之豐，只到此刻才瞧出一點苗頭。

「四先生……」于飛虹嬌聲說道：「要他們攻你一百招，你還不還手？」

「不會……」中年文士說：「任他們拳掌兵刃，連暗器也可以算上……」

「那怎麼行，天色已暗，視力不明，用暗器，一旦傷了你……」

中年文士接道：「多謝姑娘關心，兩個小小的鏢師，也能傷了我，在下還有何顏活在人間。」

于飛虹微感失望，暗暗忖道：他肯把自己的性命賭上，也不肯鬆個口，賭個任我離去，看起來，我眞的對他們很重要了，這究竟是何原因？

她已暗自打好了主意，如果四先生賭出了任她離去的約定，她就要暗中助周杰、姜全一臂之力，挫辱一下中年文士，看看對方再派什麼人物出面。

四先生已緩步行出，道：「兩位，可以出手了，咱們站遠一點，別要驚嚇到于姑娘的從人。」

于飛虹暗道：她不說我，却說出我的從人，這個精密，細心，言語謹愼，眞是個不好對付的人。

周杰、姜全，不見于飛虹阻止，只好挺身應戰，雙雙逼近四先生。

中年文士道：「兩位不要客氣。」

周杰亮刀，姜全也亮出了兩柄銀斧，攻向中年文士。

兩人初出手時，還留有分寸，覺着兩個刀、斧齊出，合力對付一個赤手空拳的人，實在是一件很沒有面子的事，但那中年文士身站原地，只憑藉身子扭轉，就能避開了兩人的刀、斧。

這是輕藐，完全不把兩個人放在眼中。這就激怒了兩人，刀、斧加快，攻勢頓成凌厲。

但見刀光飛轉，斧芒破空，夜色中泛現一片丈餘大小的銀光。

其實，周杰、姜全的武功，並不很累，在江湖上，也算二流身手，這一全力施爲，聲勢也十分驚人。

尤其是姜全的雙斧，在腕間繫有索練，可以脫手飛擊，遠近隨心，實是奪魂、取命的招數。

但那四先生竟能從容應付，在刀光斧影閃

轉避讓。

最難的就是他不能還手，而且非常澈底的還不得手，連出手封架也未施展，只憑藉靈巧的身法閃避。

「不要打了……」于飛虹大聲叫道：「快停下來。」

中年文士忽然兩手齊出，左手捏住了周杰的刀身，右手抓住了姜全一柄銀斧，而且，用斧上索練封住了另一柄銀斧。

就憑這一招，要取兩人之命，實是易如翻掌。

「還不到一百招……」四先生微微笑說：「姑娘有什麼高見？」

「他們不是你的敵手……」

「如若對敵搏殺，他們只能抵擋一招……」中年文士雙手一鬆，放開刀斧，道：「兩位請吧！見到龍在天時，告訴他江湖路險，能把鏢局收了最好。」

周杰、姜全道：「咱們學藝不精，輸的心服口服，閣下技藝精，武林罕見……」

四先生淡淡一笑，接道：「不用多說，快些去吧？」

「慢着……」于飛虹喝止了周杰、姜全，接道：「四先生，我想留下他們……」



四先生微微一怔，接道：「留下他們，有什麼用處呢？」

于飛虹道：「他們瞭解各處地理形勢，是很好的帶路人。」

「這個，姑娘不用担心，在下會爲姑娘安排去各處最熟悉的陪遊帶路的人，勝過他們十倍。」

于飛虹道：「但我已經習慣了他們帶路，何況，我已付了鏢局一年的費用，多幾個人，路上也熱鬧一些。」

四先生點點頭，道：「好吧！于姑娘執意要留下他們，在下也不便再反對了。」

「看起來，四先生果然是可以作得主的人……」于飛虹微笑說道：「我有些相信四先生了。」

中年文士忽然一呆，道：「于姑娘，在下能作主的只是小事，眞正重要的事，在下也不能作主。」

于飛虹暗道：他一直想證明他的份量，但給他一頂高帽子，却又使他畏懼不安，看來，那眞正的幕後的首腦，實有着無比的權威。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這是我的意思，如果是有人責怪下來，自然有我承担。」

「那倒不用了……」中年文士道：「已過



晚餐時間，姑娘是否有些餓了？」

「應該吃飯了，只是這附近……」

「在下早有準備了，姑娘請登篷車。」

于飛虹點點頭，却轉頭對周杰、姜全，道：「四先生一定會派人保護我們，兩位不用再多費心，就請跟在篷車前後，和我們走在一起吧？」

登上篷車，向前行去。

車行不過兩三里路，四先生喝令篷車停下，道：「姑娘，請下車用餐後，再趕路吧！」

瑤華打開車簾，于飛虹緩步而下。

但聞一陣酒菜香氣，撲鼻而入。

這本是一片荒涼的曠野，却就地搭起了敵座篷帳，燈光輝煌，菜香正由一座篷帳中傳出來。

四先生帶路，行入了一座高大的篷帳中。

篷帳內兩張紅漆的八仙桌早已擺好，白銀餐具在燈光下閃閃生輝。

奇怪的是正中一個八仙桌上，只擺了一套餐具。

兩個穿着粉紅衣裙的女婢，早已侍立恭候了。

四先生揮一揮手，笑說道：「姑娘，請上座。」

「我……」于飛虹四顧了一眼，道：「一個人坐那裏。」

「是……」四先生說：「姑娘的從人，都坐另一桌，主從之間，應該有個限界。」

于飛虹略一沉吟道：「你呢？四先生？」

「我陪他們坐……」

于飛虹微微一怔，忖道：「他爲什麼要這麼自甘降格，這些佈局究竟是爲了什麼？看他的身份地位不低……。

四先生大約已看出于飛虹內心之疑，笑一笑，接說道：「姑娘，可知道皇帝進餐的情形吧？」

「不知道，沒見過，也沒有聽過。」

「一人據案，百人侍宴……」四先生說：「但這等荒涼的地方，一時間準備不週，已經有些委屈姑娘了。」

「我不是皇帝，也不想那樣擺譜，我只是一個平常人家的小兒女，一隻飛翔在河濱柳林中的小燕兒……」于飛虹緩緩的接道：「我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

「姑娘……」四先生吁口氣道：「如若妳一直住在翠園紅樓，又怎麼有這些想法……」

于飛虹聽了心中一動，道：「四先生，你既然知道是誰要留下我住在那裏，能不能告訴我……」

「這個……」四先生目光四顧了一眼，說：「姑娘請進餐吧！」

于飛虹不再問了，四先生那轉顧的一眼，已給了她明顯的暗示，這裏耳目衆多，豈是談說機密的所在。

菜餚很精美，但最重要的是表現出那種豪闊的氣勢，就算是王公侯門，也不會如此浪費無度，只爲了吃一餐飯，搭起了篷帳，還要控制魚肉鮮度，這要化費多少的人力、財力。

（未完·廿七）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瘟疫毒氣　記載失實

黃鷹．文
可飛．圖

根據野史記載，明英宗年間，江南各地曾經發生嚴重的瘟疫。其實那並非瘟疫，只是禍害之大與瘟疫無異，又沒有一個更適合的名稱來形容。事件也是與武林有關，執筆記載的旣然並非武林中人，即使記載得怎樣詳細，與事實多少都難免有些出入。

×　　×　　×

事情開始發生在長樂鎮。

那是一個小鎮，住在那裏的人雖然並不是每一個都很快樂，日子也實在都過得很不錯，正如其他各地方一樣，難免都有幾個遊手好閒，喜歡惹事生非的無賴，但無論如何都不足以招致滅鎮之禍，人畜俱亡。

那也是一日之間的事。

引起那個災禍的是一個陶製的圓球，還有一羣很淘氣的小孩子。

那個陶製的圓球沒有人知道是怎樣出現在鎮中的長街上，首先發現那個圓球的就是那羣小孩子，很自然的隨即開始了他們的踢玩遊戲。

圓球只有他們環抱大小，非常光滑，也不太重，看來很堅實，可是摔在地上，立即便破碎，一股血紅色的烟霧立即湧出來，迅速擴散。

不到半個時辰，整個長樂鎮都已在血紅色的烟霧籠罩下。

那個時候，那羣小孩子仍然在圓球碎裂那個地方，只是一個個都已肌肉銷蝕，變成了一具具白骨。

在接觸那股烟霧同時，他們便已經窒息死亡，所以死來並不太辛苦。

其他的人也一樣。

烟霧完全消散是十二個時辰後的事，整個長樂鎮已沒有一根生物能夠生存，都變成了一具具森森白骨。

同樣的事情，緊接在周圍的幾個市鎮發生，市鎮有大有小，人口多寡不一，但結果

都沒有分別。

地方官員自然束手無策，報告也迅速以快馬送進京城去，朝廷當然爲之震動。

負責調查的是宦官曹廷，這個人是山西曹家的弟子，年過四十，文武雙全。

山西曹家出了名富有，也許就因爲富有的關係，很容易打通關節，現在他已經是神武營的總管。

神武營乃是朝廷訓練錦衣衛的地方，一向由宦官打點，好像曹廷的背景那麽好的宦官，可以說絕無僅有，也沒有宦官有他那麽好的身手。

總管神武營也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所以這個職位旣然他深感興趣，也沒有其他人跟他爭奪。

事實也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何況他事實有幾下子，屢建奇功，深得朝廷信任。

接到報告後，他立即派出他得意的徒弟練青霞趕赴江南，會合十三省名捕，調查眞相。

錦衣衛一向負責禁宮的安全，由朝廷各大臣的弟子中挑選，經過嚴格調查，確實背景沒有問題，再經過嚴格訓練，合格過關才能够升調。

禁宮中有很多地方都不宜正常的男性進入，所以除了宦官太監之外，還有女官，其中懂得武功的也都是由朝廷大臣的女兒中挑選，由曹建再加以訓練。

這全都是出於自願，也當然甚少女子願意，而有相當成就的更絕無僅有。

練青霞是僅有的一個，也是曹廷最欣賞的一個，除了傳授一身武功，再在神武營給予相當訓練之外，還特別調派她爲京城的捕快統領。

一般捕快開始却都不大信服，只是礙於她是曹廷的心愛徒弟，沒有話說，可是到幾件案子解決不來，不由佩服到五體投地。

那幾件案子下來，練青霞也得到了一個綽號。

——練無情！

×　　×　　×

官場的消息一般都沒有江湖的消息來得迅速仔細，所以練無情練青霞雖然在京城很有名，江南各省的捕快都是知道有練無情這個人，至於練無情是怎樣子，武功怎樣並沒有人清楚。

所以第一眼看見練無情練青霞，他們都非常驚奇。

練青霞事實看來不到二十歲，眉梢眼角多少還帶着些少女的狡黠，人又漂亮，雖然帶着刀，一襲鮮紅色的披風獵然隨風飛舞，裝束也頗爲威風，但無論怎樣看來，都不像傳說中心狠手辣，威震京城的練無情。

他們心目中的練無情，原是一個粗豪的漢子，與他們多少有些接近。

練無情並不知道他們的心意，但一路走來，從他們的眼神，多少已看出他們是有些

輕視。

這種眼神在她來說並不陌生，一直以來她也不在乎，她只是在做事，並不是在應酬什麽人。

她也沒有客套什麽，在大堂正中坐下，這時候，眼神才顯露出威嚴。

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捕頭雖然很詫異，還是立即上前施禮。

練青霞揮手止住，第一句便問：「毒氣侵襲八個市鎭的事大家相信都巳很清楚了。」

她的語聲非常動聽，却不知怎的令人聽來有一種難以抗拒的威嚴，那十三個捕頭之中雖然有不清楚的也不敢出口，齊皆點頭。

練青霞的背景他們都知道，一個辦事不力的罪名報上去，後果不堪設想。

「即使很清楚，要應付類似的事情發生，相信大家都感到有些有心無力。」練青霞一面說目光一面落於十三個捕快的面上。

這種眼神有些尖銳，有兩個捕快原是要虛張聲勢，說幾句塲面話，一接觸這種眼神，說話到了嘴巴不由便嚥回去。

練青霞接着說道：「我們旣然不知道毒氣下一次出現的地方在那裏，亦不知道施放毒氣的是什麽人，當然談不上如何防範。」

一個捕頭大着胆子道：「練大人之前要我過目的報告巳經很詳細，毒氣出現的地方之前並無跡象可尋，也沒有固定的路綫，當然不知道從何着手。」

另一個捕頭接道：「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捕快官兵雖然多，總不能够監視每一個地方的。」

練青霞淡然一笑，道：「這除非全民皆兵，又齊皆提高警覺，否則還是無濟於事。」

「練大人莫非巳經有了什麽好辦法？」問這句話的又是另一個捕頭，也絕無疑問比之前發問的要聰明。

練青霞目光轉落在他面上。「是不是好辦法，有待證明，但目前來說，亦不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那個捕頭連隨一聲：「願聞其詳。」

練青霞隨即問：「大家是否覺得施放毒氣的那些人有些接近瘋狂。」

一個捕頭說道：「只是瘋子才會這樣做。」

練青霞道：「瘋子却是肯定弄不出那麽厲害的毒氣來。」

那個比較聰明的捕頭道：「報告上說遇害的各鎭人畜俱亡，但財物並無損失，那些人縱然不是瘋子，所爲却肯定是瘋子所爲。」

練青霞又淡然一笑，眼前的十三個捕頭看來並沒有她意料中的聰明。

沉吟了片刻她才道：「我懷疑這一連串的事件其實只是一種試驗，施放毒氣的人在試驗那種毒氣的威力。」

十三個捕頭怔怔的望着練青霞，似乎都很奇怪她說出這番話。

練青霞悠然接道：「也許大家都巳經留意到出事的地方以先後次序，是一個比一個大。」

一個捕頭插口問：「用得着這許多次才能够確實毒氣的威力？」

「施放的方法也許未妥善，又或者毒氣的配製仍然有需要改良。」練青霞目光一轉。「原因要說有很多。」

那個捕頭再問道：「那麽目的又是什麽？」

練青霞笑了。「若是我知道，根本就不用到這裏來，不去抓人也得去防備的了。」一頓她又接道：「綜合所有的資料，我們最後是假定，這其實是江湖中人的所爲。」

所有捕快又齊皆一怔，練青霞隨即問：「倘若這個假定成立，大家認爲應該怎樣做？」

「這便該從江湖中人着手調查。」一個捕快應答。

練青霞道：「江湖中人大都不賣官府的賬，要他們跟官府合作談何容易。」

「見一個抓一個問一個！——」

「他們大都有一身武功，要抓不容易，消息傳開，引致其他的聯合起來跟官府作對，可就麻煩了。」練青霞搖頭。「江湖人若是那麽容易對付，根本就不會有江湖人的存在。」

那個比較聰明的捕頭又接上口：「練大人的意思是要跟他們合作，但正如練大人所說的他們大都從來不賣官府的賬，這個合作……」

另一個捕頭截道：「而且江湖人這麽多，良莠不齊，一個合作不好……」

練青霞道：「我們當然要找可以合作的，事實毒氣爲禍的日子經巳不短，縱然還未十全十美，也應該很接近，沒有多少時間的了。」

一個捕頭道：「既然可能是江湖中人的所爲，相信最終的目的也不會有太大的影响。」

「那只是可能，再說那若是試驗，禍害經巳那麽大，最終的目的必然更加慘烈，總而言之，事情越快解決越好。」練青霞沉下聲來。「上動天聽，巳經够嚴重的了。」

所有捕頭齊皆心頭一凜，練青霞道：「我巳經有適當的人選。」

她也沒有賣關子，接道：「燕十三這個江湖人大家相信多少都有些印象。」

所有捕頭齊皆動容，燕十三雖然是一個江湖人，在他們來說並不陌生。

這個人足跡踏遍大江南北，好打不平，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惡霸豪強悍匪也不知有多少吃過他的苦頭，誰都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眞正的俠客。

很多人都說他其實並不是眞的叫十三，只因爲管遍十三省不平事才被人叫做燕十三，這是否事實不管，一個江湖人能够揚威十三省，是必有一身很不錯的本領。

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捕頭間接直接，有意無意，多少都受過燕十三的好處，所以練青霞提出這個人，他們雖然奇怪，並不反對。

一個捕快隨即歎息道：「可惜這個人平日行踪飄忽，居無定所，要找到他並不容易。」

練青霞道：「消息若是無誤，他應該就在這附近。」

當地的捕頭秦昌脫口道：「我們可沒

有接到這個消息，練大人——」

練青霞笑笑，說道：「他既然喜歡行踪飄忽，當然不會到處張揚，巳經跑到這附近。」

秦昌無言點頭，練青霞接道：「以他的爲人，除非不知道毒氣的事，否則應該不會袖手旁觀，跑到這裏來，說不定就是爲了調查這件事。」

秦昌欣然道：「那讓他調查好了，事情有什麽結果，只有對我們有利。」

練青霞大搖其頭。「這件事到現在相信大家都巳盡了不少力，但仍然茫無頭緒，可見並不簡單，燕十三雖然他的方法，若是與我們配合，相信必定事半功倍，以大家對燕十三的熟悉，要將他找出來，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十三個捕頭齊皆無言，練青霞接道：「以我所知，這個人雖然行踪飄忽，他的一個朋友嚴拾生却是總能够將他找到。」

秦昌立即道：「那是因爲嚴拾生總是喜歡糾纏在他左右。」

「要找嚴拾生，應該比較容易的。」練青霞語聲又沉下來。「能够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將這個人找到，也許我們還來得及阻止另一次的毒氣禍害。」

語聲一落，她自覺失言的一聲輕咳。

事實在調查毒氣方面她巳經花了不少心思，仍然並無多少頭緒，對她來說實在是前所未有的困難，也不知不覺寄望在燕十三身上。

燕十三能否解決這件事她雖然不知道，但在沒有辦法的情形下，亦只有先將燕十三找出來，由於這種心情影响說話間難免特別強調燕十三的本領。

這樣多少對那些捕頭都有些影响，到他發覺的時候，說話却經巳出口。

十三個捕頭却並無不滿的反應，那若非他們對毒氣的事情巳經盡了不少力，了無所得以致影响心情，便是他們也相信江湖上的那個神話。

——天下間沒有燕十三解決不來的事情。

江湖上所以這個傳說當然是因爲燕十三實在巳解決過不少一般江湖人解決不來的疑難。

毒氣的事情若是與江湖人有關，找燕十三帮忙應該就是最佳的選擇。

練青霞其實並不認識燕十三，雖然多少聽過有關燕十三的傳說，在接手處理毒氣的事情，並沒有考慮到燕十三這個人，這其實是由於曹廷的建議。

曹廷在她的心目中的本領其實在燕十三之上，連曹廷這個師父也表示束手無策，認爲只有燕十三才能够解決，她這個做徒兒的信心又怎能不動搖。

也是因爲曹廷的建議她才特別留意有關的燕十三的傳說，然後她才發覺以那些傳說來看，燕十三不像是一個凡人，簡直就是神話中無所不能的英雄。

事實是不是這樣傳說？連她也很想知道。」

× × ×

嚴拾生並不是燕十三的一般朋友，他認識燕十三巳經很多年。

到底多少年連他却也算不準，只因爲由他懂事的時候開始他便認識燕十三，他們是鄰居，很小便巳玩在一起巳是好朋友，也所以他有時實在難以置信，不見那麽多年，燕十三再出現在他眼前的時候，竟然會變得那麽本領。

當時，他正面臨很大的麻煩，七個劇盜聯手要對付他這個本領有限的俠客，連他也認爲只有一條死路的時候，燕十三出現了，那七個劇盜在燕十三的面前，一身本領完全沒有施展的餘地，輕易地便被他擊倒。

也就由那時候開始他跟定了燕十三，既然燕十三不肯收他這個徒弟，索性就以燕十三的心腹好朋友自居，甚至連名字也改得很接近。

他本來並不姓嚴，也不叫拾生，連名帶姓都改掉實在有些誇張，可是他就是一個這樣誇張的人。

他出身大富人家，又是獨子，從來就不用爲生活担心，也所以才能够終年追隨燕十三，走遍天下。

他也知道這樣做，對燕十三多少都有些不便，所以他與燕十三平日都保持相當的距離，盡可能讓燕十三不會有拘束的感覺。

燕十三當然明白他的苦心，也不太在乎，正如嚴拾生所說的那麽巧遇上，而若無其事的盡情暢飲，間中也指點一下嚴拾生的武功

多年下來，嚴拾生的武功巳練得實在很不錯，路上遇上不平的事也會插手管一管，受惠的人一聽他的姓名大都以爲是燕十三，而他也毫不在乎。

他的裝束也盡量模仿燕十三，由於相貌也實在不俗，所以看來也非常瀟洒。

雖然有燕十三出現的地方，很快就會有嚴拾生的踪跡，但他並不是如影隨形，尤其是近這幾年他對燕十三的習慣嗜好巳瞭解如指掌，無論燕十三躲到什麽地方，只要他需要找到燕十三，很快便能够找到去，所以平日他總有他生活的方式。

秦昌去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酒樓喝酒。

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捕頭他沒有一個不認識，有些交情不錯，秦昌是其中之一。所以他立即起來招呼。「什麽風將秦大人吹到這裏來的？」

秦昌倒也風趣，應一聲：「俠風！」

嚴拾生一聽眉飛色舞，連聲「請坐」，待秦昌坐好了，才笑聲問道：「這一次，秦大人大概不會再將我錯認做燕十三的了？」

秦昌道：「燕十三固然是一個大俠，嚴拾生又何嘗不是？」

嚴拾生笑得合不攏嘴，仍然客套道：「秦大人眞會說話，比起燕十三，我這個嚴拾生可差得遠了，相請不如偶遇，我請你喝三杯。」一頓隨又道：「這是口頭禪，要喝當然不止三杯的。」

他正要叫小二拿酒來，秦昌巳問：「燕大俠是不是在附近？」

嚴拾生一怔。「你其實是找他來的，因爲知道我知道他的行踪，所以才過來打招呼。」

秦昌竟然道：「這是事實。」

嚴拾生皮笑肉不笑的道：「他能够解決的事情，我其實也能够解決。」

秦昌道：「這一次的事情只有他才能够解決。」

「是有關毒氣的？」嚴拾生追問。

秦昌對練青霞立時又添了三分敬佩，以嚴拾生對燕十三的熟悉，燕十三若不是因爲毒氣的事趕來，嚴拾生是絕不會這樣說的。

「毒氣的事無疑很嚴重，影响到很多人的生命安全，可是到目前爲止，我仍然茫無頭緒。」嚴拾生接道：「燕十三當然也不會例外，你找他跟找我沒有分別，這一次可是白費心機。」

秦昌乾笑道：「嚴大俠可是猜錯了，毒氣的事固然是嚴重，對燕十三來說，另外還有一件更嚴重。」

「是什麼事？」嚴拾生大感興趣的。

「我以爲跟他直接說會比較好些。」秦昌接上這一句，這一句其實是他要說的，練青霞很肯定的告訴他嚴拾生一定不會對別人透露燕十三的行踪，他却只是懷疑，總要一試才甘心。

「這可就麻煩了，他人現在遠遠的，要找到他總要費些時間，我看你還是跟我說說，也許我有什麼方法能够立即通知他。」嚴拾生看着秦昌。「一於這樣決定，沒有其他辦法的了。」

秦昌裝作無可奈何的歎了一口氣。「祁連三雄，天山七劍，太湖三條龍……」

嚴拾生截道：「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全都是燕十三的手下敗將，你在我面前提這些人有什麼作用？」

秦昌一面凝重之色，沉聲道：「他們合共六十四人，向這兒趕來，正準備連手對付燕大俠。」

嚴拾生一驚而起。「他們怎知道燕十三在這兒？」

秦昌道：「江湖人消息何等靈通，連我們官府中人都知道的事情，他們又怎會不知道。」

「這可不是英雄好漢的所爲。」嚴拾生語聲突然一頓，搖搖頭才接下去。「但他們可又不是什麼英雄好漢。」

秦昌道：「雙拳難敵四手，他們人多勢衆，明槍易擋，暗箭難防，所以我特別趕來，跟你說一聲，看如何通知燕大俠，小心應付。」

嚴拾生突然問道：「你打的是什麼好心？」

秦昌說道：「我多少受過燕大俠的恩惠，既然知道這件事，沒有理由袖手旁觀的。」

嚴拾生再問道：「那些人，現在在那裏？」

秦昌道：「在我來的方向，如無意外，半個時辰必到，據說他們已清楚知道燕大俠的所在。」

嚴拾生嘟喃道：「我早就說那間雲來客棧不是好地方，看來應是那兒的小二什麼傳出去的消息，可是，他們又怎會認識燕十三？」

這番話還未說完，坐在旁邊的一個中年漢子已悄然站起來，看看秦昌，走了出去。

嚴拾生沒有在意秦昌的表情，突然一皺眉，沉吟道：「太湖三條龍跟祁連三雄有殺父不共戴天之仇，沒有可能走在一起的。」他的目光轉回秦昌面上。「我說姓秦的，你這個消息大有問題……」

說還未說完，他突然發覺秦昌的眼神有異，恍然大悟，脫口道：「好小子，原來是胡亂揑造故事，騙我說出燕十三的所在。」

秦昌連聲「罪過」，接道：「我們若是全力追查，花些時間，還是會查出來的，但既然可以從嚴大俠口中得知，又何樂而不爲？」

嚴拾生板起臉孔。「你打的是什麼主意？」

「就是毒氣的事，要請燕大俠帮忙。」秦昌也不再隱瞞，直說原因。

嚴拾生冷笑。「他本就在調查這件事，可是你用這種手段，不知道倒還能了，一知道一定不會帮忙，他當然一定會知道的。」

秦昌看着他，歎了一口氣。「燕大俠這個脾性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捕頭相信都已很清楚。」

嚴拾生揮手截住秦昌的說話。「我在說你，搬這許多捕頭出來幹什麼。」

秦昌道：「因爲無論那一個遇上燕大俠都會像我這樣做。」

嚴拾生「哦」一聲，「這原來並不是你們的主意，到底是什麼人的主意？」

「練無情——」秦昌也不隱瞞。

嚴拾生顯然沒有聽說過這個人，喃喃道：「聽來倒有幾分殺手的味道。」

秦昌搖頭。「她絕不是殺手。」

「那是什麼東西？」

「一個女孩子，總領十三省的捕頭，負責調查毒氣這件案子。」

「一個女孩子有這樣本領？」

秦昌笑笑。「應該有的，無論頭腦手段，她顯然都在我們之上。」

嚴拾生道：「這非要見識不可了，她人現在什麼地方？」

「應該在往雲來客棧途中，我們官府中人辦事有時也很迅速的。」

嚴拾生忽然問：「以你看，我現在全力趕去，能否阻止她？」

「應該來不及。」秦昌笑問。「燕大俠據說對女孩子一向都不大兇，我們一些也都不担心。」

嚴拾生嘟喃道：「只要是不太壞的女孩子他的確都不會太兇，可是不太兇的女孩子現在找不上他，多少都一定有些問題了。」

秦昌道：「我不明白。」

「這幾天這個時候他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今天應該也不會例外，」嚴拾生突然打了一個哈哈。「官府中人大都很放肆，這個練無情也許是例外。」

秦昌奇怪的看着他，他再打一個哈哈才接上話。「希望她不是闖進去。」

語聲一落，他舉起酒杯，一口喝盡，然後倏然站起身子，往外走去。

秦昌不由問：「你要到那兒？」

「當然是雲來客棧。」嚴拾生打着哈哈，「若是還不太遲，多少總該看到這些有趣的事。」

秦昌聽到這裏，不禁替練青霞担心起來。

× × ×

練青霞也算得是急性子，接到消息，立即飛騎奔往雲來客棧。

以她的身份再加上經驗，要找到燕十三的房間當然不是一件難事，她沒有立即闖進去，先敲房門，問一聲：「燕大俠在不在？」

「在——」房間裏有人回答，語聲懶洋洋的。

練青霞再問道：「我可以不可以進入來？」

「不可以。」回答的聲音還是懶洋洋的。

練青霞應聲：「不可以也得可以。」伸手推門。

門一推不開，練青霞一股內力便透在右臂上，即時「格」一聲，門閂硬硬被震斷，她身子一欺，奪門而入，隨即怔住。

她並不認識燕十三，可是第一眼看見燕十三便立即確定，好像燕十三那麼瀟洒的男人實在不多，但在這種情形下，看見燕十三，難免有一種尷尬的感覺。

燕十三正坐在一個注滿了水的大桶內，只露出一個頭，奇怪的看着練青霞。

浸在木桶內的身子必然赤裸，練青霞行事作風有時無疑比一般男兒更豪快，到底是女兒身，心念轉動，一張臉不由紅起來，看既不是，不看目光又不知轉到那兒去，要退出門外一張臉更不知放到那兒去。心念一轉再轉，她只有硬着頭皮，一聲：「你就是燕十三？」

燕十三懶洋洋地應。「你若是要找燕十三，是找對了人了。」

練青霞悶哼。「我叫練青霞。」

燕十三顯得有些意外。「鼎鼎大名的練無情在這裏總算給我遇上了。」

練青霞道：「你知道有我這個人，當然亦知道我這一次南下的目的。」

燕十三道：「除了那件事情還有別的事？」

「沒有了。」練青霞單刀直入。「那件事我們推測是江湖中人所爲，所以希望你這個江湖上的大俠與我們合作。」

「在找我之前相信你們已經很清楚我的爲人。」

「可是這件事不同。」

「在我眼中並沒有什麼不同。」

「以你一個人的能力絕對解決不了這件事，只有與我們合作才能成功，官府的威力不是你想像的那樣，尤其神武營。」

「神武營高手雲集，又得當今天子賜予特權，先斬後奏，這種威力我還是想像得到的。」

練青霞一笑。「你果然是一個明白人，我相信你一定會跟我們好好的合作。」

燕十三亦淡然一笑。「我若是不好好的跟你們合作，只怕就性命難保了。」

練青霞這時候才發覺說錯話，她也明白這完全是因爲自己出身於神武營，以身爲神武營的一份子爲榮。

她當然也明白燕十三怎樣感受，連隨解釋。「燕大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其實是神武營既然有這種權力威力，對事情的進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燕十三又回復懶洋洋的神態。「我就是不知道神武營已插手這件事，以神武營的權力威力，既然一定會很快便將事情解決，又怎會再用得着我這個江湖人？」

練青霞急道：「我們正需要你這個江湖人的帮助。這到底是江湖人才明白的事情。」

燕十三笑了。「我就是不明白。」

「施放毒氣那些人的意圖？」

「這是其中之一。」

「會不會是爲了爭霸江湖。」

「江湖有什麼值得爭的。」

「官府也一樣不明白，可是江湖上偏就有這許多的仇殺，目的只是爲了稱霸爲王。」

燕十三不由苦笑，江湖人的確不少是那樣子。

練青霞接道：「官府也很少理會那種事，可是這一次實在太過份，毒氣接二連三侵襲市鎮，人畜皆亡。」

燕十三反問：「練大人已經完全肯定是江湖人的所爲了。」

練青霞尚未答話，燕十三話已接上。「既然肯定必定掌握相當的證據，那麼練大人還不立即去採取行動，還留在這兒幹什麼？」

練青霞一怔。「你這是不肯跟我們合作？」

燕十三笑笑。「這是廢話。」

練青霞接問：「沒有我們的帮助，你以爲這一次你能够做出什麼來？」

燕十三反笑了。「若非練大人提醒，我眞的還不知道，既然如此，我就待在一旁，看神武營大顯神威。」

練青霞怒形於色。「姓燕的——」

燕十三截道：「一直奉公守法，並無過錯，練大人要將我拿到官府裏，只怕還要花些心思，不過我絕對相信，練大人一定不會將心思放在一個江湖人的身上。」

練青霞沉聲道：「你若是奉公守法，便該與官府合作，立即跟我走！」

燕十三笑笑。「我浸在這個浴桶內也實在太久了。」笑語聲一落，隨即站起身來。

他才有這個動作，練青霞已一聲驚呼，轉身疾掠了出去。

燕十三從容不迫的站起身子，跨出木桶，他身上赫然是穿着衣服，脚上甚至穿着鞋子。

他所以這樣浸在水裏，並不是腦袋有毛病，只因爲需要好好的冷靜下來，在他來說，也還是第一次這樣，對毒氣的事到目前爲止他仍然茫無頭緒。

這一次南下他的確爲了毒氣的事，對練青霞的推測，那是江湖人的所爲，他完全同意，只是他仍然想不到有什麼江湖人會這樣做。

既然一次接一次，在目的還未明朗之前，是必還有其他的市鎮遭遇同樣的禍害，能够及早將施放毒氣的人找出來，及早制止，便可以減少更多無辜的生命受害。

每一個遭受毒氣侵襲的市鎮他都到過，順序走下來，他已經發現範圍一個比一個大，禍害一個比一個重。

他也已調查清楚每一個地方都沒有什麼值得對付的江湖人，施放毒氣的那些人除了要證明毒氣的威力，又或者施放的方法有什麼破綻之外，他實在想不到還有什麼目的。

每一個地方他都親自走一趟，留上相當時間，希望能够找到什麽綫索，可是他到來之前，官府的人已經到過，他們絕無疑問目的也是調査，但經過他們順手牽羊的那種調査，每一個地方只有變得更加凌亂。

他並不以爲那些官府中人那樣做便會破壞現場所有的證據，只是他並不欣賞那種所爲。

浸在水裏是否腦筋便會更加冷靜，便能够想出其中究竟?他其實也不知道，這只是一種無聊的舉動，而目前來說，除了這樣做之外他也不知道還有什麽可以做。

對練青霞他也沒有多大惡感，也當然並不在乎她這樣闖進來，比她更無禮的人，他見得多了，他只是不大欣賞她那種說話。

才走過去掩上房門，他便已聽到練青霞遠遠的在嚷着：「姓燕的，你好大的胆子。」

他聽着又笑了。「你的胆子好像並不怎樣大。」

「你好無禮。」練青霞接一句。

燕十三笑應。「房間是我的，無論我在房間內幹什麽好像都沒有什麽不對。」

練青霞道：「我已經敲門告訴你要進來的了。」

燕十三笑道：「練大人什麽時候什麽地方會坐在木桶裏請跟我說一聲，讓我先去拍拍門，看着練大人是怎樣反應，又如何迅速。」

練青霞頓足道：「你敢——」

燕十三打了一個哈哈，沒有回答，自顧在房間內換衣服。

練青霞正在生氣，旁邊一個聲音便傳來。「這個人的胆子一向大得很，以我所知，沒有事他是不敢做的。」

練青霞目光一轉，只見嚴拾生一面笑容，正從那邊走廊轉過來，後面緊跟着秦昌。

「不過不要緊，只要練大人浸在浴桶內的時候，身上穿着衣服。」嚴拾生笑接道。

練青霞一怔。「這是什麽意思。」

嚴拾生悠然應道：「姓燕的這個時浸在浴桶裏身上一定穿着衣服，他只是需要冷靜一下，這個其實並沒有多大作用，只是已成了習慣。」

練青霞一聽便要轉身再闖進去，嚴拾生却又道：「現在，他却一定是光着身子了。」

練青霞脚步舉起又放下，嚴拾生接道；「看情形你們是鬧僵了，你應該先來見我的，別的人我不明白，這個人我却是最了解。」

練青霞吁了一口氣。「告訴我，現在怎樣做才是。」

嚴拾生搖搖頭。「這個人表面什麽都不在乎，其實有些事情還是在乎的，譬如他最討厭官架子，你若是在他面前擺官架子，什麽都不用說了。」

練青霞不由一聲：「廢話。」

嚴拾生隨即反問秦昌。「你看我不像一個愛說廢話的人？」

也不等秦昌回答，他便轉身舉步，到了迴廊轉角才回過頭來，再對秦昌道：「我雖然不大聰明，也不太愚蠢，你以爲會不會再上你的當？」

秦昌苦笑，還未答話，嚴拾生那邊已轉了出去。

練青霞即時揚聲道：「姓燕的聽着，蘭溪、高亭、平湖、竹瓦四個地方，你要我在那一個地方等你？」

房間內傳出燕十三的回答：「這四個地方我都不會去，我正準備北上，不會再南下的了。」

練青霞悶哼了一聲，轉身便走。

秦昌急急追上前。「練大人，要不要卑職——」

練青霞截道：「這個人這樣不識抬舉，除非不是官府中人，否則誰跟他說，也是一樣。」

秦昌嘟喃道：「這個我們是否去找一個不屬於官府的人……」

「用不着——」練青霞很肯定的。「他一定會南下的！」

秦昌偷眼一望，由心一寒，練青霞的眼神非獨穩定，簡直就像是利刀一樣森冷鋒利。

× × ×

在清晨，燕十三神采飛揚的走在長街上。

陽光輕柔得就像是情人多情的眼波，燕十三却沒有這種感覺，因爲他已經知道在看着他的根本就不是一個女人。

走近到在偷偷看着他的那個人藏身的巷子前面，他終於開口：「你有話要跟我說？」

嚴拾生應聲從巷子裏躍出來。「你簡直就是我肚子裏的蛔蟲，一猜便猜中我的心事。」

燕十三歎了一口氣。「我們是朋友，你用不着這樣跟我說話的。」

嚴拾生雙手一攤。「你是大人物，跟你走在一起我就是不習慣，而且我也不想給你什麽心理負担。」

「還是這些原因。」燕十三轉問：「你要跟我說什麽。」

「這附近並沒有官府的人。」嚴拾生左右看一眼。「你大可以放心，以後我也絕不會上這種當。」

燕十三笑問：「你以爲我們還能够避開官府的耳目？」

嚴拾生道：「我也許不能够，你却一定能够，以你的輕功……」

燕十三搖頭。「除非我放手不管毒氣這件事，否則還是要留在這附近的。」

嚴拾生奇怪問道：「你現在可是在北上？」

「北上南下有什麽分別？」

「蘭溪、高亭、平湖、竹瓦四個地方都是在南面。」嚴拾生接道：「我其實也不太明白練無情爲什麽一定要你到那四個地方。」

「那是因他們推測爲毒氣可能在那四個地方出現。」

嚴拾生立即嚷起來。「要是這樣你還北上幹什麽，還不趕快南下？」

燕十三只是問：「你認爲他們的推測一定正確？」

嚴拾生道：「那麽多人調査得來的綫索多少有點可信的。」

「那麽你說，他們會在那四個地方怎樣？」

「當然是嚴密監視。」嚴拾生恍然大悟。「施放毒氣的那些人絕無疑問都是聰明人，當然一定會有所發現，又怎會自投羅網？」

燕十三接問：「你現在大概不會再勸我南下的了。」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轉身便要走，燕十三叫住：「以你看，毒氣會是什麽人弄出來的？」

嚴拾生却反問：「以你看呢？」

燕十三搖頭道：「這簡直就是瘋子所爲。」

嚴拾生道：「我也是你那個意思。」一頓接問：「江湖上以你看有那一個會這樣做？」

「看不透。」燕十三又搖頭。

「連你也看不透，我又如何看得清楚？」嚴拾生脚步再舉起，突然又放下。「你的麻煩又來了。」

燕十三早已感覺到那股濃重的殺氣，這時候才向殺氣湧來的方向望去。

一個中年大漢正從那邊街角轉出來，鬚髮蓬亂，驟看來就是一頭野獸。

嚴拾生接道：「這個麻煩眞還不小呢。」跟着便向那個大漢招呼，道：「藍大爺——」

大漢目光一閃。「嚴拾生？」

嚴拾生很興奮的道：「不錯，我就是嚴拾生。」

大漢沉聲道：「我也絕不會再將你錯認做燕十三，滾開！」

不等嚴拾生有反應，大漢目光已回到燕十三面上：「燕十三，兩年不見了。」

嚴拾生插口道：「你放生，他的記性那麽好，就是二十年不見，也仍然會記得你這個藍天鵬的，江湖上名氣有你這麽大的人也不多。」

藍天鵬仰天吁了一口氣，嚴拾生接問：「這兩年你其實跑到那兒去了。」

「監牢——」藍天鵬喃喃地：「彩鳳是我未過門的妻子，崔義那個混蛋竟然斗胆傷害她——」

嚴拾生沉吟道：「江湖上傳說你是因爲未過門的妻子死在崔義手上，發誓要殺掉崔義，眞是有這件事。」

藍天鵬自顧道：「彩鳳那麽好的女孩子就是找遍天下也不可能再找到第二個的了，你說是不是？」

嚴拾生一怔：「你說是，我沒有理由說不是的，根本我就沒有見過她。」

藍天鵬忙道：「我絕不會騙你的。」

嚴拾生又是一怔，藍天鵬接問：「你不相信彩鳳是天下最好的女孩子？」

嚴拾生看看藍天鵬，尚未答話，藍天鵬已大吼：「你眞的不相信？」

他的語氣變得那麽的凌厲，嚴拾生不由嚇了一跳，急說道：「相信，怎會不相信。」

藍天鵬的語聲態度這才和緩下來：「我答應過她，只要一會被稱爲第一高手的燕十三便退出江湖，那知道崔義那個畜生禽獸竟然乘我不在，傷害她。」

嚴拾生脫口道：「該死——」

藍天鵬咬牙切齒的道：「我到處追殺他，迫得他江湖上無處容身，竟然躲進應天府的大牢內。」

嚴拾生追問：「難道你也追進應天府大牢去？那可不是容易進去的。」

藍天鵬反問：「你忘了我本來是什麽人。」

「陝北最厲害的獨行大盜。」

「之前我犯案無數，官府欲得我而甘心，難得我送上門去。」藍天鵬面上突然露出苦惱之色：「可是一進去我便知道錯了。」

「你以爲會跟崔義因在一起，你難道不知道應天府大牢有多大？」

「我進去才知道，然後更知道應天府大牢銅牆鐵壁，沒有希望逃出來。」

「現在你不是出來了。」嚴拾生很奇怪。

「是練大人放我出來的，」藍天鵬很激動的：「練大人是我的再生父母。」

嚴拾生怔在那裏，燕十三終於開口：「練無情放你出來，就是要你對付我。」

藍天鵬笑了：「不是對付，是請，要我盡全力將你請到蘭溪、高亭、平湖或者竹瓦。」

嚴拾生忍不住又插口：「你出來第一件事應該就是找崔義算賬。」

「已經算了，練大人將他從監牢中提出來，交給我親自處置。」藍天鵬笑得很開心，那種笑容却令人不寒而慄。

嚴拾生聽說，大大的歎了一口氣，目注燕十三。

燕十三點頭：「恕我有心無力了。」

「這個女孩子的確厲害，難怪被評爲神武營第一高手。」

藍天鵬道：「我現在了無牽掛，練大人對我恩重如山要我怎樣做便怎樣做。」

燕十三看看嚴拾生，道：「我也無話可說。」

嚴拾生想想，「這其實也沒有什麽關係，大不了白跑一趟。」

燕十三淡然道：「有第一趟便有第二趟，這樣下去我看遲早要換上一身官服的了。」

「也沒有壞處，以你的瀟洒，即使換上一身官服，也必定不比一般。」嚴拾生笑接：「以我推算你要做官一定也會做一個大官。」

燕十三搖頭一聲：「廢話。」

藍天鵬即時問：「那四個地方你喜歡先到那一個？」

「那一個也不喜歡，」燕十三笑問：「練無情應該考慮到那四個地方經她一說已經沒有作用。」

藍天鵬笑笑。「她也是這樣說，但她還是要這樣做，我以爲你應該服從她。」

燕十三很意外，道：「這句話又是怎樣說？」

藍天鵬笑應：「就好像彩鳳，女孩子的話很是有些道理，我就是不聽彩鳳的話才落到這個地步。」

燕十三看看藍天鵬，沒有作聲，到這個時候他又怎會看不出藍天鵬的腦袋多少有些問題，不大正常。

嚴拾生也看出，接對燕十三道：「我看你還是不要太堅持，這對你並無好處，難道你要跟一個腦袋有問題的人爭辯？」

（未完・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白石殺了賈大富之後，急急趕回江南，與僱傭他作殺手的僱主相晤，取得巨額酬金。他已成鉅富，立意金盆洗手，從此過奢侈生活，但午夜夢迴，想起自己滿手血腥，便難安枕，昔日的雄心壯志已一掃而空，亟想覓一安定之地，渡其富裕生活，是以他又離開江南，一路向西而行，途中遭到兩名殺手古川、高田追殺，苦鬥一番，柳白石後腰受傷，危急之際，突一少年出現，用牛毛細針打向古川下盤，古川應變雖快，腿上仍被打中，幾乎站也不穩，那少年一擊得手，轉對柳白石道，柳大哥還不動手？原來那少年是小仙子喬裝的……



迭遭追殺　偵究禍源

柳白石立即發動攻勢，高田連忙招架古川慢慢向小仙子走去。喘着氣道：「臭小子，我非殺了你不可！」

小仙子拍手道：「一步，二步，三步……倒也！」

話音剛落，但聞「砰」的一聲響，古川已應聲倒地！高田大驚，心胆俱裂，不由動了逃跑之念，是以攻得更急！

柳白石後腰外衣已為鮮血所濕，小仙子驚呼一聲：「柳大哥，你快退，讓他見識一下『閻王神針』的厲害！」

麒麟鎖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柳白石也覺得體力正在迅速減退，是以立即抽身後退。高田大喝一聲，轉身向小仙子撲去。柳白石怕她抵擋不住，急道：「快閃！」

小仙子不慌不忙地抬一抬左臂，她袖管裏的射筒，立即向高田發出了十二枝毒針！

高田揮劍將毒針絞落，但小仙子右臂又微微一動，第三蓬毒針又射出，這一次飛身後退，喝道：「還不倒下！」

高田也眞乖，眞的跌倒地上，小仙子道：「憑你們這兩個廢料，也敢接姑奶奶神針之鋒！」她取出射筒，再以手絹包指，逐根將針拉了起來，重新安裝。

忽然柳白石「砰」的一聲，跌倒地上，小仙子大吃一驚：叫道：「柳大哥，柳大哥！」

×　×　×

當柳白石醒來時，已躺在床上。他慢慢睜開雙眼，入目便是小仙子焦慮的臉龐。「柳大哥，你醒來啦！」聲音透出無限歡愉！

柳白石艱辛地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我租來的農舍，你傷勢並不太重，只是失血過多，休息幾天便沒事了！」小仙子拿起一碗稀飯，用湯匙一口一口地餵他。

柳白石吃了一碗稀飯，只覺身心均疲，不久又再睡着了。當他再有知覺時，覺得身子似在移動，耳際聽到轔轔的車馬聲。他一怔，低聲喚道：「小……小……」

外面傳來小仙子的聲音：「小什麼的，你怎不再喚下去？」

柳白石放了心，再度躺下，仔細打量一下，車廂是十分簡陋，北風不斷自隙縫中鑽了進來，發出刺耳的異聲。

過了半晌，他忍不住問道：「你要去那裏？」

「要避開仇家的，不是我，而是你！」小仙子的聲音十分清脆，「你說你要去何處？」

「我，也不知道。」

「我正往西行，如今天就快亮了，睏死我了！前面有一條小村，我進去賃間農舍！」

不久，馬車便停住了，估計是小仙子下車去接洽，又過了頓飯工夫，才見她鑽了進來，道：「行了，想不到這條小村還有棟整齊的小院！」

×　×　×

小仙子賃來的西廂，果然十分整齊乾淨，看來主人家裏的人並不很多，倒十分適宜養傷！

小仙子扶柳白石躺下便不再來打擾他，大概她去休息了。靠午的時候才見她喜孜孜地進來。「柳大哥，我叫他家丁替你熬了一碗鷄湯，你快趁熱喝下吧！」

柳白石有點感動，忍不住問道：「你……怎會關心我？」

小仙子搖頭道：「那是前生注定下來的寃孽，有什麼法子？」

柳白石心中忍不住又罵了一句小妖女，小仙子却不管這許多，將他扶坐起來，柳白石道：「我臂上的傷不重，我自己喝

吧。」

小仙子也不勉强，把那碗鷄湯交給他，又出去了，未幾再度回來，手上巳多了一個食盤，放着幾碟小菜，一大碗鷄肉稀飯。

柳白石問道：「你煮的麼？」

小仙子詫異地道：「像我這種女人，也會煮飯燒菜？」

柳白石又忍不住道：「女人不煮飯燒菜，幹什麼？」

「女人能幹的事可多着了，其實煮飯才是男人的本份！」

「胡說！」

「胡說？天下間出名的酒樓的大厨師，是男人還是女人？嘿嘿，甚至連御厨也是男人，假如煮飯是女人的本份，天子為何不找女人為他煮飯？」

柳白石不由語塞，半晌才想到理由。「這只能說男人的本領比女人大，連煮飯也是男人比女人强！」

「我是特別的女人，與衆不同的女人，不是殘花敗柳的女人，所以，我不學燒飯！」

柳白石心中又罵她是小妖女了。「據我看，你假如學會煮飯，一定比現在可愛得多！」

「我只學你！」

柳白石又是一愣，反問：「你學我什麼？」

「殺人！」

這兩個字像兩柄鑽子般，鑽進他的心房，柳白石登時說不出話來。小仙子笑嘻嘻地道：「有我在你身邊，你不用担心有人會追上門來。」說着，悠閒地走出房去了。

×　×　×

柳白石在床上躺了三天，腰上的傷巳開始合縫了，是故吃過早頓，小仙子便來找他去見主人，宅主姓劉，是個和氣的中年胖子。

「楊壯士請坐！」

「多謝您……」柳白石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些什麼。

小仙子道：「劉老爺人好，才肯把西廂房賃給咱夫婦！」

柳白石像被人打了一拳，道：「你說……甚麼夫婦？」

劉老爺哈哈地笑道：「你瞧，楊壯士多高興，敢情你們只是訂婚，還未正式成親！」

小仙子紅着臉道：「是的……他人野得很，又說我年紀小，所以打算再過一段時間才辦喜事！」

劉老爺豎起拇指道：「楊壯士，你這位未過門的媳婦兒，連日來衣不解帶地服伺你，還每天燉鷄湯給你喝，眞沒話好說，你有福氣呀！」

柳白石瞪了小仙子一眼，小仙子却向他扮了個鬼臉！

小仙子道：「劉老爺，咱們沒打擾你吧！」

「說什麼話？老夫本來住在蕪湖城，因兩個兒子年紀都大了，老夫把生意交給他倆，愚夫婦告老回老家享幾年清福，正嫌人丁少太過寂寞哩，你倆喜歡住多久都沒所謂，就是不交租也不打緊。」

小仙子道：「多謝劉老爺，我還得爲我那未來的當家換藥，有空再談。」她一把拉起柳白石。「大哥，咱回房去吧！」

柳白石年紀大她十來歲，但此際反似是個小孩子，任由她擺佈，背後傳來劉財主的笑聲，心頭更窩了一把火，一進房便摔掉她的手，道：「小妖女，你莫以爲救了我一條命，便可以胡作非爲！」

小仙子噘起小嘴反問：「我如何胡作非爲？哼，白白讓你佔便宜了，你還說風涼話！」

柳白石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佔你的便宜？」

「我是黃花閨女，難道我反佔你的便宜不成？」

柳白石嘴巴像被人塞了一塊臭泥，只氣得胸膛連連起伏，却作聲不得，小仙子柔聲道：「你幹麼生這麼大的氣？難道我救錯了你？哼，不說這些事，我有話跟你商量！」

柳白石氣虎虎地道：「你有話盡管說，莫用商量這兩個字，反正你眞正有什麼決定也不會徵求我的意見，我有事也不會求你！」

小仙子也生氣了，轉身回房，却丢下一句話來：「原來你巳變成窩囊廢，竟不想知道是誰僱高田來殺你的！」

柳白石心頭一跳，脫口問道：「回來，是誰要殺我？」小仙子頭也不回地去了，柳白石冷靜下來，不由有點後悔。

中午吃飯時，送飯菜的是劉家的家丁，柳白石訥訥地道：「請你到隣房請她過來吃飯！」

家丁道：「你要請誰？」

柳白石一咬牙，道：「送我來的那個女人！」

「是你那未過門的媳婦？」那家丁道：「楊大爺不必等她，她巳用過飯，出莊去啦。」

柳白石一怔，急問：「她去那裏？」

「不知道，她沒說，拉着馬車去了，也沒說回不回來。」

柳白石道：「那就隨她去吧！」他覺得小仙子一聲不吭地離開，十分小家子氣，但內心又隱隱覺得，自己對她的態度，也有點過份。

吃過飯之後，柳白石便坐在床上練功，一練便是兩個時辰，只覺得體力巳恢復了八九成，臂上的傷亦沒多大問題，只是後腰那一處，創口較深，尚不宜運動。小仙子不在，他覺得自己留在劉家也沒意思，便決定明天向劉財主告辭，他要證明自己在沒有小仙子的帮助底下，亦能繼續生存。

可是，第二天家丁送早點進房，柳白石詢問小仙子的動向，答稱仍未回來，他不由替她担心起來。飯後忍不住走去找劉財主。

劉財主夫婦正在廳裏喝茶聊天，見到柳白石客氣地請他坐下，柳白石道：「劉老爺……我那未過門的媳婦去了那裏？」

劉財主一怔，反問：「她出去沒對你說要去何處麼？」

柳白石尷尬地道：「正是，所以我才來問你！」

劉財主訝然道：「那就奇怪了……她，嗯，楊壯士放心，你媳婦乖巧得很，一定沒事，也許她在附近遇到親戚……」

「據我所知，她在附近沒有親戚。」

劉夫人倒十分熱心。「莊士進房休息吧，愚夫婦派幾個家丁出外打探一下，若有消息再通知你。」

柳白石忙謝道：「如此在下先謝了！」他返回房裏，有點心神不屬，自己這條命是她救的，萬一她發生危險，在道義上自己可說不過去。

他費了好大的工夫，才令自己心無雜念，又練起功來，不料午飯時，小仙子仍未回來，柳白石只好改變主意，在劉家多呆一兩天。

入黑之後，出外打探小仙子消息的劉家家丁都紛紛回來，奇怪小仙子竟似烟霧般，突然消失了。

柳白石躺在床上，百感交集，想起以前種種，更爲惘然，他不禁暗問自己所作所爲對不對？

巳是三更時分，柳白石仍無睡意，胡思亂想間，忽聞有夜行人的衣袂聲，柳白石下意識地坐了起來，心中忖道：「莫非小妖女回來了？」

衣袂聲到院子中即不再傳來，柳白石心頭又是一跳，暗道：「假如小妖女回來，她必會開腔！」此念一生，連忙摘下長劍，快步跑到門邊，貼牆站着，因行動快，牽動後腰肌肉，但覺一陣疼痛。

柳白石輕吸一口氣，便閉住了，就在此刻，他也聽到外面有個輕微的呼吸聲，心頭剛提起，窗戶忽被震開，柳白石反應仍快，立即轉身出劍。

「刷」的一聲，長劍却刺了個空，跳進來的是黑衣蒙面人，手上提的是柄比一般柳葉刀稍長的單刀，那黑衣漢一進來，先在地上打了個觔斗，挺腰彈起，人未站起，便揮刀向柳白石腰際劈去。

柳白石略退半步，長劍及時一封，只聞「噹」的一聲响，那人刀法又變，去勢更疾！

柳白石長劍如同蛟龍上下翻飛，表面上絲毫不遜色，但他每出一招引來後腰一陣疼痛，長此下去，方位、力道及時間必受影响，因此他心中十分焦急，只恨不得一劍將對方劈成兩爿！

但敢來捋虎鬚的，必非泛泛之輩，即使在他未受傷之前亦辦不到。

黑衣人的刀法一招緊似一招，柳白石極力奮戰，也只能與對方殺個平手！

黑衣人似乎知道他身上有傷，每一刀都用滿眞力，柳白石反而放了心，暗道：「小子，你浪費精力，那是給爺爺的一個好機會！」他且戰且退，巳來至門旁。

忽然「蓬」的一聲，房門被人撞開，隨着一聲驚叫：「小子！」一對短劍自外刺了進來。

這些事寫來雖慢，但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一幌即逝，柳白石忍痛擰腰一閃，不料後腰又被添了一道新傷！

這剎那，柳白石亦知道生命只在呼吸之間，是故不顧一切，向地上一伏，用力滾開。

就在此刻，外面突然响起鑼聲，有人高聲喚道：「捉賊呀！」

那偷襲的人，隨着那兩劍，竄了進來，是一個同樣以黑布包裹全身的人，但身材凹凸分明，亦較矮小，是個女人！

這女人身手十分靈活，滾落地上，一對短劍就像她的手臂的延長般靈活，每一劍都像貼地刺出般！

柳白石又驚又急又痛，汗出如漿，他在地上打滾，長劍對付自上擊下的單刀，因此身上又受了幾處淺傷！

「棄劍投降，饒你一死！」使單刀的忽然低聲喝着。單刀改剁柳白石的大腿。

柳白石再一滾，不料至牆角，驚魂未定之下，只覺額上一涼，一柄短劍巳抵住了他，他剛呆了一呆，黑衣漢的單刀亦抵在他腰上。

「把劍丢了！」

柳白石怒聲道：「你們是誰？要殺便殺，不必多說！」

那女人格格一笑。「我早就有心要殺你，爲我丈夫報仇！哼，如果你眞的有心求死，何不把喉頭往我劍上送來？」

黑衣漢急道：「不可！」倏地飛起一脚，將柳白石手中的劍踢飛。

柳白石還想反抗，黑衣漢子又彎腰以指封住柳白石的痲穴，此刻外面的鑼聲越來越緊，人聲沸騰，黑衣漢對那女人道：「你開道。」他將柳白石抱起。

那女人道：「外面人多。」她向上指了一指，黑衣漢點點頭，她立即收起雙劍，雙脚一頓躍起，人趁其勢發掌。

「嘩啦啦」一聲响，屋瓦破裂，她脚尖在樑上一點，自洞口穿出，黑暗中冷不防一張網子兜頭罩下！

那女人做夢也沒想到屋頂有一張網子在等着她，急切之間，急使「千斤墜」，但那網巳經收緊，將她拉上去。

房裏的黑衣漢見狀立即向房門撲去，剛落在院子中，上面巳傳來一個聲音：「你不要你同伴麼？」

黑衣漢冷冷地一哼，道：「我只要柳白石。」

「你看看院子裏四周。」

黑衣漢轉頭四望，見柱後及花樹之後，隱約有人影，屋上那人又道：「他們手上每人各有兩管噴筒，每筒有二十根淬毒牛毛細針，你相信便能躲得開麼？」

黑衣漢身子一抖，色厲內荏地道：「毒針一出，柳白石也會死！」

「我只要他的首級，死或不死，影响不大！但假如他還活着，我可以問他幾句話，朋友，你何必跟自己過不去？」

柳白石雖然不能動彈，但知覺未失，他起初還以爲是小仙子回來救自己，不過，一聽其聲音，又完全不像，不禁滿腹疑雲！

黑衣漢沉吟了半晌才道：「我放了他，你又怎樣保證，不發毒針？」

屋頂上那人道：「我殺你又沒有錢，爲何要殺？我從來不做虧本生意！你抬頭看左邊屋簷，你的同伴就放在那裏，只要你放下柳白石，跳上屋簷，帶走你的同伴就行。」

黑衣漢仍在猶疑，屋頂那人又道：「我喊三聲，假如你還不放人的，二十管噴筒，便會向你招呼！一，二……」

他還未喊三字，黑衣漢巳拋下柳白石，縱身飛上左面屋簷，一彎腰，提起他的同伴，踏瓦而去。

屋脊後冒出一個纖細的人影，提着跟黑衣漢說話的那個人躍下！那漢子輕聲驚呼，纖細人影格格一笑，說道：「摔不了的！」

話音剛落，放下漢子提起柳白石重新飛上屋頂，向村外馳去。

× × ×

那人抱着柳白石一口氣跑出村外，在村後山崗那裏轉了半圈，鑽進一叢竹林，原來裏面還有一個山洞。他把柳白石放在地上，輕輕喘着氣。

柳白石自其身上聞出氣息，低聲道：「你，你是小……」

「小什麼？」

柳白石結結巴巴地道：「小仙子！」

「嘻嘻，你終於肯面對現實了！」那人扯下臉上的黑巾，可不是小仙子。「快轉過身去，待我替你上藥！」

柳白石艱辛地轉過身去，他上衣靠後腰處巳全爲血水所濕，這一劍創口之深，竟然不下於上一次。小仙子「嘖嘖」地道：「可憐的柳郎，看樣子你非得躺在床上過年不可了！」

柳白石問道：「你這兩天去那裏？」

「我出去把馬車毀屍滅跡，發現那兩個人正準備到劉家莊找你，所以一直暗中跟着他們。」

「他倆是誰？」

「他們一直蒙着臉，不過那男人的身法像極空空兒！」

柳白石脫口說道：「那女的身材像虞姬！」

「別說話，提防他們再來。」小仙子小心翼翼替他包紮好傷口，歇了一下，又爲自己易容，回頭道：「你在這裏休息一下，我回去劉家看看！」

小仙子蛇行鼠伏返回劉家，只見裏面燈火通明，劉家大小都集中在大廳裏，她忙竄了進去。劉財主一見她回來便道：「姑娘，那兩個人，後來又兇巴巴地回來一趟……」

小仙子緊張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問道：「如今他們呢？」

「他們在屋裏搜了一遍，又問咱們許多話，老夫照你所說的告訴他，他倆臨去時還警告老夫……」

「警告您什麼？」

「他們警告老夫不許再收留你倆。」

小仙子笑嘻嘻地道：「他們有沒有傷害你？」

「他們沒有動粗……」劉財主雖經風險，仍然十分關心地問道：「姑娘，你跟你那未婚夫安全麼？」

「他又受了傷，現在沒吃的，沒藥……很痲煩！」

劉財主想了一下，道：「我家在村裏還有一棟破土屋，是放柴草的，如果你們不嫌……」

小仙子急道：「多謝老爺大恩！啊，對啦，剛才承您大恩吩咐衆家丁們敲鑼打鼓，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劉財主笑道：「舉手之勞，何必掛懷！劉福，快帶姑娘去柴房，這件事你們都不可洩漏出去。」

× × ×

小仙子連夜把柳白石扛到劉家柴房，這土屋還不小，稍爲挪騰一下，便可住人。雖然沒有床，却有蓆子，小仙子先在下面鋪了層厚厚的乾草，再放上蓆子，然後讓柳白石躺下。

劉財主設想極爲周到，天未亮，便派家丁悄悄送來了洗臉盆，溺器，開水，火爐，藥罐，還有一大包燒餅和饅頭，那饅頭還熱着，分明是剛剛蒸的。小仙子連忙拿一個給柳白石。「快吃吧！」她自己也咬了一口，「咱們運氣眞好，碰到這麼一個大好人！」

她吃了一個饅頭，回頭欲問柳白石再要不，不料那個饅頭仍在他手上，人則好像傻了一般。

小仙子訝然問道：「什麼事？」

「我……沒有……」柳白石低頭咬了一口饅頭，仍是一副神魂不附的樣子。

「你在想要殺你的人？」

柳白石嘆了一口氣，喃喃地道：「天下間怎會有這樣的大好人？」

小仙子滿心歡喜，却嗔道：「你現在才知道我好！」

「不是你，是劉財主！」

小仙子慍道：「我就不好。」

「也毫無目的，才算得是好人，你只能說對我有恩，却不是大好人！」

小仙子小鼻子一皺，不屑地道：「比也更好的人，我也見過。」

柳白石知道她跟自己嘔氣，也故意道：「爲何我一個也不曾見過？」

小仙子訝然問道：「難道你連自己父母也不覺得是好人？」

柳白石臉色變得十分難看。「當然不是好人！我娘生下我便死了，我爹討了個後娘，只會打罵我！」

小仙子怔了一怔，她全不知道他的身世，半晌才道：「起碼你娘也是好人，她沒虧待過你吧？」

柳白石聲音冰冷。「她生下我，却沒有盡做母親的責任，怎能說是好人？」

「但……她是死……死人怎可以照顧你？」

「她明知自己身體不好，爲何還要生我？」

「他們對你總有生育之恩……」

柳白石激動地道：「你以爲他們是爲了生我才生下我？是爲了養子防老！他們是爲自己，他們害怕感情淡了，沒個孩子沒法排遣寂寞，他們害怕年老之後，沒人養他；他們害怕沒有兒子會招人非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嘿嘿，他們生兒子，是爲了證明自己有生孩子的能力，沒有一個原因是爲了『我』才生孩子的！這般自私的人，能算是好人？」

「但每個父母都有孩子，否則也不叫父母，他們豈非都不是好人？」

「別人的如何，我不知道，我父母絕對不是！」柳白石說至此，雙眼竟有怨毒之色。「我三歲時，父親討繼室，借了一筆錢，還了幾年都還不清。他沒錢還討什麼老婆？樣貌普通的，聘禮較低，他不要，偏要聘金要求高的美女！後母漂亮不漂亮對我有何影響？但要向人舉債，對我影響便大了！何況，他活了一把年紀也該知道相貌越漂亮的，脾氣越壞，越難相處！」柳白石忽然坐了起來，突然抓住小仙子雙臂，用力搖幌着，激動地道：「你說，他們是不是好人？你快說！」

他一口氣說出一大串的話來，無非是要小仙子讚同他的看法，不料小仙子聽後却格格地笑個不停。柳白石怒道：「你笑什麼？再笑我便殺了你！」

小仙子止住笑道：「我完全讚成，他倆都不是好人！」

「那你爲什麼又笑？」

「因爲我以爲只有我父母才是壞人，原來你父母也是。好好，哈哈……」小仙子笑得前俯後仰，柳白石也忍不住大笑起來。

小仙子訝然問道：「你又笑什麼？」

「我現在才知道你爲什麼會變成小妖女！」

「我也是到現在才知道，你爲什麼會做了殺人的魔星！」

兩人又大笑起來，忽然摟在一起，柳白石喘着氣，問道：「你師父，也不是好人？」

小仙子道：「不是好人！這是公認的，你師父呢？」

「也不是好人，他教我五年武功，我要替他殺十個人！」

小仙子微微一怔，問道：「你只學了五年武功？」

「我小時候在拳館裏面，服伺少爺，偷偷學了三年，後來正式拜了另一個人爲師！」柳白石問道：「你遇到了什麼大好人？」

小仙子道：「如今我根本被鬧糊塗了，什麼才是大好人？比較好的，見過幾個，你認識管一見和沈鷹麼？」

柳白石搖搖頭，說道：「你怎會認識他倆？」

「嘻嘻，說來話長，慢慢再告訴你，他倆算得是好人，但好像不是大好人！」

柳白石忽然提高聲音道：「你是好人，而且是大好人！」

「哼，你拍我的馬屁！」

柳白石道：「對我來說，你確是大好人！」

小仙子笑嘻嘻地道：「你總算還有點良心！快躺下。」她扶他躺下。

柳白石拍拍身旁，說道：「你敢躺下麼？」

小仙子咬着唇道：「我又不是殘花敗柳，有什麼好怕的！」說着果然在他身旁躺下，而且十分接近。

柳白石這刹那，忽然覺得她年紀大了許多，忍不住問道：「喂，你到底今年多大？」

「你別管，總之我已不是小女孩！」

小仙子轉身面向着他，問道：「喂，你知道上次是誰僱高田、古川來殺你的麼？」

「我怎知道？」柳白石頓了一頓又道：「也許是空空兒！」

小仙女道：「高田和古川的武功，比不上空空兒和虞姬，他們爲何不自己動手呢？」

「這我就不明白了，也許是以前的仇家！」

小仙子沉吟道：「不像，不會這般湊巧，我覺得這一定跟賈大富一案有關。」

「你越說我越糊塗！」

小仙子撇撇小嘴。「你還不明白？這是僱請你去殺賈大富的人，又僱人來殺你滅口！」

「不會吧！我去找他取錢那晚，他根本有機會下手！」柳白石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你怎會找到我的？」

「我一直遠遠吊着你呀！」

柳白石不大相信地道：「我不斷改變路綫，你還能跟上我，我不相信。」

「山人自有妙計！」小仙子笑得十分狡猾，其實她的所謂妙計，說穿了不值一文，她在管一見手下那裏得到一點「十里飄香」藥散，這種藥物，只要鼻子靈的，又能在衆多氣味中分辨出來，則相隔數里也可以找到目的物，小仙子常以手拉其衣裳，便是下藥，且又將一些藥粉放在他靴子中，所以不怕讓柳白石摔掉。

柳白石輕哼一聲：「你不是說各走各路麼？」

「是啊，誰跟你走在一起？」小仙子笑得更加狡猾。

柳白石又換了個話題。「你怎會認識沈鷹和管一見？」

小仙子扼要地將經過說了一遍，然後道：「天快亮了，你又受了傷，快睡吧，我困了！」

柳白石只好闔眼閉嘴，俄頃便聽到小仙子輕微的鼻息聲，隨着她的呼吸，鼻端嗅到一股淡淡的幽香，他暗嘆一聲：「她果然不是小女孩！」他忍不住轉頭望她，只見小仙子鬈縮着，似一頭兔子，倚在他身旁睡着了，睡得十分香甜，嘴角露出幾絲笑意，似乎傍着柳白石，便有安全般。

柳白石暗道：「她表面上與衆不同，其實跟一般小姑娘也沒多大的分別。」這刹那，他忽然覺得自己其實跟她很接近。

× × ×

柳白石醒來時，日已近午，小仙子仍未醒來，直至他坐起來，準備去洗面，才驚醒了她。「什麼時候了？」

「中午啦，你眞好睡。」

小仙子白了他一眼。「我前天晚上，昨天晚上都沒睡，你還敢笑我。」她起來服伺柳白石洗面盥洗，接着便去蒸饅頭。

兩人吃了饅頭，房門忽被敲響，原來劉財主又派人送些小菜，一頭洗淨了的鷄和一些藥物。「老爺吩咐，請小姑娘自己炖。」

「多謝，請告訴老爺，過兩天我再去給他叩個頭！」

由下午開始，小仙子便開始炖鷄，兩人又聊起昨晚未完之話題。「小仙子，你猜得出僱我殺賈大富的是什麼人麼？」

「我又不是眞神仙，你得先將一切告訴我。」

柳白石把經過仔細說了一遍。

小仙子立即緊張地問：「你跟花萬影眞的是……」

柳白石忙道：「那當然是假的。」

「是你隨口說的，還是那人要你這樣說的？」

「是那人教我的。」

小仙子道：「那他一定是花常春花莊主的仇人。」

柳白石一拍大腿，道：「對，我怎沒想到。」

小仙子只問他一件事。「你將來有何打算。」

「我想隱居於山林再不涉足江湖。」

小仙子搖搖頭，道：「沒奈人家不肯讓你如願，他不殺死那人，他還會不斷僱人殺你！」

柳白石咬咬牙，道：「說得也是，那我只要爲自己開殺戒，咱們去問花莊主一下，相信可以從他仇家中，找到綫索。」

「不是咱們，是我。」小仙子拍拍胸膛，道：「你能對他說出你的身份麼？」

柳白石含笑道：「這又有道理，都依你的。」

「早依我根本就不會發生這許多事！」小仙子道：「但無論如何，咱們也得等過了年再去找花常春！」

× × ×

到大年三十，劉財主又派人來請柳白石和小仙子，兩人欣然赴會。劉財主兩個兒子和媳婦也自蕪湖趕來吃團年飯，劉財主請柳白石和小仙子入座，分明不當他倆是外人。

劉財主的兩個兒子看來都老實忠直，但對人情世故和生意都透熟，他倆兄弟大概已自父母口中得知一切，因此也不問小仙子，只是劉財主的大媳婦，不斷拿眼看柳白石。

柳白石被她看得有點坐立不安，其後她丈夫劉星也發現，不由瞪了妻子趙氏一眼，趙氏忽然斟了一杯酒，來到小仙子身前，說：「妹子，愚姐敬你一杯。」

小仙子笑嘻嘻地道：「小妹沒敬大嫂，反要大嫂敬我，實在不好意思！」兩人各啜了一口酒。

趙氏不勝酒力，臉上立即飛上兩團紅暈，低聲在小仙子耳畔問道：「妹子，你那未婚夫叫什麼名字？」

小仙子道：「他姓楊，名壯！」

「楊壯？」趙氏秀眉一皺，喃喃地道：「也許我看錯了人……對不起！」

小仙子忽然離座一把將她拉住。「大嫂，小妹問你幾句話！」她將趙氏拉至柱後，柳白石生怕身份暴露，甚是不安。

小仙子低聲問道：「大嫂以爲他是誰？」她見趙氏結結巴巴說不出來，忙笑道：「大嫂，你爹不把小妹當作外人，你怎反而生份了？」

趙氏乾咳一聲，道：「我說了你莫怪……她好像是柳什麼的……啊，對了，是柳白石。」

小仙子心頭一跳道：「他跟柳白石很相像，柳白石是什麼人，你怎認識他？」

「柳白石聽說是個職業殺手，」趙氏道：「我不認識他，只在我堂伯父家在無意中見過他一面，妹子，那個人很危險，你要小心了。」

小仙子笑道：「他家人我都認識，他不是柳白石，請大嫂放心，大嫂，你仙鄉何處。」

「愚嫂家在合肥。」

「家裏還有什麼人？」

趙氏剛搖搖頭，劉財主巳叫道：「你倆有話，吃飽了再說吧，菜快涼啦！」

趙氏拉着小仙子的手，走回座道：「公公原諒，媳婦與姑娘一見如故！」

劉財主道：「坐下坐下，大家都等着你倆。」這頓飯劉家上下喜氣洋洋，唯有柳白石心有疙瘩。

飯後，劉財主本擬請他倆多坐一會兒，但柳白石以換藥為理由，婉言拒絕，急急回柴房，柳白石一進門便問：「那女人跟你說些什麼？」

小仙子將趙氏的話轉述一遍，柳白石眉頭一跳，脫口道：「莫非她是合肥趙儼的侄女。」

小仙子問道：「你殺了趙儼？」柳白石點點頭，她又問：「趙儼武功如何？」

「跟孟大鵬差不多，人緣不如他。」

柳白石苦笑一聲，「想不到在這個地方遇到他的後人！」

小仙子道：「我看她的武功十分粗淺，不必担心！」

「劉老爺如此待咱們，若知道我是職業殺手，而且還殺了他媳婦外家的人，你說將會如何尷尬？」

小仙子道：「我早已替你否認了，到時來個死不認帳，他們也奈何不了你！」

柳白石搖頭道：「不，咱們走吧！」

小仙子微微一怔，半晌才「嘿」了一聲。「想不到你胆子這麼小，眞虧你還有天下第一殺手之稱號！」

柳白石再苦笑道：「不是我胆子小……唉，你不會了解這幾個月來，我的心情，殺人的時候，毫無感覺，想不到不殺人之後，反而百感叢生，整天東逃西奔，眞是始料不及！」

「如今沒車沒馬去那裏？」

「到別處借個地方先住幾天吧！」

「如今恰值歲晚迎春，誰肯借地方給咱們住。」

柳白石蹲下身拎起長劍，掛在腰上，道：「你不走我走。」

「你傷口還未完全合攏，能走到那裏去？」

柳白石道：「你別管。」

小仙子長嘆一聲：「我不管你，還有誰管你！」她也收拾好衣衫，道：「先易了容再走吧！」

× × ×

柳白石和小仙子又往東行，新春時期，家家戶戶添喜氣，男女老少臉上都掛着笑容，只有柳白石和小仙子寂寞地在人少的地方行走。

幸而新春期間，即使最窮的人，家裏吃的東西也比平日豐富，他倆沿途買吃，倒也不虞餓壞肚子，由於柳白石後腰傷口未合攏，所以小仙子走得很慢，到初四才到一小鎮。找了一間客棧住下，一住便是十天，柳白石的傷勢大有起色，但仍未能與人打鬥。

小仙子每天陪柳白石聊天，柳白石仍然難以呆得住，第十一天便催小仙子買馬走了，兩人改變了裝束、容貌，向杭州進發。

馬到杭州，那是個繁盛的地方，一切物品，應有盡有，小仙子第一次到，更覺新奇，拉着柳白石去買幾套衣服，然後投店。

兩人開了房間，忙吩咐小二備熱水洗澡，又補了臉上的易容藥，再換上一套乾淨的衣服，然後携手出店去酒樓吃飯。

杭州城最豪華的酒樓乃「滿堂錦」，柳白石和小仙子捱了好些天苦，自然要來這個地方大快朵頤。

滿堂錦三層樓，越高的越貴，小二見他倆衣着只中上，便招呼他們在樓下，小仙子道：「咱們要樓上，你們的規矩咱知道，不會短你的小費！」

小二哈腰奉承一番，帶他們上二樓，小仙子道：「怎麼不走了？」

「客官，三樓已讓人包了！」

「這麼大的地方，誰全包了。」

「不是全包，只包了一半！」

「那不就行了，現在時候還早，還沒滿座吧！」

小二為難地道：「不過是司馬大俠包下的，他老人家最愛清靜！」

小仙子道：「既然是大俠，便不該這麼霸氣，咱們又不是來尋釁的，快帶路。」她摸出一錠銀子，塞在小二手裏。

小二張大了嘴巴，原來那錠銀子足有五兩重，那小二神情又不同，道：「小的相信兩位客官都是讀書人，懂得禮儀……嗯…，這就帶你們上去。」

小二將柳白石和小仙子引上三樓，果見三樓用屏風分格成兩部分，裏面那一半，大概是司馬德包下的，靠樓梯那一半，只有兩三席座頭有人，氣氛跟樓下大不相同。

小二連聲音也放低了：「客官請坐，請問要吃些什麼菜？」

小仙子道：「把你們最好的菜，端五碟上來，再來一壺狀元紅！」小二喏喏下樓去了。

外面的食客說話聲音極低，反而裏面的話音不時傳出來，小仙子低聲問道：「這姓司馬的是什麼人？」

「他叫司馬德，是杭州一帶的第一高手，出身富豪，因此江南武林人士都拿他跟花家莊相提並論！」

小仙子問道：「他的武功高，還是花常春高？」

柳白石沉吟了一下，道：「他倆沒公開比試過，我不知道，但估計，在伯仲之間。」

小仙子又道：「為何我只聽見花常春的名，而不聞司馬德之名？」

「因為花常春琴棋書畫，都有一定造詣，且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兒，而司馬德，又不好出風頭，所以，名頭不如花常春響。」

「原來如此，這倒得見識一下！」

柳白石道：「何必節外生枝，他也不過是個男人。」

小仙子瞟了他一眼，低聲道：「想不到你也會呷醋！」

柳白石幾乎一口酒噴了出來，道：「那好吧，你請過去！」

「你叫我去我又不去了。」

話音剛落，屏風後面忽然傳來一個雄壯的聲音：「花兄，小弟再敬你三杯！」

另一個聲音道：「小弟已喝了許多，再喝三杯可就不行了！」

一個沙啞的聲音道：「花莊主素來豪飲，今日為何『客氣』起來，咱們都陪你喝，醉了有咱扶你回去。」

「花某尚有事待辦，明天一早便得離

開杭州。」

雄壯的聲音道：「小弟也不勉强，但一杯之量花兄必然尚有！」

柳白石壓低聲音道：「此人便是司馬德！」

只聽那姓花的道：「司馬兄既然執意如此，小弟只好捨命陪君子了！」

小仙子道：「這眞是天助我也，此人料就是花常春！」

柳白石道：「應該是他。」

小仙子道：「如此倒省得咱們去蘇州找他，等下待我過去問他。」

「此處人多，怕不方便吧！」

小仙子拍拍胸膛，道：「包在我身上。」言畢舉杯走到屏風後，只見裏面有五席筵席，桌上杯碟狼藉，已至尾聲，有幾個人已喝得滿面通紅，不斷說着醉語。

忽然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走前問道：「你是誰？」

小仙子道：「在下姓蕭，有點事要請花莊主幫忙！」

「他沒空。」

「在下不會躭誤他多少時間，不過問幾句話而已！」小仙子誠懇地道：「在下全無歹意！」

一個五十左右年紀，臉如滿月的男人聽聲音似是司馬德，他站了起來問道：「劍兒，他來幹什麼的？」

那青年走過去，跟他說了幾句話，旁邊一個高瘦身材，打扮飄逸，四十七八年紀的男人也站了起來，向小仙子道：「花某與閣下素未謀面，未知有何指教？」

小仙子知他即是花常春，便走前道：「晚輩蕭先梓，參見花莊主！」言畢向花常春行了一禮。

「不敢！小兄弟有話請說！」

小仙子道：「晚輩有一件事想請你證實一下，且此事對莊主沒一絲壞處，但對晚輩却甚重要，是故萬望前輩開金口！」

花常春轉頭望了一望主人家，說道：「花某今天無空，改天再另約地方相見如何？」

小仙子笑道：「花莊主高風亮節，素為人景仰，正所謂話無不可對人言，擇日不如撞日。」

花常春沉吟道：「如此請說！」

「花莊主可知河北安陽『荔枝院』賈老闆被殺之事？」

話音剛落，便有人罵道：「你以為花莊主是去那種地方的人？」

花常春並不生氣，道：「諸位請讓他繼續說下去。」

「如今大家都懷疑殺死賈大富的是天下第一殺手柳白石……」

話未說罷，衆賓客們又議論起來，獨在外面自斟自飲的柳白石聽了心頭也是一沉，暗道：「她這次怎地這般笨！」

小仙子乾咳一聲，續道：「柳白石以將令愛賣到荔枝院為藉口，取得賈大富的信任……」

一個滿臉虬髯的大漢倏地喝道：「小子住口，花小姐冰清玉潔，她怎會……」

另一個道：「雷兄罵錯了人，要罵的該是柳白石！」

小仙子大聲道：「你們這樣我如何說下去？」

「聽他說清楚！」花常春道：「這件事你怎知道？」

「因為柳白石在臨死前告訴我的。」

「該死！」司馬德插腔問道：「是誰殺死他的？」

「他自己估計有兩個可能，其一是賈大富的保鏢，其二是僱他殺死賈大富的人，而這個人他懷疑是花莊主的仇人！因為那個藉口是他教柳白石說的。」

那姓雷的大漢叫道：「那小子倒也不蠢！」

花常春問道：「那你今日來請教花某什麼事？」

「花莊主有什麼仇家？」

花常春反問：「此事與你無關，你為何這般關心？」

「因為一來我不想令愛清名受汚，二來柳白石臨死給了我二千兩銀票，他說他死得不明不白，所以叫我代他向您查問一下！」

花常春又問：「賈大富的保鏢千里追殺柳白石，似乎沒有理由吧？」

「是的，我也覺得奇怪，所以我懷疑那必是花莊主的仇人殺人滅口！」

花常春沉吟道：「花某雖然有幾個仇家，但他們不一定與此有關，我做事，一向是非分明，不想牽涉無辜，萬萬不能亂說！」

小仙子急道：「晚輩只求莊主說出仇家名字，誰說我一定把他們當作兇手？」

花常春正容道：「小兄弟，柳白石那種人死不足惜，他身上的錢，每一分都染滿鮮血，你拿了他二千兩銀票，根本不寃，但以花某之見，最好拿出來賑災，那就有意義了！」

「可惜晚輩窮得要命，已花掉了幾百兩了！」小仙子道：「莊主，你還未答覆我！」

花常春道：「花某絕對不會亂說，何況此事既然牽涉到舍下，花某也會抽空調查，多謝小兄弟報訊！」

小仙子噘着嘴道：「你是大人物，怎地沒一絲氣量和胆量！」

姓雷的又叫了起來：「臭小子，你敢侮辱花莊主？」

小仙子小嘴一撇，不屑地道：「皇帝不急太監急！」

花常春道：「花某主意已決，你不必再使激將計，請吧，後會有期。」

司馬德接道：「小兄弟請退，咱們還有話說。」

小仙子捧杯道：「打擾各位酒興，在下自罰一杯！」言畢仰頭把酒喝乾，轉身出去。

不料一到外面，桌子已收拾乾淨，而柳白石也不見。小仙子心頭一動，連忙下樓問小二，那小二道：「您那位朋友說有事先走，他在家裏等你。」

小仙子急忙回客棧，柳白石果然已回去，而且早把東西收拾好了，小仙子急問：「你趕着去那裏？」

柳白石沉聲道：「你有沒有替我想過？萬一有人出來查看，我豈不要露出了馬脚！」

「未必有人認得出你，何況我已替你易了容！」

（未完・四）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賈總管領着徐少華、史琬、胡老四、余老六進入桃花宮，施展玄功，把侯如海、閻九婆、苗道人三人制服後，直進宮中，賈總管請徐少華、史琬坐下稍息，說是另一路人馬紀若男和藍如風、王天榮、任貴等，不久自會到來會合。另一邊紀若男、藍如風依循着賈總管所繪路徑圖，進入桃花宮後門後，險被孟婆婆迷倒，賴藍如風所携苗疆綠毛蜘蛛，把孟婆婆制服，迫她引領着他們進入地牢，紀若男心急救人，逕向一道房門推去，看守地牢的柳姑娘閃身出指攔擊，紀若男一退即上，右手駢指若戟向柳姑娘點去，口中輕叱要她快快讓開……

踏破桃花宮　賈總管弄詐

柳姑娘輕哼一聲道：「要我讓開，只怕沒有這般容易呢？」雙手倏發，柔若柳枝臨風，五指舒展如蘭，使出來的竟是「蘭花拂穴手法」？

紀若男豈肯示弱，左掌右指，忽圈忽點，和對方一連搶攻了五六招。

這條走廊，地方不大，兩人這一近身相搏，掌影指風，綿綿不絕，堵在兩道門戶之間，藍如風和孟婆婆就只好往後連退了三四步。

藍如風目光注視着柳姑娘，只覺她身手靈活，雙手似拍似拏，使得無懈可擊，尤其走廊地方不大，自己就是想出手相助，只怕也施展不開，反而碍了紀若男的手脚。一時之間，也不好出手，轉眼工夫，兩人已交手了一、二十招，兀是難分難解！就在此時，突聽柳姑娘口中輕咦一聲，一個人忽然打了一個轉，雙脚一軟，往地上跌坐下去。

紀若男哼了一聲，雙手疾落，連點了她三處穴道，才拍拍手道：「原來妳也不過如此。」

孟婆婆看在眼裏，心中暗道：「他武功不如柳姑娘，那是使的毒了，這兩個小子，各有家傳毒技，果然不好對付。」

紀若男點了柳姑娘穴道，就回頭道：「四弟，我們進去了。」一手推開右首木門，舉步走入。

藍如風、孟婆婆自然立即跟着進去，這間石室略呈長方，中間擺了一張小圓桌，和兩個鼓形圓櫈，靠裏首是一張木床，被褥俱全。小圓桌上放了一盞銀釭，燈光還算明亮，木牀上坐着一個五十出頭，修眉鳳目，臉色紅潤的藍袍人，眼神充足，靜靜的望着走進房來的三人，只是並未開口。

第一個衝進來的當然是紀若男，他一直以為被囚禁在地窖中的是爹，此時目光一注，發現這藍袍人自己並不認識，不禁為之一怔，急忙回過身去朝藍如風細聲問道：「四弟，你認不認識他？」

藍如風微微搖頭道：「不認識，只是

既然被他們囚禁在地室之中，定是江湖知名之士，也許賈總管要我們來救的就是此人了，我們不妨先問問他。」

紀若男點點頭，就朝藍袍人拱手道：「這位大叔不知如何稱呼？怎麼會被殘缺門囚禁在地窖中的？」

藍袍人聽得微微一怔，說道：「在下聞天聲，二位小兄弟是誰？」

「聞天聲」這三個字，藍如風自然聽說過，那不是大哥的師傅馬陵先生？不覺欣然道：「原來你老就是馬陵先生聞前輩，晚輩藍如風，她……是我二哥紀若男，我們都是大哥徐少華的結義兄弟，今晚大哥也來了。」

馬陵先生聽得一喜，問道：「少華也來了？你們怎麼知道聞某被困在地室裏的？」他話聲甫落，忽然搖頭道：「二位小兄弟一定是少華要你們來救我的了，唉，聞某只怕無法離開此地。」

藍如風道：「為什麼？」

聞天聲一指盤坐的雙脚，說道：「獨眼龍苗飛虎怕我逃走，不但在聞某身上下了軟骨散，武功等於全失，而且還在我雙脚脚踝上鎖了鐵鍊，這條鐵鍊雖細，却是用緬鐵打製而成，刀斧都砍不斷，一頭用鐵樁釘入地下，開啓鐵鍊的鑰匙，只有他有。」

藍如風道：「這個容易，晚輩帶來了一支削鐵如泥的利劍，前輩，那鐵鍊在那裏？」

聞天聲鬆開盤坐的雙足，說道：「就在脚踝上。」

藍如風嗆的一聲抽出秋水寒，目注聞天聲雙脚脚踝，小心翼翼的把兩支緬鐵鐵鍊削斷了。

聞天聲跨下牀來，說道：「這些天來，聞某一直被囚斗室，無法走出戶外，現在總算還我自由了。」

紀若男問道：「聞前輩剛才說被苗飛虎下了軟骨散，不知服了『軟骨散』的人，有些什麼特殊的情形？」

聞天聲說道：「四肢軟弱無力，眞氣無法凝聚，一個人幾乎和不會武功的人一樣。」

紀若男笑了笑道：「這麼說，他使的大概是散功毒一類的毒物了，晚輩身邊帶有這類藥的解藥。聞前輩服上三顆，看看是否有效？」說着從身邊取出一個瓷瓶，傾出三顆菉豆大的藥丸，遞了過去。

聞天聲一手接過藥丸，隨即吞入了口中。

紀若男道：「聞前輩且坐上一回，如果有效的話，只要一盞熱茶工夫，就可以分曉了。」

聞天聲頷首道：「多謝小兄弟。」

紀若男回身朝孟婆婆問道：「孟婆婆，這地窖中是不是還有囚人的地方？」

孟婆婆道：「沒有了，這裏只有這兩間石室，前面裝有鐵柵門，自從殘缺門的苗道長把這位聞大俠送來之後，就派他徒弟柳姑娘照料，另外一間，就做了柳姑娘的臥室，沒有第三間石室了。」

紀若男心中暗道：「這樣看來，爹沒有被他們刦持了！」

一盞熱茶工夫，很快的過去了。只見聞天聲緩緩吁了一口氣，倏地睜開眼來，雙手在胸前伸屈了一下，笑道：「小兄弟的解藥果然靈效得很，聞某身上軟骨散很快就消失了。」

藍如風喜道：「這樣就好，咱們快些走吧，不知大哥他們現在怎樣了。」

聞天聲問道：「還有什麼人和少華一起來的？」

藍如風道：「我們分作兩撥，大哥和三弟，賈總管一路走的是正門，二哥和我是從西首越牆進來的！」

孟婆婆聽得心頭暗喜，暗忖道：「前面有侯總管，丐帮獨眼龍左逢春、九毒寡婦閻九婆，苗飛虎等人，你們只有三個人，那不早就被拏下了？你們只要出去，也休想逃得出桃花宮去。」心念轉動，一面說道：「藍少莊主，老婆子帶你們進來，現在人也救了，你總可以給老婆子解藥了吧？」

藍如風道：「我答應了妳，自然會給妳解藥，等我們退出去了，不會少妳的。」接着道：「聞前輩，我們走吧。」

紀若男道：「四弟，那姓柳的丫頭，你看怎麼辦呢？」

藍如風說道：「她是殘缺門的人，大概不會是什麼好的東西，就廢了她武功好了。」

孟婆婆聽得暗暗震驚，心想：「這兩個小子果然心狠手辣，自己可要小心應付了。」

聞天聲聽他們提到姓柳的丫頭，不覺問道：「二位小兄弟說的可是柳飛絮姑娘嗎？她在那裏？」

藍如風道：「她被二哥制住了穴道，就躺在門口。」

聞天聲道：「此女身世可憐，心地善良，這些天來，老朽幸蒙她暗中多方照顧，才沒被苗飛虎所害，二位小兄弟請看聞某薄面，放過了她吧。」

紀若男道：「聞前輩言重，晚輩這就去替她解開穴道。」說着，就轉身走了出去。她揮手替柳飛絮解開穴道之際，也屈指輕彈，把解藥彈進了柳飛絮的鼻孔。

柳飛絮忽然打了一個噴嚏，就霍地睜開眼來。

紀若男看着她道：「柳姑娘，對不起，是聞前輩要我來替妳解穴的。」

柳飛絮站起身，望望紀若男，說道：「你們是來救馬陵先生的，但他脚上鎖的那條鐵鍊，是緬鐵的，鑰匙在家師身上，我無法打得開……」

紀若男道：「區區一條緬鐵鍊子，還難不到我們，妳進去，就知道了。」

柳飛絮霎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似有驚喜之色，說道：「眞的。」

「柳姑娘，老夫脚上緬鐵鍊子，已經削斷了，老夫也要走了。」聞天聲已經舉步走出，臉上微微流露出藹然的笑容說道：「這些天，多承姑娘照顧，聞某至為感紉，姑娘心地善良，老夫臨別有幾句話奉勸，蓮花生長在污泥之中，能夠出污泥而不染，一般人把江湖分為黑白兩道，其實黑道中未必全是泯滅天良之徒，白道之中也同樣有作奸犯科的人，所以人貴自立，要擇善固執，不可隨波逐流……」

「我知道。」柳飛絮美目之中，突然湧出兩行淚水，朝聞天聲面前雙膝一屈跪

了下去，嗚咽的道：「馬陵先生，我……不瞞你說，我是一個苦命的人，從小沒有爹娘，是師傅把我扶養長大的，但在我十八歲那年，他奪去了我的清白，名雖師徒，實則是他的侍姬，在他淫威之下，唯有忍辱偷生，我……就是不想隨波逐流，也無法逃得出他的魔掌去，你老如能發慈悲心，救我離開這個火坑，我願意當你老的丫頭使女，伺候你老，我會感激你一輩子……」說着連連叩頭不止。

「唉！」聞天聲歎息一聲道：「眞想不到苗飛虎竟然會是這樣一個人面獸心的東西，好吧，老夫一生無妻無子，就收妳作個義女，妳起來吧。」

柳飛絮感激得淚如雨下，依然伏在地上，叩頭道：「小女子出身微賤，怎敢有此妄想？只要你老答應救我脫離苦海，小女子已是感激不盡了。」

聞天聲洪笑一聲道：「老夫說過收妳為義女，妳就是老夫的義女了，這有什麼妄想不妄想的？」

藍如風道：「柳姑娘，聞前輩既然說出來了，妳還不快叫義父？」

柳飛絮依言叩了幾個頭，喜極而泣，拭着淚道：「義父在上，女兒柳飛絮給你老人家叩頭。」

聞天聲掀鬚笑道：「起來、起來，咱們走吧！」柳飛絮盈盈站起。

紀若男、藍如風同時朝聞天聲拱拱手道：「恭喜聞前輩，收了一個乾女兒。」

孟婆婆心裏暗暗哼道：「你們且慢高興，桃花宮能讓你們出得去才怪！」

一行人退出甬道。王天榮、任貴還在那間起居室站着等候，這時看到大家出來，立即迎了過來。

紀若男道：「這位就是大哥的師傅馬陵先生聞前輩，這是聞前輩新收的義女柳姑娘。」一面又朝聞天聲介紹了王天榮、任貴二人。

王天榮、任貴連忙抱拳為禮。

孟婆婆道：「藍少莊主，現在你可以給老婆子解藥了吧？」

藍如風從身邊取出一個小小錦盒，錦盒裏面放着一個鏤花的銀盒，他打開鏤花盒蓋，輕輕敲了一下，發出「叮」的一聲輕響，然後把銀盒放近孟婆婆左肩，一直停在她左肩上的一隻綠毛蜘蛛很快就爬入盒中。

藍如風吩咐道：「孟婆婆，妳現在用左手把右手抬起來，我才能要蜘蛛給妳吸毒。」

原來在孟婆婆手背咬了一口的那隻蜘蛛，已經停在她右肩之上，難怪孟婆婆一直伸長頸子，連頭都不敢左右轉動一下。

此時依言用左手把右手腕抬了起來，她本來枯瘦的手爪，早已粗脹得比平時大了一倍有奇，尤其右手手背，不但腫脹，而且一片烏黑，可見綠毛蜘蛛劇毒何等的厲害了！

藍如風用手指在鏤花銀盒輕輕彈了兩下，那隻停在孟婆婆右肩的綠毛蜘蛛也迅快的爬了下來，但在爬到手背中間，忽然伏着不動。

藍如風道：「牠現在正在替妳吸毒，妳不可動，我如果方才就把牠收回，妳此刻大概早已昏迷不省人事了，妳能夠支持到現在，沒有中毒昏迷，就是因為有牠停在妳肩頭，阻止了劇毒滲入，妳還以為被苗疆綠毛蜘蛛咬上一口，有這麼便宜的事嗎？」

說也奇怪，孟婆婆烏黑的手背，經綠毛蜘蛛伏在傷口上不動，劇毒果然漸漸被牠吸去，烏黑的手背，漸漸由淡而無，腫脹也逐漸消失。

藍如風等她手背烏黑毒氣消失，就把銀盒靠近過去，綠毛蜘蛛立即爬入盒中。

藍如風蓋上鏤花盒蓋，再合上錦盒，收入身邊革囊之中，然後取出瓷瓶，傾了一顆藥丸，隨手遞去，說道：「這是專解蛛毒的藥丸，吞服了就好。」

孟婆婆右手經蜘蛛吸毒之後，已能伸屈，一手接過藥丸，問道：「一顆就夠了嗎？」

藍如風道：「劇毒已由蜘蛛收回，這顆藥是幫助妳清體內餘毒的，自然一顆就夠了。」

孟婆婆急忙吞入口中，突然身形一晃，朝紫幔後閃去，只聽她尖沙的聲音從幔後傳了出來，厲聲道：「姓藍的小子，你給我記着，這筆帳，老婆子遲早會找你算的。」

藍如風冷笑道：「孟婆子，妳也給我記着，下次遇上我，就沒有今晚這樣便宜了。」

紀若男道：「我們走吧！」

一行六人，循原路退出。聞天聲問道：「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藍如風道：「桃花宮。」

聞天聲道：「這座地道建造得如此隱秘，必是江湖黑道巨擘盤踞之所，老夫怎麼會從未聽人說過？」

藍如風道：「他們假桃花娘娘之名，欺騙愚夫愚婦，實際却是江湖黑道上擁有一股龐大勢力的邪教，我聽賈總管說，他們有三十六天龍、三十六火齊兩個隊，每一個人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功，桃花仙姑身邊，還有十六名金甲武士，光聽這些名稱，就可知道他們的聲勢了！」

聞天聲聽得大感詫異，矍然道：「他們有許多人，少華他們只有五個人，如何是他們的對手？」

紀若男笑道：「聞前輩不用替大哥担心，賈總管算無遺策，不會有事的。」

聞天聲聽他口氣，好像對賈總管十分信任得過，忍不住問道：「賈總管是什麼人？」

紀若男道：「賈總管就是雲龍山莊的總管咯！」

聞天聲越聽越奇，雲龍山莊幾時有一個賈總管？但他知道這兩人只是少華的結義兄弟，只怕知道的不多，且等見到少華就知道了。

不多一回，已經退出地道，王天榮、任貴二人走在前面，推開兩扇大門，出了西院圓洞門，由長郞轉入第二進，幾乎十分安靜，不聞一點打鬥之聲。

藍如風輕咦道：「大哥他們難道已經得手了？」

紀若男道：「我們快些進去。」

兩人腳下突然加快，聞天聲担心徒兒安危，也緊跟着加緊腳步。

他們剛從西首長廊轉出，就聽到賈老

二尖沙的聲音笑道：「嘻嘻，他們不是出來了嗎？快到裏面坐。」

藍如風喜道：「大哥他們果然得手了！」一面忙道：「大哥，快出來，聞前輩來了。」

徐少華聽他這一喊，急忙迎了出來，剛走下石階，聞天聲已經走近階前，一眼看到師傅，急忙拜了下去，說道：「弟子叩見師傅。」

聞天聲含笑道：「少華，起來。」

徐少華站起身，史琬跟着拱手作了個長揖，向前說道：「侄女史琬，見過聞前輩。」

徐少華忙說道：「她是弟子的義妹史琬。」

賈老二聳着雙肩，連連拱手道：「小老兒賈老二，見過馬陵先生。」

徐少華道：「師傅，他是黃山……」

賈老二連忙打岔道：「沒有、沒有，小老兒是酒鬼賈老二。」

徐少華知道他不願在人前洩露身份，只好接着道：「現在担任咱們雲龍山莊的總管。」

聞天聲是個方正的人，看他自稱「酒鬼」，說話之時，又是滿口酒氣，不覺暗暗攢了下眉，心想：「二師兄怎麼會請這樣一個人當雲龍山莊總管的？」一面只得和他點點頭道：「賈總管不可多禮。」

「沒有、沒有，嘻嘻！」賈老二口中說着，兩顆豆眼忽然一轉，朝紀若男問道：「少谷主進入地道，沒找到令尊嗎？」

紀若男心頭一緊，急急問道：「賈總管，你說爹也在這裏？我們怎麼會沒找到呢？」

「沒找到那就不在這裏了！」賈老二聳聳肩道：「難道是小老兒算錯了？」

紀若男急道：「賈總管，那爹會到那裏去了呢？」

「嘻嘻，少谷主不用急！」賈老二伸手一指，說道：「咱們先進去，裏面坐，有一個人會知道令尊下落的。」

紀若男道：「你快說咯，誰知道爹的下落？」

「就在裏面休息。」賈老二道：「她是少谷主的熟人，問她一定知道。」

這時，聞天聲也把柳飛絮給徐少華、史琬二人引見了。

徐少華也附着師傅耳朵，說出賈老二乃是黃山不醉翁的門人，方才他不讓自己說出來，是不願在人前洩露他的來歷。

這話聽得聞天聲大吃一驚，黃山不醉翁乃是武林中首屈一指的前輩高人，據說還是師祖的朋友，他的徒弟，怎麼會當起雲龍山莊的總管來了？這話一時之間，無暇再問，大家已經一起走入中間一間起居室。

紀若男目光一注，看到地上坐着神情萎頓的九毒寡婦閻九婆，口中不覺驚奇的咦了一聲道：「原來是閻婆婆！」

聞天聲也看到黑煞神苗飛虎，似是被制住了穴道，回頭朝柳飛絮道：「妳師傅不知受什麼人的指使，一直脅迫老夫，交出雲龍十八爪擒拏手法……」

徐少華道：「師傅就是他刦持的嗎？這惡賊不但取去弟子身上金縷甲，還殺害雲龍山莊四十餘口，弟子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

聞天聲聽得身軀陡然一震，張目問道：「少華，你說什麼？」他還不知道雲龍山莊的變故。

徐少華俊目之中，忽然有了淚光，說道：「爹和莊上四十餘口，都是這惡賊下的毒手……」

「什麼？」聞天聲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急問道：「二師兄遇害了，二師兄會被他殺害？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少華，你……說得詳細一些！」他話聲顫抖，兩行老淚忍不住順腮流了下來。

徐少華用衣袖拭了一下眼淚，就從那天師徒二人在山神廟過夜，自己醒來，天色已經大亮，發現穿在身上金縷甲不翼而飛，後來發現師傅也無故失蹤，自己如何趕回雲龍山莊，爹和莊中四十餘口，都死在「黑煞掌」下，詳細說了一遍。

聞天聲聽得鬚髮戟張，雙目欲裂，切齒道：「這些都是苗飛虎幹的嗎？」

徐少華點着頭道：「這惡賊方才都承認了！」

賈老二搖着手，說道：「馬陵先生、少莊主，你們不用急，咱們有的時間，不妨一個一個的問，不怕他們不從實招來。」說到這裏，伸手一招道：「胡老四、余老六，你們先把這個獨眼道士弄過來。」

胡老四、余老六答應一聲，兩人一左一右，挾起苗飛虎，忽然發覺他身子僵硬，有如死屍，不禁同時「咦」出聲來！胡老四腳下一停，抬頭道：「賈總管，人已經死了！」

「你說什麼？」賈老二聳起雙肩，倏地站起，走到苗飛虎面前，伸出一根手指，在他鼻孔前試了試，搔搔頭皮，說道：「奇怪，他果然死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方才還明明活着，你們兩個人是怎麼看守的？」

徐少華和史琬、賈老二迎出去的時候，就是要胡老四兩人守着他們的。

胡老四急着道：「屬下兩人沒有離開過，屬下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動靜，怎麼……」

「他們都被點了穴道，自然不會有什麼動靜！」賈老二啊了一聲道：「不好，有人殺他們滅口！」

急忙一個轉身，走到閻九婆、甘逢春、侯如海三人面前，俯着身子，逐一看去，口中叫道：「完了、完了，咱們白忙了一場，竟被狗娘養的乘虛而入，殺了他們滅口，小老兒這不是陰溝裏翻船，栽得多冤枉？」

紀若男道：「他們都死了？」

「不死還會叫做滅口？」賈老二雙手一攤，無可奈何的道：「看，這四個人死得多冤枉？賣主求榮，還自以為是新主人的功狗，那知他們主人眼裏，看得比四條狗還不如，只是四隻小螞蟻，一根手指就把他們捺死了。」

聞天聲道：「不知他們是怎麼樣弄死的？」

賈老二手掌一攤，說道：「就在這裏，四支小針兒，沒入胸口，那還有命？」

他的手掌心，赫然橫着四支細如牛毛的毒針！

聞天聲看得暗暗震驚不止，四支毒針

，既已沒入四人胸口，他只攤了下雙手，就神不知，鬼不覺的到了他掌中，這份神功，若非親自看到，任誰也不會相信！

紀若男失聲道：「會是黑煞針！」

「黑煞針有什麼稀奇？」賈老二聳着肩道：「你們有，人家也有。」

紀若男望着他問道：「你說的是什麼人呢？」

「小老兒怎麼會知道？」賈老二道：「小老兒若是知道，就不會讓他殺人滅口了。」

「我知道。」藍如風道：「一定是那個姓孟的老虔婆，走，咱們找她去！」

「嘻嘻！」賈老二笑道：「不論是誰，這人下手殺了四個人，還會等着讓你去找？天底下有這樣笨的人？」

藍如風道：「依你那該怎麼辦？」

「不用怎麼辦。」賈老二道：「事情總有個頭兒，咱們慢慢的找就是了，後天就過年了，咱們不如回長安居去，好好的過上個年。」

紀若男道：「你說我爹落在人家手裏，如今閻九婆一死，去問誰呢？」

「自然問小老兒了。」賈老二指着自己鼻子，嘻的笑道：「小老兒剛才不是說事情算有個頭兒嗎，且等過了年，大家一起去找不好嗎？這兩天，做官的封了印，做生意的也都封了櫃，咱們不能封咀，總得找個有吃有住的地方，再說過年要祭祖，咱們少莊主雖然不會手刄親仇，但獨眼道士總是他抓住的，現在他自食惡果，也可以說報了一小部份的親仇，自該向老莊主祭奠一番，所以小老兒提議回長安居去，就一點也沒錯了。」

徐少華道：「不錯，我去把這惡賊的心剜出來，奠拜我爹和莊中四十餘個遇害的在天之靈……」說着鏘的一聲，拔出劍來。

「他那裏還會有心？」賈老二搖着手道：「少莊主不用費事了。」

徐少華切齒道：「這惡賊一死不足以蔽其辜，我剜出他的心來，有何不對？」

「是沒有不對。」賈老二道：「少莊主去看看就知道了。」

紀若男道：「大哥，賈總管說得不錯，『黑煞針』所含劇毒，能消蝕骨肉，這四人被毒針打中心窩，已有一盞茶的工夫，只怕臟腑早已被劇毒腐蝕了。」

「小老兒就是這個意思！」賈老二連連點頭，接着說道：「這裏沒有咱們的事了，咱們還是走吧。」

聞天聲一直沒有說話，他先前對賈老二有些看不順眼，但自從徐少華告訴他賈老二是黃山不醉翁的門人之後，他細看賈老二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果然是個深藏不露的高人！

看他外表，嘮嘮嘛嘛，毫不起眼，實則每一句話，都含着深意，譬如用「黑煞針」殺害苗飛虎四人的兇手，他口中雖說不知道，但他似乎已知道這兇手的幕後主使人是誰了。譬如說紀若男的父親落在人家手中，他似乎也猜到了幾分，只是沒有明說而已。

這一情形，像徐少華等這幾個年輕人，自然不易聽得出來；但如何瞞得過自己的眼睛？少華有這樣一個總管替他出主意，實是天大的機緣。

心中想着，隨即附和道：「賈總管說得也是，眼前就要過年了，不易找得到落脚的地方，他既和長安居熟悉，就到長安居去住上幾天再走不遲。」

「嘻嘻，馬陵先生還不知道呢！」賈老二聽到他附和自己的意見，自然十分高興，尖笑道：「咱們這裏，有長安居的小老闆，小老兒還是沒上任的大掌櫃，還有兩個是現任的大掌櫃、二掌櫃，別說住幾天，就是住上十年八年，也不用化上一個銅錢。」接着催道：「大夥走吧，馬陵先生已經同意到長安居去過年了，咱們還躭在這裏作甚？」

聞天聲看了四具屍體一眼，說道：「這四具屍體要不要埋了再走？」

「這個不勞咱們動手。」賈老二聳着肩道：「桃花宮多的是人手。」一面抬抬手道：「馬陵先生，你請！」

一行人離開桃花宮，趕到廬州，天色已經大亮，王天榮請大家先上二樓貴賓室休息，一面催着伙計快去燒水沏茶，一面又要厨下快準備早點。

賈老二等他回上來，就一把拉着他走到邊上，低聲說道：「王老八，你可是這裏現任的大掌櫃，快去吩咐王帳房收拾六間上房，好給大家休息，還有，嘻嘻，小老兒趕了一夜路，最需要什麼，你應該知道吧？」

王天榮現在對這位總管，當眞佩服得五體投地，連聲應道：「知道，知道，你老不用吩咐，屬下也會辦好的。」說完，又匆匆往樓下而去。一回工夫，又三脚兩步的奔了上來，朝賈老二道：「回總管，這裏八間上房，有三間住了客人，只有五間空着，那三個客人都是老主顧，不好讓他們騰出來，要請總管多多包涵……」

接着又壓低聲音道：「你老和屬下兄弟，還有胡老四他們，一起住在樓下，你老一個人住一間，屬下已要伙計挑了兩罈二十年陳的紹興酒送到你老房裏去了。」

「五間就五間。」賈老二聽說已有二十年陳的兩罈紹興酒送到房裏去了，不由得滿心歡喜，點着頭道：「老主顧自然不好要人家把房間讓出來，這樣吧，待會就請紀少谷主和史少莊主將就着住一間好了，那沒問題。」他只要有酒喝，就帮着王天榮說話。

這時一名伙計送上茶來，另一名伙計在桌上擺好碗筷，接着就由兩名伙計端上六式小菜，一鍋稀飯，兩籠蒸餃和兩籠小籠包，又給每人裝了一碗稀飯放到桌上。

王天榮連忙拱手道：「聞大俠，四位公子、柳姑娘、賈總管快請入席了，天氣冷、端出來了很快就會冷了。」

「坐，坐！大家不用客氣，到了這裏就和到了家裏一樣。」賈老二讓大家坐下，又朝王天榮等人招呼道：「大掌櫃、二掌櫃、還有胡老四、余老六，你們也坐下來，趕了一夜路，大家都辛苦了，吃些早點，就好回房去休息了。」

他在伙計面前，自然不好叫他們王老八、任老十，這也算是給兩人留了面子。

王天榮等四人也在下首落坐，大家就吃喝起來。

聞天聲問道：「老夫聽賈總管說，他是未上任的掌櫃，王、任二位又是這裏的大掌櫃、二掌櫃、還有小老闆，這是什麼一回事？」

「哈！」賈老二咀裏剛塞進一個小籠包，一口吞了下去，指指史琬，忙道：「這裏是史大莊主開的，史少莊主自然就是小老闆，那次咱們上絕塵山莊去，史大莊主很賞識小老兒，就要派小老兒來當這裏的掌櫃，但小老兒是出了名的酒鬼，怎能担當重任？當面又不好推辭，所以沒有上任，大掌櫃和二掌櫃還是讓王、任二位老弟當了，事情就是這樣。」

藍如風道：「現在大掌櫃、二掌櫃都是你的手下，你不但是雲龍山莊的總管，還成了長安居的大總管呢。」

「嘻嘻！」賈老二得意的笑出了聲來，說道：「所以，小老兒喝酒就不成問題了！」

史琬道：「對了！你三天不准喝酒，今天才第三天……」

「我的姑奶奶，妳記錯了！」賈老二連連搖手道：「今天已經是第四天的早晨了，再不准小老兒喝酒，小老兒只好去投河了。」

大家用過早點，賈老二心裏惦記着兩罈二十年陳的紹酒，急着回房，這就站起身道：「大家昨晚一夜沒睡了，快去休息了，今天是除夕，睡一覺起來，就得忙着過年呢！」接着又道：「後進樓上，本來有八間上房，但是三間住了客人，咱們只有五間……」

聞天聲道：「有五間也夠了。」

賈老二道：「小老兒給大家帶路。」說完，當先搶在前面走下樓梯。

聞天聲等人相偕下樓，王天榮、任貴也跟着走來。

賈老二回頭道：「大掌櫃、二掌櫃，你們四個不用跟來了，早些去休息吧。」

王天榮等四人拱拱手，就退了下去。

賈老二領着六人，來至上房，推開第一間房門，是聞天聲的，第二間是徐少華，然後是柳飛絮，藍如風，每人一間，最後一間房間較大的，由紀若男和史琬兩位姑娘家合住。

他陪着大家看過房間，就拱拱手道：「大家請休息吧，小老兒告退了。」說完，一溜烟的退了下去。

史琬道：「他走得這麼匆忙，一定是喝酒去了。」

藍如風道：「現在沒事了，就讓他去喝吧！」

大家急需休息，也各自回房。徐少華陪同師傅進入房中。

聞天聲道：「少華，你去休息吧！」

徐少華道：「弟子還不累。」

聞天聲在椅上坐下，頷首道：爲師也不想睡，咱們師徒那就聊一回吧，你也坐下來。」

徐少華去掩上房門，就在下首的一把椅子坐下。

聞天聲眼看藍如風在孟婆婆肩頭收回苗疆綠毛蜘蛛，然後又聽說紀若男是千毒谷的少谷主，方才又聽賈老二說史琬是絕塵山莊的少莊主，他雖然沒聽說過絕塵山莊，但可以看得出來，絕塵山莊絕非普通武林世家，因此心頭就有許多話想問問徒兒。

徐少華倒了一盅茶送到師傅手裏，然後回身坐下。

聞天聲喝了口茶，含笑道：「少華，爲師失蹤之後，雲龍山莊遭到極大變故，這短短幾個月之中，你定然遇上了許多事故，爲師看得出來，你長大了，也堅强了，尤其難得的，是你結識了這幾個同心協力的小兄弟，和這位賈總管，還有王天榮等四個，他們都是有事業的人，居然願意追隨你，爲師也替你感到欣慰，你且把別後情形，說出來給爲師聽聽！」

徐少華就把別後情形，從自己趕去洪澤湖，一直到夜探桃花宮，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

聞天聲聽得很仔細，尤其對絕塵山莊莊主史其川書房中居然陳列了各大門派的拳經、劍譜的手抄本和「破法」，心頭不禁大爲驚疑，絕塵山莊、史其川、自己竟會從未聽人說過？

後來聽到徐少華服下離火、癸靈二丹，被乙老人家收爲記名弟子，練習崑崙心法，不覺悲喜交集，忍不住老淚縱橫。

徐少華看得大吃一驚，急忙撲的跪到地上，叫了聲：「師傅……」

聞天聲抹着淚，伸出雙手，把徐少華拉了起來，顫聲道：「孩子，起來，爲師太高興了，你可知道乙老人家是什麼人嗎？他老人家和不醉翁老前輩都是師祖（徐少華的曾祖父）的朋友，當年師祖原想要先師（徐少華祖父）拜在他老人家門下的，他老人家不肯收，卻和先師成了朋友，先師又想要二師兄（少華之父）拜在他老人家門下，又沒有成爲事實，如今你却福緣獨厚，能拜在他老人家的門下，這是天大的喜事，老實說，咱們淮揚派的一點武學，如和武林各大門派相較，已是遜人家一籌，就算你再練上幾十年，要想報雪父仇，只怕也難償心願，這不是爲師輕視本門武學，經你方才這一說，爲師心裏就有一種預感……」

徐少華站着的人，突然回過身去，就在此時，只聽「砰」的一聲，似是有人一頭撞在房門之上！

徐少華一步跨到門口，伸手拉開房門，只見一個身穿藍布長袍的中年人隨着房門撲到地上，就一動不動。

聞天聲又問道：「少華，這人怎麼樣了？」

徐少華已經蹲下身去，伸手一摸，說道：「他已經氣絕了！」

聞天聲跟着過來，說道：「如何致死的？看得出來嗎？」

徐少華仔細檢查了一遍，說道：「似是被人點了死穴，心脈已絕。」

聞天聲突然心中一動，伸手把他翻了過來，問道：「你認不認識他？」

這人約莫四十出頭，像個商人模樣，徐少華搖搖頭道：「弟子不認識他。」

這時左首房中的柳飛絮、紀若男、史琬、藍如風等人也全驚醒了，相繼走出門來。史琬問道：「大哥，這人是誰呢？」

徐少華說道：「不知道，剛才他一頭撞在房門上，愚兄開出門來，他已經氣絕了。」

藍如風道：「三哥，快叫伙計去叫賈總管、王天榮、任貴上來。」

史琬點了點頭，立即飛奔下樓，去叫伙計，一回工夫，王天榮、任貴二人匆匆趕來。史琬站在樓梯口，問道：「賈總管呢？」

王天榮囁嚅的道：「賈總管……他……睡熟了，叫也叫不醒……公子……」

「他一定是喝醉了酒，對不？」史琬哼道：「你們快上去，有人死了。」

王天榮一怔道：「死的是什麼人？」

史琬道：「你不會上去看？我又不認識他。」

王天榮、任貴急步奔上樓梯，接着王帳房也跟着上來。王天榮看了那藍袍中年人一眼，回頭朝王帳房問道：「他是不是住在咱們店裏的？」

王帳房神色微變，說道：「是的，他就住在這裏右首三號房的客人。」

王天榮又問道：「你知道他幹什麼的嗎？」

王帳房道：「是從淮南來的糧商，姓李，大家都叫他李掌櫃。」

王天榮道：「你要伙計把他抬下去，買棺盛殮，暫時送去三聖廟後進停放，再派人去通知他家屬。」

王帳房唯唯應是，立即要兩名伙計把人抬了下去。

王天榮朝聞天聲拱拱手，道：「驚動聞大俠、少莊主，眞是不好意思，諸位請繼續休息吧！」說完，和任貴一起下樓而去。

聞天聲眼看王天榮三言兩語就把事情交代得妥妥當當，心中暗自忖道：「此人不失爲一方之雄，却甘願追隨賈總管，執鞭隨蹬，充當下手？」

尤其對那藍袍中年人無緣無故被人點了死穴，心中兀是難以釋然。

試想賈總管乃是不醉翁的門人，自稱酒鬼，偏偏在這節骨眼裏，醉得叫都叫不醒，也難以令人置信。他口雖不言，心中却已推測到了幾分。

徐少華道：「師傅，你老人家去歇一回吧。」

聞天聲看這幾個年輕人既然起來了，大概不會再回房去睡了，這就頷首道：「你們不再去歇一回嗎？」

柳飛絮道：「乾爹，你去休息吧，我們不想睡了。」

聞天聲含笑道：「好吧，你們聊吧。」獨自回入房去。

紀若男拉着柳飛絮，說道：「柳姐姐，我們一起到大哥房裏坐吧。」

五人一起走入，房中却只有兩把木椅，史琬道：「柳姐姐，我們三個床上坐就好了。」兩把木椅讓給了徐少華、藍如風兩人。

藍如風道：「這個怎麼好意思？」

紀若男道：「一把讓大哥坐，是尊敬大哥，一把讓你小弟坐，就因爲你是我們小弟咯！」

藍如風摸摸下巴，笑道：「看來做小弟也有好處，小弟那就謝了。」說着也就坐了下來。

史琬道：「大哥，那人被人點了死穴，不知是什麼人下的手？」

徐少華道：「當時我只聽到門口有細微的聲音，他已經一頭撞上房門了，這下手的人，身法快極，等我開出門去，早已不見人影。」

藍如風道：「這人會不會是在竊聽大哥和聞前輩的談話呢？」

徐少華道：「我和師傅說的只是一些別後情形，有什麼好竊聽的？」

藍如風道：「這人如果不是有心竊聽你們談話，怎麼會被人點了死穴？」

徐少華一怔道：「你是說……」

藍如風忽然抿抿咀，笑道：「大哥也許不覺得，有些話你說者無心，但却絕不能給人竊聽去的。」

徐少華心中不覺一動，那時自己師徒二人正在說着乙老人家的事，不覺目光一注，問道：「四弟的意思？」

藍如風笑說道：「自然是欲蓋彌彰的了。」

「欲蓋彌彰的人」，那不是指賈老二嗎？他喝醉了酒，王天榮去叫都叫不醒他。徐少華疑信參半，說道：「不可能是他吧。」

藍如風道：「不信，待回大哥不妨問問他。」

史琬問道：「你們在說誰呀？」

徐少華道：「四弟……」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只聽伙計的聲音在走道上說道：「客官請留步，小的先進去問問。」接着只見伙計在房門口躬着身道：「公子爺，有一位姓祖的客官，要找紀公子。」

紀若男立即站了起來，問道：「他人在那裏？」

伙計陪着笑，指指身後說道：「他跟上來，就在……」

紀若男急忙迎了出去，叫道：「是祖大叔！」

來的正是千毒谷右護法祖東權，看到紀若男，喜道：「少谷主果然在這裏！」

伙計看他沒找錯人，就返身退下。紀若男道：「祖大叔請到裏面坐。」

祖東權隨着走入，徐少華也站了起來，拱手道：「祖護法請坐。」一面又給柳飛絮、史琬、藍如風三人引見了。

藍如風迅快的從隔壁房中搬來了一張木椅，大家落坐之後。紀若男問道：「祖大叔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

祖東權道：「少谷主還不知道，谷中出了事……」

紀若男雖然已經知道爹可能已遭人刦持，但聽了祖東權的話，心頭還是不覺一緊，急急問道：「不知谷中發生了什麼變故？」

祖東權道：「那天少谷主趕來跟老朽索取散功毒解藥，少谷主走後不久，老朽就接獲谷主金令，着老朽立即回谷……」

紀若男冷笑道：「那是閻九婆故意把你調走的，你不在，她對付我就不會有人礙她手脚了。」

祖東權聽得一楞道：「閻九婆要對付少谷主？少谷主這是聽誰說的？」

紀若男道：「祖大叔，你先說谷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

祖東權道：「老朽奉命兼程趕回谷去，谷中已經空無一人，連谷主都已不知去

向？老朽又匆匆趕出來，却到處找不到左護法……」

紀若男冷哼一聲，道：「閻九婆已經死了。」

祖東權聽得更奇，問道：「不知左護法怎麼死的？」

「她是自食惡果，被人殺之滅口！」紀若男道：「死在『黑煞針』下的。」

祖東權忙問道：「少谷主怎麼會知道的？」

剛說到這裏，店伙了沏一壺茶送來。紀若男等伙計退出，才把閻九婆勾結丐帮甘逢春，以及有人假扮了爹，一直說到昨晚夜探桃花宮，閻九婆等四人俱被「黑煞針」所殺，大概說了一遍。

祖東權面現鬱怒，說道：「她居然敢以下犯上，刦持谷主，當眞死有餘辜。」

紀若男道：「她原是殘缺門的人，來咱們谷裏臥底的，只是咱們從前沒有發現她而已。」

「她會是殘缺門的人？」祖東權不禁又是一怔，說道：「這眞是太可怕了，她竟然在谷中隱藏三十年之久，大家都沒看得出來。」

「本來賈總管以爲她把爹藏匿在桃花宮，才找上桃花宮去的。」紀若男道：「現在就不知爹的下落了，但賈總管拍着胸脯，說過了年，咱們就一起找爹去，我看他說的好像蠻有把握。」

祖東權問道：「賈總管是甚麼人？」

門口有人嘻的笑道：「賈總管者？小老兒是也。祖老哥不認識小老兒，小老兒對祖老哥却聞名久矣。」隨着話聲，賈老二聳起雙肩，帶着滿口酒氣，一臉諂笑，一脚跨了進來，朝祖東權連連拱手。

紀若男忙道：「祖大叔，這位就是雲龍山莊總管賈老二。」

祖東權連忙拱手道：「原來是賈總管，兄弟失敬。」心中却暗暗忖道：「這人這副德性，只是個酒鬼，他的話也能相信麼？」

賈老二道：「不敢、不敢，小老兒是出了名的酒鬼，啊，祖老哥來得正好，這裏幾位公子、小姐，沒有一個會喝酒的，王老八、任老十他們心裏縱然想喝，又不敢喝醉，小老兒就這樣硬是找不到一個酒友，祖老哥來了，那就好極了，咱們就以酒論交，反正是過年咯，可以痛痛快快的喝上幾天。」

紀若男道：「賈總管怎麼知道祖大叔會喝酒的？」

「嘻嘻，同氣相求，這點小老兒若是看不出來，還配當雲龍山莊的總管？」賈老二望着祖東權笑嘻嘻的道：「祖老哥，小老兒沒說錯吧？」接着哈了一聲道：「小老兒是來請大家到前面入席去的，一說到酒，差點把正事忘了，少莊主，你去請馬陵先生吧。」

徐少華剛走到師傅房門口，聞天聲正好開門走出。徐少華道：「弟子是來請師傅到前面去用飯的。」

這時賈老二、祖東權等人也從隔壁房中走出。徐少華又給祖東權引見了師傅。聞天聲、祖東權握手互說了久仰的話，就由賈老二陪同，來至前面酒樓的貴賓室。

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余老六早已站在門口，迎了上來，請大家入席，賈老二又給祖東權引見了王、任等四人。

伙計等大家入席之後，就陸續送上酒菜，大家也就吃了起來。

賈老二忽然回頭朝王天榮問道：「上房那個姓李的糧商死了之後，房間不是空出來了嗎？」

王天榮道：「是，兄弟已經吩咐帳房，把他存留的衣物，存放在帳房裏，如今房間已經騰出來了。」

「那就好！」賈老二一指祖東權，說道：「祖老哥來了，正好住那一間。」

王天榮答應了聲「是」。

飯後，賈老二又陪同聞天聲等人回轉上房，祖東權就住進左首那一間。

聞天聲道：「賈總管，兄弟有事想和你談談，你到我房裏來。」

他是在回轉上房的路上，聽賈老二以「傳音入密」說的：「馬陵先生，待會你老就說有事要和小老兒說，叫小老兒到你房裏去。」心知賈老二此舉，必有事故，才當着大家說了出來。這樣，就像是聞天聲找賈老二談話，並非賈老二主動找聞天聲了。

賈老二連忙拱手道：「是，是，馬陵先生請。」

於是聞天聲在前，賈老二像大馬猴似的跟在他身後。

兩人進入房間，賈老二就隨手掩上了房門。

祖東權、柳飛絮、紀若男等人，仍然回到徐少華房裏，坐下來聊天。伙計沏了一壺茶送上。

史琬道：「聞前輩不知和賈老二談些甚麼？」

徐少華道：「家師大概想問問他江湖上的近況罷了。」

紀若男道：「大哥，我也想和賈總管仔細談談，上次到桃花宮去，他事前一點消息也不肯透露，後來只說找尋家父下落，包在他身上，又不肯多說，今天，我非問問清楚不可！」

徐少華還沒開口，藍如風道：「二姐，妳不用急，賈總管一定心裏有了譜兒，才會說包在他身上的，他既然不肯說，妳再問他，也是白問的了。」

「我知道。」紀若男道：「但他總該和我說明白才是。」

徐少華道：「這樣吧，待會他出來了，我來問他好了。」

紀若男感激的道：「謝謝大哥。」

史琬道：「這酒鬼現在越來越不像話了，甚麼事，好像我們都得聽他的指揮似的……」

「阿彌陀佛。」賈老二弓着腰一脚跨了進來，連連拱手道：「小姑奶奶，妳這可寃枉小老兒了，小老兒只不過是個狗頭軍師，斗胆也不敢弄權。」

「那好！」史琬道：「你坐下來，二姐有話要問你呢。」

「啊！不成！」賈老二搖着手，又呶呶咀道：「馬陵先生交代小老兒去辦一件事，小老兒馬上要走，紀少谷主有甚麼事，待會再說不遲。」說完，聳着肩，一溜烟的溜了出去。

（未完・廿）



九龍刀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亞男被「芙蓉四鳳」攔截，張亞鳳怕被西仙關禁不准去找尋生父，又擺脫不了她們的糾纏，方少飛和他幾個師父從旁協助，將四鳳擋着，讓她離開姥山，約定離開姥山登岸之處再見，豈料趕去相會之處，亞男被北毒石天和他的弟子百毒公子江明川用毒迷着，他們的目的要求方少飛交出「玄天眞經」，其實眞經是在黑煞龍飛手上，方少飛說妥先用解藥將亞男救醒，才帶他們去找龍飛，擺脫了他們糾纏，才和張亞男赴北京尋親，在皖赴京的官道上，西仙率領四鳳將亞男捉住，方少飛和她們苦戰，幸遇他的幾位師父前來協助參戰……

太師佈羅網

少俠闖龍潭

秋菊剛剛叫了一聲：「谷主！」以下的話還沒有來得及說，西仙已發現女兒逃走，立將卜常醒、包不輸扔下，「大鵬展翅」、「鷂子翻身」，所有的絕活都施出來，接連十幾個縱躍便將張亞男截下來。

西仙銀牙緊咬，起手又是一巴掌，鐵青着臉說：「亞男，妳眞的不要娘了？」

張亞男含悲忍痛的道：「沒有，女兒完全是爲了娘好。」

西仙那裏肯信，大發雷霆的道：「胡說，妳一再不告而別，還說是爲了爲娘的好，分明是一派胡言。」

張亞男據理力辯道：「娘，姥山本是吳總寨主的地盤，我們何必强人所難，中原多的是名山大澤，相信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公子所言非虛，眞經確在黑白雙煞手裏，妳老人家打死他也得不到『玄天眞經』，何苦爲此與神州四傑鬧得不可開交。」

西仙臉一沉，道：「妳也在編排娘的不是？」

張亞男道：「女兒不敢，是爲了維護娘的清譽。」

春蘭頗能體會張亞男的苦心，已將她的用意告知方少飛師徒，場中惡鬥遂止。

現在，是和是戰，全在西仙一念之間而已。

西仙却陷入沉思中，不言不動！

醉俠卜常醒最是寬宏大量，忽然朗聲說道：「白谷主，看在令嫒的份上，今日之事，就此告終，再見了。」

領着吳元俊，包不輸、彭盈妹、方少飛轉身退走。

西仙仍立在十丈以外，道：「姥山之事，只是暫時告一段落，並非完全了結，將來如何處理，本仙子尙無定見，你們先別樂。」

一場暴風雨，總算在彼此均不傷顏面的情形下收場，張亞男厥功至偉，由於她的巧思，化解了一場必然兩敗俱傷，甚至流血的無謂紛爭。

「神州四傑」繼續他們未完的工作，

諸事一旦就緒，當即北上，張亞男仍留在母親身邊，方少飛獨自一人，直奔京師。

× × ×

方少飛曉行夜宿，一路北上，渡黃河，過保定，這日已至青龍鎭，距京城僅僅還剩下半天不到的路程。

在青龍鎭吃飯時，他發現好像有人在釘着他的梢。

此人比他晚到，就坐在隣桌，看穿裝打扮，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雙照子却烱烱有神，三十歲左右，天生的一張馬臉，單從外表看，根本看不出他的路數。

方少飛故作不知，暗中留意，馬臉漢子趁他吃喝時會不時上下打量，形跡甚是可疑。

確定了此人的心懷叵測，方少飛決定先探探他的底，上前搭訕道：「這位兄台貴姓？」

詎料，馬臉漢子一言未答，指指自己的耳朵，表示是個聾子，剛上桌的一碗麵才吃了二三口，便付帳離去。

方少飛更加堅信此人必大有問題，匆匆結帳追出。

初時那聾子只是緩步而行，及見方少飛追出來，速度陡地加快了一倍，方少飛因想探明他的路數及目的，並不急於將他擒獲，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相隨而行。

出得青龍鎭，北行數里，猛然間馬臉漢子一個急轉彎，拐進了左邊的一片丘陵地。

丘陵地本來就高低不平，兼之上面又築了不少墳墓，視綫更差，方少飛怕他溜掉，及時打出一張天九牌。

因爲敵情不明，方少飛不想傷人，天九牌係從聾子的耳畔打過，馬臉漢子的反應出乎方少飛的意料，身手尤佳，頭也不回，一伸手便將天九牌撈住。

這一來，擺明了他根本不聾，是練家子，而且身手不凡。

「哼，不是萬貞兒的鷹犬，就是北毒的爪牙，你跑不掉！」

心忖間，人已加速追來，馬臉漢子動作奇快，早已消失不見。

墳堆加上丘陵，高低起伏，連綿不絕，找一個人確非易事，方少飛一時大意，竟被人溜之大吉，在墳場裏亂尋一通，毫無所獲，正自懊惱間，有一聲尖銳刺耳的聲音突然劃破長空。

這聲音他可一點不陌生，是響箭，循聲望去，響箭斜直飛起，直入雲端。

還不止一支，那馬臉漢子連發三支，射向三個不同的方向。

在往日，一聽到這聲音，看見這東西，他只有一個動作，那就是沒命的逃。

現在，他不想逃了，要面對惡勢力，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

照準偵緝手所在的方位，施展出「一葦渡江」的絕妙輕功，對方逃不出十丈，便被他生擒活捉。

手持鐵鐧，抵住他的心窩，方少飛殺機滿面的喝問道：「毫無疑問，你是萬貞兒手下的偵緝手，爲何改頭換面，裝扮成普通百姓？」

失手被擒，命在俄頃，偵緝手透體生寒，那還有胆子再逞强，聞言實話實說道：「是爲了掩人耳目。」

「你是妖婦安排在青龍鎭的樁子？還是臨時部署的？」

「是三天前臨時部署的。」

「準備對付誰？」

「就是你。」

「你認得我？」

「當然，你是欽命要犯方少飛。」

「你們怎麼知道我要來青龍鎭？」

「娘娘的密探遍佈各地，你還沒有過黃河便得到消息，青龍鎭乃京師門戶，故而預作部署。」

「有多少人？」

「四名刀客，十二名偵緝手。」

方少飛道：「廬州三兇與快刀王立那一夥人呢？」

「可能就在這附近不遠。」

「好，難得你如此乾脆，我也賞你一個痛快，你自行廢掉武功，挖去雙目，滾吧！」

就一個武人而言，廢掉武功就形同廢人，挖去雙目，必然要生活在黑暗世界，可謂生不如死，駭得偵緝手心胆俱裂，雙腿一軟，跪下去哀求道：「請方公子高抬貴手，賞小的一條生路。」

方少飛收回鐵鐧，往肩膀上一扛，從容不迫的道：「這就是一條生路，不要不知足，死在你們手下的人，何止千百，這樣的處置已是從輕發落。」

「吃人的短嘴，拿人的手短，小的只是奉命行事，請公子開恩。」

「不行，我要是饒了你，何以向巢湖三十六寨死難的弟兄，三位師父的家小，以及無法數計，遭萬貞兒，王立他們毒手的人交代。」

這位偵緝手是個軟骨頭，仍自磕頭如搗蒜，不住的求情。

驀聞有人大聲暴喝，道：「眞沒有出息！」

聲到、人到、刀到，是七號刀客。

七號刀客好俐落的刀法，刀光一閃，慘叫聲起，僅僅就這麼一閃一叫，便告寂止，偵緝手的人頭已骨碌碌的滾出去四五尺。

刀刃太鋒利，刀法太精絕，青鋒過處，並未見血，直至人頭靜止時，脖子上才噴出熱騰騰的血。

無巧不巧的，鮮血噴向人頭，眼珠子尙在眨動，經血水一噴，這才完全闔了起來。

方少飛雙眉一皺，冷聲道：「朋友好刀法！」

七號刀客頭一昂，道：「好刀也得好頭來配，你方少飛的腦袋方圓飽滿，定可相得益彰。」

此人談笑自如，拿殺人當樂事，雙刀「鏗鏘」一碰撞，倏地分開，「雙龍搶珠」，兩個方位，一個目標，疾取方少飛吃飯的傢伙。

方少飛已今非昔比，不退反進，疾迎而上，鐵鐧高舉過頂，震聲貫耳，火星四濺中硬將雙刀封住。

「你找死！」

左手豎立如刀，插進七號刀客的心窩，穿透心臟，當場氣絕身亡。

一招，只用了一招就解決了一個人見人怕的刀客，「掌中刀」的功夫果然震古鑠今，不同凡響。

殺了一個刀客，方少飛意猶未盡，一時豪性大發，登上墳丘，朗聲說道：「我知道，來的人不止一個人，不怕死的就來吧，方某在此候駕。」

這話其實是多餘，因爲餘音尚自繞耳未絕，四下裏人頭幌動，已湧上來一大羣人。

朱祐楨，萬家棟在東邊，廬州三兇在西方，南面是三名刀客，北面是十名偵緝手，一個個狼行虎步，其勢如風，霎時便到了墳上的四週。

萬家棟到的最早，嗓門也最大，面帶奸笑，一臉傲氣的道：「方少飛，巢湖一別，咱們差不多有半年沒見了吧？」

方少飛冷然一笑，道：「沒這麼久，太原雙塔寺還照過一次面，你大概沒留意吧。」

朱祐楨的臉色微微一變，道：「噢，你也去過雙塔寺，這樣說起來，江湖傳言不假，你當眞是黑煞龍飛的代表人？」

方少飛道：「沒錯，在下是替人跑了一趟雙塔寺。」

江湖浪子花三郎神色一緊，望了大法師哈山克，逍遙子費無極一眼，眉飛色舞的說道：「看來，咱們時來運轉，今天非但可以穩賺五十萬両白花花的銀子，還外加一部『玄天眞經』，眞是好極了，妙極了。」

逍遙子費無極聞言怦然心動，不疾不徐的說道：「方少飛，你是聰明人，聰明人相信一定不會做傻事，乖乖的將眞經自動交出來，道爺我給你一個全屍。」

方少飛橫掃全場一眼，道：「謝了，死後之事用不到活人操心，全屍碎屍都一樣。」

大法師哈山克道：「娃兒別耍嘴皮子，交出眞經來對你好處多。」

方少飛故意拿他開心，道：「且說說都有那些好處？」

哈山克道：「賞你個全屍不算，另外老衲再送你一副上好的棺木，替你刨一個坑。」

方少飛存心挖苦他，道：「何不披蔴戴孝，再雇一班吹鼓手，全部包辦。」

萬家棟大吼一聲，道：「方少飛，你死到臨頭了，還逞口舌之利，交出眞經來是死，不交出來也是死，最佳的選擇莫過於自行解決，這樣大家都省事。」

方少飛拍打一下背後的包袱，道：「眞經在這裏，有本事的自己來搶！」

「搶就搶，你以爲小爺我不敢！」

話聲一落，萬家棟拔刀而上，猛往墳上一衝。

他這兒一發動，其餘的人也跟着蜂擁而上，一開始便是羣毆的火爆場面。

所幸方少飛佔盡地利，墳丘雖然不高，僅丈許，不大，約二丈方圓，由於是下大上小，坡度甚大，方少飛高高在上，却極易控制全局。

見一個殺一個！

見一對殺一雙！

誰先上來就揍誰！

一輪猛攻下來，竟無一人能夠順利登上墳丘，十名偵緝手奉命打頭陣，已是二死三傷。

方少飛居高臨下，他此刻功力又大有精進，掌中刀、指中劍、迷踪拳、天九牌等功夫皆不易消受，三兇等人相互觀望，無人敢再輕捋虎鬚。

一名三號刀客乍然大喝一聲：「殺！」舞動着雙刀，不顧一切的衝上去。

刀客都是亡命之徒，他們的信條只有七個字：不是成功便是死！是以一路搶攻到底，身上挨了兩張天九牌，仍誓死不退，卒被他登上墳丘。

「你這是自尋死路！」

雙脚尚未站穩，方少飛喝聲中揮鋼猛砸，刀客舉刀迎架，被鐵鋼震得脫手飛出，趁另一把刀攔腰掃來，方少飛突出奇招，游刄而上，硬將來刀架空，順着刀客握刀的手臂，直往前進，以指代劍，硬生生的戮進三號刀客的腋下。

慘叫聲中，刀客滾下墳丘，死了！

却給另一名九號刀客製造了一個最佳的出手機會，就在方少飛得手，三號刀客喪命的同一時間，九號刀客騰空而起，已以泰山壓頂之勢，撲飛到方少飛頭頂三尺之處。

「拿命來！」

「拿命來！」

第一聲暴喝發自九號刀客之口，同樣用的是「雙龍搶珠」一式，雙刀齊出，疾取方少飛項上的人頭。

第二聲暴喝却並非方少飛所發，也根本沒有時間去思攷是什麼人，或來自何方，全憑直覺本能，挺鋼就刺。

一上一下，一迎一送，快如電光石火，險似一髮千鈞，雙刀已近在三寸，刀風森寒透骨，方少飛暗叫了一聲：「這下要糟！」

說時遲，那時快，方少飛驀見人上有人，就好像疊羅漢一般，林玲如幽靈鬼魅一樣出現在九號刀客的上方。

林玲來勢快，出手更快，萬家棟在下面大叫：「小心！」根本來不及援手，林玲已墜擊而下，一掌印上了九號刀客的背心。

南僧的「七巧掌」威力無邊，林玲用力又猛，九號刀客立時心脈盡碎，架在方少飛脖子上的雙刀後繼無力，脫手落地，反被方少飛一鋼穿心而過，抛出去三丈有餘。

林玲飄然落地，方少飛既驚且喜，道：「林玲，妳來的正是時候，新賬舊欠，十幾年來的屈辱，咱們今天要一下子全部討回來。」

朱祐楨見半空中掉下一個大美人來，驚爲天仙，不禁怦然心動，正不知伊人爲誰，聽得方少飛之言，這才弄清楚原來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林家姑娘。

對朱祐楨的心事，萬家棟知之甚稔，道：「她回來就好辦了，趕明兒我稟明貴妃姑姑，馬上給你納一個妃子。」

朱祐楨的眼睛，一直瞧在林玲身上，說道：「妳眞的就是林田甫的女兒林玲姑娘？」

林玲被他瞧得怪不自在的，冷聲道：「我是林玲，小時候不知道被你們欺負過多少遍。」

朱祐楨的話好露骨：「林玲，我要娶妳，小的時候我就說過。」

林玲的答覆更乾脆：「我不會嫁給你，小的時候也是這樣說的。」

萬家棟冷哼一聲，道：「哼，這可由不得妳！」

方少飛道：「婚姻之事，你們也想用强迫手段？」

萬家棟道：「强迫又怎麼樣，我貴妃姑姑的聘禮往林家一送，看她嫁不嫁。」

這是一件麻煩事，假如萬貞兒眞的這樣做，可眞不好對付，方少飛道：「想討林姑娘，首先得留得命在，若是命喪青龍鎭，就只好寄望下輩子了。」

朱祐楨不甘示弱，怒聲罵道：「方少飛，青龍鎭正是你的埋骨之所，有種你就下來見個眞章。」

方少飛每聽他說要娶林玲，心裏就有氣，出言挖苦道：「朱祐楨，上面下面都一樣，在巢湖時你就已經死過一次了，手下敗將，不堪一擊，叫快刀王立來。」

江湖浪子花三郎道：「對付你一個小小的方少飛，還用不到王大人。」

方少飛激將道：「既然花大俠如此自信，幹嘛光說不練？」

花三郎還沒有來得及生氣，逍遙子費無極已光火了，道：「這小子簡直目中無人，幹掉他！」

三兇眼波流轉，意見一致，「一鶴冲天」拔起數丈之高，凌空猛打「千斤墜」，俯身疾衝，似蒼鷹攫兔，似餓虎撲羊，三個人各據一方，方少飛四面受敵。

廬州三兇都是響叮噹的人物，均非浪得虛名，確有其眞才實學在，林玲、方少飛一點也不敢輕忽大意，二人眼神互換，脊背相貼，靜待强敵光臨。

這是以逸待勞，以不變應萬變的戰法，不主動出擊迎戰，待敵攻至時再施以痛擊。正與三兇的想法相左，他們凌空施襲的目的，就是想將二人逼下墳丘，再行各個擊破。

事到如今，只好硬拚，三人六掌齊下，方少飛爲防有人偷襲，打出四張天九牌，以「玄天大法」應敵，林玲也施出了南僧的絕活「無量佛壽功」。

「玄天大法」與「無量佛壽功」，都是至高無尚的內家功夫，雖說二人功力尚淺，但神功絕技自有其一定的威力在，五人拳掌接實，墳丘之上馬上爆出一連串震耳欲聾的震聲。

這事簡直駭人聽聞，一座偌大的墳墓，整個被震蹦震塌，砂土碎石旋滾翻飛，遮天蔽日，不辨五指，墓穴內棺木已破，白骨森森，五個人一齊向外倒飛出去。

待砂落土止，視綫清明時，廬州三兇，朱祐楨、萬家棟等人已走得無影無踪。

拍彈掉滿身的土砂，林玲道：「咦，他們怎麼全跑了？」

方少飛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咱們到北京再一個一個的去找他們。」

重返官道，繼續北行，方少飛將雙塔寺分手後的事告訴林玲，道：「玲妹，妳回家去過了吧？」

不提家還好，一提起家來林玲就傷心欲絕，悽悽然道：「別提了，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回過家。」

「怎麼不回去呢，這一陣子妳跑到那裏去了？」

「還說呢，還不是爲了你一直在南北奔波，今天有人說你在南方，明天又有人說你在北方，害得人家忽南忽北跑了不少冤枉路，那有工夫回家。」

二人邊說邊走，一路緊趕，天大黑前已進入北京城。

這是他們生長的地方，一切依舊，他們却長大了，而且學得一身好功夫。

用近鄉情怯這句話來形容他們此刻的心情，最是恰當不過，一方面恨不能一下就飛回家去，好共敘天倫，另方面却又有點怕怕的，怕見慈母頭上華髮，怕見老父額頭皺紋，更怕星移斗換，人事全非。

「少飛哥，先回我家去好嗎？」

「我家近，當然是先回我家，然後再一起到妳家去。」

「好嘛好嘛，你怎麼說就怎麼做，反正也不差一時半刻。」

他們好像又回到兒時，連說話的口氣都像小孩子，林玲從小就聽慣了方少飛的話，跟着他來到方家。

奇怪，方家的大門是敞着的，裏面却沒有燈。

方少飛知道父親有早睡的習慣，亦未介意，逕自走進去。

「爹！爹！」

方御史沒有應聲。

「娘！娘！」

方夫人沒有現身。

「大哥！大哥！」

也沒見方少俊出來。

方少飛的心情七上八下，走近房門一看，房門已下了鎖。

是找親戚去了？還是另有重大事故？方少飛覺得，不論如何，總應該留一個看家的人才好。

事情的確透着古怪，方少飛免不了有點着慌，林玲道：「飛哥哥，別急，到我家去問問就知道了。」

一語提醒了夢中人，方少飛精神一振，道：「對，問問林伯伯就可分曉，咱們走。」

大門之外，突然有人接口說道：「走？只怕飛也飛不了啦。」

快刀王立應聲而入，身後跟着一大羣錦衣衛。

從幾間空房子裏又跳出來不少人，有廬州三兇、太監張敏、朱祐楨、萬家棟、刀客、偵緝手，以及大內高手，黑忽忽的一大片，早將方、林二人，圍了個水洩不通。

萬貞兒的鷹犬幾乎是傾巢而出，眞的是插翅難飛。

方少飛臨危不亂，略微想一想，道：「難怪三兇會溜之乎也，路上又出奇的平靜，原來，你們設下了埋伏，在我家等着我？」

萬家棟不放棄任何可以損他的機會，道：「不錯，我們快馬返京，張網以待，爲的就是要捕你這隻大笨鳥。」

方少飛心繫雙親及兄長下落，懶得跟他門嘴，轉對快刀王立道：「你把家父他們怎麼樣了？」

快刀王立聳聳雙肩，道：「已被捕下

獄。」

此話如一聲霹靂，方少飛頭腦一陣暈眩，差點栽下去，道：「王立，你竟敢擅抓朝廷命官，憑什麼？」

快刀王立嘿嘿陰笑道：「憑方正他窩藏欽命要犯。」

方少飛冷笑道：「你有沒有攪錯，我是方家親生的兒子，這『窩藏』二字是何從說起？」

太監張敏的三角眼一翻，聲音比鬼叫還難聽，道：「方小子，你聽清楚，你根本就不是方老頭親生的骨肉。」

方少飛從來不曾聽過這樣的話語，不禁愕然一呆，道：「你說什麼，我不是方家的人？」

張敏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那麼，我是誰？」

「欽命要犯！」

「你們憑什麼認定我是欽命要犯？」

「憑你是個癩痢頭，陰謀篡奪皇位的就是你！」

「張敏，睜大你的狗眼，看仔細，在下可不是癩痢頭。」

自從修練「玄天大法」後，不知何故，方少飛的頭頂心已生出毛髮，與別處的髮色長短均一致，跟常人一般無二，往日一直戴在他頭上的帽子早已棄而不用，說這話時，還特意的將頭低下來，指給大家看。

王立、花三郎、萬家棟等人齊皆一楞，張敏衝上前來，口沫四濺的道：「方少飛，少耍花槍，六七年前，卜常醒那個老酒鬼就在此地玩過這一套，騙不了誰。」

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方少飛深知此時講理無益，不再多費唇舌，道：「你們夜入民宅，到底意欲何爲？」

張敏道：「你這是明知故問，自然是要捕你歸案。」

方少飛怒目而視，環掃全場一眼，威風凜凜的道：「那就上來抓呀。」

張敏吼道：「老夫正有這個意思。」

身形一長，探臂就抓，別看他爲人猥瑣，專幹些逢迎拍馬的勾當，武功亦頗不弱，方少飛與他近在咫尺，早就盤算好，只要他攻上前來，決定先將他擒住再說，那知一擊不中，竟被他如泥鰍般溜了，待要追上去再施殺手，快刀王立已揮刀堵上來，沉聲說道：「方少飛，識時務者爲俊傑，你已是籠中之鳥，甕中之鼈，插翅也飛不了，還不乖乖俯首就擒。」

林玲道：「王立，你別太自信，雖然你們人多勢衆，還不見得就能把我們怎麼樣。」

快刀王立揮動一下鋼刀，道：「林姑娘，這裏沒有妳的事，請退下。」

林玲聞言頗覺意外，反問一句：「你說沒有我的事？」

快刀王立道：「妳是皇子小殿下未來的妃子，下官不敢冒犯，請一旁歇着。」

這話簡直太荒唐，差點沒笑掉林玲的牙齒，氣歪她的鼻子，面冷如霜的道：「忠奸不兩立，正邪不共存，林家的女兒即使削髮爲尼，也絕不會與朱家的子孫聯姻，殺了這個臭小子，看他還敢不敢再打歪主意。」

一肚子的怒火，全部發洩到朱祐楨一個人身上，走中宮，踩碎步，「七巧掌」連環出擊，那朱祐楨是個綉花枕頭，武功平平，怎是林玲對手，嚇得東躲西藏，狼狽不堪。

快刀王立自無坐視之理，斷喝一聲：「一起拿下！」

隨着他這一聲斷喝，廬州三兇，萬家棟，刀客等人皆如潮水般湧出，將林玲、方少飛困在核心，猛攻猛打。

憑二人今日的身手，想要逃走，應非難事，但方少飛對自己早巳有要面對惡勢力，絕不退縮的宣示，是以不單無意退走，反而決心要決一死戰。

因而打來格外慘烈，也格外凶險，方少飛與快刀王立硬碰硬的硬拚了十招，雖無明顯敗績，卻並未佔得上風，王立乃大內第一等的好手，方少飛儘管迭逢奇遇，集各種絕技於一身，畢竟年歲尚輕，道行尚淺，準此以觀，王立仗着人多，再打下去吃虧的必然是林玲、方少飛。

王立又揚刀砍來，方少飛舉鍘封架，三名刀客趁隙暴進，六刀齊飛，林玲欲施援手，被廬州三兇截住，急切間方少飛鍘上開花，打從鍘頂射出四張天九牌，方將四人逼退。

可是，連喘半口氣的工夫都沒有，又撲上來四名刀客，從四路進襲。

這樣的進攻方式已不止一次，一波比一波急，一波比一波狠，刀客視死如歸，王立力猛勁沉，方少飛只要一不留神，出現漏洞，就可能被擒甚至喪命。

衡情度勢，林玲深知事不可爲，道：「少飛哥，我們——」

只說了「我們」兩個字，以下的話還沒有說出口，便被一聲震聾啓瞶，洪大無匹的佛號聲打斷。

這一聲佛號，係以內家眞力發出，「阿彌陀佛」四個字，化作無數力量，有如天河倒瀉，更似萬馬奔騰，震得人雙耳嗡嗡作響，如遭天雷，場中的惡鬥立即全部停下來。

牆頭之上多了一位慈眉善目，道貌岸然的老和尙，快刀王立道：「佛駕何人？可是南海神僧？」

老和尙雙掌合十的道：「天心即我心，老衲正是無心。」

南僧的名頭太大，王立神色大變，道：「老和尙，你不在南海唸經，跑來此地作甚？」

望了林玲，方少飛一眼，南海神僧朗聲說道：「孽海無邊，回頭是岸，老衲是想向王施主化一個善緣，請放下屠刀，棄惡從善。」

這話就像跟妓女談貞操，王立那能聽得進去，揮動一下手中單刀，哈哈大笑道：「本官大權在握，前程似錦，鬼才聽你的連篇鬼話。」

林玲一陣耳語，方少飛亦知久戰無益，趁王立言語間，兩個人猝然起身，當王立發現想要攔截時，二人已上了牆頭。

南僧無心急聲說道：「你們兩個快走，老衲替你們抵擋一陣。」

也不管二人是否同意，雙掌齊出，硬將他倆推下牆頭去，見王立已率衆凌空追到，立以「無量佛壽功」强行封阻。

× × ×

離開方家後，二人直奔林家，一則以便林玲闔家團聚，再則可從林田甫口中打聽一下御史全家的行踪下落。

林家距離稍遠，約在里許之外，鑑於方家的經驗，又不敢直接進去，躲在大門外隱暗處，展目望去，只見鐵門已經關閉，外面闃寂無人。

林玲道：「可能我家的人都睡了。」

方少飛道：「就怕萬太師那老賊在這裏也佈下伏兵。」

「王立傾巢而出，將重兵全部放在你們方家，這裏還會有誰可用？」

「玲妹，妳忘記了，西廠的勢力也不小，太監總管汪直是老奸臣嫡親的外甥，手下高手如雲。」

「少飛哥，」林玲心頭一酸，道：「你的意思是說，我也不能回家了？」

「我們先繞到後面去瞧瞧再說。」

退出巷弄，轉至屋後，登上隣近的一座高樓。

林田甫爲官清正，居處格局不大，只是一個普通常見的四合院。二人清楚看到，北上房裏還亮着燈。

「少飛哥，我娘就住在北上房，還沒睡。」

「耳房裏好像也有燈，妳注意到了沒有？」

「奇怪，耳房是空屋子，並沒有人住呀。」

二人所在的地方只能看到耳房的一個牆角，換了一個位置才看清楚，耳房內果然有燈，前面的小院子裏還麕集了數十人，一個個皆携刀佩劍，都是西廠的爪牙，汪直就立在房門口，若有所待。

林玲道：「他們好狠毒，方、林兩家的人準備一網打盡。」

方少飛沉思一下，道：「主要的目標可能還是我，他們怕我逃來林家，所以預置了這一支伏兵。」

有家歸不得，可謂人生一大不幸，林玲心事重重的道：「你們方家的人被捕下獄，我們林家又情況不明，現在可如何是好？」

方少飛道：「目前最重要的是先找到弓先生。」

「布笠人神龍現首不現尾，又不知他的居處，如何去尋。」

「我想他會來找我們。」

「布笠人曉得我們已返回北京？」

「弓先生的消息一向最靈通。」

「再靈通也不見得會知道我們藏身在隣居高樓上。」

「所以我們應該換一個地方。」

「去那裏？」

「咱們小時候常去的那個小廟。」

小廟幾乎是林玲、方少飛的第二個家，孩提時不知在此消磨過多少時光，尤其是方少飛，曾在此苦練過數年的武功，與布笠人第一次相逢，就是在小廟裏。

這是唯一有可能遇見布笠人的一個地方，二人毫不猶豫，縱離高樓，如飛向小廟而去。小廟轉眼就到，那亭台，那石徑，還是以前的老樣子，小池塘就靜靜地躺在那裏。

方少飛記得很清楚，就在這個池塘邊上，他不但結識了改變他一生命運的布笠人，亦曾狠狠的揍過朱祐楨、萬家棟這兩個死對頭，他更記得，廬州三兇以老欺小，也在此地欺負過他。

由於對小池塘的感懷特別多，故而特別多看了幾眼。

這一看不打緊，發現池塘裏赫然有三具浮屍。

說浮屍可能並不正確，秋末之季，落雨甚少，塘水極淺，屍體是露在水面上，從衣著上看，也看不出是什麼路數。

三人皆沒有明顯的傷痕，雙目暴凸，七竅流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內家高手的傑作。

這三個人究係何方神聖？來此何事？出手之人又是那一位？爲何下此毒手？二人面面相覷，一無所知。

林玲心念一動，道：「會不會是弓先生先一步到了？」

廟堂的後側，傳來一陣笑聲，布笠人緩步而出，道：「女大十八變，林姑娘越變越漂亮，也越變越伶俐，眞不愧是神僧的高足。」

南僧無心就跟布笠人走在一起，聞言微微一笑，甚覺欣然。

林玲快步迎上去，道：「師父這麼快就將王立他們打跑了？」

南僧笑道：「也可以說是爲師的自己逃跑的。」

布笠人接口說道：「南僧清靜無爲，與人無爭，見你們離開後也飄然自去，不欲與名利中人嘔閑氣。」

方少飛回頭望一望小池塘，道：「兩位前輩可知池塘裏那三個死人的來路？」

南海神僧道：「一名刀客，一名偵緝手，還有一名是錦衣衞。」

林玲道：「他們穿的都是普通人的衣服，你老人家怎麼會知道？」

南僧道：「事實上，他們是跟踪爲師的來到這個小廟的。」

林玲忽有所悟，道：「是師父送他們上路的？」

布笠人笑呵呵的道：「妳師父慈悲爲懷，普渡衆生，踩死一隻螞蟻都會難過上好幾天，怎會輕易傷生，是老夫送他們上路的。」

方少飛道：「聽弓先生的口氣，似與大師有約？」

布笠人道：「那倒沒有，只是不期而遇。」

林玲道：「師父與弓先生是舊識？」

南僧道：「其實也可以說是新交，都二三十年沒見了，彼此談往述今，論政說佛，果然把你們給等來了。」

方少飛一怔，道：「老禪師曉得我們會來？」

布笠人笑道：「方家人去屋空，林家被汪直所困，你們急於見我，只有到這兒來。」

林玲道：「我們遭遇的事，弓先生好像全知道？」

布笠人道：「這倒不假，老夫的訊息素來快速、準確。」

方少飛最關心的事自然是雙親與兄長的下落，急不及待的追問道：「我們家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布笠人的聲音顯得有點沉重，道：「王立沒有騙人，方御史確巳下獄。」

「連我娘也一起下獄？」

「老夫人倒沒有。」

「我哥哥呢？」

「少俊亦未被捕。」

「可是，我到家的時候，家裏爲何一個人也沒有？」

「方御史被捕，你們全家人都驚惶失措，那時候正四出奔走請託。」

「家父是何時被他們抓走的？」

「就是今天傍晚之前。」

「什麼？就是今天？他們爲何早不抓晚不抓，偏偏揀我回家的時候抓人？」

「這要怪你們兩個太鹵莽。」

林玲不明白布笠人的意思，道：「弓先生此話怎講？」

布笠人鄭重其事的道：「你們不應該在青龍鎮連殺四人。」

方少飛大惑不解的道：「記得前輩曾告誡在下，要面對惡勢力，除奸報國，偵緝手、刀客死士都是該殺可殺的十惡不赦之徒，難道有錯？」

布笠人道：「殺人沒錯，他們也的確可殺該死，錯在未能斬草除根，留下活口，正好給了萬貞兒父女一個抓人下獄的好藉口。」

這番話，說來頭頭是道，二人啞口無言。

南僧無心道：「接着，你們又犯了第二個錯誤。」

林玲楞了一下，道：「師父，我們那裏又錯了？」

南僧莊嚴肅穆的道：「年輕人血氣方剛，最忌逞能逞强，王立設下十面埋伏，張網以待，憑爾等此刻的本事，對付一兩個刀客，或廬州三兇，或許綽有餘力，甚至與王立單打獨鬥，方少俠亦有全身而退的機會，但就當時的情況而言，你們絕對沒有獲勝的可能，若非老衲及時制止，說不定會付出血的代價。」

言來入情入理，絲絲入扣，二人相視垂首，互道一聲：「慚愧！」

微頓，方少飛說道：「那麼，以後我們該當如何面對王立等人，請兩位前輩示下？」

布笠人胸有成竹的道：「能勝則戰，不能勝則退，避强襲弱，各個擊破，集小勝爲大勝，切忌貪功躁進，務須自惜有用之身，須知妖婦勢力强大，非一蹴可就，必得徐圖發展，以竟全功。」

扶正一下布笠，繼又說道：「當然，這只是原則，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不必一定要墨守成規，端視當時的情況，靈台運用，不要放過任何可以削弱妖婦實力的機會，更不要輕易置自身於百死不生的險地。」

此乃經世之言，二人牢記心頭，奉爲圭臬。

到這個時候，林玲才有機會問到林家的事，道：「我們家的情形又怎樣？」

布笠人慨然一歎，道：「很不幸，林大學士也被捕下獄了，令堂等人則安然無恙。」

女孩子家畢竟比較軟弱，林玲芳心大亂，珠淚滾滾。

方少飛愁雲滿面的道：「兩位老人家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布笠人道：「現在情況不明，是否有立即的危險，尙難遽下斷語，但方御史與林大學士都是朝廷重臣，萬德山父女再囂張跋扈，於理也不敢私刑了案，必得經過有司審理方可定讞。不過，話又說回來，你們今後行事，尤須特別小心，要是有什麼把柄落在他們手裏，事情就會變得萬分嚴重。」

南僧無心也正容說道：「問題的關鍵，在小施主自身，萬一不幸被擒，就可以坐實方御史的罪，所以，方少俠要特別當心。」

方少飛唯唯應諾道：「不管兩位老人家有沒有立即的危險，爲防夜長生變，總得設法施救才行，不知兩位前輩有何奇策妙計？」

布笠人略一尋思，道：「萬德山位高權大，萬貞兒恃寵驕橫，想不出有那一位可以說得上話，看來只有一條路可走。」

方少飛道：「那一條路？」

「由你親自去見皇上。」

「這怎麼可能，皇上深居後宮，如何見駕？」

「你可以闖宮。」

「紫禁城全在萬貞兒股掌之中，强行硬闖，豈不有違先生避强原則，萬一失手被擒，事情可能更糟。」

林玲亦持反對態度，不希望方少飛輕涉險地。

南僧無心則似是另有神機妙算，笑而不語。

布笠人道：「老夫既有此議，必會在紫禁城內安排一個接應你的人，保證萬無一失。」

方少飛道：「是誰？」

布笠人道：「你猜猜看。」

「莫非是白煞鐵虎？」

「鐵老頭正在療毒，自顧不暇。」

「那會是誰，在紫禁城裏，除了朱祐楨、王立、張敏，甚或再加上萬家棟外，實在想不出誰會有這麼大的能耐。」

「正是張敏！」

這話好像是在大雪紛飛的冬天聽到春雷，幾乎不可能的事，林玲道：「弓先生不是在開玩笑吧，張敏是個無惡不作的小人，他會作善事？」

布笠人道：「不錯，張敏是個無惡不作的小人，小人都有一個毛病，貪，愛雪花花的銀子，過去，老夫有很多不易得到的消息，都是向張敏買來的。」

經布笠人這麼一說，二小興趣陡增，林玲道：「嗯，這的確是一條絕妙好計，買通張管事，就可通行無阻，只要能夠見到皇上，兩位老人家，就有救了，我也要去。」

南僧阻止道：「玲兒，皇宮大內，戒備森嚴，雖說有人引領，仍將險阻重重，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凶險，人越少越好，不可以。」

布笠人怕她難堪，補充說道：「神僧甚少北來，也還沒有見過令堂大人，林姑娘理當盡地主之誼的，還不快領着老禪師去見妳的家人。」

林玲心想：「說的也是。」跟方少飛說了幾句小心謹慎的話，領着南僧先行離去。

入宮之事，必須預作安排，找張敏免不了還得費一番口舌，布笠人告訴方少飛，要他在起更時分再至紫禁城外看動靜，並約定好連絡暗號，入城地點後，亦告分手離開。

方少飛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家，見到了母親與哥哥。

三個人擁在一起，又是喜，又是悲，又是笑，又是哭，連他們自己也分不清，究竟是喜？是悲！是該笑？還是該哭？

笑聲之中，淌着辛酸的眼淚，悲戚之中，別有一番喜悅。

許久許久之後，方夫人才說道：「孩子，你爹出事了，你知道嗎？」

方少飛抹了一把淚，道：「弓先生巳經全部告訴我了，都是孩兒不孝，使爹受累。」

方夫人扶正他的頭，替他擦乾眼淚，以堅毅的語氣說道：「少飛，你做的並沒有錯，你爹被捕前還一直稱讚你，說你是我們方家的好子孫，我們方家以你爲榮，萬家父女飛揚專斷，恣意橫行，早該有人出來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

方少飛道：「但是，爹怎麼辦？」

一提起丈夫來，方夫人便悲不自勝，忍不住又淌下兩行熱淚。方少俊歎一口氣，道：「很糟，該求該請託的，我們差不多都求過請託過了，目前連爹被囚禁在那裏都不知道，據幾位大人的看法，此事必須面見皇上方有獲釋的希望，爲此，我與娘還特地跑了一趟恭親王府。」

恭親王朱見璭是憲宗朱見琛的胞弟，都是朱明血脈，自非一般大臣可比，方少飛精神一振，道：「王爺怎麼說？」

方少俊道：「王爺對萬貞兒父女，素極不滿，對父親則甚爲器重，聞聽之下，大感憤慨，當即進宮見駕，欲找皇上理論，但却被萬貞兒的爪牙，設詞攔阻，未能如願。」

盛怒之下，方少飛的臉都氣白了，道：「萬貞兒好跋扈，連恭親王也敢擋駕，簡直太可惡太可惡了！」

方夫人道：「少飛，這幾年來，弓先生常來我們家走動，你在外面的一切我們都知道，這位弓先生向來神通廣大，能知人所不知，可有營救你父親的好法子？」

方少飛將小廟之事，說給母親聽，道：「起更時分，大概就可以分曉，如果弓先生安排妥當，也許孩兒今夜，就能進宮見駕。」

方夫人自然欣喜莫名，一聽說愛子馬上就要走，忙不迭的至廚下做了一些可口的點心，親自督促着方少飛吃下去。

歡樂的時刻總是短暫的，起更時分轉眼將屆，於是，方少飛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去了。

臨別，方夫人爲了買通張敏，還特地將家裏的一些積蓄拿出來，交給方少飛，叫他轉交張敏，以期能順利的見到皇上，救出方御史。

告別家人，來至紫禁城外時，更樓上剛剛傳出一更一點的梆聲，方少飛昂首上望，在約定好的那個地方，一個城垜子口上，却沒有發現預期的暗號——一個香火頭。

沒有打出暗號，就表示張敏不在城垜上，張敏不在，方少飛就無法入宮。

當然，憑方少飛此刻本事，一堵城牆還難不住他，但一波未平，他未敢造次。

只好退立在護城河邊的一個五道廟裏，敬候佳音。

夜巳深沉，萬籟俱寂，路上行人絕跡，却聽到一陣脚步聲遠遠傳來。

憑經驗，方少飛聽得出來，來人舉步沉重，似非普通人物，而且步履踏沓，絕非一人。

才掩好身形，沿着護城河，便行來三人。

方少飛不看還好，一看之下，臉色大變，原來是北毒石天，與百毒公子江明川，另外還有一個身著朝服的人，他不認識，從他們談話中得知是太醫郝柏柳。

郝柏柳由於心術不正，常常做一些害人的勾當，所以外邊的人都叫他「好不了」，即使在朝中亦甚少有人找他看病，倒是頗得萬太師父女的青睞，有不少忠臣義士，嬪妃宮娥，就是假他之手被萬貞兒毒斃的。

而他用毒手法則是承自北毒的衣鉢。

方少飛特地多看了好不了幾眼，暗道：「在北京城這傢伙聲名狼藉，是一個趨炎附勢的十足小人，看來北毒此來，也準沒有什麼好事。」

心裏這樣盤算，便格外注意他們的談話，只聽郝柏柳眉飛色舞的道：「師父，這件事如果成功，對大家都有好處，徒兒斗胆建議，希望你老人家的姿態不要擺得太高。」

北毒「嗯」了一聲，道：「這個爲師的知道，只要能達到目的，其他的概不計較。」

好不了乾咳一聲，藉以清一下嗓子，道：「彼此互利互惠，各取所需，這件事八成可以談得攏，屆時師父稱老人家就可以超出南僧、東丐、西仙，成爲天下第一了。」

「天下第一」這是武林中人最嚮往的事，北毒聞言不禁有點飄飄然，乾笑兩聲後道：「柏柳，果能如此，你得第一功，爲師的會重重賞你，但不知事情可連絡妥當？」

好不了雙眼一翻，道：「都安排好了，太和殿側會有人等着咱們。」

百毒公子江明川道：「郝師兄，聽說方少飛這小子，也到了北京，是否確有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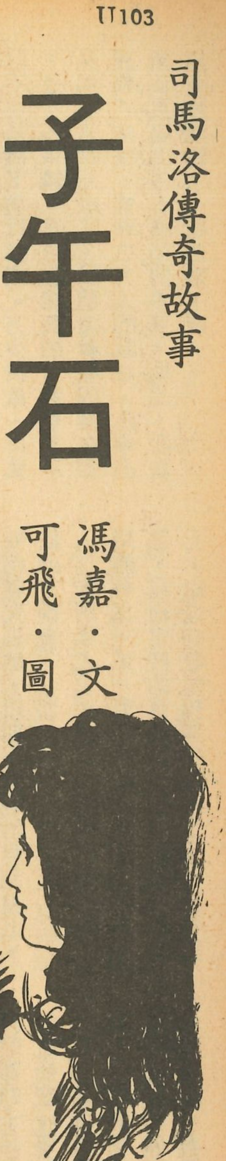
郝柏柳道：「確巳到達，在青龍鎮外還殺了好幾個人，娘娘大爲震怒，巳將他老子抓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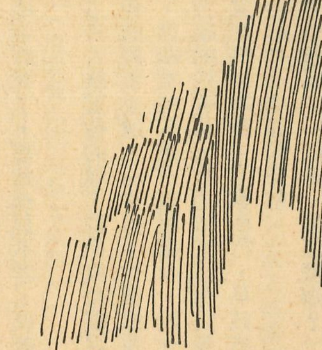
江明川道：「這小子現在何處？我要找他算一筆舊帳，在流沙谷上了他的惡當，差點丢了命。」

郝柏柳道：「關于流沙谷的事，下午就聽師弟說過了，後來因故打了岔，到底有沒有渡過流沙河，得到眞經上册？」

江明川道：「別提了，這事說起來有多窩囊就有多窩囊，過不了流沙河不算，還受了黑煞龍飛一頓奚落，幸好河邊有條籐葛，大家總算逃得一條命。」

（未完・十四）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你虞我詐　明縱暗追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鈴找劉耀柱的下落，來到他居住過的村屋，原來科學家也玩弄迷信手段耍弄村民，林鈴幾乎吃虧，被村民圍攻，才知道他們認爲她破壞風水屋所引起，眞使林鈴啼笑皆非，無功而回。另外一組人是莫先生的手下，亦找到了另一個劉耀柱可能躲過的地方，因中了毒烟而入醫院診治，但不會致人於死，眞是惡作劇之極，雖然他到處躲竄，結果却被黑鯊查出他的住處，黑鯊也中過他的烟毒，這回扮成送貨員直入屋內，也幾乎中了他的機關埋伏，經過苦纏卒將他捉回去。經過警方追查送貨失踪的人員和車子，莫先生和司馬洛才知道這回事……

「蘇美英的提供，」李敏問，「還未曾讓我們找到任何一個藍星公司的人？」

「找不到，」林鈴搖頭，「藍星公司的人當然沒有需要再與她接觸，而她死去了的那個男人阿洪，顯然是經過好一番轉折才與藍星公司接觸到的，這一番轉折之中，那個關鍵的人物，並沒有找到，這個人很可能已經躲了起來，或者已給殺掉滅口。」

「在蘇美英的身上調查簡直是浪費時間，」李敏說：「殺阿洪的人是黑鯊，黑鯊才是最重要的，而黑鯊這個人亦是不會滅口的，所以我們實在最應該集中精神去找尋黑鯊。」

「我也是正在這樣想，」林鈴說：「黑鯊已經捉到了劉耀柱，他現在是有空了，而傳說沈自重與我們妥協，出賣了藍星公司。當然實在並非如此，但是藍星公司方面則很難放心，而到底沈自重曾經是藍星公司的要員，他知道很多內幕，現在的藍星公司亦不敢肯定究竟他知道多少，因此藍星公司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應該就是殺他滅口，既然現在黑鯊有空了，這個任務就應該是交給黑鯊來執行！」

「老天！」李敏說：「既然是這樣，我們還留在這裏幹什麼？快去保護沈自重呀！」

「我們就是這樣想，」司馬洛說：「而且，沈自重還是一塊很好的香餌，我們可以用沈自重釣到黑鯊這條大魚！」

× × ×

他們三個人在最短的時間內回到了沈自重的家的附近，他們並沒有與沈自重聯絡，亦沒有去找沈自重，他們祇是在沈自重那座住宅附近的山野間視察着，了解清楚這個地方的形勢。

沈自重顯然亦知道自己目前的處境是不妙的，因此他索性不出外，天天都是躲在家裏，要殺死沈自重，似乎就必須在他的屋子附近想辦法。

司馬洛拿着一副望遠鏡，向沈自重的住宅裏張望，他看見沈自重正在園中作着黃昏的跑步，老是躲在家裏，沒有運動的機會，沈自重顯然就是要藉着跑步來補充運動了。

林鈴說：「似乎最容易的辦法就是在這裏用遠距離步槍射他！我們在這裏開槍，就可以把他射死。」

「沒有那麼容易，」司馬洛說道：「在遠距離射一個固定的目標不難，但是跑步的人是一個急促移動的目標，就不易射中！」

司馬洛也是講得沒有錯的，在跑步之中的沈自重並不是一個容易射中的目標，而且可以射擊的時間並不多，有些時候，他跑在屋子的這一邊，就給花園的圍牆擋住了。

另一些時候，他跑在屋子的另一邊，當然就是給屋子擋了，亦有一些時候，他還是給樹木擋住了，可以眞正射擊的時候並不多，而且，假如黑鯊要用槍暗殺他，那却又是與練靶不同的。

練靶一槍不中，可以再來，再試，試到成功爲止，要暗殺一個人是不能夠如此，一槍不中，被暗殺的人醒覺了，就不會再出現在那裏等你射，而且亦會加緊提防或者實行反擊。

他們看着的時候，沈自重一轉，就跑回屋中，看不見了，他這段跑步的時間並不長的。

李敏說：「他這樣跑步還是很危險的，我看，我們也許應該提醒一下他，戒除這個壞習慣。」

司馬洛搖搖頭：「我們不要提醒他，因爲我們不是來提醒他的。我們要找到黑鯊，而他就是餌，假如他提防，他就不是餌，這條大黑鯊也許就不會上當了！」

李敏瞥了司馬洛一眼。司馬洛這個提議好像是殘忍一點，但是，他們是來辦事的，不能夠太講人情，而且，捉到黑鯊，也的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假如讓沈自重冒一點險而能使更多無辜的人不致犧牲性命，這也未嘗是不值得的，於是她不做聲。

他們繼續在那裏視察着，細心地觀察每一個地方和每一個角度。他們此時是在把自己假設爲黑鯊，要謀殺沈自重。他們已經斷定了由於沈自重不肯出外，所以要謀殺他就只有用從遠處放槍的方法。但是在什麼地方放槍呢？

「這裏，」司馬洛後來在一座小山崗上停了下來，說：「這裏是一個最理想的地方了！」

「我也認爲是如此。」林鈴說。

「這個倒是英雄所見略同了，」李敏說：「我也是這樣想的。」

這個地方果然是一個最理想的地方，因爲角度適合，可以用槍瞄準屋子的每一個窗口，那是說，屋子朝着這一邊的每一個窗口，而這些全是較爲重要的窗口。單單一個地方，當然是不能瞄準屋子的四邊的每一個窗口的，充加量也是只能從一個斜角度瞄到兩邊吧了。

這裏可以瞄準沈自重的睡房窗口，亦可以最有利的角度射擊跑步的沈自重——假如黑鯊決定在沈自重跑步的時候下手的話。

「從現在開始，」司馬洛說：「我們就要廿四小時，不停輪班監視着這個最理想的地點了——假如黑鯊來，我們就會知道。雖然這似乎是近似守株待兔，但是目前我們是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李敏又舉起望遠鏡來向沈自重的屋子望去。這時天已經黑了，睡房的窗口正亮着燈光。李敏忽然啐了一口，把望遠鏡放下來。

司馬洛也舉起望遠鏡看看，格格笑起來。

他看見原來沈自重正在房間裏擁着一個女人，親熱得很。他笑着說：「這個人眞風流，這也許算是飯後的運動吧！」

「他這個人怎麼了？」李敏說：「難道他還沒有受過教訓嗎？」

「男人是這樣的了，」司馬洛說：「他年紀已經不輕，實在也是應該爭取一下享受，而目前，這是他唯一可以得到的享受！」

「你們男人，都不是好東西！」李敏說。

林鈴的腦子，則是從來都能夠向更實用的方面去想的。

她說：「他不出外，這女人是哪裏來的呢？」

「他的一個保鑣出去替他帶回來的，」司馬洛說：「也許這是危險的事，因爲可能帶回來一個危險的女人，不過，他與他的保鑣都不是笨人，他們是會小心選擇的。而且，既然目前我們要提防的人乃是黑鯊，那麼，我們就不必提防一個女人了，因爲黑鯊做事喜歡自己做，他是不會叫一個女人替他的。」

司馬洛還是拿着望遠鏡，好像在看得津津有味似的，李敏一手把他的望遠鏡扳下來，喝道：「好了，別看了！」

司馬洛祇是在吃吃笑着。

林鈴說：「我們也得走了，留下他們看守着，我們去吃一頓晚飯，然後再回來商量如何輪班看守吧！」

他們還帶來好幾個莫先生的手下的。

× × ×

事實上，黑鯊此時亦並未動手對付沈自重，他不過是剛剛把劉耀柱帶了回去罷了。

劉耀柱在昏迷之中醒過來，霎着眼睛。黑鯊在他的臉頰上再輕摑了兩掌，使他加速脫離昏昏然的境界。

假如不是黑鯊用掌摑他，他是會昏睡下去，還要很久才醒過來的。

劉耀柱忍着頭痛，極力去企圖記憶他在失去知覺之前所發生的事情。

黑鯊把他揪起來，遞上一杯飲品。劉耀柱喝下去了。假如他拒絕渴，黑鯊是會硬灌下去的。

這杯飲品對他的頭痛是有帮助，對他的恢復清醒亦有帮助。尤其是他看見黑鯊，就更容易記起失去知覺之前發生了一些甚麼事情。

他記得黑鯊用大貨車把他運到海邊，搬上一艘船，便給他嗅嗅一瓶藥，使他暈過去。現在他已經不是在船上了，這裏並不搖擺，亦不是船的佈置。

「你已經睡得太久了，」黑鯊諷刺地微笑着說：「你使我們的老闆卜可夫先生等得很不耐煩！」

劉耀柱嘴唇一動，要說一句什麼，這時卜可夫就走進來了。

卜可夫身材高大，有一頭金色而帶棕的頭髮，頷下的鬍子亦是相同顏色，修剪得很整齊，像一個十九世紀的西方貴族，亦有那種翩翩風度。

不過未見過他的人可能會被他這外表騙倒，劉耀柱則是不會被騙倒的，因爲劉耀柱認識他。劉耀柱知道這風度翩翩的外表下面是藏着十分兇殘暴躁而又刁鑽的性格。

卜可夫摸摸鬍子，對劉耀柱微笑：「呀，你回來了，你是不是要告訴我，你並不是逃走，你祇是迷了路？」

「別玩遊戲吧！」劉耀柱頹喪地說。

「我問你一個問題！」卜可夫忽然暴跳如雷地大聲吼叫，暴躁的性情迅卽流露出來了，「我要得到回答！」

「不，我不是迷了路。」劉耀柱說：

「我祇是逃走！」

「爲什麼？」卜可夫又吼叫着問。

卜可夫這個人講話的習慣很奇怪，他有着奇怪的口音，而講話有時加進一些英文，有時加進一些德文，有時又加進一些法文，假如不是習慣了，要聽懂他講什麼也並不容易。

「總之你把我捉回來，我輸了，你贏了就是了！」劉耀柱說。

「我問你爲什麼，你就回答我爲什麼！」卜可夫大聲吼叫道：「不要改變我的問題。」

劉耀柱無可奈何地聳聳肩。「我是想自己吞沒！」

「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呢？」卜可夫又問道。

「這是一件寶貴而重要的東西，子午石，」劉耀柱說：「誰不想要呢？」

「但你拿去有什麼用？」卜可夫問。

「可以發展的可能性很多，」劉耀柱說：「簡直可以窮你之想像！」

「但是一切都是要有我才能發展呀！」卜可夫說。

「我現在明白了，」他雖然也是一個脾氣相當古怪而固執的人，但是他也知道，在現在這個時候，把自己的眞正感覺說出來，未必有利於保存自己的生命。

他實在是爲了不滿意卜可夫殺人的手段，他的老友占如森可以被殺，下一次他自己亦可以被殺的。

「你實在是另外還有後台，」卜可夫的眼光充滿懷疑地轉動着，「你是給別人收買了！」

「沒有這樣的事情！」劉耀柱說。

卜可夫的手一閃，就從上裝的下面拉出了一條捲起來的皮鞭，而冷冷地說：「我看，你最好還是坦白一點，招供出來。誰？」

「沒有！」劉耀柱說：「還有誰可以比你成爲更好的後台！」

卜可夫的手快速地一動，鞭子便揮出去。

劉耀柱祇有時間閉上眼睛而來不及閃避，鞭子的尖端便已經到了他的臉前。不過卜可夫原來却又並不是眞要打中他。鞭差一點點才到達他的鼻尖，又扯回去，在空氣中發出「拍」的一聲響。

卜可夫哈哈大笑起來，劉耀柱冒了一額的冷汗，慢慢地把眼皮再張開來。

「怎麼樣？」卜可夫又喝叫着問道：「是誰？是誰把你收買了？」

「沒有人！」劉耀柱搖搖頭說。

卜可夫却是不肯相信他的話。卜可夫的鞭子又再度揮動，在劉耀柱的頭髮上擦過，捲住了床頭几上的一隻杯子，把那隻杯子扯得飛了起來，撞到牆壁上，「嘩啦」一聲碎掉了。

這隻杯子就差點擊中了黑鯊。

黑鯊搖搖頭，不覺得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便退出房外去，再度把門掩上。於是房間裏就祇剩下劉耀柱和卜可夫兩個人。

剛才那隻杯子的飛走，也使劉耀柱心驚肉跳，跳離了床上。卜可夫又把手中的皮鞭揮得拍拍地響着，吼叫道：「我要把你殺掉！」

劉耀柱恐慌地說：「不……不要！不要……」

他不相信卜可夫會把他殺掉，不過以卜可夫的暴躁難測，把他鞭打得遍體鱗傷，則未必是他做不到的事情。

「你這忘恩負義的狗！」卜可夫吼叫着，鞭子揮動，擊在劉耀柱脚邊的地板上，又發出刺耳的「拍」一聲，這使劉耀柱恐懼地一跳跳起來。

卜可夫目露兇光，把鞭子收回去，又揮過來。劉耀柱可以看到鞭子的來勢，因此也本能地一跳而閃避。

卜可夫就是這樣一鞭一鞭地揮過去，沒有一鞭打中，但是每揮一鞭就使劉耀柱跳一跳。其實卜可夫的鞭法，並不是那麼差。就是鞭法平平的人，揮了這許多鞭，亦是會幸運地誤中的。

卜可夫却一鞭都打不中，這才是顯出他的鞭法高明。他根本就不是要存心打中劉耀柱，而是要把劉耀柱嚇得隨他的鞭子跳舞。

善用鞭子的人也稱這爲「鞭子舞」。他就是特意讓劉耀柱看得到鞭子的來勢，使劉耀柱迫得逃避。假如鞭子太快，劉耀柱反而不會避了。

劉耀柱不停地跳來跳去，而跳是比揮鞭吃力的。終於，他力盡在地上坐倒，喘着氣，軟弱地說：「不要！」

卜可夫再揮一鞭，這一次鞭子則是軟軟地揮過去，並不痛，祇是纏住了劉耀柱的頸子，他拉動鞭子，劉耀柱也祇好沿着鞭子的拉勢爬動，爬到卜可夫的跟前。

「好了，」卜可夫說：「現在回答我的問題！誰？是誰收買你的。」

「別那麼多疑好嗎？」劉耀柱說：「沒有人收買我，假如有的話，你也不會那麼容易捉得到我了！」

「好吧，」卜可夫點點頭。「我相信你！經過了這一次之後，你也不會再亂打主意了吧？」

劉耀柱聳聳肩。「我現在也的確是開始後悔了。」

「好。」卜可夫說：「告訴我，你的研究的成績如何了？」

劉耀柱揮手。「黑鯊不是把我的東西都搬回來了嗎？」

「我問你進度如何，你回答我，」卜可夫說：「我自己看出了什麼，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有了一定的進度，」劉耀柱說：「你聽過了黑鯊的報告，大概也巳經知道了。我大致上巳經能夠控制這些東西的反地心吸力！」

「很好，很好！」卜可夫的心情似乎是瞬息萬變，現在又開心地揮着手說：「這是最好的發展了。你大概也肚子餓了吧，弄點吃的東西給你再說。」他提高聲音叫道：「黑鯊！黑鯊！」

黑鯊又推門進來了。卜可夫說：「你替劉博士拿點吃的東西來。」

「我？」黑鯊大爲不服，因爲這不是他這一級的人做的那種工作。

「你怎麼了？」卜可夫瞪着他，「現在是我叫你做事！」

「你叫厨子做好了，」黑鯊說，「假如由我做，我就是懂得開罐頭而已！」

「總之去弄來好了！」卜可夫不耐煩地說。他其實也並不是有意屈辱黑鯊而叫

黑鯊去做，他祇是不想浪費時間。

食物由僕人送來，劉耀柱一面吃着，一面繼續講他的研究的發展。

正如林鈴他們所料，利用子午石，是可以製造出一種反地心吸力的物質。劉耀柱與巳經死去了的占如森，都是一直在研究這個。

首先是占如森在格蘭飛機廠中研究出來，他發覺他一個人的知識不夠，所以找劉耀柱一起共同討論。那時劉耀柱巳經受聘於卜可夫，占如森却並不知道。劉耀柱也把這個秘密向卜可夫透露了。他相信這件事情研究成功，是可以向卜可夫賣得很高的價錢的。卜可夫果然大感興趣，而且巳經在計劃如何把格蘭飛機廠中的子午石偷出來。

此時，他就聽到另一個人亦拾到了另一塊子午石，企圖出售的消息，他就連忙叫黑鯊去買下來。於是，卜可夫這裏的科學家實驗室中，亦有一塊子午石可供研究了。

但是占如森却並不知道這一點。劉耀柱一面在研究，一面與占如森交換心得。

他們發覺，把子午石割下來小量，燒熔了之後就會成爲膠狀，這種膠在燒熔了之後却是冷却得相當慢的，而把這膠塗在一件物體上，就會發揮反地心吸力，使這件物體升上天空。

最難控制的就是如何把這些膠保留着。因爲這膠本身是上升力很强，譬如說，燒好了一大瓶膠，那根本就沒有地方可以安放。即使是放在一隻很大很重的瓶子裏面，膠亦一定會把瓶子帶着飛升的。

事實上也根本不能弄一大瓶，因爲一熔成了一點點膠，就馬上飛升了。劉耀柱與占如森在格蘭機場裏把天花板打得滿是洞，就是這個緣故。一熔成膠，那膠就馬上飛升。

那一次，劉耀柱到那零件倉庫去試用一下，試試使一件更大更沉重的東西飛起來，就在一件沉重的零件上熔下了較爲大量的膠，竟然使那零件像炮彈似的射上去，連桌子亦帶上了太空。

自然，就是因爲子午石有如此强大的上升力，才是可貴的，否則就也不怎麼值得研究了。

問題是如何能夠操縱這些上升之力，使之能夠作爲己用。

卜可夫決定把格蘭飛機廠那一塊子午石亦奪取過來，便派人去和占如森商量，收買他，答應付出很高的代價，祇要占如森帶了子午石出來加入他們，在那裏繼續研究就行。

但是占如森堅決拒絕了。

但是當卜可夫作出一個提議的時候，對方是不能夠拒絕的，因爲只有另一個選擇，而這另一個選擇就是死亡。

尤其是凡是卜可夫提議的事情都是要守秘密的，拒絕的人難望肯守秘密，所以，就要殺掉滅口，占如森就是這樣給殺掉了。

卜可夫却並未告訴劉耀柱，他只是說巳經把叫占森捉了起來，慢慢企圖加以說服。而占如森不能出現，就必須由劉耀柱冒充他，回到格蘭飛機廠去上班，免人生疑。

劉耀柱既然要到飛機廠去上班，就沒有空去參加「說服」占如森的工作。不過日子一久，他全無占如森的消息，而占如森的性格他是明白的，於是他就知道情形不很妙了。

但他還是忍着。他也利用格蘭飛機廠的優良設備繼續研究。

後來，在零件倉闖了禍，他就連忙帶同子午石逃了。他不想逃回卜可夫那裏，所以躲了起來，果然他跟着就聽到了占如森的屍體被發現的消息，就更沒有意思再回去爲卜可夫賣命了。他並且亦提防黑鯊追捕而設了許多拒敵的陷阱。

現在，他把卜可夫帶到藍星公司的科學研究室中，摸着那塊子午石，說：「我大致上巳經研究出了如何控制這反地心吸力的方法了。基本上乃是份量的問題。用的份量太多，上升力太强。我們都知道，這東西在熱時就輕，冷時就重，熔了之後，却乾得很慢，雖然不冷，然而只要在未乾之前就仍有上升之力。乾了之後，上升之力就會消失。因此用得太多，會把東西推到太空，那時乾了，東西巳不會跌下來。假如用很少很少的份量，上升之力大致與物體的重量平衡，就可以使物體在空中飛行，在膠乾了之後，這件物體才會跌下來。這一點，我在那隻牛的身上巳試驗過，在黑鯊的車子上亦試驗過了。」

「你的秘訣是怎樣的呢？」卜可夫以凌厲的眼光注視着他問道。

「首先，」劉耀柱說：「把這些東西先磨成粉，而在粉之內另外加上一些化學物品，這是爲了使它容易燃燒。」

他伸手從架子把一瓶一瓶的化學物品取下來，一面說着：「例如這些，這些，這些。」這些藥瓶，都是從他藏身的屋子裏搬來的，所以要拿的都有，「然後，每用一次，祇取其中少量混合物的石粉燒熔。如此，就可以隨便携帶，隨時使用，不必担心在製造了大量膠質之後它會自己飛走了。」

「隨時使用，就要隨時燃燒，」卜可夫說：「也許，秘訣就是在這裏？」

他把一隻圓筒遞上，這隻圓筒，也就是收藏在劉耀柱藏身的那屋子廳中的地板下面，弄得地板升起而使黑鯊非常狼狽的一隻，黑鯊亦把它帶來了。

「是的，」劉耀柱說：「就是這個，這個東西——你沒有拆開過。」

卜可夫狡猾地微笑着，說：「你是我們的專家，沒有你動手，我們又怎麼敢亂來呢？」

「這圓筒是用電控制的，」劉耀柱進一步解釋道：「亦可以改爲用電池，因爲需要用的電力不强。電力的主要用途乃是生火，裏面的粉質，一開掣就會噴出來，經過一條高熱的小管，高熱就是由電力產生的，於是到噴出筒外時就變成了熔液，這熔液射在一件物體上，馬上就可以發揮反地心吸力，而馬上使這件物質升起來。物體重就多用一些、物體輕就少用一些。重要的就是在未使用之前不會有隨時升空，而無法儲藏在地上之效。」

「很好，」卜可夫欣賞地點着頭：「

這辦法很好，而你已經在黑鯊的身上實驗過了。」

「大致上就是如此，」劉耀柱說：「更詳細的用途，我會再加以發展的。既然現在已經掌握了要訣，發展起來不是一件難事了。」

「好，好！」卜可夫的嘴臉現在又與用鞭的時候大爲不同，顯得很親熱了，「你安安心心在我這裏工作好了，你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不過，你的工作却必須做得快！我是要趕一個時間的。」

「但是，」劉耀柱說：「你得告訴我，你究竟要作一些什麼用途，我才有一個研究的方針呀！」

「你現在的方針就是最佳的了！」卜可夫說，「用個可以控制份量的圓筒噴出來。你試試製造一種能讓人佩在身上的圓筒吧。這樣，一個人就可以飛行了。你明白嗎？這不是用噴射筒，噴射筒是難以控制的。這是像浮筒一樣，浮起來就不會使噴射筒那樣，噴得亂射一通！想想看！人可以浮在空中，隨心所欲地任意飛行！」

劉耀柱却不表樂觀地皺起眉頭，說：「這個想法雖然是不錯，但是你却也不要忘記，這些材料是有限的，子午石，用完了之後就沒有了，不可能再找到！」

「誰要有不盡的來源？」卜可夫說：「我心目中亦不過祇是希望用一次罷了，這個玩意嘛，也是給人熟悉了之後就不好玩的！」

「好吧，」劉耀柱說：「但你究竟打算做一些什麼事情呢？你得把計劃告訴我，這樣我才容易做工夫的。」

「你用不着知道我的全盤計劃，」卜可夫搖着頭，「在計劃實行之前，誰都不能知道我的計劃的全部。因此目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如何精密地控制份量，使一個人能夠隨心所欲的飛行，同時並且把子午石全都磨成可以應用的粉狀。」

劉耀柱嘆了一口氣，點點頭說：「好吧！」

「現在就開始工作！」卜可夫拍拍他的肩說着，便走出外面去。

外面，黑鯊看見卜可夫出現，便站了起來，跟在卜可夫的身邊，與卜可夫走在一起。

卜可夫說：「我要你殺一個人！」

「劉耀柱？」黑鯊問道。

「不是！」卜可夫說：「是我們久已不見的老朋友沈自重。」

「他？」黑鯊說：「爲什麼呢？」

卜可夫側過頭來，陰陰地看看他，說道：「怎麼了？你做這種事情，一向都不問爲什麼的呀！」

黑鯊聳聳肩。「但是你却從來總會告訴我爲什麼的。你並不是一個會畏首畏尾的普通客戶，假如能讓我把情形了解清楚，做起事情來也會順利得多！」

「傳說沈自重洩漏了我們的秘密，」卜可夫說：「在他未曾把全部都洩漏出來之前，還是把他殺掉爲佳。」

「但是，」黑鯊說：「他並沒有參與這件事情，我們也沒有跟他接觸過，他這個人，能夠知道多少呢？」

「他這樣一個人，」卜可夫說：「誰知道他會知道多少？把他殺掉，我們就可以肯定了！」他一撫自己的鬍鬚，「而且，我亦是很希望殺死他。殺死他乃是一件樂事！我一向討厭此人。」

「好吧！」黑鯊無可不可地聳聳肩。

「而且，」卜可夫又說：「沈自重躲着的那個洞，距離我們又是很近的。」

× × ×

由於沈自重並不是一個正在逃亡的目標，而是固定在那裏，所以黑鯊要調查起來亦是並不困難，他不必親自去看，從一些比較普通的情報來源亦可以問出，目前的沈自重是正在躲了起來，躲在家中不敢出來。當然，沈自重是不可能永遠不出來的，他可能有一次會有重要的公事，非要親自出外一次不可。

但是，祇是在等着他出來並不是一個好辦法，這是可能要等很長時間的，所以黑鯊決定採取主動。沈自重既然留在家中，那就想辦法當他在家中時殺他好了。

不出司馬洛他們所料，黑鯊果然是開着車子到沈自重的住宅附近探察了兩天，看清楚沈自重的住宅周圍的地勢。

他開的仍是一部黑色的車子，不過却不是以前的那一部了，也沒有以前那一部那麼豪華。他仍然是那麼喜愛黑色和喜愛豪華，可惜一時之間不能再添置一部那麼理想的豪華汽車。

司馬洛他們是早已分佈好了，在一些非常有利的地位在監視着，監視來察看的人，他們已經發現了黑鯊來觀察了，却沒有即刻動手。

有一次，黑鯊下車爬上一座山坡觀察的時候，他的長距離望遠鏡步槍的望遠瞄準鏡並且看到了黑鯊，十字綫亦已交叉在黑鯊的身上，祇要一扳機槍，就可以把黑鯊殺掉。

那一次是在黑鯊從山坡上看到沈自重在園內作黃昏跑步的時候，當時黑鯊是可能取出槍來向沈自重射擊的。

假如是如此，司馬洛就逼得放槍了。但黑鯊又並沒有如此做。顯然黑鯊亦是認爲在這個時間開槍是不大有把握的。

黑鯊沒有動手，司馬洛也放他一馬。

黑鯊看清楚了之後又開車走了。

「豈有此理！」李敏不服氣地說：「讓他多活了許多時間！」

司馬洛和林鈴都祇是微笑而不做聲。

其實李敏亦是知道，殺死黑鯊是沒有什麼大用處的。他們並不是要殺死黑鯊，而是要查出卜可夫的總部的所在。

黑鯊死了，就不能招供出來」，即使把黑鯊活捉，黑鯊這個人也未必肯招供，因爲此人虛榮心很强，會是寧死不屈的那種人，而到黑鯊肯招供時，也許會已過了很長的時間，找到去時，卜可夫可能已經逃掉了。而且，黑鯊這個人要活捉亦是並不容易，他是很可能會寧可與你同歸於盡的。

所以，他們祇是等。

黑鯊活着是總會回到卜可夫的總部去的，那時就可以把他們帶去了。

黑鯊在那山坡上看了一陣之後，便在車子上一靠，閉上了眼睛，瞌睡起來。

「唔，」司馬洛說：「看來他是要等天黑之後才動了。他就在這裏等天黑！」

「也許我們都猜錯了！」林鈴說：「

他並不是到那座我們認爲最理想的山坡上行事。」

此時黑鯊的確不是在他們選定的那座山坡上。

「也許，」李敏說：「黑鯊並不是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聰明的一個人。」

「亦可能是因爲，」司馬洛說：「那麼理想的山坡有一個不理想的地方，就是車子不能開上去。」

這個推論，表面看來似乎是正確的。

也許，黑鯊就是因爲不能夠把車子開上那山坡上面放棄不採用。殺了人之後是要逃走的，開車逃走，就比較步行逃走方便得多。

但是，李敏也馬上指出這個推論的不對之處。李敏說：「他的車子所停的那個地方，並不是很方便射擊的呀。現在沈自重是在睡房裏面，他所在的地方却是射不到睡房的。」

「也許他是另有計劃。」司馬洛說：「不過不要緊，我們隨機應變好了。」

他打了一個呵欠，靠在他們所坐的車子的座位上，望遠鏡亦放了下來，說：「有什麼進一步的動靜，再通知我好了！」他索性閉上了眼睛。

李敏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這個人是眞古怪的。需要緊張的時候，他却偏偏是懶洋洋的。假如有突變，他的反應可能不夠快。但是，林鈴對於司馬洛則是比較有信心的。

她知道司馬洛這個人是不會無故懶洋洋的，一定是早已胸有成竹的。他做事甚少有差錯，他的紀錄就足以證明了。

他與林鈴兩個人祇要繼續監視着。

其實，在另一些更遠的地方，亦是同樣有一批莫先生手下正在監視着的，假如要捉黑鯊的話，黑鯊可以說眞是插翅難飛的。

黑鯊此人一生精明，但這一次是第二次棋差一着，給人家料到了他是會走哪一步棋子。

第一次，他亦是給莫先生的組織先一着。似乎莫先生的組織乃是他的尅星。

過了一陣，司馬洛還是閉着眼睛問：「他下車了沒有？」

「沒有！」林鈴回答。

李敏則是不耐煩地用手中的槍柄向他的座位的靠背上撞了一下，咬牙切齒地說道：「爲什麼你自己不看看！」

司馬洛沒有答話，祇是微笑，眼睛還是閉着。

林鈴忽然說：「他現在下車了。」

司馬洛此時連忙緊張地坐直了身子，拿起了望遠鏡望過去。

果然，黑鯊此時已經從他的車子上下來了。手中提着一隻長方形的小皮箱。這隻小皮箱裏面裝着的當然必定是一把可以裝勘起來的長距離步槍了。

黑鯊提着這隻小皮箱，匆匆的下山而去。

李敏說：「唔，看來，他到底還是與我們的看法相同。他還是選擇了那個最理想的山坡，他祇是坐在車子裏等時間過去，現在他就是到那座山坡去。」

「你馬上就行動吧！」司馬洛說：「我們沒有很多時間了。」

李敏也立即跳下了車，拿着槍跑下山去。

黑鯊此時正在走向他們一致選定了的那座山坡，而李敏却是向黑鯊的車子走過去。

黑鯊祇有一個人，不能分身，因此亦不能夠兼顧一切。他既然是到另一座山坡去，就不能留在他的車子旁邊。而他的車子却是他必定會回去的一個地方。

此時，在屋子裏，沈自重是不知天高地厚，正在與一個女人在風流着，胡天胡地。

黑鯊到達了那個理想的山坡上，那裏果然是正正對着沈自重的睡房的窗子的。

林鈴說：「雖然沈自重開着窗子，他却是垂下了窗簾的。」

「也許他是爲了你們兩位小姐着想。」司馬洛說：「他不想你們看到什麼難爲情的事情！」

「別胡說八道吧！」林鈴說：「黑鯊隔着窗簾也一樣可以射擊的，他顯然已經知道了沈自重的床是在什麼地方，他剛才已經看清楚了的，而他知道沈自重現在會是在床上。」

黑鯊已經打開了那隻箱子，正在迅速地把他那把槍砌起來。

司馬洛說：「他這人眞殘忍，這樣開槍，會使那個無辜的女人，也一起送掉性命的！」

他把他的長槍提了起來，迅速向沈自重的屋子一連放了好幾槍。每一槍都是打破了一隻窗子的玻璃。

這使沈自重派在屋子附近與及花園中的守衛大爲慌亂，大聲叫嚷起來，而且，雖然不明槍彈來自何處，亦是先行向屋外的黑暗中亂放一陣槍。

房間裏的沈自重亦馬上從溫柔中醒覺過來，知道情形大爲不妙，也連忙採取行動。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燈熄掉。房間裏馬上陷入漆黑之中。

黑鯊此時的槍才是剛剛裝好，還沒有機會放射。他看到這情形，就惡毒地大聲咒罵起來了。因爲他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沈自重一定不會再留在床上了，他就是亂槍射擊，亦是徒然的。

黑鯊亦不明白，屋中的人何以會忽然驚覺起來。

他所在的地方，並沒有機會看到司馬洛放槍時發出的火光，而司馬洛的槍又是裝了滅音器的，因而他亦聽不到槍聲。

司馬洛所射的那個角度，亦並非他對正的角度，因而他亦看不到窗子的玻璃被射破的這件事情。

因而他的第一猜想就是他的行藏不知如何，已在最重要關鍵的時候被沈自重察破了。

他看着那些守衛愚蠢地盲目向外面放槍，氣得咬牙切齒。他是很容易可以把他們殺掉好幾個的，但是這並沒有用處，他要殺的乃是沈自重，而沈自重是不會現身的。他不放槍還好一些，可以使對方以爲他根本沒有來，祇是一場虛驚罷了。

無論如何，黑鯊知道他是不便在此久留的。

於是黑鯊馬上轉身跑下山坡，向他的車子逃回去。

此時，李敏才是剛跑步到達他的車子旁。

沈自重屋中的那些守衛忙亂地竄來竄去，仍然無法知道那槍彈是來自何處的，而他們亦祇能不時向屋外的每一個方向放槍，以收阻嚇的作用，却是不敢衝出花園之外去搜索。

對方在有利的地位，用長射程的槍射擊，他們出去的話，祇有送死。

沈自重在屋中亦是作這樣的命令。不要出去，祇要他們表現出抵抗的能力，對方就是無所施其技了。對方是不敢闖入屋中來的。

司馬洛看着，吃吃笑着說：「看來，我們的計劃是進行得相當順利的。」

黑鯊跑得非常之快，毫不停頓，一口氣就跑回了他的車子那裏。此時，李敏却巳不在車子旁邊了。

事實上此時李敏也很接近他，祇是躲在車子旁邊的樹林中。黑鯊沒有空注意那許多，把槍和箱子丟進後座，就馬上開車離去。

他這時可以說是與死神面對而不自知。李敏是很容易放槍把他殺掉的，黑鯊雖然本領高强，亦是難避這一招。

不過李敏却並沒有如此做——雖然她是很想的。黑鯊對他們還有其他用途。假如死掉了，對他們就全無用處了。

她看着黑鯊的車子遠去了，然後才從藏身之處出來，跑下山坡，向司馬洛那邊跑去。

黑鯊開着車子亦不敢亮燈，以免給人看到，而盡快離開，一直到了公路上的時候，他才把車頭燈開亮了。

他此時則很小心地駕駛，不斷留心着後面有沒有車子跟來。

照他所見，的確並沒有車子跟着他。但是他仍然不放心。

到了一個地方，他忽然一扭軚，車子就跳上了路中心一條用小石砌成，中間有泥土而生了草的，好像路中心一條行人路似的矮欄。

這東西的存在乃是爲了讓車子不能在這裏掉頭，兩邊都是單程路，而方向則是相反的。

如果掉頭，就要行駛很長的一段路，直駛到這條矮欄的盡頭，例如要硬來的倒是可以的。

黑鯊就是硬來，車子跳上了這矮欄，到了路的另一邊，就向相反的方向行駛。

這也是一個巳經相當老套，然而却很實用的逃避跟踪方法。

假如有人正在跟踪，就必須也照樣跳過路中心的矮欄才能向相反方向行駛繼續跟踪，這樣，黑鯊就會看見而發覺了。

假如不這樣做，要規規矩矩地開到矮欄的盡頭才掉頭的話，就很難再跟得上黑鯊。

黑鯊並沒有看見有車子跳欄追來。

黑鯊的車子順利遠去。他相信他是巳經脫身了。

不過同時，他亦知道他這一次的任務是失敗了。

他咬牙切齒地低頭咒罵着。近來做事，都是很不順利。

以後，怎樣才能碰到沈自重呢？沈自重巳經有了防備。要殺一個有防備的人是最難的。

沈自重的屋子裏面的人是如何驚覺的呢？

這一點是黑鯊也不明白的，黑鯊又沒有開槍，爲何會在他正打算開槍的那一刻，屋中的人就會驚覺起來了呢？

難道沈自重用望遠鏡看到了他？

這似乎又是不大可能的。假如沈自重用望遠鏡看得到他的話，亦可以開槍打死他了。

因爲一則望遠鏡亦是可以裝在一把長距離步槍的上面。

沈自重如何能發現他，這一點在目前是必是很難研究得出來的了，因爲沈自重自己不會說出來，而假如他去調查，他可能聽到很多種不同的傳說，很難分出哪一種傳說是眞，而哪一種傳說又是假的。

總之目前黑鯊可以肯定兩點，第一點就是，他決不能夠再到那山坡去實行放冷槍暗殺手段了，沈自重不但會採取防禦的措施使他不能夠如此做，並且還可以在那山坡上佈下陷阱，假如他再去的話，哪他就是等於自投羅網。

第二點，就是幸而他還沒有受到追捕和跟踪。

但是，黑鯊這兩點的推測，都是錯誤的。

第一點，他在上山時實在是早巳經踏入了陷阱，只不過設陷阱的人故意讓他逃出來罷了。

第二點，他現在是巳經在受到了跟踪。只是這些跟踪却不是他可以看到的。

在這個時候，李敏巳經回到了另一座山坡上，與司馬洛及林鈴會合，司馬洛不慌不忙地開動車子，開下山坡去。

表面上看來，他們與黑鯊的距離實在是巳經太遠了，不過，他們却是胸有成竹的。

林鈴的手中拿着一隻特製的電子儀器，那儀器上亮着點點紅綠色的燈，成爲一隻圓圈地分佈，目前，那隻儀器上的其中一點紅燈巳在一閃一閃的。

林鈴根據這紅燈所在的方位說道：「他現在是在我們的右邊，那應該是第四北段公路，本來他是向東駛行的，但是，忽然轉向，這是一個相當好的逃避追踪的辦法！」

李敏輕蔑地哈哈笑起來：「這樣有什麼用處！他怎麼逃，我們都是一樣可以跟着他的。」

他們所用的辦法相當簡單，李敏乘着黑鯊離開車子的時候，就趕到黑鯊的車子去。在黑鯊的車子裏面裝上了一隻會不停發出電波的儀器。這儀器是裝在車頭的擋條的後面，那個凹入的地方，黑鯊除非把車子拆掉才會發現。

林鈴現在手上這隻儀器就可以接收那發波器發出來的電波。而儀器上的光點就是指出那電波是來自什麼方向。他們既巳認得黑鯊的車子，那只要跟着方向去，就可以找到了。

用這個辦法跟踪黑鯊是最好的。假如只是開車在後面跟踪，黑鯊很容易發覺，亦很容易擺脫。而黑鯊亦有一個可以利用的性格上的弱點，就是對於自己所用的車

子很苛求，他駕着的乃是一部好車，等閒不會更換。假如是別些隨時換車的人，這個辦法就反而很麻煩了。

他們的車子亦開到了那條公路上，不慌不忙地沿着電波的指示，向黑鯊的車子跟上去。

黑鯊很可能會把他們帶到藍星公司的總部的。

然而，事情又並沒有那麼順利。

當車子接近市區時，林鈴說道：「他的車子，巳經停下來了，應該是停在市中心。」

「藍星公司的總部不大可能是在市中心的！」李敏失望地說。

司馬洛則仍然保持樂觀，他說：「雖然黑鯊並不是馬上回到總部去，但他還是總有一天會回去的。我們大可以耐性一點，而且，他去的也許是藍星公司在市區的一個聯絡站。」

他們的車子循着方向，很容易就找到了黑鯊的車子，發覺黑鯊的車子就是停在一座停車場中，而這座停車場乃是屬於一間酒巴夜總會的。

「原來他是在那裏面，」司馬洛說着並未停車，而只是在附近兜圈子。

「這是一個喝酒玩女人的地方呀！」林鈴說。

「也許他需要先鬆弛一下神經！」司馬洛吃吃笑着說：「享受一下。」

李敏沒好氣地說：「你們男人，眞是麻煩！」

「也因此你們女人才會有很多男人追求呀，」司馬洛說：「不然爲什麼總是不見我們男人給女人追求的？」

林鈴則不跟他們講那許多廢話，而是馬上就用無綫電與總部聯絡，報告黑鯊此時是到了這樣一個地方去。

首先就是要調查一下，這間酒巴夜總會的背景是如何的，譬如它的主人與藍星公司本來是否有着一些什麼牽涉。

這種事情，要查清楚則是並不容易，因爲經營這種地方的人，多數是與江湖中人有聯絡，才能夠站得住脚，不然的話，就隨時都可能給人搗亂，賴帳之類了，很難清楚哪一些江湖人物是與藍星公司有關，而那些是無關的。

而另一方面，在同一時間，也有二個特殊的客人走入了那酒巴夜總會中，監視着黑鯊的行動，這二個特殊的客人就是莫先生手下的人員所喬裝的，他們人多，隨時可以派人員來負担這個任務，而在這種熱鬧地方，黑鯊很難察覺。

他們就是要留意着黑鯊在這個地方有沒有與什麼人聯絡，或者有沒有打電話之類，或者是否在這裏等人打電話來。

第三方面，莫先生手下的科技組人員亦巳盡快在這夜總會的電話的每一條綫搭上了偷聽的電話綫，以便黑鯊打電話的時候，就馬上偷聽。

當然，他們還是沒有絕對把握的，由於黑鯊先進去了一段時間，假如黑鯊進去時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電話，那麼他要講的就巳經講完了，不會再偷聽到。

不過，司馬洛認爲如此的可能性不會太高，因爲，假如黑鯊是急於打電話的話，他可能巳在半途停下來用電話亭的電話打了，既然不急，他就會在這個地方先享受一番才做這件事情。

而且，黑鯊亦很可能是到這裏來會一個人之類。

「無論如何，」司馬洛說：「他是終於要回到總部去一趟的，只要跟着他的人，就不會吃虧到什麼程度。」

司馬洛的推測，就只有這最後一句話是對的，黑鯊果然並不是到這個地方來打電話，他是來玩的，來這裏鬆弛一下，這是司馬洛的第一個推測，也是對了。

黑鯊這樣一個人，在這樣一個地方也頗受女性的歡迎，因爲他有着粗豪的男性化的型格，而且他又是肯揮金如土，毫不吝嗇的。

有幾位小姐來陪過他喝了一杯酒，與他嘻嘻哈哈一番之後，他選定了一個身裁相當高大的美女，名叫黛絲。

他擁着黛絲說：「妳今天晚上不要陪別的客人了，妳的鐘錢全部包在我的身上，我一會兒帶妳出去。」一面，他巳拿出一張鈔票來，塞進黛絲衣服的胸前。

黛絲對這個提議自然是歡迎的，只跟着一個看上去還不致於是太討厭的客人，比較周旋於一個又一個不同的客人之間，不停地施展手段和口才要使客人帶她出街要好得多了，人也不會那麼煩。

她依在黑鯊的懷中，說：「你這個人眞奇怪，怎麼在這樣暗的地方也戴着一副黑眼鏡？」

「妳以爲是爲什麼呢？」黑鯊吃吃笑着問。

「唔，你又不是電影明星，」黛絲說：「所以我猜，也許你的眼力不好，對光綫敏感，所以，就要戴一副黑眼鏡保護着了。」

「不對，」黑鯊吃吃笑着搖頭，喝了一大口酒。

「也許，」黛絲又說：「你是只有一隻眼睛的？我見過有人是這樣的，只有一隻眼睛不大好看，所以就要戴上一副黑眼鏡遮着。」

「這也許是眞的！」黑鯊哈哈笑起來，「你猜猜看是哪一隻眼睛？猜中了獎你五百元。」

「唔——左眼？」黛絲問。

「不對，」黑鯊又笑：「再給妳一個機會，再猜一次！」

「你這等於是送錢給我，」黛絲也笑起來，「假如不是左眼，那當然就是右眼了！」

「也不對，」黑鯊又笑起來，把黑眼鏡脫下來，露出兩隻都是完好的眼睛。

「唔，」黛絲扭着身子，說：「你騙人！」

不過黑鯊還是給了她五百元。

黛絲好奇地說：「實在，你是爲什麼戴黑眼鏡呢？」

「這個嘛，」黑鯊說：「就是我的風格，我什麼都是喜歡黑色的！」

「但我這個人却並不黑呀！」她說。

「女人當然是例外了。」黑鯊說，「不過，我仍然是因爲黑色而看中妳的。這是因爲妳穿黑色的衣服嘛。」

「你喜歡黑色，」那女郎說：「這不是與你的職業有關呢？」（未完・八）

鐵胆傲骨

兩番陷絕境 一掌懾兇徒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堅傷重成痴，逕向死谷奔去，雖經南北二奇的截擊，和龍衣仙子的喝止，他都渾然不覺，逕自朝死谷躍下，幸恨天姥姥及時自崖頂躍下，把石中堅從死谷中拯救上來，並將千年獨角獸的靈角餵他食下，不特使他恢復靈智，更且功力增進一半，同時又把鬼劍送還給他。石中堅別過恨天姥姥，遇紅面尊者攔擊，這時的石中堅的功力比前更進一籌，紅面尊者終不敵，爲他所殺，石中堅挾着龍面尊者屍體，正走之間，驀見巫山三怪攔在路中，要石中堅把鬼劍交出，石中堅仰天狂笑一聲，一抖手中鬼劍，熠熠劍芒倏化三點寒星，疾向三人刺去……

巫山三怪，都不禁吃了一驚，霍地旋身後退，掠到七尺以外！

這一來，却激得三怪殺機陡起，驀聽戚四海，冷笑了兩聲，道：「好狂的娃兒，竟敢對我老人家這等無禮，先接我一掌嚐嚐！」

話聲未落，雙掌猛然一揮，奇勁的掌風，宛如巨浪排空似的，帶着銳嘯，劃空擊到。

戚四海一出手，賽五常也雙掌一揚，一股暗勁，隨勢捲出。

巫山三怪，果然名不虛傳，對付一個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他竟想暗手施襲，端的心狠手辣，歹毒無比！

石中堅見兩人擊來的力道威猛絕倫，也不禁心頭一震，身軀一閃，「刷」的斜飄到數尺之外。

就在他旋身飄退的當兒——

呂太白突然暴喝一聲，呼的一掌，猛劈而出。

石中堅身形尚未站穩，奇勁的掌風，已向他的後背擊到。

石中堅大吃一驚，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瞬，左手一鬆「紅面尊者」的屍體，翻身一掌猛劈而出。

情急之下，他這一掌已用了全身的勁力，掌勢一出，人也向旁閃去。

但聽兩股掌風，激起了一聲「轟」然巨響，呂太白一個拿樁不穩，踉蹌往後退去，一陣陣頭昏目眩，血氣翻動，幾乎栽倒地上。

賽五常吃了一驚，他怕石中堅乘勢追襲，霍地劈出一掌，閃到呂太白的身旁，一把扶住他搖搖欲倒的身子。

石中堅見自己一掌差點把對方擊倒，不由胆氣大壯，冷笑一聲，身子一滑讓過賽五常的一掌，振腕一抖鬼劍，舞出一片銀芒，向賽五常，戚四海，閃電擊到。

戚四海大吃一驚，雙掌揮動之間，呼呼連出兩掌。

他未料這小娃兒的功力這樣深厚，竟能把自己的二弟震退，是以，這兩掌運了八成功力劈出。

那知——他掌勢剛出，石中堅揮出的銀色光影，突然化成一條青芒，反向他的右腕點到。

這一下奇絕的變化，頓出戚四海的意料之外，爲勢所逼，只好挫腕收掌，滑到一旁。

× × ×

他閃的雖快，石中堅攻的更快，但見青芒電射，石中堅已身劍合一，凌空追襲而至！

石中堅連攻幾劍，雖然震懾了三人的心魂，但他並未按照「鬼劍」招式攻敵，忽然間，他想起了師門絕學，「精光四射」，於是身劍合一，向戚四海當頭劈下。

戚四海何等老練奸滑，他雖然胖如冬瓜，但身形却是靈活無比，眼見石中堅的劍式詭異，知道非同小可，身軀一轉，化成一條人影，「嗖」的一聲，從劍芒的空隙中，閃了出去。

這一來，却激得他老羞成怒，「哇哇」怪叫兩聲，立即揮掌搶攻，翩翩掌影，勢如山崩海嘯，向石中堅週身要害，綿綿攻到。

石中堅初生之犢不怕虎，熠熠劍芒，化成如山劍影，猛攻對方。

戚四海知道鬼劍的厲害，他雖然全力搶攻，但却不敢貿然欺近石中堅的身前。

石中堅本是毫無閱歷經驗之人，雖出手之間神速威猛，但因不能搶制先機，一時間，對戚四海也是無可奈何。

這當兒——呂太白已調息復元，他眼見拜兄大展所學仍然傷不了對方，不由暴怒已極，厲叫一聲，向石中堅飛撲過去。

賽五常鬼計多端，見呂太白飛撲過去之後，立即蓄勢以待，只要石中堅有逃走或不支的現象，他便猝然施襲。

這雖然霎時之間，鬥場之中却有了極大的變化。

石中堅雖得了「鬼劍客」百年眞元，但他一腦子武功却不知如何運用，尤其呂太白和戚四海聯手一輪猛攻，頓時把他逼得手忙脚亂，不知如何還擊才好！

呂太白見機不可失，驀然厲叫一聲，霍地一招「魂斷九天」，疾出的雙掌化成滿天爪影向石中堅當頭抓到！

同時——戚四海的連環掌勢，有如山崩海嘯一般，擊向他的後背！

兩人前後夾擊，不但配合的恰到好處，而且掌勢如電，威猛絕倫，石中堅縱然身負絕學，只怕也難應付這兩人的全力一擊。

石中堅見兩人猛攻而到，不由心頭大驚，心中暗暗忖道：「難道我石中堅師仇未報，就這樣糊裏糊塗，毀在這兩個怪人手裏嘛……」

電光石火的一瞬，眼看兩人的攻勢，就要擊中兩時，一股生命的潛力，促使他不自知的向右一滑，脚尖猛一用力，冲天而起。

他這一冲之勢，既猛且快，「嗖」的一聲，拔起了四丈多高。

戚四海不禁大吃一驚，未料到他閃讓的這等奇詭神速，霍地把右手收回，但發出的勁力，却已無法收回，但聽「轟」的一聲巨響，擊在地上，登時砂土四濺，草木橫飛。

石中堅雖躲過了兩人的聯手合擊，但他却驚出一身冷汗，眞氣一散，凌空的身軀竟「叭噠」一聲，平空摔落地上。

這一下頓出乎戚四海和呂太白的意料之外，兩人怔了一怔，正要猝然出手，石中堅忽然又一躍而起。

這當兒——鬼計多端，老奸巨滑的賽五常已看出石中堅是個初出道的雛兒，知道他雖然身負絕學，但却不會運用，就在石中堅剛自躍立而起的刹那，竟然一聲不響的猝然劈出一掌。

這一掌，他已用盡了全身的勁力，而且又是潛運「玄陰功力」猝然擊出，沒有一絲破空風聲，而且這種功力歹毒絕倫，阻力越大，反震之力越強，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就在賽五常掌勢甫出的瞬間，突然一陣柔細嬌脆的聲音，向石中堅說道：「石中堅，小心點，有人要向你偷襲。」

這突來的清脆細聲，頓使石中堅大吃一驚，驚覺的「啊」了一聲，身子的溜溜向左一旋。

借旋轉之勢，已然看出賽五常向他猝然施襲，不由心中暴怒已極，冷喝一聲，振腕揮劍向賽五常左脅點到。

他盛怒之下，不自知的使出了「急如火星」的招式，熠熠劍芒，化成了朵朵火星，使人眼花繚亂。

賽五常本想這猝然一擊，就是不能把他擊斃，最低限度也可能把他震成重傷，那知掌勢剛出，立即被那奪目的劍光，照得雙目一花，這一來，不禁大吃一驚，霍地一收右掌向後疾退，石中堅殺機大起，就在他撤掌後退的刹那——

身軀竟然一閃，身劍合一，「唰」的一聲，森森劍芒已點到他左脇之上。

但聽賽五常厲叫一聲，鮮血暴射而出，仰身栽倒地上。

這電火石火間的變化，頓使呂太白和戚四海大吃一驚，正待進身撲擊——石中堅已舞成一道銀色光幕，向兩人當頭籠下。

戚四海心頭一凜，暴喝聲中，「呼呼」疾出兩掌，身子也向旁掠去。

他雖然已讓過了石中堅的滿天星光，但呂太白却已被劍芒罩住。

心中一急，尚未來得及反身撲擊，忽聽呂太白厲叫一聲，半個腦袋，已飛到一丈以外，血流如注，染的地上一片鮮紅。

戚四海本是雄心萬丈，爲着一會「武林三客」而來，那知尚未見到武林三客的面目，却有二人傷在石中堅的劍下了。

他知道再打下去，無疑自討苦吃，不由厲嘯一聲，慘然喝道：「三月之內，我戚四海必報此仇，叫你爲兩位拜弟抵上一命。」

喝聲未落，人影一閃，竄逃而去。

石中堅見這個矮似冬瓜的怪人一逃，忍不住狂笑一聲，道：「怪小子，今天且饒你一命，到時再叫你橫屍荒山。」說完，狠狠的瞪着地上的兩人一眼，不由又大笑了幾聲。

笑聲一落，倏然提起紅面尊者的屍體，仰臉看了一下天色，展開身形，又自向前奔去。

翻過了兩個山頂，已到了「鬼劍客」傳授他武學的小石屋前。

不過現在的石屋，除了那個「仇」字，仍然隱約可辨之外，却是牆倒屋塌，令人慘不忍睹。

石中堅觸景悲情，想起師父拚着一死，傳授武學的一幕情景，忍不住兩行情淚，自虎目中簌簌而下。

他想起那些殺害自己恩師的仇人，不由鋼牙緊咬，恨聲說道：「師父，你老人家遭了那些壞蛋的毒手，徒弟一定手刄師仇，挖出他們血肝，祭奠你老人家在天之靈，現在，徒弟已把紅面尊者的屍體提來了，『恨』字的最後一劃，就用他來塡起來吧。」

說完，提着「紅面尊者」的屍體，走到師父以屍體排成的恨字之前。

他眼望着那些口角流血，面部浮腫的屍體，喃喃自語道：「恨！仇！仇！」

「有恨就有仇，有仇就有恨，我要替師父報仇，更要消去我心頭之恨……」

他越說越有氣，越氣越恨，左手一揮，「碰」的一聲，把「紅面尊者」的屍身，接在恨字的最後一劃之上。

他眼望着這個血肉排成的恨字，禁不住冷笑一聲，道：「我要把所有憤恨的人殺光，像紅面尊者一樣……。」話未說完，又自仰臉狂笑了兩聲。

笑聲未落——突然——一陣細小的清脆笑聲，傳來說道：「石中堅，你先別洋洋自得，那個紅面尊者是假的。」

這突來話聲，頓使石中堅大吃一驚。

轉臉一瞧，四野空蕩蕩的，根本沒有人影。

石中堅機伶伶打了個寒顫，喝問道：「什麽人？」

話聲如石沉大海，連一點點同音也沒有。

石中堅心頭猛然一震，心中暗自忖道：「難道這山野之中，有什麼山精鬼怪不成。……」

繼而一想，那是不可能的，尤其細小的話聲，分明叫着自己的名字……。

正當他駭異不已之際——那細小的聲音，又自傳來說道：「石中堅，你不相信我的話嗎？」

這一次石中堅可聽清楚了，他覺得這個細小的話音，和剛才傳警的柔細清脆話聲完全一樣，分明是出自女人之口。

當下一歛心神，說道：「你是什麼人？有話爲何不當面相告。」

那細小的聲音，突然「噗嗤」一笑道：「你這人看起來很聰明，胆子也很大，其實我看你是個笨蛋，而且胆小如鼠，就是我不現身又有什麼關係呢？」

石中堅聽她罵自己胆小如鼠，又是個笨蛋，不由心中大怒，正要反言相罵，忽聽那細小的清脆話聲又道：「告訴你，你先別發火，眞的紅面尊者是個少了左臂的獨臂老怪，你若不信，不妨打開他的左臂看看。」

石中堅心頭猛然一震，正想打開紅面尊者的左臂瞧瞧，忽然心中一動，想道：「這個傳話的丫頭鬼頭鬼腦，如果她要是騙我呢……」

這樣一想，不由冷笑一聲，道：「妳怎麼知道紅面尊者是個少了左臂的獨臂老怪呢？」

他覺得問的甚有道理，不由又冷笑了兩聲！

那細小的聲音，冷冷說道：「哼！說你是笨蛋自己還不高興，如果我不知道紅面尊者的來龍去脈，又怎知他是個少了左臂的獨臂老怪呢？而且我也沒有必要騙你呀！」

「對呀！」石中堅心裏忖道：「她和我無怨無仇，素昧平生，又何必騙我呢？何況，人家還在自己危險的時候，善意傳警……」

這樣一想，立即伏身打開了紅面尊者的左肩。

他一看之下，果見這個紅面尊者並沒有少去一隻左臂，再揭開面具一看，不禁大吃一驚，立時後退了三步，

原來此人長的清秀絕倫，竟是一個美貌少婦。

這一下，可使石中堅墜入五里霧中了。他不知道這個美貌少婦爲何掛上這樣一個血淋淋的面具，爲何假冒紅面尊者，和自己作對？……

正當他困鬱之際——那清脆的柔細聲音又道：「現在總相信了吧，我並沒有騙你吧！」

石中堅剛自怔了一怔，還沒有來得及開口，那個細小的聲音，似是十分焦急的又說道：「不好，有人來啦，你快躲一躲吧。」

石中堅吃了一驚，游目四週一掃，並沒有發現什麼人影，不由心中一震，暗道：「奇怪，並沒有人來呀！」

他本是毫無江湖經驗的人，自然不知這傳警之人，是以內家上乘「傳音入密」的功力警告他，就在他心中大異，游目四掃的當兒——

驀然——一陣慘厲怪嘯，劃空傳來。

這嘯聲，直如梟鳴鬼啼一般，令人聽來不寒而慄。

石中堅心頭一凜，正想縱身掠入林中，突見兩條人影，疾如天馬行空，「刷刷」飄落在石中堅的身前。

石中堅吃了一驚，一看來人，只見其中的一人正是武功奇高的「乾坤矮叟」，另外的一人臉瘦且高，一個光禿禿的腦袋上，掛着一副毫無血色的面皮，除了兩隻銅鈴似的眼睛，發着火紅的光彩外，令人看來簡直像一具活殭屍。

石中堅幾曾見過這等怪模怪樣之人，一看之下，面色大變，霍地疾退了數尺。

兩人來到石中堅的身前一丈之處，一言不發，目光暴射精芒，在石中堅的冷傲面孔上轉個不停。

石中堅雖對兩人心存戒懼，却不禁被他們看的心頭冒火，冷冷喝叱道：「看什麽？」

瘦長怪人嘴角微哂，右手一伸，冷冷的吐出了兩個字：「拿來！」

石中堅後退了兩步，冷聲反問：「你要什麼？」

「鬼劍！」那瘦長怪人冷冷回答。

石中堅心中又是一震，暗道：「奇怪！我所遇到的人，不是向我要鬼劍，就是要和我打架，難道師父給我的鬼劍，尚有什麼秘密不成？……」

不錯，鬼劍本身的確有着極大的秘密，不過他並不知道。

瘦長怪人見他冷眼相望，不由冷笑一聲，道：「你是想死，還是想活？」

石中堅被他激得拗性陡起，冷冷說道：「死活你都作不了主，想要鬼劍，嘿嘿！小祖宗就要你的腦袋。」

瘦長怪人冷笑一聲，道：「好大的胆子，竟敢對我『九天耄叟』這等無禮，我倒要看看你這娃兒有多大的能耐，這樣狂傲。」

人隨話聲，陡然欺到石中堅的身前，五指箕張，直向他的右腕扣去。

他出手一擊，神速驚人，攻勢未到，五股銳風，巳激的石中堅衣袂翻動。

石中堅吃了一驚，身子一滑，反手一振，鬼劍倏然一旋，向對方的右腕削去。

瘦長怪人嘿嘿兩聲冷笑，左手的攻勢不變，翻轉之間，反向石中堅的右肩迅疾抓到。

石中堅心頭大駭，霍地向後退去，手中鬼劍，立時化成熠熠冷芒，向對方的上中下三路攻到。

瘦長怪人知道鬼劍的厲害，立即運掌如風，護住週身要害。

兩人甫一交手，突然一條青色人影，無聲無息的穿入林中。

此人上下一色，面部也毫無表情，隱在密茂的樹幹之上，冷眼望着鬥場，使人難分敵友。

就在這青色人影隱入林中之後，一條綠影也靈巧絕倫的隱入林中，她雖然不時地貫注着鬥場，但兩隻剪水雙瞳，却注意着青衫人的一舉一動。

這兩人的身法既高且快毫無聲息，是

以，鬥場旁的「乾坤矮叟」亦無所覺。

這雖是片刻之間，然而瘦長的怪人，却不禁怒火大起。

他連攻了十招，仍然無法奪下石中堅手裏的鬼劍，認爲是畢生的奇恥大辱，不由一聲陰笑，道：「小娃兒，三招之內，我老人家若不奪下你手裏的鬼劍，從此之後，便絕跡江湖。」

話聲一落，人影一閃，陡然欺到石中堅的左旁，口裏冷冷喝了一聲，「雙鳳朝陽」，雙手驀地一圈，疾向石中堅的雙肩抓到。

石中堅手中的劍，陡然劃了一個半弧，閃動着的劍芒，反向瘦長怪人的雙肩削到。

瘦長怪人這一招本是虛招，見石中堅，劍鋒偏出，冷喝一聲，雙臂一旋，倏然化成十幾條光影，向石中堅的右腕快疾抓到。

石中堅大吃一驚，正待向後退出，忽聽瘦長怪人大喝一聲：「撒手。」

一輪疾銳的勁風，向石中堅的右腕點到。

石中堅心中剛自一驚，忽覺左腕一麻，踉蹌向後退去，手中的鬼劍，也脫手飛出。

瘦長怪人冷笑一聲，身軀一長，向鬼劍抓去。

他的身軀剛自凌空，密林之中陡然射出兩條人影。

這兩人身法疾如閃電，瘦長怪人的右手，剛自觸到劍柄，這兩條人影的手掌也自觸到劍柄之上！

瘦長怪人大吃一驚，未料到突然來了二人，和自己奪取鬼劍，而且身手之快，舉世罕見。

但他乃久經大敵之人，就在二人和他同時搭在劍柄之上的刹那——

霍然潛運「三陰吸力」向手裏一吸，同時左掌猛然一招「風雲陡變」，向青衫老者和綠衣少女劈去。

他應變之勢神速至極，幾乎是搭在劍柄的同一時間。

那知——他掌勢一出，立卽遇到一股極大的阻力，不但鬼劍沒有吸到手裏，而且一條右臂也被人家的無形潛力震的一麻，身不由己向後飄去。

在他向後飄退的同時——青衫老者的身軀也自凌空向後飄退。

但瘦長怪人的右手，和青衫老者的左掌，仍然高擧過頂，對着劍柄，顯然兩人都在潛運功力吸取鬼劍，但因勢均力敵，相持不下。

這雖然是電光石火的一瞬，然而，綠衣少女却嬌軀半轉，平飛而起，纖掌伸處，又握向劍柄！

她的纖掌堪堪就要握住劍柄時，忽覺劍柄之上，發出極大的阻力，不由芳心一震，正要潛運功力，凌空硬奪之際——突聽一聲暴喝，一輪急勁的掌風，往她的前胸擊到。

綠衣少女微微一驚，左掌猛然發出一股暗勁，往「鬼劍」擊去，同時嬌軀倏然向後一翻。

她這種凌空旋轉的奇絕身法，端的靈妙已極，不但讓過了突來的掌力，而且左掌揮處，一股無聲無息的奇大勁力，也自隨勢捲出！

青衫老者，和瘦長怪人，雖然都是功力深厚之人，他們兩個人發出的眞力，巳透到劍身之上，但却擋不住這橫裏撞來的奇大潛力，但聽一陣「嗡嗡」脆響，那懸在半空中的「鬼劍」，巳被震捲出二丈以外。

瘦長怪人心中一震，霍然凌空一個轉身，使了個「金鯉跳波」的身法，「嗖」的向「鬼劍」撲去，就在他撲向「鬼劍」的刹那——

青衫老者突然冷哼一聲，身軀一長，也自飛撲過去。

兩人的身法都是快的難以形容，瘦長怪人剛自撲到「鬼劍」之前，青衫老者又是幾乎和他同時撲到。

瘦長怪人眼見青衫老者的奇詭身法，知道碰上勁敵，自然不敢貿然再搶鬼劍，右手起處，霍地劈出一掌。

青衫老者似早巳料到此着，嘴角微哂，左手硬接一掌。

兩股奇勁的掌力，激起了一陣旋流勁風，捲起了片片黃葉沖向天際，兩人功力相等，彼此紋風未動！

瘦長怪人心頭一震，發着破鑼似的嗓門喝道：「尊駕何人？……」

青衫老者，面部仍然毫無表情的冷冷說道：「我就是我！只要你能把『鬼劍』取到手裏，我便告訴你我是誰？」

瘦長怪人冷笑一聲，道：「你以爲我辦不到嗎？」

「我看你差不多！」青衫老者仍然冷冷的說着。

瘦長怪人怒喝一聲：「只怕未必！」

「必」字剛自落口，身子陡然滑進青衫老者的身前，雙掌交互擺動之間，巳向青衫老者連攻五招。

這五招詭異絕倫，而且招裏套招，式裏藏式，青衫老者，立時被他逼的連連後退不迭！

就在青衫老者後退的當兒——瘦長怪人身子猛然一旋，「嗖」的一聲，射到「鬼劍」之旁，右掌一伸，想吸取地上的「鬼劍」！

那知——他的右掌剛出，忽聽一聲震天大喝，隨着喝聲，石中堅呼的一掌，向瘦長怪人的前胸擊到。

要知，石中堅的右掌雖被瘦長怪人點中，但並未受到重傷，他眼見兩人拚命搶奪自己的鬼劍，心中不禁大怒，縱然這幾人，都是當今世上的罕見高手，他也要把鬼劍奪回，就是一死也在所不惜，是以，當那瘦長怪人吸取「鬼劍」之際，暴喝一聲，猛然揮出一掌。

這一掌，威猛無匹，強勁的排空勁氣，勢如山崩海嘯一般，向瘦長怪人的胸前猛攻而到。

瘦長怪人吃了一驚，若把「鬼劍」吸到手裏，勢必傷在這突來的掌風之下，何況身後還有個武功高絕的青衫老者，爲勢所逼，右掌吐勁一彈，身子半轉，向一旁讓去。

他本是心計多端之人，閃到一旁的身軀尚未站穩，左掌潛運功力，向石中堅一推一吐，發出一股無聲無息的潛力。瘦長

怪人居心叵測，竟然想施殺手把石中堅毀在掌下。

就當此瞬息之間——然而，地上的「鬼劍」，却被石中堅的威猛掌力，捲向半空！

石中堅眼見自己的「鬼劍」又飛上半空，而且正向二丈外的乾坤矮叟飛去，不由心中大急，震駭之餘，下意識的楞了一楞！

就在他駭然一楞的刹那——

忽聽一聲焦急的嬌喝：「石中堅快躲，小心暗算！」

石中堅吃了一驚，正想提氣上昇的當兒，忽覺一股暗勁從自己的身旁滑過，不由心中猛然一震，機警的向後退去。

抬頭一看，只見那青衫老者，右手當胸而立，顯然是瘦長怪人發出的潛力，被他的內力逼向一旁，否則石中堅非得身受重傷不可！

石中堅眼見這個突然現身，搶奪鬼劍的老者居然會救自己，不由心裏大感奇怪，眼望着那青衫老者，感到茫然不解！

這當兒——

乾坤矮叟眼見「鬼劍」飛向自己，不由心中一震，矮小的身子霍然一滑，看似向綠衣少女欺去，却又凌空而起，撲向半空中的「鬼劍」！

綠衣少女，生怕石中堅傷在那瘦長怪人猝然一掌之下，才叫他速退，但見青衫老者及時出手救了石中堅，一顆芳心，也不禁猛然一震。

她知道這青衫老者，是爲「鬼劍」而來，既然爲了奪取「鬼劍」，而又救了鬼劍的主人，這眞使她大費疑猜。

這雖然是霎時之間，乾坤矮叟的右掌，已堪堪觸到劍柄之上了。

石中堅見鬼劍就要被那矮小的怪人奪去，自己因距離過遠，已來不及出手，不由心中大急，脫口驚叫了一聲。

他這一聲驚叫，頓使綠衣少女心中一震，纖手起處，五指勁疾的銳風，向乾坤矮叟的上中下三路射去，人隨指風也自凌空而起。

乾坤矮叟目光何等銳利，他不但目掃全場，而且也料到綠衣少女絕不會讓自己輕易得到鬼劍，是以，就在綠衣少女似劍的銳風甫自發出，凌空的身軀倏然向左一轉。

綠衣少女甚是精靈，見他身子一轉，左臂揮動之間，羅袖倏然掃出，同時撲向鬼劍的身形，仍然未變。

乾坤矮叟心頭一震，暗道：「這娃兒好生胆大，居然敢這樣凌空施襲，不給她點厲害瞧瞧，她大概不會甘心……」心念一定，右手疾出一招「雷聲撼天地」，疾猛的掌力，帶着一陣「隆隆」悶響，向綠衣少女掃出的羅袖迎去。

他右手雖出，但奪取「鬼劍」的心意，仍然不變，左手霍然一伸，仍然向劍柄握去。

那知——

他左手剛剛伸出，綠衣少女的五股銳風，已擊到鬼劍之上，但聽一陣龍吟似的「嗡嗡」脆響，鬼劍閃出了一道冷芒，懸空翻了兩翻，直向一丈以外落去。

這時——

乾坤矮叟的奇猛掌力，已和綠衣少女掃出的潛力碰個正着，綠衣少女因功力稍差，立時被震的懸空翻了一個跟斗，向地上墜去。

乾坤矮叟雖然功力深厚，却也被綠衣少女的無形潛力，震的左手一痲，凌空後退了數尺，向地上落去。

這一來，却逼起了綠衣少女的肝火，嬌喝聲中，雙掌擺動如輪，向乾坤矮叟猛攻而至。

乾坤矮叟何等人物，他見自己這一招用了八成功力的「雷聲撼天地」仍然傷不了對方，知道已碰上勁敵，當下一歛心神，趕緊揮掌迎擊。

爲勢所逼，乾坤矮叟縱然有搶奪「鬼劍」之心，也不得不先應付當面這個身法手法，奇詭絕倫的綠衣少女了！

這雖然是刹那之間——

但那「鬼劍」却已發出一陣「嗡嗡」悶響，「唰」的一聲，插在沙土之中。

此刻——

青衫老者和瘦長怪人，仍然相對而立，誰也沒有搶先出手，因爲他們知道那一個先出手，就可能給對方製造成奪取「鬼劍」的有利機會，何況兩人功力相當，誰也不願意貿然出手。

石中堅目掃全場，他雖知眼下的幾人武功高不可測，但却不願「鬼劍」被他們奪去，就在「鬼劍」發出一陣「嗡嗡」脆響的當兒，縱身一躍向「鬼劍」撲去。

他撲勢雖快速無比，但却逃不過和綠衣少女交手的乾坤矮叟的銳目，在他距離鬼劍三五尺遠近的當兒——

乾坤矮叟雙掌疾出如電，一掌劈向綠衣少女，一掌却向石中堅的後背拍去。

綠衣少女吃了一驚，嬌軀閃讓之間，叫道：「石中堅當心暗襲！」

纖掌疾出一招「橫斷金樑」，向擊往石中堅的凌厲掌風，橫撞過去。

石中堅志在搶回「鬼劍」，縱躍的身形快速已極，突聽到這驚急的喝叫之聲，不由大吃一驚，身形爲之一緩。

他因不知那暗襲之人身在何處，身形一緩，立即向旁掠去。

那知——他身形甫自一動，突被乾坤矮叟的掌風掃中左肩，踉蹌栽倒地上。

所幸乾坤矮叟掌力正鋒，已被綠衣少女擊向一旁，否則，石中堅非得重創當塲不可！

然而——插在地上的「鬼劍」，却被乾坤矮叟的掌風捲起半空，又向一丈之外落去。

石中堅栽倒地上之後，突覺血氣一陣翻湧，口角之間，鮮血汩汩流出，他本想再次躍起，搶回「鬼劍」，但覺頭昏目眩，身子尚未躍起來，又自伏倒地上。

他雖然吃下了「千年獨角獸的靈角」，功力也增加了不少，可是他前胸之上中了「天行一尊」一記「金剛掌」，內傷尚未全癒，在久戰驚駭之下，再被乾坤矮叟的掌風掃了一掌。

乾坤矮叟掌勢剛出——

突見綠影一閃，一股迅疾無倫的潛力，向他左脇擊到。

乾坤矮叟吃了一驚，霍地收回掌勢，向後飄退。

他閃的快，綠衣少女攻的更快，他身形尚未站穩，綠衣少女已箕張五指，向他的天頂抓到。

乾坤矮叟暗讚了一聲好手法，身子向側一滑，讓過來勢，右掌疾出如電，向綠衣少女的素腕扣到。

綠衣少女嬌叱一聲，素腕猛然一翻，翻轉之間，疾駢中食二指，反點乾坤矮叟的掌心。

乾坤矮叟突見她變招迅速，攻勢凌厲，知道對方的一身功力非同小可，驀然身子一旋，雙掌旋廻而出，奇勁的狂飆，車輪一般，廻旋擊到。

綠衣少女連擊不中，怒火大起，倏然身子一轉，使出一套詭異絕倫的身法，在對方的威猛掌勢中，翻飛起舞，纖掌也揮出千百隻掌影，猛然搶攻。

兩人甫一交手，立即大展所學，刹那間，已籠罩在迷慢的沙土之中。

這當兒——

瘦長怪人見「鬼劍」插在距離自己四丈之外的地方，心知自己出手搶奪，那青衫老者一定也會出手，不由心中一動，暗道：「這突來的一老一少，和我關外二叟的功力，似在伯仲之間，現在都相持不下，萬一再有人現身，豈不輕易把『鬼劍』得去……」

心忖至此，惡念陡生，但他仍然不動聲色的大嘴一咧，冷冷說道：「閣下可是爲了『鬼劍』而來？」

青衫老者神秘的一笑，沒有回答，但面上却顯出一股陰森之氣。

瘦長怪人冷哼一聲，又自發着破鑼似的嗓門說道：「閣下意欲何爲，不妨明言相告，這等陰氣沉沉豈是大丈夫行徑？」

青衫老者哂然一笑，冷冷又反問道：「尊駕可是爲了『鬼劍』而來的嗎？」

瘦長怪人厲聲叱道：「那『鬼劍』乃是關外之物，我們兄弟自然要把它帶回關外。」

青衫老者倏然一笑，道：「那鬼劍的來歷老夫雖然不知，但却知道這鬼劍的本身，關係着一件武林大事，老夫已然現身，豈肯讓你們關外二叟輕易得去！」

瘦長怪人冷喝一聲，說道：「如此說來，閣下也是存心爲了搶奪『鬼劍』而來的了？」

青衫老者雙眸神光一閃，冷冷說道：「好說好說！那要看閣下的心意了。」

瘦長怪人不待青衫老者的話完，驀然厲嘯一聲，嘯聲有如鬼哭神號一般，令人聽來，心泛抖悸，不寒而慄！

嘯音未落——

瘦長怪人突然右掌一伸，瘦若鬼爪的五指，驀然發出絲絲的銳風，直向面色哂然的青衫老者的前胸射去。

青衫老者直似渾然不覺，待銳風距離前胸五寸遠近之時，右掌一吞一吐，吞吐之間，一股奇大的潛力，浪湧捲出。

掌風與對方的銳風一接，青衫老者心頭微微一震，只覺對方的銳風奇寒無比，脫口叫了一聲：「寒天七煞功力！」

瘦長怪人的銳風雖被青衫老者的潛力阻住，但在青衫老者脫口叫着：「寒天七煞功力」之時，驀然左手一招「寒風經天」，猛劈而出！

這一招乃是瘦長怪人的一記絕學，而且他又是全力施爲，陡起的寒飆，有如巨浪排空一般，隨勢捲出。

青衫老者突然冷喝一聲，當胸而立的右掌，倏然疾出一招「化陰爲陽」，閃電擊出。

這兩股大不相同的力道，都是勁疾無比，但聽一聲「波」然輕響，兩股掌力，已激起一股旋流，捲起沙土冲天，樹木瀟瀟！

兩人的力道雖然陰陽不同，但功力却是不相上下，彼此卓立如山，紋風未動。

青衫老者驀然冷喝一聲，道：「閣下的『寒天七煞功』果然不同凡響，你也接我一掌試試。」話聲甫落，潛運了十成功力，霍然拍出一掌。

瘦長怪人冷笑一聲，道：「接你一掌也沒什麼大不了！」

脚下不丁不八，揮掌硬接一掌。

這一下兩人都被震得後退了兩步，右臂一陣酸痲，氣血一陣翻湧。

青衫老者見自己的「三陽功力」未能奏效，不由心中一動，暗道：「關外二叟果然名不虛傳，不施展『無影手法』只怕難以取勝……。」

心念未了——

瘦長怪人厲叫一聲，雙掌擊出如電，向青衫老者猛撲攻到。

青衫老者心頭一震，身軀閃處，人已讓到數尺之外！

他恨對方突然施襲，脚尖一點，「嗖」的又自掠回，雙掌疾出如電，揮動間，倏然化成數十條掌影！

他本想只要對方甫一出手，便展開「無影手法」，重創對方，那知他掌勢剛出，瘦長怪人突然一收掌，「嗖」的向四丈之外的「鬼劍」撲去。

× × ×

這突然的變化，頓使青衫老者大吃一驚，要想收回掌勢，撲向對方，已經來不及了！

眼看瘦長怪人就要撲到「鬼劍」之旁的當兒——

石中堅突地暴喝一聲，騰身躍起，呼的一掌，向瘦長怪人的後背擊到。

要知，石中堅雖然身受創傷，但他却不能讓師父交給自己的「鬼劍」，平白讓人家搶去，暴喝聲中，揮掌猛擊向瘦長怪人。

瘦長怪人也未料到受傷的石中堅，竟然能猝然施襲，而且掌勢威猛，疾如閃電，就算自己能搶到「魔劍」，也勢必傷在這奇勁的掌力之下。

爲勢所逼，飄然身軀一長，向半空中猛冲而上，但聽呼嘯風响，石中堅的奇勁掌風，從腿下「嗖嗖」掠過。

瘦長怪人向上衝去的身子，猛然一翻，宛如鷹隼搏兔似的，十指箕張如鈎，反向石中堅撲擊而到。

他這反撲之式，神速絕倫，幾乎和從脚下掠過的掌風在同時之間。

石中堅心在「鬼劍」，一見瘦長怪人反撲過來，身子倏然一轉，「嗖」的一聲，身隨掌風，向魔劍撲去。

瘦長怪人未料到他能突然躲過自己這神速一擊，不由心頭一震，身子一轉，如

影隨形從後追去。

這時——

綠衣少女和乾坤矮叟，都已疾退數尺倏然住手，綠衣少女粉腮已隱現汗水，面綻緋紅，宛如臨凡的瑤池玉女似的，令人看來，心神陶然欲醉。

綠衣少女除了不讓關外二叟把「鬼劍」奪去之外，自然最關心的還是石中堅，她眼見瘦長怪人，如影隨形的向石中堅撲到，不由芳心一震；嬌叱一聲，身軀閃處，右臂一擺，羅袖突然暴長數尺，向瘦長怪人後背掃去。

就在綠衣少女出手的刹那——

乾坤矮叟冷冷一笑，「嗖」的一聲，也向「鬼劍」撲去，同時右手蓄勢胸前，若是石中堅先把「鬼劍」搶到手中，便賞他一記「寒天七煞掌」！

這連環飛撲的四條人影，除了綠衣少女的心意略有不同之外，其他三人都是志在鬼劍，而且飛撲之勢，都是神速絕倫，奇快無比！

石中堅除了大眼圓睜，瞧着「鬼劍」之外，銳目也冷眼瞧着乾坤矮叟，他知道自己若是先搶到「鬼劍」，乾坤矮瘦，必然向自己猝然施襲！

他心念一動，右掌起處，吐出一股銳風，先自劈向「鬼劍」，左掌疾出如電，向距離自己七尺以外的乾坤矮瘦擊去。

乾坤矮叟未曾料到這被自己擊傷的少年，胆敢向自己出手，右掌翻處，竟然硬接來勢。

這當兒——那青衫老者，也自飛掠過來，他雖然没有出手，但那毫無表情的面龐，却使人感到莫測高深！

就在青衫老者欺身掠來的同時，綠衣少女的暴長羅袖，已向瘦長怪人的後背掃到，地上的「鬼劍」，也被石中堅的銳利掌風，捲到半空。

瘦長怪人，果然厲害無比，綠衣少女的羅袖，堪堪就要擊中他的後背之時，突然身子一長，衝天而起，不但躲過了綠衣少女的迅速一擊，而且雙掌伸處，反向勢盡而落的「鬼劍」抓去。

綠衣少女吃了一驚，猛提一口眞氣，嬌軀翻轉之間，也自衝向半空。

這當兒——

青衫老者也已身在半空，幾乎和瘦長怪人在同時之間，伸手搶奪「鬼劍」。

但聞轟的一聲暴響。

石中堅的威猛掌力，已和乾坤矮叟的掌力相接，石中堅被震的左臂一麻，氣血一陣猛翻，懸空連翻了兩個跟斗，向八尺以外的草叢中摔去。

乾坤矮叟因大意輕敵，竟被石中堅的掌力，震得雙眸一花，直向一丈以外的巨石上摔去，幸他經驗豐富，堪堪就要摔到巨石之上時，身子猛的一挺，脚落實地，饒是如此，也自噴出一口鮮血，踉蹌跌坐地上。

石中堅跌落在草叢之後，突覺血氣向上湧來，心中一震，又把湧到口裏的鮮血，嚥回肚中。

他本是個倔強之人，提氣壓制住翻動的血氣之後，抬頭凝眸一掃，只見乾坤矮叟，口角流血趺坐在巨石之旁，不由心中一震，暗道了一聲：「奇怪。」

敢情他不相信乾坤矮叟已被他威猛掌力震傷，但他的俊美臉蛋上却露出了一股得意的笑容。

忽然——他看見瘦長怪人和青衫老者的手掌，堪堪搭在劍柄的刹那——

驀然——一聲冷喝：「撒手！」

三道神速的電光，分向瘦長怪人和青衫老者的腕脈射到。

這突然的耀眼電光，頓使搶奪「鬼劍」的兩人，大吃一驚，霍然收回掌勢，向旁飄退！

就當兩人掌勢剛自收回之際——

突見黑影一閃，熠熠發光的「鬼劍」，劍芒驀然一歛，顯然「鬼劍」已被來人取到手中了。

綠衣少女本想衝上去搶奪鬼劍，但見劍芒一歛，芳心猛然一震，眞氣一散，嬌軀便墜落下來。

來人是誰？

身法竟然這等神速，饒是這幾人都是當今世上的罕見高手，也不禁心頭駭然！

凝目一瞧，只見來人是個年約七旬以上的白髮老嫗，雙眸半闔半開，瞧着一丈以外的綠衣少女。

綠衣少女一看之下，不由芳心大喜，脫口叫了一聲：「師父！」嬌軀一幌，倏然撲到白髮老嫗的懷裏。

青衫老者，見現身之人竟是「恨天姥姥」，知道搶奪「鬼劍」已成泡影，倏然冷笑一聲，身軀一幌，電閃掠去。

他這突然一走，却使瘦長怪人吃驚不小，雙眼定定看着「恨天姥姥」，愣在當場。

石中堅眼見來人竟是給自己吃下「千年靈角」的白髮老嫗之時，不由心中一震，暗道：「怎麽她又來了……」忖思之間，猛然縱身躍立而起。

這當兒——乾坤矮叟也走到瘦長怪人身旁，冷冷掃了石中堅一眼之後向「恨天姥姥」喝問道：「妳是什麽人？」

「恨天姥姥」倏然雙眸一開，兩道似電的銳目，向這一高一矮相映成趣的關外二叟一掃，反問道：「大概你們兩人就是關外二叟吧？」

此言一出，關外二叟怔了一怔，「恨天姥姥」又說道：「這『鬼劍』雖然和二位關係至深，但今日，却請二位賞個薄面，就讓我老婆子，先把它交給那個少年人吧！」

瘦長怪人冷笑一聲，道：「尊駕可是名重武林的『恨天姥姥』嗎？」

綠衣少女早已把二人恨之入骨，冷聲喝道：「住口，你們兩個怪物，居然敢問我師父名諱，我看你們是不想活了！」

瘦長怪人冷笑一聲，還没有來得及開口，乾坤矮叟已怒火大起，冷冷說道：「好大的口氣，難道我們還怕你不成。」

綠衣少女冷冷叱道：「你不怕我，哼！姑娘我還怕你不成？」

她正想出手，「恨天姥姥」冷聲責道：「娥兒，不要多嘴！」繼而又向關外二叟說道：「兩位若是心有未甘，不妨找我老婆子說話，至於這把『鬼劍』，我老婆子今日要請二位賞個薄面，不知二位的意下如何？」

關外二叟，早已知道「恨天姥姥」之

名，要想出手硬奪，實在太不可能，何況乾坤矮叟已被震傷，雖然心有不甘，也是毫無辦法。

瘦長怪人冷笑一聲，發着破鑼似的嗓門，說道：「今日之事，到此爲止，但一月之內，我們兄弟，必然要把『鬼劍』奪回。」

恨天姥姥怪笑一聲，道：「二位若想奪回『鬼劍』，那就要看兩位的造化了，今天二位既然賞了我老婆子一個大面子，我老婆子先行謝過。」

關外二叟被「恨天姥姥」這一句外柔內剛，冷潮熱諷的話，說的老臉上實在有點掛不住，各自重重的冷哼一聲，相偕連袂而去。

關外二叟一走，石中堅忽然想起「恨天姥姥」曾告訴過自己，說「鬼劍」與二叟有關，如今看來果然不假。

到底「鬼劍」與關外二叟有什麽關係呢？……

自己的師父，又與關外二叟有何糾葛呢？

但因已說過師父曾告訴過自己，又不便開口問「恨天姥姥」，不禁心頭一震，愣然楞了一楞，「恨天姥姥」倏然一笑，向石中堅道：「過來，把你的『鬼劍』拿去吧！」

石中堅雖是冷傲倔強之人，但他內心深處，却對「恨天姥姥」生出一種敬佩之心，跨步走到「恨天姥姥」身旁，雙手接過了「鬼劍」，說道：「石中堅謝過老前輩相助之恩。」

說完，深施一禮，便把「鬼劍」揣到懷裏。

恨天姥姥笑道：「現在，『鬼劍』雖然找回，但你身懷此劍，仍然有不少武林人物覬覦着它，你以後行走江湖，可得千萬當心。」

石中堅連連點頭稱是。

恨天姥姥見他口角鮮血未乾，問道：「你受傷了嗎？」

石中堅右手一擦嘴角上的鮮血，說道：「些許小傷，並無大碍。」

「江湖之上波譎雲詭，望你能善自珍重，我老婆子尚有事待辦，請恕我先走一步了。」

恨天姥姥話聲一落，倏然身形一閃，飛掠而去。

但見她身軀起落之間，已消失在莽莽山野之中了。

石中堅見恨天姥姥一走，心中頓覺惆悵若失，不禁望着她消失的方向，默然出神。

忽然耳際之中，響起了一聲脆笑，道：「你想什麽？」

石中堅心頭一震，只見那綠衣少女仍然俏生生的站在自己身旁，不由吶吶的一笑，道：「妳師父的武功眞高，只怕當今世上甚難找出第二個和她相比之人。」

上官娥聽他讚自己的師父，芳心大慰，嬌聲笑道：「我師父甚少涉足江湖，此次重臨，先是奪取『千年獨角龍的靈角』，後來便是爲了……」她話未說完，便自倏然住口。

石中堅聽得没頭没腦，不由脫口問道：「後來爲了什麽？」

上官娥倏然笑道：「後來爲了什麽，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是爲了一件武林大事……」

說至此，粉臉倏然一紅，嫣然一笑，宛如盛放的蘭花。

石中堅見她有如萬花齊放的一笑，不禁心中一陣鹿跳，暗道：「奇怪，不知她笑些什麽？」

他生具一副仇恨世人的心理，雖然對這樣美貌如花的上官娥印象不壞，但却不知她因何而笑，不由怔了一怔，問道：「妳笑什麽呀？」

上官娥手挽羅袖，鶯聲「噗嗤」一笑，道：「我笑你是一個大傻瓜。」

最後一個「瓜」子一落，嬌軀一幌，倏然如飛而去，臢下的陣陣幽香，侵入石中堅的鼻頭。

他眼望着這位突然而去的少女背影，心中猛然一震，暗道：「傻瓜？什麽傻瓜？我石中堅是個大傻瓜嗎？」

他忽然明白過來，雙眸一翻，暗道：「好呀！她竟敢罵我，哼！總有一天，讓她瞧瞧我石中堅是不是個大傻瓜。」

他雖然没有和這等貌美如花的少女接觸，但却覺得上官娥的神態不像是罵人，想一想，暗暗地說道：「大概她可能有點毛病，如若不然也不會突然而去。」

他覺得自己想的很對，禁不住啞然一笑，緩緩向前走去。

走過了一處削壁，忽然想起了「恨天姥姥」曾告訴他內腑的傷勢尚未痊癒的話，不由心中一震，暗道：「不錯，我必須找一處清靜的所在調息復元。」

於是，加快脚步，向削壁之下走去。

他剛剛走到一處如茵的草地之前，忽聽到一聲尖銳的嬌喝道：「小兄弟慢走，姊姊已經找你半天啦。」

石中堅吃了一驚，轉頭一看，只見「龍衣仙子」飛掠過來，不禁心中大奇，冷聲喝問道：「妳老是跟着我幹什麽？」

「龍衣仙子」倏然掠到石中堅的身前，道：「姊姊有話給你說呀！」

石中堅怔了一怔，道：「有什麽話，說吧！石某還有要事在身。」

「龍衣仙子」見他臉上血漬斑斑，芳心一急，問道：「你受傷啦？」

石中堅道：「有話快說，些許小傷，何足掛齒。」

他的神態仍然是冷若冰霜。

「龍衣仙子」媚眼一轉，臉如玫瑰花開的蕩然一笑，道：「只要你没有受傷，姊姊也就放心了！」說完，又是一陣淫蕩的嬌笑。她這笑聲，有着一股攝人心魄的魅力，石中堅覺得心神一蕩，恨不得立即撲到她的懷裏温存一番才好。

「龍衣仙子」脆聲鶯鶯的說道：「姊姊追踪你，是要告訴你許多武林高手都想搶奪你的『鬼劍』，而且也找你報仇，姊姊怕你一人危險，所以要你跟姊姊一塊到『五鳳山』去……」

她話未說完，石中堅空然覺得一股悶氣壓在心頭，忍不住大喝了一聲！

「龍衣仙子」聽他這一叫喝，不由芳心一震，脫口問道：「小兄弟，你怎麽了啦！」

石中堅喊叫了一聲，頓覺舒服了不少

，傲然一笑，道：「妳是說有人要找我奪取『鬼劍』嗎？」

「龍衣仙子」輕點螓首，道：「不但找你奪劍，而且，還找你報仇，如果你跟我一塊去『五鳳山』，就沒有人敢來找你了！」

她本想拿話嚇住石中堅，要他聽自己的話，到了五鳳山後，再以媚術穩住石中堅的心，不怕他不聽使喚，那知石中堅乃是天生拗性之人，聽她這樣一說，不由怒火大起，冷笑一聲，道：「我石中堅不是貪生怕死的人，我就不信能有人把『鬼劍』奪去，姑娘的善意，只好心領了！」

說完，轉身向前走去。

「龍衣仙子」芳心一震，暗道：這傢伙端的怪異無比，居然這樣冷落我，哼，若不把你弄到手中，我「龍衣仙子」誓不爲人。

心裏惡念頓生，仍然不露聲色的跟在石中堅的身旁，說道：「你對我這樣的態度，姊姊實在感到傷心！」

石中堅聽她這樣一說，冷冷笑道：「你既然看到我會傷心，又何必緊緊的跟着我！」

說着，縱身一躍，「嗖」的掠到五丈以外。

「龍衣仙子」幾曾受過這等奚落，不禁面色大變，但她仍然強自壓住心頭的怒火，掠到石中堅的身旁道：「只因你不聽姐姐的話，姐姐才會傷心的呀！」

石中堅見她牢牢的纏着自己，怒火大起，冷聲說道：「妳若再糾纏不清，可別怪我開口罵人了！」

「龍衣仙子」倏然面色一變，幽幽說道：「小兄弟，姐姐是一片善意，你却這樣無情……」

石中堅不待她說完，冷叱一聲：「住口！」

身軀一閃，「嗖嗖嗖」三起三落，已掠到一處密茂的大林之前。

他本想穿入林中，那知身軀剛動，忽聽一陣吭長的嘯聲，傳播過來。

緊隨着嘯聲，密林之中，驀然穿出數條人影。

這幾人身法迅速無比，但聽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已形成扇面包圍之勢，把石中堅圍在當中。

石中堅心中一震，霍然後退二步，凝目打量着來人。

但見來者有六人之多，一個個都是怒目圓睜，精光暴射，顯然都是身具武學的一流高手。

當石中堅看清了對方來人之時，不由心中又是一震，暗自忖道：「這些人不正是在那泥沼之旁，和幾位高手圍攻自己之人麽？……」

心念未了，那密茂的大林之內，突然又射出一條人影！

石中堅銳目一掃，只見此人長的方面大耳，長眉下垂，頷下留着花白鬍鬚，令人看來，望而生畏。此人剛一現身，六人霍然一分，神態之間，似是十分尊敬。

此人來到距離石中堅七尺之處倏然止步，在石中堅的臉上掃了一掃，面色不屑的冷然說道：「你可是『鬼劍客』的徒弟嗎？」

聲音冷如冰霜，令人聽來油然生出寒意。

石中堅怔了一怔，但他心中雪亮，知道這道貌岸然的傢伙，突然現身自然不無原因，於是冷傲的一笑，哂然說道：「你們把我包圍起來，就是問這句話嗎？嘿嘿！以人多勢衆威脅我嗎？……」

他意態之間，冷傲已極，顯然沒有把當面幾人看在眼裏。

長眉下垂的老者，突然冷笑一聲，道：「不怕你不說實話！」

右手一揚，一輪勁風，猛然捲出。

石中堅傲然一笑，道：「你以爲我石中堅是怕事之人嗎？嘿嘿！……」

冷笑聲中，正待揮掌反擊，突然他身後响起一聲輕笑，道：「讓姐姐來對付此人！」

石中堅頭還沒有轉過，突見紅影一閃，「龍衣仙子」纖掌揮處，已化去了長眉老者的威猛一掌。

長眉老者心中微微一震，冷聲說道：「妳是什麽人？」

話聲甫落，身後响起一陣衣袂飄風之聲，曾和石中堅在泥沼之前交手的那人，躍到長眉老者的身旁，躬身說道：「此人是『紅魔敎主』，『龍衣仙子』，那娃兒正是『鬼劍客』的徒弟！」

長眉老者聞言暴怒已極，冷喝一聲：「通通給我留下！」

人隨喝聲，向「龍衣仙子」和石中堅欺去。

「龍衣仙子」知道這幾人不是志在「鬼劍」，便是找「鬼劍客」報仇，她本恨石中堅對她冷落無情，讓這幾人給他點苦頭吃吃也是好的。可是她又怕石中堅涉險，所以才現身助她一臂之力，讓石中堅知道她這個「姐姐」，仍然是愛護着他。

但石中堅的想法可又不同了！他見「龍衣仙子」又跟踪追來，不禁心中有氣，但眼前的形勢，必須脫出重圍，擺脫「龍衣仙子」的糾纏，何況他還得找一個安靜所在，調息療傷。

石中堅眼見那長眉老者已快要欺到身前，心中忽然一動，身軀微微一轉，向旁掠去。

那知——他身軀剛動，忽見那包圍自己的人，也倏然向前掠來。

長眉老者見石中堅想逃走，冷喝一聲，右掌疾出如電，向石中堅劈出一掌，同時身軀倏然向前一滑，左手五指箕張，抓向「龍衣仙子」的香肩。

「龍衣仙子」驀然哼了一聲，左掌一揮，發出一股潛力，反把長眉老者劈出的勁力，撞向一旁，在出掌的同時，嬌軀向側一縱，倏地閃過了對方的猝然一擊。

「龍衣仙子」讓過對方一擊，身形並未停留，嬌軀一幌，纖掌霍霍疾出二掌。

這二掌迅快已極，長眉老者的掌勢尚未收回，凌厲的掌風，已然飄起長眉老者的衣袂！

長眉老者心頭一震，身軀一偏，「刷」的疾退了五尺，接着挫腕運掌，連綿還攻了一十二掌。

他本是志在石中堅，但現下却被「龍衣仙子」激的殺機陡起，揮掌如電，猛攻「龍衣仙子」。

剎那間——兩人便交織成兩條彩影，使人難分敵我。

這時——六人也欺到石中堅的身前，個個怒目如炬，行功蓄勢，劍拔弩張，大有一擊重創對方之勢。

石中堅冷眼瞧着六人，重重的哼了一聲，喝道：「你們想以人多欺人嗎？嘿嘿！我石中堅並不在乎！」

言未落，忽聽那長眉老者喝道：「把那娃兒給我留下，鬼劍……。」

一聲嬌喝，打斷了長眉老者的話聲，顯然「龍衣仙子」向他猛攻而到。

石中堅聽到這喝聲，心頭一震，心中暗自忖道：「我倒要看看，你們如何把我留下……。」

忖思間，突聽一聲暴喝，當面的青衣漢子，凌空撲擊過來。就在這青衫漢子縱身飛撲的同時，另外的五人，也揮掌猛攻而至！

石中堅冷笑一聲，身軀一滑，「嗖」的左側閃去，右掌電閃一揮，劈向青衫漢子的面門！

青衫人知道他一身武學，詭異絕倫，自然不敢硬接，脚步一斜，閃讓過去。

石中堅右掌落空，左掌也斜拍而出，掌勢凌厲迅捷，令人防不勝防。

就在他左掌甫出間——兩旁的青衫人，聯手攻到，陡起的狂飆，帶着劃空厲嘯，左右夾擊而至！

石中堅吃了一驚，雙掌一收，「嗖」的衝天而起，半空中施出「巧燕穿雲」的身法，「刷」的掠到五丈之外。

他本想穿入林中，那知脚落實地之後，雙腿一軟，幾乎栽倒地上。

他警覺的暗道了一聲：「不好！」心知自己已到了油盡燈枯，筋疲力竭的地步，若再不急速離開，就有生命之虞了……。

但聽幾聲悶雷似的暴喝，六人又追撲過來，而且掌勢威猛，有如千鈞之勢，由四面八方籠罩壓下。

石中堅大吃一驚，本能的揮手從懷裏取出「鬼劍」，振腕一抖，劃了一個弧形半圈。

他這一劃之勢，已施出了全身之功力，振腕揮動之間，熠熠劍芒，陡然暴射一丈以外，把週身要穴完全護住。

圍攻石中堅的六人，功力確是不同凡響，一見熠熠劍芒暴射而出，都爲之大吃一驚，猛然收回掌勢，向後飄退。

石中堅見自己振腕一揮，便把六人嚇退，不由精神陡然一振，冷喝一聲，劍出如虹，霍然施出一招「急如星火」！

這一招乃是「鬼劍客」的嘔心絕學，有九個神速不同的變化，只要劍芒到處，任何武功高絕之人，也難以全身躲過！

石中堅情急之下，使出這一招罕見絕學，不但快如閃電，而且劍勢如虹，熠熠劍芒，把二人籠罩劍下。

說時遲，那時快，就當六人突覺銀光瀰天，耀眼生花的瞬間——

突然響起了兩聲「慘叫」，銀光閃處，冲出一片血雨，兩個青衫人，各自斷去一臂，仰身倒臥血泊之中。

石中堅重創了兩人之後，倏然狂笑一聲，舞動「鬼劍」，又向另外的四人攻了過去。

這雖然是瞬息之間——然而——那「慘叫」之聲，却驚動了長眉老者。

長眉老者狂怒已極，大喝一聲，連綿劈出四掌。

這四掌威力之強，有如山崩海嘯一般，頓把「龍衣仙子」逼的「團團亂轉」，退出了一丈以外。

長眉老者揮掌把「龍衣仙子」逼退之後，驀然縱身一躍，灰影閃處，宛如巨鶴一般，向石中堅飛撲過去。

石中堅突覺勁風自天而降，知道有人猝然施襲，身軀一滑，反身一招「星火急瀉」向半空中劈去。劍芒逼人，有如萬把利劍，向長眉老者同時擊到。

長眉老者心頭一震，雙臂一張，猛然衝上半天，但見銀光電閃，從脚下一閃而過，饒他胆藝雙絕也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石中堅一招落空，正待連綿進襲，忽覺一陣天旋地轉，雙目一花，踉蹌後退了二步，幾乎栽倒地上！

這一來——他不禁大爲驚駭，趕緊閉上雙目，蹲下身子。

這突然之變，不但使身在半空的長眉老者大爲奇怪，就是「龍衣仙子」也自吃了一驚，趕忙的嬌軀一幌，飛撲過來。

此刻——另外的四個青衫人見機不可失，大喝一聲，向石中堅撲擊而到。

這一撲之勢，都是快速已極，石中堅已蹲在地，只怕難以躲過……

「龍衣仙子」艷容大變，要想出手營救，也似有鞭長莫及之虞了。

就在這間不容髮的刹那，突然一聲大喝：「住手！」

一輪無形的潛力，把四人的撲擊之勢，完全擋住，四人心頭一駭，但見人影一閃，石中堅的身旁，已站着一個美挺瀟洒的英俊少年。

這少年剛自飄到石中堅的身旁，石中堅雙目猛的一睜，卓然立起。

他側目一看，見來人乃是仇方玉，不由心中大喜，脫口說道：「原來是仇兄仗義援手，兄弟先行謝過了！……」

仇方玉雙眸目光一閃，道：「石兄不必客氣，如此說來，兄弟汗顏無地了！」

話聲方落，長眉老者突然暴喝一聲，向「龍衣仙子」劈出一掌。

原來「龍衣仙子」雖見仇方玉及時救了石中堅，也不禁驚出一身冷汗，可是當她見猛撲石中堅的四人向她身前退來之時，心恨他們向石中堅猝然施襲，是以不聲不響的，驀然劈出一掌。

她這一出手，長眉老者却看在眼裏，也自猛然擊出一掌。

兩掌相撞，發出一聲「波」的輕响，兩人掌臂一麻，各自後退了兩步。

但這一來，却激起長眉老者火併之心，居然不聲不响，霍霍連出二掌。

「龍衣仙子」自然也不甘示弱，嬌軀幌動之間，也自還攻兩掌。

兩人再次交手，比剛才打的更爲猛烈，拒攻之間，都是快如閃電，勢如奔雷，使人看來，威猛已極！

這當兒——四人雖然心懼「鬼劍」的威力，和那突來的少年，但却仍把二人圍在當中。

（未完・七）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周鵬以丐帮帮主身份命令護法尤天健搏殺江玉南，用十八金剛其中精銳六人拚殺，尤天健看出江玉南的劍法是雲頂神府的人，一劍能砍傷六人，如此快速除神府劍法之外，別家無法辦到，便向帮主求情，說明丐帮和神府的淵源，見周鵬兇悍不答應，一定要將江玉南殺死，加罪自己不服從命令，要出手加害，幸得江玉南拯救，得免一死，周鵬見勢不得逞，無法對江玉南和尤天健逞兇，答應江玉南約在晚上到青石樓見丐帮長老對證彼此眞正身份。三鳳突然又出現，說出自己是潛藏魔教臥底的人，和衆人商議對付的辦法，由金長久計議定下來……

輕身進虎穴　拚死揭陰謀

金長久道：「因爲，咱們之間，必須要有一個人活着，那個人就是你。」

閣五道：「爲什麼不換一個人。」

金長久道：「這個，金某人早也想過了，你留在外面最恰當……」

淡淡一笑，接道：「閣兄的信用好，俠名早著，你說的話，別人才會相信，如是咱們不幸都戰死在青石樓，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去替咱們收屍，而是要想法子，把這件事傳出去。」

閣五道：「傳給什麼人？」

金長久道：「少林寺，茲事體大，傳給了別的門戶，也沒有什麼用處，在少林寺僧侶的眼中，你閣兄是個相當有份量的人。」

閣五神情肅然，點點頭，沒有接口。

金長久道：「江少俠，咱們可以走了吧？」

江玉南嗯了一聲，舉步向前行去。

三鳳緊隨在江玉南的身後，羣豪相隨，魚貫而行。

這時，太陽已沉落西山，天色到了將近掌燈的時分。

青石樓下，已燃點起了燈火。

有些出人意外，一路上竟然沒有攔截之人。

尤天健站在樓門口處，臉上是一片很奇異的神色。

金長久瞧得呆了一呆，停下腳步，道：「尤兄……」

尤天健接道：「諸位請上三樓，青石樓主和敝帮主都在樓上候駕。」

金長久道：「貴帮中還有別的什麼人在？」

尤天健道：「敝帮九位長老，到了五位。」

金長久道：「另外四位長老，爲什麼不到？」

尤天健道：「金塘主，你是不是管的太多了一些？」

金長久道：「尤護法，在下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尤天健道：「哦！」

金長久道：「而且是關於你尤護法的事。」

尤天健道：「此話怎說？」

金長久道：「我覺着半天不見，你尤護法有了很大的一個改變。」

尤天健道：「我有什麼改變？」

金長久道：「你好像已經對我們有了不同的看法。」

尤天健冷冷說道：「本人絕對公正，最不喜信口開河的人……」

江玉南接道：「尤護法覺着在下是信口開河的人？」

尤天健道：「敝帮給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看看你們能不能證明什麼？」

江玉南道：「好，但望尤護法莫忘了公正二字。」

大步向前行去。

第一層中，燈火輝煌，廳堂上坐着十二金剛。

江玉南略一回顧，登上了二樓。

二樓中也燃着四隻火燭，照得一片通明，環圍的長櫈上，坐滿了丐帮的弟子，不下六七十人之多。

第三樓，氣派更是嚴肅，周鵬端坐廳中一張太師椅上，身後站立着八名丐帮弟子。

左首一排並放了十張大木椅，只有五張木椅上坐的有人。

右面十張大木椅，全數空着，顯然，那是給江玉南等的位置。

周鵬輕輕吁一口氣，道：「諸位請坐吧！」

江玉南道：「好。」

就在第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

金長久快行兩步，越過了高泰，緊旁江玉南而坐。

三鳳末佔座位，却繞過木椅，站在江玉南的身後。

高泰，田榮，依序坐下。

周鵬目光轉動，打量了三鳳一陣，道：「江少俠，你們對面坐的就是本帮的長老。」

江玉南一欠身，道：「請教帮主，貴帮的長老會，只有這幾個人麼？」

周鵬道：「敝帮共有九位長老，現在已經到了五位，另外四位有事他去，本座已派了快馬去追他們，但不知能不能追回來，按照本帮規戒而言，有了五位長老開會之後的決議，絕對有效，未來的長老，視同贊成。」

金長久突然接口道：「周帮主，他們四位，都還好吧！」

周鵬呆了一呆，突然怒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金長久道：「什麼意思也沒有，在下只不過隨便問問罷了，周帮主，又何必那麼緊張呢？」

這是話裏有話，越點越明。

也許有丐帮五老在場，周鵬故意保持他的風度，忍下胸中之氣，笑一笑，道：「金長久，大小你也是一塘之主，也算是江湖上一個門戶，你總不能隨口胡說八道，再說，敝帮長老，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見識是何等豐富，閱歷是何等廣博，豈能受你一兩句挑撥之言，就會心中動疑。」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周帮主太急了，你這話不是越描越黑麼？在下只不過是隨口問一聲，四位長老那裏去了，也許他們別有事故，都被你周帮主遣派去了，想不到，你周帮主竟是如此的多疑。」

周鵬臉色一變，道：「金長久，徒逞口舌之利，與事何補，本帮爲了使你們心服口服，所以，才招集敝帮的長老會議，使你們求證一下本帮主的身份，是不是千眞萬確的丐帮帮主。」

江玉南道：「閣下帮主的身份，不容置疑……」

周鵬接道：「那就好了，今日之會，似乎是到此爲止了。」

江玉南急急接道：「慢着！周帮主的武斷曲直，又一次表現的淋漓盡至。」

周鵬道：「這話怎麼說？」

江玉南道：「在下等承認你丐帮帮主的身份，有如用藥一般，那不過是引子罷了。」

周鵬道：「哦！」

江玉南微微一哂，道：「重要的是，在下情……」

周鵬冷笑一聲，接道：「大概又是對本座一頓汚蔑了……」

金長久挿口說道：「周帮主，你還沒有聽下言，怎能如此斷言，何不讓他說下去呢？」

周鵬道：「樹大招風，名大謗至，這也算不得什麼？本座還有這點氣度。」

金長久道：「對，江少俠，那就請說下去吧，有丐帮五老在此，不用顧及周帮主會殺人滅口。」

周鵬淡淡一笑，道：「好！你們說吧，本座倒也想聽聽，你們編造出來的謊言，如何一個逼眞之法。」

金長久說道：「對！在下也想聽個明白。」

轉眼望去，只見丐帮長老中有兩個却大睜雙目，望着江玉南，似乎是特別關心，另外三位，却微閉雙目，有如老僧入定一般，臉上也是一片冷漠表情。

情勢越來越詭異了。

五個長老，兩種完全不同的表情，這說明了什麼情形？

說明了這五個人，身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況中。

周鵬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少俠，大丈夫立身行事，不可用詐，尤其你這等詐術，對我周某個人的汚蔑事小，只怕牽連所及，會動搖整個中原武林，個中利害，你要仔細想個清楚，除非你別有用心，我沒有話說，如只是爲了洩一時之忿，那就大不該了。」

金長久道：「好動人的說詞，如是你周帮主在第一次聽到你來自魔教之訊，能像現在這樣沉着，能像現在這樣平心靜氣，那就用不着這次長老之會了。」

周鵬恨得暗中咬牙，但他却强自忍了下去，沒有發作，笑一笑，道：「你們認爲我周某人害怕長老會，所以，我就召開一次給你們瞧瞧，叫你們心服口服。」

金長久道：「現在，咱們就是來和你周帮主對質了。」

周鵬冷笑一聲，說道：「好！你們說

吧！」

江玉南道：「帮主來自魔敎一事，仍然不肯承認麼？」

周鵬道：「我堂堂丐帮帮主，怎會是魔敎中人？」

江玉南道：「這也是咱們感到不解和奇怪的地方。」

周鵬道：「唉，諸位要周某帶諸位來見敝帮中長老，難道就是這點指陳麼？」

江玉南道：「自然不是。」

周鵬回顧了五老一眼，道：「我看這一羣人，胡說八道，諸位長老也不用聽下去了……」

江玉南吃了一驚，急急接道：「咱們還未說到正題，周帮主如是心中無鬼，又爲何要諸位長老退避？」

五老仍然端坐未動。

周鵬道：「你說下去吧！」

江玉南道：「在下可以舉出不少鐵證，證明你來自魔敎。」

周鵬道：「哦！」

江玉南道：「你練過殘心指的陰毒武功，那武功來自魔敎，中原道上人，從來沒有人會此武功。」

周鵬笑道：「你怎麼知道我練有殘心指的武功？」

江玉南道：「高明的殘心指功，都練的是左手，想來你也是練的左手了。」

周鵬笑道：「江少俠，對魔敎中的武功，當眞是如數家珍，清楚得很啊！」

江玉南道：「不敢，不敢，周帮主是不是有些心虛了。」

周鵬冷冷說道：「心虛，這話是什麼意思？」

江玉南道：「因爲周帮主左手練有殘心指，不敢拿出來求證，所以，顧左右而言他了。」

周鵬突然伸出了左手，高高舉起，道：「江玉南，你能瞧出我那個手指上練的殘心指麼？」

江玉南心中暗忖道：「殘心指顧名思義，練過一指或兩指之上，和少林派中的大力金剛指，同屬指功絕技，但他練在那一個手指上，有些什麼證明，那就很難說了。」

正感爲難之間，耳際間忽然響起了三鳳的聲音道：「他練在左手食指之上。」

江玉南慢條斯理的向周鵬左手瞧了一陣，說道：「閣下的殘心指，似是練在左手食指之上。」

周鵬哈哈一笑道：「我如說你江少俠雙手都練過殘心指，你自己相信麼？」

三鳳傳聲道：「殘心指傷人於無形之中，練成這種武功的人，看不出什麼特別不同之處，只有在食指彎折的關節處，可以看出一道紅綫。」

爲什麼會有一道紅綫，江玉南也不明白。

但他已經沒有問的時間。

立刻接道：「練過魔功殘心指的人，指上關節處有一道紅綫，帮主可敢伸給貴帮中長老瞧瞧麼？」

周鵬呆了一呆，道：「江玉南，你何不自己過來瞧瞧？」

金長久道：「江少俠不能過去。」

周鵬道：「爲什麼？」

金長久道：「江少俠來自雲頂神府，也是可以和閣下戰個平分秋色的人，萬一中了你的暗算，咱們豈不是吃虧太大？」

周鵬道：「金長久，我瞧你才是罪魁禍首。」

金長久道：「客氣，客氣，咱們舉出你周鵬是魔敎中人，不只是爲了貴帮好，而且，也是爲了整個武林同道。」

周鵬霍然站起身子，似想發作。

這時，一個丐帮長老突然開了口道：「周帮主，可否把手指伸給我們瞧瞧？」

說話的正是兩個神情有變化，凝神傾聽的兩人之一。

周鵬道：「畢長老難道相信了他們胡說八道。」

畢長老道：「不相信。」

周鵬道：「那畢長老又爲什麼要查看一下我的左手？」

畢長老道：「求證，不能讓別人寃枉了我們的帮主。」

周鵬哦了一聲，道：「畢長老可知道，這對本座是一件大不敬的事麼？」

畢長老道：「本座只不過是想替帮主洗刷一下寃枉罷了。」

周鵬緩緩伸出雙手，道：「畢長老請看仔細一些。」

其實，又何止畢長老在用心看，就是江玉南等，個個都凝聚了目力去望。

只見他十指一般，瞧不出有什麼特殊之處。

畢長老輕輕吁一口氣，道：「帮主十指一般，瞧不出有什麼特殊之處。」

周鵬道：「現在，你們相信本座的話很眞實了。」

畢長老緩緩站起身子，道：「老王，你瞧瞧，這是什麼話？」

那緊旁畢長老而坐的一個長老，緩緩站起了身子，說道：「畢老，你說的什麼事啊？」

畢長老道：「這小子說咱們帮主練有魔功殘心指力……」

王長老接道：「哦！」

畢長老道：「可是，我已經瞧過了帮主的雙手……」

王長老接道：「畢老，你瞧到了什麼沒有？」

畢長老道：「沒有啊！」

王長老說道：「他們信口開河，傷害咱們帮主，對咱們實在是一件大不敬的事情。」

畢長老道：「所以，老叫化子要請命敎訓他們一頓。」

王長老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帮你一次忙？」

畢長老道：「是。」

王長老回顧了周鵬一眼，道：「帮主，這幾個人要如何處置？」

周鵬眼看兩人一搭一檔，說了不少的話，一直沒有開口，直到王長老問起來，才緩緩說道：「兩位長老的意思呢？」

畢長老道：「老叫化的意思，把他們拿了下來，嚴刑拷打，問他們來自何處，用心何在？」

周鵬道：「嚴刑拷打，倒是不必了，本座之意，最好先把他們擒住，問明他們用心何在。」

王長老道：「對！帮主仁慈。」

周鵬哈哈一笑，道：「兩位長老，可是想出手麼？」

畢長老道：「老叫化請命出手，還請帮主允准。」

王長老道：「我和老畢，一向搭檔，替他掠陣……」

周鵬接問道：「兩位可是準備聯袂出手？」

王長老道：「正是此意。」

金長久冷笑一聲，道：「聽說丐帮長老，都是千錘百鍊，選出來的正義之士，不但對丐帮立有大功，而且，對武林也有着很大的貢獻，想不到今日一見，好叫人失望的很。」

王長老道：「金塘主的意思是，只要咱們相信了你們的說話，那就是公正之士了。」

金長久道：「王長老這話就說的斷章取義了，在下的意思是，閣下是丐帮的長老，對人論事，應該有自己的看法。」

王長老道：「哦！」

畢長老道：「咱們聽過了你們的話，也看過了敝帮主的雙手，老叫化子就想不出那一點不公平了。」

金長久回顧了三鳳一眼，只見她一臉冷肅之色，站在江玉南的身旁，看樣子，並沒有開口的打算，心中大爲焦急，沉聲說道：「你們丐帮有五位長老在此，另外三位，意見如何？還未表明出來，你們兩人的話，就作得了準麼？」

周鵬哈哈一笑，道：「金塘主，可是想聽聽他們的意見麼？」

話裏有話，金長久聽得怔了一怔，道：「他們……」

周鵬接口說道：「他們如若開口了，表明看法，諸位是不是會聽從他們的意見呢？」

金長久道：「那要看他們表現些什麼了。」

周鵬冷冷一哂，道：「這就是了，他們如若說，本座是來自魔敎，你們自然是表示同意……」

金長久接道：「你本是魔敎中人，混入了丐帮，大肆殺戮丐帮弟子，引進魔敎中人，難道還是假的不成？」

周鵬道：「金長久，你七刀塘本是武林中一個門戶，咱們丐帮，從未對你們有過敵意，想不到你竟苦苦和我作對，眞不知用心何在？」

金長久這人是最自私、陰沉，周鵬之言，使他心生一計，道：「周帮主這麼看得起七刀塘！」

周鵬道：「金塘主本和此事無關，不知何故竟要捲入這場恩怨之中？」

金長久道：「周帮主是希望在下退出這場是非了？」

周鵬道：「金塘主就此退出這場是非，在下心中十分感激。」

金長久輕咳一聲，道：「七刀塘和丐帮之間……」

周鵬接道：「本無恩怨可言，仍和往昔一樣。」

金長久緩緩站起身子，道：「這地方門禁很嚴。」

周鵬道：「金兄如有離去之意，本座當親自恭送離此。」

兩人衝突本來最尖銳，但三五句話，卻又變得一團和氣，金長久似是巳準備立刻退走。

周鵬微微一笑，道：「金兄果然是識時務爲俊傑，辨是非、明利害。」

金長久道：「周帮主誇獎。」

周鵬道：「金兄，現在是不是準備要走？」

金長久點頭，道：「這要看周帮主的意思。」

周鵬哈哈一笑，道：「金塘主，不彼此爲敵，那就算朋友，金塘主果然有非同小可的氣量，青石樓不是禁地，金兄如是想走，只管請便。」

金長久道：「好說，好說，周帮主如是看得起我金某人，路過七刀塘時，別忘了進去坐坐。」

周鵬道：「屆時定當叨擾。」

金長久雙手一拱，道：「既是如此，兄弟告辭。」

周鵬道：「金兄你好走，恕周某不送了。」

金長久道：「不敢有勞。」

回身望了江玉南一眼道：「江少俠，看樣子，在下要先走一步了。」

江玉南淡淡一笑，道：「金塘主只管請便。」

金長久笑一笑，道：「江少俠，你心中是不是覺着我金某人有些無情無義？」

江玉南搖搖頭，說道：「一個人，面對着生死大關時，都會儘量想辦法保全自己。」

金長久笑了一笑，道：「江少俠，當眞是一個很通達的人。」

江玉南道：「處此情景，在下不通達，那就有些傷感情了。」

金長久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少俠，事實上，在下確也有不能在此久留的理由。」

江玉南道：「這個，我相信。」

金長久道：「所以，在下雖然有些對不起諸位，但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田榮突然冷冷說道：「小青說你陰險，看來果然是不錯，但她還是沒有把你看清楚，你不但陰險，而且還很卑鄙……」

金長久臉色一變，接道：「老弟，這話說得太嚴重了。」

田榮道：「我覺着還沒有把你給形容出來，事實上，你的作爲，已夠得上不知人間有羞恥的境界了。」

金長久臉上泛生出一種暴怒之色，但他還是忍下去了，沒有發作出來，緩緩說道：「你們是初出茅廬，不知道何謂江湖，老夫不同，我在江湖裏打滾數十年，耳聞目睹的事情太多，我瞭解自己的處境，也知道你們今日的結果，趨吉避凶，人之常情，豈能以卑鄙無恥相責？」

高泰揷口道：「你滾吧！滾得越遠越好。」

江玉南道：「只怕他還不能走，他身上似乎是還中了黑谷谷主之毒。」

金長久楞住了，他以爲聰明，在死亡中，脫身而出，心中高興萬分，竟把身中奇毒的事給忘了。

江玉南這一提起，頓使他瞠目結舌，

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楞了好半天工夫，金長久才長長歎了一口氣，說道：「江少俠，你說要怎麼辦啊！」

江玉南道：「抱歉，該怎麼辦？我也不清楚。」

金長久道：「好像是那解藥，在你江少俠的身上？」

江玉南冷聲道：「不錯，在我身上，不過，這解藥大家都有份，我不能全都給你？」

金長久道：「我那一份呢？」

江玉南道：「那本來就是你的保命之物，應該給你。」

金長久道：「江少俠，咱們商量件事情，成麼？」

江玉南道：「只要你說得有道理，在下無不答允。」

金長久道：「怎麼說？」

江玉南道：「話巳經說的很明白，你如是說的不合情理，在下決不會答允，那就免開尊口。」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道：「這樣吧？在下要離開這裏，此刻一別，不知道那年那月，才能夠見面，所以，在下想諸位反正是要留在這裏，還能找到解藥，何不把那些解藥，多給我一些。」

江玉南道：「這就是非份，本來是別人的東西，爲什麼要給你？」

金長久道：「所以，在下就跟你商量呀。」

江玉南道：「我看，這件事，有些商量不通。」

金長久道：「唉！江少俠，這件事，好生叫在下爲難？」

江玉南道：「不用爲難，生死由命，也許你選擇的死法不同，不過，死總是一樣。」

金長久笑一笑，道：「江少俠，咱們這些日子相處，多少總該有些情意？」

江玉南道：「不錯，是有些情意，但那解藥不是你的。」

金長久道：「這麼說來，咱們沒有商量的餘地了。」

江玉南道：「好像是沒有商量的餘地了。」

金長久仰天吁了口氣，道：「唉！江少俠，在下……」

周鵬突然說道：「金兄，你說說看，中的什麼毒？」

金長久搖搖頭，道：「什麼毒？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會定期發作。」

周鵬道：「本座身上，有一種可解百毒的藥物，但不知金兄是否願意試試？」

金長久道：「這個，這個……」

周鵬哈哈一笑，說道：「當着本帮中長老之面，金兄是否担心，我還會加害於你？」

金長久道：「那倒不會，不過，在下担心的是你周帮主身懷之藥，難對在下的毒症。」

周鵬道：「金兄，本座身上的藥物，也許不一定是對症之藥，但本座可以担保，這藥物絕對無害，金兄，只要服下一粒，立刻就可以證明在下的藥物，是否對症了。」

金長久輕輕吁一口氣，說道：「好吧，帮主既肯賜藥，金某人就只好捨命一試了。」

周鵬笑一笑，道：「金兄，我看你用不着捨命，說不定，本座身懷之藥，會立刻療治你的毒傷。」

金長久苦笑一下，未再多言。

周鵬從懷中取出一個藥瓶，倒出一粒丹丸，遞了過去。

金長久接過藥物，托在掌心上，瞧了一陣，才一口吞了下去。

周鵬淡淡一笑，道：「金塘主，你如若很信任你的朋友，不會暗算你，何不原地坐下，運氣調息一下，看看是否能解你身中之毒？」

金長久望望江玉南，只見他神情冷肅，似是很不齒他的所爲。

高泰、田榮，却是滿臉怒意，看得人心生寒意。

金長久沉吟了一陣，道：「我如是不能信任他們呢？」

周鵬說道：「本座歡迎金兄過來，至少，兄弟可保你在調息時間內，不會受到突襲。」

金長久眼看敵勢巳成，大步行了過去，直到周鵬的身側，才盤膝坐下，運氣調息。

江玉南沒有阻止，高泰、田榮，也都忍了下去。

三鳳靜靜的站在江玉南的身後，冷得像一尊石像，不言，不動，也不笑。

雙方似是都在等待一個結果，一時間，完全靜了下來。

靜得不聞一點聲息。

足足過了有一刻工夫之久，金長久才緩緩站起身子，笑道：「感謝帮主賜藥，金某人自覺身上的毒性巳退。」

周鵬道：「看來，金兄的運氣不錯，也說明了你身中之毒，並非是一定需要獨門解藥的奇毒。」

江玉南冷笑一聲，道：「周帮主，那根本就是對症之藥，所以，才能很快的見效。」

周鵬道：「哦！」

江玉南道：「咱們身上中的奇毒，是魔教中人所下，閣下却一下就解了，當眞是高明得很。」

周鵬回顧了金長久一眼道：「金兄，想不到啊！本座贈你一粒解藥，又惹來一身麻煩。」

金長久重重咳了一聲，道：「周帮主說的是……」

目光轉到江玉南的臉上，道：「江少俠，這話說得有些不對了。」

江玉南道：「願聞高見。」

金長久道：「周帮主贈在下之藥，只不過是出於一片仁俠之心，你怎麼因此責備周帮主？」

江玉南道：「金塘主，不論你想法如何，在下覺着，你可以保護自己的性命，所以，你背盟毀約，在下都不責備你了，但你如因此，影響了我們，那就大爲不當了。」

金長久道：「哦！」

江玉南道：「現在，你身上毒性巳除，希望你能長命百歲，好好的活下去，現

在，你可以放心的回去了。」

金長久道：「這個，在下倒希望閣下多多原諒了。」

江玉南道：「金塘主，用不着這樣客氣，我們只能說，認識你這個人了。」

金長久歎口氣，道：「人各有志，勉强不得，既是如此，在下也不多作解釋了，就此別過。」

江玉南道：「金塘主請便吧！」

他表現出了奇佳的風度。

高泰、田榮雖然想罵他幾句，但也都忍了下去。

金長久臉上泛現出慚愧之色，輕輕吁一口氣，轉身向外行去。

周鵬說道：「金兄好走，恕本座不送了。」

金長久道：「不敢有勞。」加快脚步而去。

望着金長久的背影，高泰冷笑一聲，道：「江少俠，這金長久的爲人，實在是叫人齒冷的很。」

江玉南道：「高兄，不用放在心上，我這個人，不一定……」

話猶未了，忽見人影一閃，金長久又飛了回來。

田榮冷冷說道：「金長久，你怎麼還不走呢？」

金長久沒有理會田榮，目光却轉到周鵬的身上，說道：「周兄，這是怎麼回事呀？」

田榮冷冷說道：「金長久，你這人是怎麼回事？」

金長久仍未理會田榮，雙目却凝注着周鵬。

周鵬笑一笑，道：「金塘主，爲什麼去而復返。」

金長久道：「這就要問你了。」

周鵬冷聲說道：「金兄，可否說明白一些？」

金長久道：「閣下在青石樓下，佈置下上百的人手，弓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一般，不知是何用心？」

周鵬道：「有這等事？」

金長久道：「幸好在下早防到了這一招，所以，未下青石樓前，先向下面瞧了一眼。」

周鵬道：「金兄放心，丐帮長老在此集會，自難免戒備森嚴，但他們決不會傷害到你。」

金長久笑一笑道：「周帮主說的好聽，金某人如若一旦陷入埋伏之中，不幸身亡，對你周帮主而言，那是用不着有一點遺憾之感，而且，金某人死於九泉之下，也得對周帮主感激萬分。」

周鵬一皺眉頭道：「金兄，這話怎麼說呢？」

金長久道：「你慷慨贈藥，有目共睹，我金某人受了你周帮主活命之恩，這一點是不是要人感激呢？」

周鵬道：「這也用不着了，本座行走江湖，活人無算，贈藥金兄，實也算不得什麼。」

金長久哈哈一笑，說道：「好大方啊！好慷慨啊，樓上贈藥，樓下取命，活於你手，也死於你手，這筆賬，不知你周帮主是怎麼一個算法，不知道是作給貴帮中幾位長老看呢？還是作給天下武林同道知曉？」

周鵬笑一笑，道：「金兄如此多疑，實叫本座大出意外……」

金長久接道：「防人之心不可無，何況，區區巳瞧出了情形不對。」

周鵬緩緩站起身子，道：「看來，只有本座設法送你離去了。」

江玉南霍然站起來，攔住了周鵬的去路，說道：「周帮主，這就是閣下的安排麼？」

周鵬道：「你在說些什麼？」

江玉南歎息一聲，道：「久聞丐帮長老，都是貴帮中的精英人物，想不到今日一見，竟然是虛有其名。」

周鵬怒道：「江玉南，你敢辱罵本帮中的長老。」

江玉南冷冷說道：「在下江湖上閱歷淺薄，不識貴帮長老，但在下冷眼觀察，發覺了一件很大的可疑之處。」

周鵬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什麼可疑？」

江玉南冷聲道：「這五位長老中，可能全是假的，就算有幾位眞的，他們也身受禁制，動彈不得了，更違論發表自己的意見。」

周鵬道：「這眞是異想天開的事。」

江玉南道：「但閣下很眞實，不論在青石樓上，有什麼佈置，只要有你周帮主陪着我們就行，至少，可以和我們並骨同亡。」

周鵬冷笑一聲，道：「你認爲一定能和我並骨於此麼？」

江玉南冷聲道：「至少，我們有這個機會。」

周鵬道：「這倒也是……」

目光一掠金長久，接又道：「金兄，這個，你看到了，本座不能親自送你離去了。」

金長久道：「周帮主，在下也不想走了。」

周鵬道：「哦！這個也好。」

金長久目光轉注到江玉南的臉上，道：「江少俠，在下巳經改變了決定。」

江玉南道：「什麼決定？」

金長久道：「在下巳經決定，留在這裏。」

江玉南道：「爲什麼？」

金長久道：「因爲，在下覺着，我不能捨諸位獨自離去。」

高泰冷笑一聲，說道：「一派花言巧語。」

田榮道：「金塘主，你這般忽走忽留，翻來覆去，究竟是何用心？」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田老弟，這你就不懂了。」

田榮道：「在下確實有點不懂，金塘主可有以教我？」

金長久道：「在下的身上劇毒盡解，這一點，不容易吧？」

田榮道：「嗯！」

金長久大笑三聲，道：「最重要的是，還證明了一件事。」

田榮道：「證明了什麼？」

金長久道：「在下身中之毒，來自小西雷音寺的魔教之中，但周帮主能解在下

身上之毒，這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周帮主能解魔教之毒。」

田榮道：「這話不錯，周帮主能解魔教之毒，這中間就大有研究的道理了。」

金長久道：「對極，對極，諸位要好好的研究一下，這是什麽道理？」

周鵬臉色變了，冷冷說道：「金長久，本座眞正的佩服你了。」

金長久道：「哦！佩服我什麽？」

周鵬道：「佩服你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兩副面孔。」

金長久冷聲道：「你覺着在下那裏不對了？」

周鵬冷冷說道：「我覺你該死了。」

突然躍起，一掌拍了過去。

金長久右手一抬，竟然硬接了一掌。蓬然一聲，雙掌接實，金長久被震的向後退了一步。

周鵬却站在原地未動。

他臉上充滿着怒意，眉頭間泛動着殺機。

顯然，他內心之中，實巳對金長久恨到了極處。

金長久這個人，江湖巳經老的不能再老，他心中亦有是非觀念，但他一向不堅持這個觀念，只要是對自己有利的事，立刻可以抛去。

他也不尚虛名，最崇實際，所以不吃人激。

看周鵬滿臉殺機，金長久竟然橫跨兩步，躲在了江玉南的身後。

這一來，不但高泰、田榮楞了一楞，就是周鵬也看得眉頭一皺，道：「金長久，你這個人，實在是很怕死。」

田榮冷笑一聲，道：「金塘主，砍下腦袋，也不過是碗大個疤，你不要面子，我們還要臉，你這個怕死的樣子，把我們的人也給你丟了。」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田老弟，不是我這條命珍貴，而是我必須保持住這個有用之身才行。」

田榮道：「爲什麽？」

金長久道：「因爲，我是唯一服過解藥的人，我必須保住性命，來證實這件事實。」

田榮皺皺眉頭，道：「這麽說來，我們還得保護你了？」

金長久道：「這樣最好，不過，老夫也知道，覆巢之下無完卵，該老夫拚命的時候，老夫自會拚命。」

田榮哦了一聲，道：「這還算男子漢說的話。」

高泰道：「金塘主，我不明白，你怎麽會走一半又囘來了？」

金長久道：「周鵬在青石樓下設下了八面埋伏，我衡量了一下，自己的能力，絕對無法破圍而出，所以，就迅快的退了囘來。」

高泰道：「金塘主倒是坦然的很。」

金長久微微一哂，道：「在下所言，都是實情。」

高泰冷聲道：「很可惜，你找到了一個保命的機會，又陷入了另一個丟命的環境中。」

金長久道：「這些事，我金某人一向算得很精，用不着你費心。」

高泰道：「在下早就不關心你金塘主的生死了。」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周帮主，現在，你還有什麽話說？」

周鵬冷哼一聲，道：「你們糾纏不清，今日如不把你們全數殺死，日後，必爲丐帮後患……」

一直未開口的三鳳，突然接道：「慢着……」

周鵬正要下令，却爲三鳳一言喝止。因爲，他巳聽出了三鳳的女子口音。沉吟了一陣，冷冷說道：「你是什麽人，爲什麽女扮男裝？」

三鳳冷聲道：「帮主，你眞的不認識我了？」

周鵬道：「本座不認識妳。」

三鳳道：「但我却認識你。」

周鵬道：「哦！」

三鳳說道：「帮主知道黑谷這個地方吧？」

周鵬沉吟了一陣，道：「好像聽人說過。」

三鳳道：「帮主何止是聽人說過，而是去過。」

周鵬道：「好！妳說下去。」

三鳳道：「你雖然是丐帮帮主的身份，但對黑谷谷主的令諭，還不敢不聽，對麽？」

周鵬道：「妳這是什麽意思？」

三鳳道：「咱們的森嚴門規，你大概明白，魔火焚心之苦，決非一個人所能忍受。」

周鵬道：「妳這是威脅我？」

三鳳笑一笑，道：「是不是威脅，你自己心中明白。」

周鵬道：「好吧！本座不願和妳這個婦道人家爭執，妳有什麽話，可以說出來了。」

三鳳道：「你身上有解毒之藥，我要那瓶藥物。」

周鵬道：「要那瓶解藥？爲什麽？」

三鳳道：「我知道，目下這五位長老，有兩位巳被你收爲心腹……」

周鵬哈哈一笑，道：「看來，姑娘果然是有點聰明，……」

三鳳接道：「我不担心你巳經收爲心腹的人，你雖然有些胆大，但却很細心，我担心的是那三個被你制服的人，他們會不會洩漏這些隱密呢？」

周鵬道：「會！所以，我要想法子，不要他們還有講話的機會了。」

三鳳道：「殺了他們。」

周鵬道：「不錯，殺人是最好的滅口之法了。」

三鳳道：「他們三個人肯留下來，是不是早有準備了。」

周鵬道：「青石樓上下有七八十個人，除了這三個老不死的之外，都是我的心腹。」

三鳳道：「你告訴我這麽多事，不怕我洩漏出去麽？」

周鵬道：「所以，姑娘要有個明確的交代，如果不能明確的交代，你們全都要留在這裏了。」

三鳳笑一笑，道：「這就對了，咱們魔教中人，行事方法，一向如此。」

語聲一頓，接道：「現在，你決定了沒有？」

周鵬道：「決定什麽？」

三鳳道：「那瓶解藥給我。」

周鵬道：「爲什麽要把解藥給妳？」

不知不覺之間，周鵬巳被引入了三鳳的預謀之中。

這時，不但江玉南等巳經覺着周鵬承認了這件事，就是周鵬也感覺到無疑的承認了自己是來自魔教弟子。

金長久突然接口說道：「周帮主，現在，你還想否認麽？」

周鵬道：「金長久，你好像用不着多說什麽了。」

金長久笑一笑，道：「好說，好說，周帮主似是對在下很不諒解。」

周鵬道：「金長久，由現在開始，你最好閉上嘴巴！」

金長久果然不再多言。

周鵬目光轉注到三鳳的身上，道：「姑娘，現在，該是妳實話的時間了。」

三鳳道：「我本來就說的實話。」

周鵬臉色一變，道：「丫頭，妳敢情是拿本座開心？」

三鳳笑一笑，道：「你如早些把解藥交給我，不就沒有這件事了？」

周鵬道：「妳在胡說些什麽？」

三鳳笑一笑，道：「我只不過是想求證一下，你是不是魔教中人。」

周鵬道：「現在，妳證明了什麽？」

三鳳道：「其實，證明了，和沒有證明，也沒有什麽不同。」

周鵬道：「怎麽說？」

三鳳道：「上上下下，都是你佈置的人手，縱然證明你是魔教中的弟子，對你也是全無損害。」

周鵬淡淡一笑道：「丫頭，妳心中明白就好……」

語聲一頓，接道：「本座索性說明了吧！不錯，我是來自魔教，你們有什麽辦法對付我？」

江玉南站起了身子，緩緩說道：「帮主，看來，你似是早有準備了？」

周鵬道：「彼此，彼此。」

江玉南歎息一聲道：「丐帮這麽大一個組合，竟被你弄於股掌之上。」

周鵬道：「在下如若沒有這點能力，怎會奉派混入丐帮呢。」

江玉南道：「咱們在塲之人，只要能有一個離此，今日之秘，就會完全洩漏出去。」

周鵬道：「問題在於，你們能否走出去？就算走出去一兩個人，把今日之情說出去，又有誰會相信？」

金長久楞住了，長歎一聲，道：「咱們應該叫閻五那老要飯的來。」

高泰道：「如是咱們衝不出去，他來了，也未必有用。」

金長久道：「這個你就不懂了，那老要飯的武功不算怎麽高強，但他的信用，在武林之中，却是第一等人物，出於他口之言，就是九大門派的掌門人，也不能不相信他。」

高泰道：「哦！」

田榮道：「他來了，只怕也未必能够突圍而出。」

金長久道：「咱們可以全力保護他衝出去。」

田榮道：「這種事，你肯幹麽？」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我金某人作事有個原則。」

田榮道：「你也有原則？這倒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了，你倒說來聽聽。」

金長久道：「兩害相權取其輕，能保命時且保命……」

高泰道：「你這兩個原則，無一不是爲自己打算，我看，誰還敢和你合作！」

金長久道：「話是不錯，但我一旦發覺了不能保命的時候，我的拚命决心，只怕比諸位還要堅定。」

田榮道：「有這種事？」

金長久道：「你可以不信，不過，等一會，咱們就可以證明了。」

田榮道：「就算你現在存有拚命之心，但情勢有變，你又可以變囘去了，那時，咱們豈不是又上了一次當？」

金長久道：「至少，在目前這個情形之下，我改變的機會不大。」

田榮道：「怎麽說？」

金長久道：「目下丐帮帮主，對我之恨，恐怕巳超過你們諸位十倍，就算我爲他賣了命，他還是會恨我，這是一個永遠解不開的結……」

周鵬怒聲接道：「不錯，像你這種人，不但叫人恨之入骨，而且也無法叫人信任，我不但要殺你，且要毀了七刀塘。」

金長久道：「就算你能毀了七刀塘，也必將付出很大的代價。」

周鵬道：「死的是丐帮弟子，與我何關？」

金長久道：「周鵬，你的心腹，這話就傳不出去了？」

周鵬哈哈一笑道：「就算傳出去，誰又會相信呢？」

金長久道：「周鵬，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我金某人也有着和你同樣的想法，欺世盜名，豈是那麽容易掩人耳目？所以，你不用多打如意算盤了。」

田榮囘顧了江玉南一眼，道：「江少俠，金塘主受了這個教訓，大概會改變很多，再說，他巳經行入了絕地，咱們把他收容下來，至少，也可以增加一份拒敵之力。」

經過幾番風雨患難，江玉南在羣豪心目中，很自然的建立起了領導的地位。

江玉南道：「在下很希望金兄囘來，咱們一起來，最好能一起走。」

田榮笑一笑，道：「金塘主，咱們還要有一起死的决心。」

金長久說道：「這個，諸位可以放心，如若周鵬只殺一個人，一定會先選中在下。」

田榮道：「事實上，你左手翻雲，右手覆雨，正邪兩面如若想殺一個人，閣下一定是第一個人選。」

金長久笑一笑，道：「田老弟說的不錯，很多朋友都不敢太過相信在下。」

田榮笑一笑，道：「看來，你對自己很瞭解。」

金長久道：「知己知彼，在下對知彼的工夫不够，但對知己的工夫，不能不多用點心了。」



周鵬冷笑一聲，突然發出一聲長嘯。

田榮、高泰，突然飛身而起，雙雙擋在樓梯口處。果然，有不少手執兵刃的丐帮弟子，向上衝來。

高泰連發兩掌，一擋對方的衝擊之勢，田榮已亮出了金劍，刺傷了兩人。

周鵬回顧了兩個本想出手的長老，道：「兩位不用出手了，咱們和他們對耗下去。」兩個長老應了一聲，選擇了兩處有利的形勢一站。

王長老低聲道：「帮主，這三個怎麽處理？」

金長久亮出了緬鐵軟刀，道：「在下忽然覺着，魔敎武功，也沒有什麽可怕之處，在下先領敎帮主幾招。」

他衡量過場中形勢，只有自己先出手，先拚命，才能消除別人心中疑慮。

江玉南笑一笑，道：「周鵬先要對付他們自己人。」

周鵬冷冷說道：「江玉南，你對魔敎的神秘，知曉好多？」

江玉南道：「我只知道，魔敎的武功，十分邪惡。」

周鵬道：「哦！那你知道的，太有限了。」

江玉南道：「周帮主可以表演出一招新奇之術，給咱們見識一下了。」

周鵬冷笑道：「魔敎敢於逐鹿中原，自有奇學異術，本座就讓你開開眼界。」

「易水寒」作者有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希見諒。

・編者・

只見他擧手一揮，王長老和畢長老，突然向前一合，並肩而立，正好擋住了周鵬的前面。

這時，周鵬已離開了座位，緩緩向三個盤膝而坐的丐帮長老行去。

向樓上衝來的丐帮弟子，已被高泰和田榮連傷數人，阻止了攻勢。周鵬也未再連續發令，要他們向上衝擊。

江玉南不知道周鵬要施展什麽奇術，回顧了三鳳一眼道：「咱們應該如何？」

三鳳道：「最好的辦法，能說動丐帮長老，使他們爲武林大局着想，丐帮弟子，大都屬血性漢子，……」

江玉南接道：「唉！這裏都是他的心腹，那三位長老，盤坐不動，不知被周鵬用什麽手段所加害，大局已完全在他掌握之中了。」

三鳳道：「此時動手，必將形成混戰，敵衆我寡，我們不施辣手，很難自保，所以，一動上手，就可能形成血拚之局，丐帮弟子如是傷亡太重，就算有理也說不清了。」

江玉南道：「這樣對耗下去，也未必對我們有利啊！」

三鳳低聲道：「周鵬目下作爲，全在親信弟子的掩護之下，丐帮中不乏才智人物，只要有那麽一兩個動了懷疑，回來探望一下，就可揭穿周鵬的陰謀。」

江玉南道：「這麽說來，咱們只有在這裏和他們對耗下去了？」

三鳳道：「周鵬不論有多少花樣，只要能把他困在這一層樓上，咱們就有生存的機會。」

江玉南點點頭，道：「好吧！非到動手不可的時候，咱們就不動手。」回顧了田榮一眼，接道：「田兄，放下樓門。」

田榮應聲出手，蓬然一聲，放下了梯口的木門。

這時，周鵬已轉過身子，向三個盤膝而坐的長老行去。

金長久突然一揚手，兩把柳葉飛刀，突如流星一般飛了過去，襲向周鵬。

金風破空而至，快如閃電。

周鵬突然一個閃身，避開了兩把柳葉刀，冷冷一哼，說道：「金長久，你這卑下小人。」

兩柄柳葉刀射在青石壁上，竟深入半寸。

這時，江玉南也站立了起來，手握劍柄。

田榮低聲道：「高兄守着梯口……」

翻身一躍，人已到了王長老的身前。

金長久眼看江玉南等，都已準備出手，俠義道中人，果然是胸懷磊落，决沒有讓他先擋銳鋒的用心。

這就使得金長久精神一振，放聲大笑一陣，道：「周鵬，你想先下手殺了三位長老，準備嫁禍江東。」

周鵬冷冷道：「金長久，你自命老江湖，見識廣博，其實，不過是井底之蛙，你認爲我要殺害他們麽？」

金長久道：「不管你是不是存心殺害他們，但你决不會是一片好心。」

周鵬道：「我只是要你們見識一下，世間之大，無奇不有。」

金長久道：「我想，那定然是對我們有害的事。」

周鵬道：「至少，可以使你們開一次眼界。」

金長久道：「這眼界不開也罷，就算它是空前奇景，只要對我們有害，在下也不願看下去。」

周鵬冷冷說道：「金長久，你這人倒是難纏得很。」

金長久笑道：「這就是江湖經驗，我見得太多了，不論什麽花招，也別想在金某人的面前耍弄。」

江玉南心中暗道：這金長久不但心細，而且什麽話都能說出口，當眞是不好對付。

周鵬突然一擺頭，右手揚起，疾向居中一位長老的頂門拍去。

這是斷魂取命的一擊。

但金長久已經無法發動了，王長老已經逼上了他。

而且，亮出了兵刃，是一條似鞭非鞭的怪兵刃。

粗細不過如拇指一般，中間用鐵環連了起來，一共九節，每一節長約一尺。

加上鐵鍊子，這兵刃長度，總在一丈兩尺左右。

王長老先出手，右手一振，九節鐵棍，筆直的點向金長久的面門。

金長久緬鐵軟刀，劃出一道弧形的刀光，封住了門戶。

但無法發飛刀，阻止周鵬的行動了。

金劍銀衫却無聲無息的出了手，人劍疾出，飛撲周鵬。

（未完・廿二）


寧神
固本
氣全身